武俠世界

殺人（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 司馬不平・著

殺人？他爲甚麼要殺人？他殺人又是爲了甚麼？他殺人就是要爲自己做一個清白的人，所以才要繼續的去殺人。殺了人之後，那麼，他能否眞的可以做個清白的人？



第29年

29

$ 7.00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司馬不平先生之新作：「殺人」，故事描述一個在馬厩工作的鄉下小子方圓因一時憤怒，而殺了身負武功的主人，但却被人窺見了，一不做，二不休，他只有追殺那個看見他殺人的人，豈料……自始至終，他殺人的目的並非爲了金錢，但後來，一個名叫燕十三的殺手令他改變了……內容淒艷感人，緊湊非常，道出了江湖上你虞我詐的人性心理，敬請各讀友細意欣賞。

☆　☆　☆

今期又一新篇「魔手」，是黃雀先生佳作，唐信玄慘遭滅門之禍，他忍辱偷生，改姓換名潛入敵巢，伺機殲滅仇人……故事情節緊張曲折，動人心弦，請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隆中客先生之新作「殺手輓歌」，杜介夫夫婦被人誣衊爲殺人兇手，以致成爲欽犯，到處遭人追殺……而眞正的冷血殺手西門丕、劉家鳳兩夫婦，却因要報私仇，而到處濫殺無辜，興風作浪，結果……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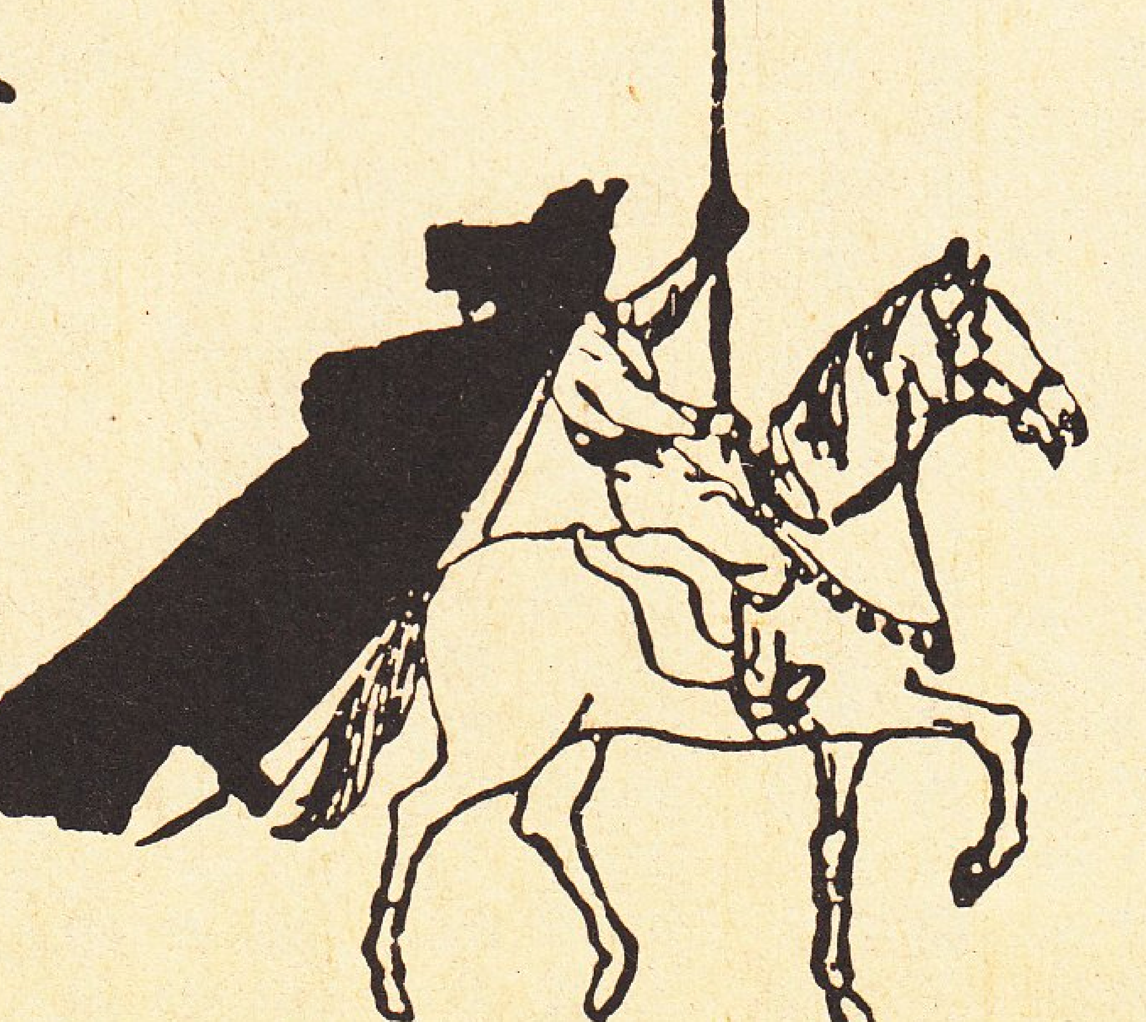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86.00
一年港幣$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212.00
一年港幣$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72.00
一年港幣$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29期
（總號147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人過程 被窺全豹

天氣悶熱得一絲風也沒有，他伏在那片玉米田裏，已經有很久了。

玉米長得比人還要高，密密層層的，他感覺到不但自己在不斷地流着汗，彷彿玉米葉子上，也在沁着汗珠。

在開始的時候，他還伸手將面上的汗珠抹掉了，但這時，自他身上冒出來的汗，已經像是濃稠的漿汁一樣，緊緊的貼在他皮膚上，連抹也抹不掉了。

那樣的悶熱，那樣的黑夜，可以說是沒有人可以忍受得下去，但是他必須要忍下去。

他已經忍了很久，從天亮開始到天黑，他就伏在那片玉米田中，到現在，恐怕已有六七個時辰了。

他直視着前面，前面其實也是一片的黑暗，他連離得他最近的那株玉米都看不見，天際偶爾有數下閃電，照亮着大地，在閃電亮起的那一剎間，他才可以看見，在田的東邊，有着數間瓦房。

那數間房子外面，圍着一堵很高的圍牆，他根本看不到圍牆的大門，那並不是由於他躲伏得遠的原因，就算他在圍牆外，貼着圍牆走一週，也一樣找不到門。

因為圍牆上根本就沒有門。

在閃電亮起的時候，他可以看到露在牆外的屋角，也只有當閃電亮起的時候，才能看到他的臉，雖然他的臉上，全是泥和汗，但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他很年輕，有着極其倔強的一張臉，他口中咬着一支匕首，每當電光亮起之際，那柄匕首上，立刻反映出一片青森森的光芒，映在他的臉上，使到他的臉看起來更覺陰沉，而且帶着幾分恐怖。

他在忍耐的等候着，他的目標，顯然就是那堵圍牆，和圍牆中的屋子。

突然，他直起了身子。

引得他忽然挺直起身子原因是，在圍牆之中，騰起了一片燈光。

那片光芒，實在也極之微弱，但是在那濃黑之中，卻也使那圍牆的牆頭，泛起了一片淡淡的光芒，他在挺直身子之後，一點也不躭擱，便立即向前竄去，他的身子在稠密的玉米中穿過，發出「刷，刷」的聲音來。

待他來到路邊的時候，他又伏了下來。

那時，在圍牆中，响起了一陣犬吠聲來。

他伏在路邊，呼吸急促，他的口中仍然是緊咬着那柄匕首。

也許他咬得實在太緊了，以致牙齒和鐵磨擦着，發出「格格」的聲响來。

隨着犬吠聲音，圍牆上的光芒隨即上揚。

陡地，一團火光出現在圍牆之上，人影一閃，一個人手持着火把，自圍牆中，掠了出來。

那人的身法極快，一掠上牆頭，一個起伏，便來到路上，伏在路邊那個年輕人，這時也陡地直起身子來。

那人到了路上之後，略停了一停，便帶着火把向前奔來。

火光閃耀着，那人越奔越近，那年輕人的背越躬越高，那人才在年輕人身邊奔過，那年輕人的身子，就像是頭蓄勢已久的貓兒一樣，陡地竄了起來，咬在口中的匕首，這時也轉移到他的手中了。

匕首在火把的照耀下，閃起一片精芒，那年輕人雙足根本未曾沾地，匕首已經疾刺而去。

他那一撲一刺，算得如此之準，如此之快，持着火把在路上奔跑的人，根本沒有絲毫的驚惶，鋒利的匕首便已經刺進他的後心。

那人仆倒地上，那年輕人也立時倒下，壓在那人身上，那人手中的火把拋跌出去，在路上略為滾動幾下，火頭向上竄了一竄，便自熄滅了。

四週仍是那樣漆黑，那年輕人的左手，仍然緊握着匕首的柄，他的左手慢慢的摸索着，摸到了那個被他刺中的人的鼻尖。

鼻尖還是溫熱的，甚至還有着汗珠，但是當那年輕人手指向下略為移動了半寸，他已探到那人再也沒有氣息了。

直到這時，那年輕人的身子，才直彈了起來，匕首也隨着他的身子倒彈起來。離開了那人背心。

靜寂的黑夜之中，是看不見鮮血湧出來的情形，但卻可以聽到鮮血冒出來的那種咕咕聲音。

那年輕人身形彈起，落地之際，一點聲音也沒有，他站在黑暗中，但聽得那種奇異的「咕咕」聲音，那種聲音，像可以帶給他無限的安慰與滿足。

他站了許久，才轉過身來，竄回玉



新派俠情江湖秘辛錄／司馬不平·文

可　飛·圖

殺



米田裏，玉米葉發出「刷！刷！」的聲音，他已經竄遠了。

閃電越來越密，雷聲也越來越緊了，每一次行雷閃電之際，都可以看到那人伏在地上，背心處一直冒着血。

血流到他身邊的路面上，被路面的泥土急速的吸乾了，接着幾陣雷聲之後，大雨傾盆而下，靜寂立刻被雨聲打破，雨水迅速在路面上滙成一條一條小川似的，向低窪的地方流去。

開始的時候，小川中還蕩漾着有些血水，但是，漸漸的，血水已被雨水衝刷得乾乾淨淨了。

＊　＊　＊

雨仍然下着，天際仍然是一片漆黑。

鎮上青石板的街道，被一夜的大雨，洗刷得乾乾淨淨。

街上的行人，即使打着油紙傘，下半身也被大雨濺上來的水花，弄得濕透了。他們全是匆匆而過，只希望快一點趕到目的地。

所以，當他冒着雨，將斗笠拿在手中，任憑大雨淋在他的身上，慢慢的走進鎮來的時候，在屋簷下玩水的小孩子，也停止了玩耍。

那樣大的雨，淋在身上的滋味，一定是不怎麼好受的。但是看他的神情，却像是正在享受似的。

他一直向前走着，他緊抿着咀，雨水却順着他的濃眉往下直淌，但他却一直的向前走着。來到了一間飯舖的門前，略停了一停，便向飯舖的門口走進

去。

飯鋪門口，簷下淌下來的雨水，簡直是像水簾一樣，他在水簾外站着，飯店中的伙記，來到了門前，隨着水簾，打着躬，笑容滿面的道：「外面雨很大，客倌快請進來吧！」

那年輕人吸了口氣。

他道：「有吃的？」

那飯店伙計略為一怔，忙笑道：「有，自然有吃的，這不是飯店嗎？請進來！」

那年輕人仍然站着，並不進去。接着道：「吃了，要付錢嗎？」

飯店伙記又是一怔，「嘿嘿」的笑了起來道：「吃飯自然要付錢的。」

那年輕人緩緩的吸了口氣道：「那我不進來了，因為我沒有錢。」

飯鋪那伙計不再那麼笑容可掬了，他沒好氣地道：「那麼，客倌你就請便吧！」

飯鋪伙計一轉身，進了飯鋪，口中還嚕嚕囌囌道：「眞是什麼人都有！」

他才嚕囌得一句，就聽得有人高聲叫道：「伙計！」

飯店伙計轉過頭去，店中只有一個客人，也就是這時出聲叫他的那一位，這位客人生得好威武，紫膛臉，濃眉大眼，大鼻，一身紫綢衣服，像這樣的客人，那樣的小飯店，還眞不常見到。

飯店那伙計忙走上前道：「客倌！有什麼吩咐？」

那人向門外一指：「去追剛才在門外那個人回來，告訴他，在這裏不論吃什麼，都不用花錢的！」

飯店伙計陡地一怔，伸手摸摸自己的腦袋，心中在嘰咕着，八成今晚開鋪的時辰不對，怎麼遇上都是有點神經質的客人。

他在一呆之間，那人已翻手一掌，重重的擊在桌上。

那「砰！」的一聲响，把那飯鋪伙計嚇得直跳起來，那人立即喝道：「快去！」

飯店伙計苦着臉，結巴巴地道：「客倌……你……別開玩笑了，吃了東西不付錢，賣了老婆和孩子也不夠貼，世間那有這樣的飯鋪？」

那人哈哈的大笑道：「混帳東西，是我着你叫人回來的，那能讓你吃虧的呢？」

那人說着，一翻手，在他的掌心中，已托着一塊小金子，那塊金子雖然不大，可是却引得那飯鋪伙計雙眼，幾乎從眼眶之中突了出來。

他一伸手，在那人掌心之中，拿過那塊金子，一轉身，冒着雨，便向門外的衝了出去。

在飯鋪伙計衝出去之後，那人略揚了揚眉，在他的臉上，泛起一種難以捉摸的神情來，他舉起了酒杯，將那杯酒倒進了口中。

那人還未把杯子放下來，那飯鋪伙計已拖着那年輕人走進來了，一面拖，一面還道：「客倌只管吃，不論你吃什麼，一個錢也不用你付。」

那年輕人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道：「我走遍天下，只有你這家飯鋪最好，我肚子餓了，揀好吃的拿上來，先來一壺酒。」

那飯鋪伙計連聲的應着，轉身走了開去。

那年輕人坐定之後，雨水還順着他身子向下流，櫈子上不一會就全濕了一大片。

那中年人一直望着他，可是他却像木頭人一樣呆坐着，連望都不向旁邊或在右望一眼。

不一會，大盤肉，大壺酒送了上來，那年輕人用筷子一抄，一盤肉便有半盆到了他的口中，他狼吞虎嚥的吃着，那中年人一直都在靜靜的打量着他。

那年輕人吃得快，起身也起得快。前後不到兩盞茶時間，他已抹抹咀，站了起來，道：「多謝，我會記得你這家鋪子，下次經過時，我一定再來吃飯。」

飯鋪伙計笑着道：「儘管來。」

那年輕人轉身向外便走，那中年人直到這時，才用不急不徐的聲音道：「你等一等！」

那年輕人陡的站定，轉過頭來，望着那中年人。

那中年人笑着道：「你過來，我有話要和你說。」

那年輕人搖搖頭，說道：「我沒有什麼話跟你說。」

那中年人濃眉向上揚了一揚，將聲音壓得得十分低沉，聽來也十分神秘，道：「昨天晚上，我看到你殺了一個人。」

那年輕人身子陡然一震，小飯鋪中，剎那之間，靜到了極點，只聽到嘩嘩啦啦的雨聲。

過了好久，那年輕人才回過神來道：「我沒有看到你？」

那中年人笑了起來，道：「你自然看不到我，我躲在黑暗中，和你躲着等人的時候一樣，只不過我躲得比你更好，更巧妙。」

那年輕人身子又震了一震，緩緩地道：「那就是說，在昨夜，你可以殺我。」

中年人又是一笑，道：「我可以殺你，但我為什麼要殺你？過來，我有話要和你說。」

那年輕人略為猶疑一下，慢慢地向前走去。他走得十分小心，像一頭貓鼬走向一條毒蛇一樣，他來到了那中年人身前，停了一停，突然之間，他手腕突然一翻，腿一抬，精光一閃，他經已從靴筒中掣出一匕首，匕尖向着那中年人的咽喉，疾刺而出！

這一次，和剛才那緩慢、小心向前走來的情形，形成一個强烈的對比，出手之快，簡直是難以形容，可是，那中年人的反應，也快到了極點，匕首的精光才一閃，那中年人突然一翻手。

五指如鈎，已抓住了那年輕人的手腕，年輕人手中的匕首，離那中年人的咽喉不到二寸，可是，手腕一被那中年人抓住，匕首却再難以推前半寸。

那中年人的眼珠，定得像是兩顆石

子，他望了就在他面前的匕首：「不錯！就是這柄匕首，那人才在你身前經過，你就撲了上去，匕首就刺進那人的後心。」

那年輕人被抓住了手腕，在他的喉嚨間，發出一陣奇異的聲響，他全身肌肉賁張，看得出他正在極力的掙扎，但是却掙不脫那中年人的掌握。

就在這時候，那飯鋪伙計自鋪內走了出來，陡然見了這等情況，立刻驚呼起來，那中年人的手指，陡地一緊，年輕人手中的匕首，便已經落了下來，中年人五指一鬆，鬆開了年輕人的手腕，反手抓住了匕首，又立時將匕首拋了出去。

匕首向外飛出時，發出的精芒，就像一股閃電，那中年人的動作實在太快了，以致那飯鋪中的伙計，只是叫了半聲，匕首便已射進了他的咽喉。

而那年輕人手腕一鬆之後，立即向後退出了半步，就聽到了那飯鋪伙計倒地之聲音。

那中年人站了起來，一伸手，取過了放在旁邊櫈上的一頂極大的竹笠，望着那年輕人，道：「你可以放心了，現在祇有我一個人看到你手上抓着殺人的利器！」

那中年人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那年輕人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開去！

到了門口，那中年人將竹笠向頭上一戴，便走了出去。當他走出去之際，雨水濺在竹笠之上，發出了「拍！拍！」的聲響。

那年輕人直到這時，才陡然的直跳了起來，走到飯店伙計的屍體面前，伸手拔出匕首，插進了靴子裹，立即又奔了出去。

雨仍然是那樣的大，那年輕人奔了出去之後，看到那中年人，就在前面不遠處，緩緩地走着，那年輕人立刻拔步奔了上前。

他一直奔到了離那中年人的身後只有六七尺處才收慢了腳步，然後，他一直跟在那中年人的身後，出了那鎮甸。

等到又有人走入飯鋪，發現飯鋪伙計仰臥倒在血泊之中而驚叫起來之際，這兩個人早已離開了這個小鎮約有半里路程了。

雨仍然是那麼的大，天色也仍然是那麼灰沉，中年人在前，年輕人在後，由大路轉進了一條小徑，直來到一座小小的破廟之前。

在那座破廟之前，那中年人站定的身子，那年輕人也立時止步不前。

那中年人轉過身子來，大竹笠不但掩住了他的面，而且幾乎連他的上半身也遮蓋住，雨水順着那竹笠的邊緣向下直流，那年輕人就是這樣的站着，任憑豆大的雨點，打在他身上，那中年人的聲音很冷，他道：「你為什麼一直要跟在我身後？」

那年輕人道：「因為我不想世上有人看到我手上抓着兇器，即使是祇有一個人！」

那中年人笑了起來，道：「你要殺我？」

那年輕人舐舐了咀唇；簡單而又堅決的道：「是！」

那中年人仍然是笑着，道：「殺人有很多原因！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殺人是可以賺銀子的？」

那年輕人並沒有回答，那中年人又道：「你身邊沒有錢，世上也沒有吃了東西不必給錢的飯鋪，如果你有了錢，到處都歡迎你，要吃什麼有什麼！雪白粉嫩的姐兒會對你投懷送抱，錦衣玉食，全在等你！」

那年輕人的口唇，掀動了幾下，但却沒有發出什麼聲音來。

那中年人又道：「你想要金錢嗎？」

那年輕人挺挺身子，道：「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那中年人道：「為我殺一個人。」

那年輕人一字一頓的道：「我絕不為金錢而殺人的。」

中年人哈哈的大笑起來，道：「那你眞是天下第一大傻瓜！」

年輕人的咀角略張了一張，發出一個像是自嘲也似的笑容，道：「也許是。」

中年人又道：「那麼，你是為了什麼？昨夜才在玉米田裏伏了那麼久？殺了一個人？」

年輕人道：「和我現在要殺你的原因一樣，因為他看到我殺人！」

中年人道：「他看到你殺人？你為什麼要殺那人？」

年輕人的回答，聽來很可笑，但他却是一本正經的，在他滿是雨水的臉上，一點也看不出有絲毫開玩笑的成份在內。他道：「因為那人看到我殺人！」

中年人伸手，將竹笠拉了起來，直視着那年輕人，道：「就是為了這個原因，那麼你一共殺了多少人？」

那年輕人道：「七個！」

中年人笑了一下道：「那麼，你第一次殺人，是為了什麼？」

那年輕人本來是有問必答的，但這時，他臉上忽然出現一片極其痛苦的神情來，面上肌肉不由自主的跳動着。

他沒有回答這一個問題。

那中年人像是毫不在乎地笑了一笑，道：「好吧！我是第八個，你為什麼還不下手？」

那年輕人道：「我現在是殺不了你的！」

中年人道：「那你準備怎麼樣？」

年輕人的聲音平板得像石頭，他道：「我跟着你，直到找到機會，便可以殺得了你！」

中年人忽然嘆一口氣，道：「你就是我找了很久也找不到的人，可惜你不肯為錢去殺人，或者你還不知道錢的好處——」

他講到這裏，突然不再講下去，身子一躬，陡地向後射出的同時，那年輕人一抬腿，匕首已掣在手中！

然而那年輕人握住了匕首在手中的時候，那中年人已退到破廟之中，哈哈大笑起來，道：「你眞的殺不了我。」

這時，那年輕人的面色確是十分難看，他緩緩的將匕首插回靴筒之內，道

：「我以爲對你那樣說了，你就不會再提防我！」

中年人道：「不錯，你已經懂得如何殺人的道理，但是還懂得不夠多！」

他說到這裏，忽然頓了一頓，接着，又笑起來，道：「不過那不要緊，你反正總得跟着我，等你跟得我久了，就會懂得更多！」

那年輕人冷冷的道：「到時，或許能殺死你了！」

那年輕人的話，實在是一項極嚴重的挑戰，然而那中年人十分樂意接受這項挑戰，他揚了揚眉道：「也許是！」

他說着，轉過身後便向廟中走了進去。

年輕人跟在他後面，於是，兩人一前一後，穿過了破廟的大殿，一直來到廟後院。

後院之中全是野草，水積得相當深，停着一輛馬車，馬蹄正在踢蹬着，濺起了不少的污水來。

那中年人來到馬車前來，打開車廂的門，一縱身，就進了車廂，探出頭來，道：「你反正要跟着我，就替我趕趕車吧！」

年輕人站着不動，那中年人笑道：「可是不敢用背對着我，怕我殺了你？」

年輕人忽然笑了一下，他一定很不喜歡笑，這時，忽然顯露出來的那個笑容，也是極其短暫，他道：「我不怕！你要殺我，在小鎮中已可以下手，現在也可以下手！」

中年人望了那年輕人一眼，半晌才道：「原來你一點也不笨！」

他這句話，像是對年輕人說，也像是對自己說。

那年輕人上了車座，大雨仍不斷下着，他拿起了插在車座中的鞭子，揮動着，將馬車自破廟中的後院趕了出來，一直上了大道，他才問道：「上那兒去？」

那中年人的聲音，自車廂傳了出來，道：「往北走，到開封府去，開封府是個大的地方，我先要叫你知道金錢的好處！」

馬車在道上疾馳，那年輕人看起來是個可以勝任的車伕，他把鞭子揮打得「拍，拍」聲响，雨雖然很大，他好像渾然不覺的一樣。他一面在趕車，一面的在想，在車廂中那個中年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明明可以殺自己，爲什麼不下手？他的本領比自己高得多，爲什麼他要自己去殺人，而他却不動手？

那年輕人在不斷地想。

在車廂中的那個中年人，這時正閉着眼睛，他也在想，那年輕人究竟是什麼人？

昨天晚上，他看到了年輕人殺人，實在是一種巧合，他也是爲了殺人才到那個地方去的。

在那堵沒有門的圍牆之中，住着一個雙手沾滿了血腥的大盜。

這個大盜感覺金子已經夠多了，是以就退出江湖，在那兒隱居起來，在那堵圍牆之中，他養着許多猛犬及惡奴，保衛着他，那中年人就是要去殺那個大盜的。

那中年人根本不認識那個大盜，他之所以去殺此人，完全是受了別人的委托。

那中年人的職業是殺手。他不知道那年輕人第一次爲了什麼殺人，以後又不斷地殺人，但是他對於自己爲什麼要殺人，却是十分清楚。

他殺人，是爲了金錢！

要找他去殺人，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經過許多曲折，經過許多方面的關係，自然，還得花不少的金錢，而出錢的人，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人在替他殺人。

事實上，出錢的人並不在乎這一點，只要被殺者死了，那就夠了。

這一次，委托那中年人去殺那大盜的，也不是什麼好人，而是另一批盜賊，那批盜賊曾經是那個現在已隱居了的大盜的手下，大盜自己積聚夠了金錢，就洗手不幹，可是他的手下很多，却還是繼續的幹下去。

而且，那些手下，找到了一個最好搶劫的目標，就是那個過氣的大盜。

然而，他們都知道那個大盜的武功，極其驚人，再加上他居住的地方，機關密佈，防守森嚴，誰也不敢去打頭陣，除非那個大盜先被人殺死。

如果說這世界上有什麼人，可以殺死「鐵背黑虎」巫艮的話，那麼，這個人一定是江湖上傳說着的神出鬼沒的殺手燕十三。

沒有人見過燕十三，但是人人都傳說着，如果要燕十三去殺什麼人，那麼，那個人肯定活不長久的。

江湖上也傳說着要找燕十三的辦法，那批盜賊商議下來，決定去請燕十三先除去鐵背黑虎巫艮，然後，再行下手洗劫他歷年來積聚的財物。

他們照着傳說，先在通往潼關道上，一株枯了的老榆樹下，埋下了一埕金子，而又在樹幹下，刻了一個記號。

那株大樹下，已經刻了不少記號，只有這個記號是新刻的，其餘的記號，全隨着歲月而變得模糊不清了。

樹幹上有着新刻的記號，那就等於告訴燕十三，有人請他去殺人！

在埋下那埕金子之後，那批强盜中有好幾個人，好奇心重，想去偷偷看那神出鬼沒的燕十三，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他們也想等到燕十三的出現，好和他面對面的談判。

那幾個人在大榆樹附近，埋伏了一個月之後，在這一個月中有許多人經過那大榆樹，但是沒有一個人像燕十三的。

一個月後，他們掘起了那埕金子，埕子裏面已經空空如也，這就是說，燕十三已經取走了訂金。

這批强盜對於燕十三的本領，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們開始第二步，他們將要殺的人姓名、地址，寫在一張羊皮之上，將那張羊皮，放進埕子裏，又埋在那大榆樹下。

那幾個人仍然埋伏在一旁，可是十

五天過去了，他們仍然一無所獲。

然而，等到了十五天過後，他們再掘起埕子時，他們放進去的那塊羊皮已經不見了，換上了一塊竹牌，在竹牌上刻有幾行字：

「一個月辦妥，黃金二萬兩。

三個月辦妥，黃金一萬兩

一年辦妥，黃金五千兩。

黃金送往大同府，發達銀號交托。」

那是燕十三的條件，那批强盜又聚議了一次，他們覺得一年辦妥的金錢雖然便宜，但是夜長夢多，要是被鐵背黑虎知道了風聲，先下手爲强，他們就糟糕了。

而一個月辦妥，雖然快捷，但是要二萬兩黃金的代價，却又實在太大，是以他們選了第二條，三個月辦妥，黃金一萬兩。

當他們將一萬兩黃金，送到山西大同府的發達銀號去的時候，他們仍未曾見過燕十三，對於燕十三會不會在三個月之內替他們除去鐵背黑虎巫艮，他們一點把握也沒有。但那是燕十三的規矩，殺人的代價，必需要先付，他們只好照着那麼做，這等於是做賣買，總得要冒一點風險，何況，鐵背黑虎歷年來所積聚的財物，十萬両黃金也不止，這件買賣是做得過，總賺不賠。

再加上江湖上對燕十三的傳說，是那樣的出神入化，燕十三從來也不是個拿了人家的金子而不幹事的人。他們既已按燕十三的條件規矩付出了金子，他們所需要的祇是等着，等鐵背黑虎巫艮的死訊。

他們派出了五個武功最高的人，將壹萬両金子，交到山西大同府發達銀號去的。

這五人做夢也想不到，那個和藹可親的掌柜先生，撥起算盤珠來快得像雞啄米一樣的中年人，那中年人就是燕十三。

燕十三當天下午就啓程，離開了大同府，到巫艮的住所外面去觀察地形情勢。俾易於按地形設計下手的方法。

他在鐵背黑虎巫艮那堵沒有門的圍牆外伏了三個晝夜，鐵背黑虎根本就沒有露面，只不過每個深夜，都有人持着火把，從圍牆中躍了出來，清晨時分，那人才回來。

這個人，大概是鐵背黑虎巫艮和外界唯一的聯絡了。

第三天午夜，燕十三就目擊那個年輕人雨夜殺人的一幕，雖然他一生人之中，已殺過不少人，而且每次殺人，也都是乾淨俐落，一點痕跡也不留，可是那年輕人殺人的手法，却還是令他讚嘆不止。

當閃電亮過，他看到那年輕人的臉上的那一刹間，他心目中認定那年輕人是一個殺人的天才，更是一個天生下來就知道如何殺人的人。

他在小鎭等那年輕人。

人是很奇怪的，當自己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之際，很喜歡看到比自己年輕的人，可以接替自己的成功。

燕十三是一個心靈冷酷得如同魔鬼一樣的人，可是他自從看到了那年輕人那殺人的手法之後，對那年輕人，却有一股難以抑遏的喜歡，燕十三有許多精妙之極的殺人手法，他覺得這些方法，都可以傳授給那年輕人。

然而，那年輕人多少有點古怪，和燕十三截然不同的是，他竟不是爲了錢而殺人。

燕十三盤問過他爲什麼殺人，他的回答是因爲他殺人時被別人看到，是以才追殺看到他殺人的人，然而，他第一次爲什麼要殺人呢？爲什麼當這個問題一提出之際，他臉色就變得十分之難看？

燕十三在車廂中，隨着車子的震動，仰了仰身子，在他的口角之上，浮起了一絲微笑來。

他曾見過那年輕人殺人，那年輕人也知道了這一點，那就是說，他就是那個年輕人要殺的第八個人。

想起那個年輕人像勇悍的豹子一樣，揮着匕首，刺進那個手持火把自圍牆內跳出來的人的背心之際，感到自己是那年輕人要殺的對象，無論如何，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但是，燕十三的口角上，還是浮起了微笑，他殺的人太多，他也要嘗嘗被人追殺的滋味，這是一種新的刺激，新的挑戰，那是多少金錢也買不到的。

而且，燕十三已立定了主意，他要設法使那年輕人，非但不殺他，而且死心塌地的去爲他殺人，第一個要殺的就是鐵背黑虎巫艮，那他就不用親自出馬了，那年輕人會代他執行一切任務——殺人的任務。

燕十三想到這裡，只覺得一陣興奮，他緩緩的揭開那車廂的窗帘，望着那年輕人的背影，雨水立時濺了進來，雨一樣的大，雨水順着那年輕人的背脊在向下淌，那年輕人背上的肌肉，一塊塊的凸起，如此的精壯，如此的有力。

燕十三忽然又笑了起來，那年輕人窮得連吃飯的錢也沒有了，他當然沒有機會接觸過如花似玉的美人兒，如果讓他嘗嘗女人的滋味，又讓他知道有了錢之後，什麼樣的美女也可以得到，那麼，他還會不爲了銀子而去殺人麼？

燕十三又笑了起來，他的笑聲，在雨聲中聽來，顯得十分之刺耳。

然而在車座上的年輕人，却沒有回過頭來看他一眼。

他仍然畢直身子地坐着，在豪雨中趕着車子。

這時，那年輕人的心目中，在想着一個問題，一定要殺掉那個中年人，因爲他曾看到自己殺人，但是，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殺得了他呢？

雨很大，車輪和馬蹄濺起的泥漿，飛出老遠，馬車上早已沾滿了泥漿，然而車子還是向前疾馳着——直奔向開封府而去。

＊　＊　＊

開封府眞的是個大地方，大地方有大地方的氣派，還未進城，老遠就看到巍峩的城牆，馬車在道上絡繹不絕。

雨早已停了，那年輕人的身上只有汗，而沒有雨水了，甚至在趕着車子進城的時候，他心中在想：只要能將車中的那個中年人殺掉，而不再被人看到的話，他就可以休息一下。

那時，世界上將沒有什麼人知道他曾經殺過人，他可以和平常人一樣的走來走去。

他懷着這個願望已很久了，可是他實在太倒霉，每一次當他殺人的時候，總會被一個人看見，那使他感到，自己是掉進了一個泥濘之中，越陷越深。

他不禁嘆了口氣，自然是沒有什麼人聽到了他的嘆聲。連車廂裡的燕十三也不曾聽到，因爲這時，馬車也進了城中，馳奔在大街上，市集的聲音蓋過了他的嘆息聲。

那年輕人從來未到過這樣繁盛的大地方。這時，他望着筆直的向前伸展，幾乎沒有盡頭的街道，望着街道的兩旁，一家連接着另一家的店舖，望着來往的人羣，每個人幾乎都穿着鮮明的服飾，他有點發怔，眞難想像天下間竟有這樣的好去處，當那年輕人發怔時，燕十三的聲音由車廂裡傳了出來，他道：「再過去二條街口，有一家金舖，看到了金舖，向左轉，直向前去，便看到一所巨宅，前面有四株柳樹的，你就停下來。」

那年輕人也沒有答應，只有趕着車向前走，不一會，他看到了金舖，他拉着韁繩，車向左轉，一直向前奔馳，那條巷子不像大街那樣熱鬧，但是紅牆綠瓦，巷兩旁的巨宅，顯然是住着不少大富人家，有時候，還有動人的笑聲，自圍牆中傳了出來，想必那園中有女兒家，正在嬉戲，然而這一切，都不能打動那年輕人的心。年輕人的心中祇在想着，什麼時候下手，這個人見過自己殺人，絕對不能讓他活在世上。

那四棵柳樹在望了，柳樹是種在一大片空地上的，樹幹足有一人合抱粗細，正當盛暑，柳枝垂地，一片蟬鳴，自樹上傳了出來。

在空地上的一邊，是一所華麗出奇的巨宅，放眼看去，在圍牆露出來的，是飛簷楹角，和各種花木，巨宅的大門洞開，在柳樹下，停着不少的馬車，車身全都鑲金砌玉，極其豪華。

那年輕人將馬車直趕到那巨宅門前，門前站着不少人，其中有兩個迎上來，齊聲說道：「貴主人是……」

那個人話還未說完，車廂之中，傳來了燕十三的咳嗽聲，燕十三推開車門，向外張望了一下，那兩個人一眼看到了燕十三，就像是看到了天上飛下來的鳳凰一樣，滿面笑容，立即請安，一邊叫道：「燕老爺來了！快開大門，讓燕老爺車子進去。」

隨着那一聲吆喝，原來站在一起的閒人都散了開去，燕十三道：「駛進去！」

那年輕人呆了一呆，一揮馬鞭，馬車就向宅內駛進去，大門內是一個很大的天井，那兩個人發起勁的趕了上來，在前面帶路。

馬車拐過了前堂左邊的巷子，一直來到了另一個院落，才停了下來，車一停，燕十三就從那車廂之中跨了出來。那年輕人向燕十三望了一眼，心中在想：你本領比我大，我打不過你，但我至少知道你姓燕，而你連我姓什麼也不知道。

那年輕人已經有足夠的經驗，他知道殺一個人，最重要的一點，是自己在暗，對方在明，自己的一切，越少讓對方知道越好，而對方的一切，越知道得多越好！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已經佔了上風！

燕十三下了馬車，轉過頭來，向那年輕人招了招手，道：「過來。」

那年輕人略爲猶豫了一下，就自車座上跳了下來，燕十三又向那兩個人道：「這院子，我包下來！」

那兩個人諾諾連聲，燕十三呵呵的笑道：「自然，先付銀兩！」

他說着，自懷中摸出一張銀票來，那年輕人在一旁，陡然睜大了眼睛，他自己從來也未曾擁有過這東西，但是他却知道，那東西叫做銀票，有了銀票，在大銀號中，隨時可以提取白花花的銀子來。

這張銀票，在硃紅火印之中，是黑黑的大字：「壹萬兩」。那年輕人也知道，這是一萬兩銀子的銀票。

他睜大眼睛，怔怔的站在旁邊，就在他發怔的時候，銀票到了兩個人其中的一個手上，燕十三繼續對兩人吩咐些什麼似的，那年輕人却沒有聽得清楚。

直到燕十三突然伸手，拍拍他的肩膊，他才如夢初醒一樣，祇聽燕十三笑道：「一切總要我們這位少爺同意才好！」

那兩個人一直答應着，燕十三向那年輕人發出神秘的微笑，向外走了開去。

那年輕人忙道：「燕老爺，你到那裡去？」

燕十三陡然一怔，轉過身來，望了那年輕人一眼，道：「你倒知道我姓什麼了。」

那年輕人微笑着，叫人猜不透他的心意，但是他的說話，燕十三倒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他道：「你別走！我要跟定你的。」

燕十三笑道：「放心，我也要跟定你，要是走了，給你找到了，那更難防了！」

那年輕人一聽到燕十三這麼說，他也不禁笑了起來，他是一個殺人有經驗的人，他自然知道燕十三所說的都是實話，因爲一個人如果要防止被人殺，最好的辦法，便是面對殺人者，而不是逃避。

燕十三也笑着，不知究裏的人，絕難猜到他們二人心中在想的是什麼，但不論如何猜，也決計猜不到其中一個人必須殺死另一個人。而另一個正在設法，想叫他去殺別人，而不是殺他自己。

燕十三走了開去，祇剩下那年輕人站在院子中，那年輕人緩緩的吸了口氣，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在他面前的那兩個人，哈哈的笑起

來，笑得十分詫異，却不回答那年輕人的問題，只是道：「少爺怎麼稱呼？」

那年輕人冷冷的道：「隨便你怎麼叫也好！」

那兩個人愣了一愣，但是他們的面上，仍然是掛着了詭異的笑容，道：「少爺，請跟我們來！」

那年輕人略爲猶豫一下，便跟着那兩人走了進去，走進了走廊。

走廊的欄杆上，鑲着象牙，擺設許多動人艷麗的花朵，檻上，垂着極細極細竹絲編織的竹簾，碧綠碧綠地，一條那樣精緻的走廊，彷彿連暑氣都消除了，在走廊中走了片刻，那兩人在一扇門前站定，道：「請少爺沐浴，水已準備好了！」

那年輕人低頭向自己看了一眼，汗水已經乾了，汚泥仍然留在身上，他笑了笑道：「也好！」

他才向前跨出一步，就呆住了，門內，是一間極大的房，四周全是明瓦爲墻，是以房間內的光線，十分柔和，在房間正中，是一座白玉砌成的沐池，只有丈方，而池中有清澈的水，整個房間中，瀰漫着一股醉人的香味，那年輕人幾乎沒有勇氣向前走去，因爲他是那樣骯髒，而那池水那麼清澈、乾淨。

而那兩個人，出去關上門，在臨關門前，笑着問道：「少爺，可是要叫兩個姑娘，來替你侍浴嗎？」

那年輕人陡的嚇了一跳，在他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將沐浴和姑娘聯在一起過。

「不！不要！」

那兩個人笑着關上了門，那年輕人遲疑了一會，便向前走去，脫下了鞋和衣服，跳進了滿池香馥馥的水池中去了。

他從來也未曾在那樣豪華的地方洗過澡，他也從來沒有碰過會發出香味來的水，他仔細地洗着，浸在那樣的水中，他簡直不想站起來了！

然而，他終於要站起來，一扇明瓦的門，打開了少許，一隻纖纖玉手，自門中伸進來。

那年輕人怔了一怔，雙手不由自主，遮了一遮，心頭狂跳起來。

門再沒有繼續打開，那隻玉手伸進了尺許，那雪白豐盛的一截手臂，玉手中提着一隻竹籃，籃中放着一套衫褲，放下竹籃之後，那隻玉手迅速縮回去了。

年輕人站在池邊，呆了很久，心跳得很急促，才走上前去，拿起竹籃中的衣服穿了起來，居然是十分合身和舒服，他才穿好了衣褲，那扇門又打開了，一個明眸皓齒的少女，探頭進來，向他一笑，道：「跟我來，芳姑娘在等你哩！」

年輕人覺得有些木訥，他期艾地道：「芳……芳姑娘？」

那少女抿咀一笑，她穿着極薄的輕紗，柔滑的手臂在輕紗裡籠罩下若隱若現，年輕人的心頭，又跳了起來。

那少女格格的笑起來，翩然翻轉身，向外走去，年輕人不由自主的跟在她後面走。

門外是一條更精緻的走廊，香味馥郁，全都不像是暑天，非但不覺有一點熱，反而覺得有一陣陣的清涼，他聽到淙淙的流水聲，一層水簾，自走廊的頂上流下，注入走廊外的水槽中。

年輕人幾乎懷疑自己是在夢中，這是什麼地方？爲什麼自己活了二十多年來，從來不知道世間上竟然有這麼好的地方？有那麼好的享受？

到了走廊盡頭，那少女將一扇門略爲推開了一些，幽默地笑道：「做了我們的新姑爺，可別忘了我帶路的功勞。」

年輕人一怔，他本來是個動作呆板的人，可是在這時候，他却只覺得麻木，當那少女一面笑着，一面翩翩的轉身走開的時候，他眞想伸手將那少女的手臂握住，將她拉了回來！

但他仍是呆立着，然後他才慢慢地推開了門。

當他推開了門之後，眼前一黑，那房間內更是清涼無比，碧綠的竹簾，將陽光全部遮去了，幾隻老大的玉盆上，堆滿了冰塊。

年輕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盛暑之中，那裏來的冰塊，他急速走前幾步，用手去摸一摸，一點也不錯，那的確是冰塊，他呆立着，喃喃的自語：「這是什麼地方？夏天怎會結冰？」

他這句話才出口，他就聽到背後，傳來了一個輕柔之極，悅耳之極的聲音來，道：「冰是冬天儲的，有人將冰挖了下來，藏在地窖裡，留待夏天拿出來用，這時候便可以用來解暑了。」

在他轉過身來的同時，一座妝枱面前，有一個少女，也轉過身來，她一面轉身，一面散了頭髮，她一頭烏光如絲油滑的頭髮，像瀑布一樣，瀉了下來，披在肩上，由於雙手高舉着，是以衫袖退到脅下，兩條粉光緻緻的玉臂，是那麼光滑，看來像是由玉雕成似的一樣。

年輕人整個人全呆住了。

他從來未見過那麼樣的美女，那麼樣的美人！

他經已是二十歲出頭的人了，見到了美麗的大姑娘，動人的小媳婦，他也會不期然多望幾眼，可是在他的一生中，却還未曾和一個女人那麼接近過，尤其是如此一個迷人的美女！

他的心怦怦的跳了起來，他的雙足，像是被釘牢在地上一樣，他微微的張開了口，像是想說什麼似的，但是在他的口中，却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就像他遭到了雷殛一樣呆立之際，那美人又開口了，她的聲音，在他聽來，簡直令他心智迷糊，魂蕩魄散。那美人胭紅的小唇在啓開着，吐出美妙動人的聲音，道：「你遠道而來，可要吃些什麼？」

他張大了口，簡直將他全身的氣力全用了出來，才自他口中，掙扎出兩個字來，道：「不……不用……」

那美人兒嫣然一笑，盈盈的轉過身來，走向一張棗木几，拿開几上的一個紗罩，捧起了一個玉碗來，又轉過身來，慢慢的走到那年輕人的身前。

當那美人漸漸的走近那年輕人身前的時候，他的一顆心，幾乎從口腔內跳了出來。

那美人來到了他的身前，雙手捧起那玉碗來，她皓腕上的金鐲與之相碰，發出「叮、叮」的聲音來，一股沁入心肺的幽香，自那美人的身際散發出來，年輕人登時感覺自己不像是站在地上，而像是立在輕飄飄、軟綿綿的雲端一樣。

美人兒捧起了玉碗，道：「你不想吃什麼，那一定是渴了，喝了這個，能解渴！」

年輕人根本沒有看到那玉碗中盛載的是什麼東西，祇是呆呆的望着那美人，美人來到近前，看來是更媚了，她的俏臉白中透紅，輕紗籠罩之下，雪白的胸脯，隱約可見，春葱也似的嬌嫩手指，就在他跟前，他的確是口渴了，他感到無比的口渴了。

由於他的手在發抖，自那美人手中接過玉碗之後，玉碗中盛載着的雪茸燕窩，就濺出了不少來。他仍然是不看那碗中是什麼，因爲他那雙眼仍然是呆呆的望着那美人身上。

這時，就算那碗中是一碗毒藥，他的行動，也一樣不會改變，他一仰頸子，將碗中的雪茸燕窩一口氣的吞了下去。

然而，那一碗清涼的雪茸燕窩，却並未能止住他喉間的那種奇渴，當他喝完時，那美人竟「格格」的嬌笑起來，轉過身走開去。

那年輕人只覺得身內有一團烈火在燃燒着，他自己彷彿不再是自己了，而是一團烈火幻化成的妖精，他突然一伸手，抓住那美人兒的香肩。

那美人兒發出了一聲盪魄消魂的嬌聲來，身子擰了一擰，輕紗自她的肩上褪了下來，晶瑩雪白，柔滑無比的肩膊露了出來，她並不轉過身來，但她的身體却向後靠了過來，整個軟綿綿，香馥馥身子，全靠在那年輕人的身上來。

那年輕人的手，仍留在那美人的肩上，他的手指碰到了美人肩上。

這些日子來，他手所握的，大多數是刀柄，他從來未觸摸過如此柔滑，如此香甜，如此一碰便使人心神震盪，再也捨不得縮回手的東西。他開始輕輕的搓揉着，但是漸漸地，他的手指，變得更有力。

那美人兒輕「嚶」地一聲嬌吟，仰起頭來，雙眼水汪汪地，望着那年輕人，風情萬種，柔情似水。

美人道：「你看看，我的心，跳得多麼亂啦。」

她握着那年輕人的手，按在她自己的胸前。

那年輕人突然張開了雙臂，將那美人擁在懷裏。他擁得多麼的緊，像是想將兩個人擠成爲一個人。

那美人兒嬌喘着，俏臉上迅速地泛起了一片緋紅，那年輕人將那美人抱了起來，緊緊地抱着。美人兒的頭靠在他的肩上，臉上是火燙的熱，氣息是醉人地香甜。

他已是個二十多歲出頭的男人，可是，他從來不曾想到女人可以使他變得如此體漲欲裂。他也從來不曾想到過，女人能夠使他得到如此快樂的宣洩。

然而，現在明白了，他全明白了！

在紗帳半垂之下，那美人兒偎在他的身邊，柔軟香滑的身子，貼得他如此之近，兩個人之間，簡直一點隙縫都沒有。

那美人兒閉着眼，可是她並不是睡着，年輕人怔怔的望着她，可以看到她那長長的睫毛，在輕輕動着。這一切，是如何發生，年輕人根本想不起來了，但這時，他根本不願意想，他只是享受眼前的溫柔，他強而有力的雙臂，略爲緊了一緊，摟住那美人的香肩，美人雙眼微睜，臉又紅起來了，她將自己的頭，向那年輕人懷中裏鑽，然後又低聲地問道：「你歡喜我嗎？」

年輕人實在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才對，如要他回答道：「我不喜歡妳！」那簡直是撒謊，而他又絕不是一個善於撒謊的人，他不但喜歡那美人，尤其是在經過剛才那一刹那間，那股難以形容的快慰之情，他已將懷中的美人，當作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喜歡」兩字，豈足以形容他這時心中的感覺？

所以，那年輕人沒有出聲，他只是將那美人擁得更緊更實。

美人細細地喘着氣道：「我叫芳芳。」

那年輕人低聲地道：「芳姑娘。」

他驚詫何以自己的聲音，會變得如此的溫柔，芳芳的纖指，在他寬厚的背脊上，輕輕的劃着圈兒，又低聲道：「別那麼叫我，叫我芳芳。」

那年輕人又道：「芳芳，爲什麼……爲什麼妳……爲什麼……」

他連說幾個「爲什麼」，可是他要問的問題，却也始終未曾問出來。

他實在無法問得出口，他想問的是，爲什麼她會在這裏，爲什麼自己又會跌進了一個如此快樂的境界之中呢——現在的一切，對那年輕人來說，簡直就是一個夢，一場他也許永遠不會明白的夢。

而他也沒有再問下去。突然之間，他感到自己不需要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只要永遠在這夢中，永遠不要醒過來那就夠了。

他不再出聲，只用他粗粗的手，輕輕地、細細地撫摸着芳芳的身子，那麼奇妙的女體，那麼迷人的笑臉，那麼令人心醉的眼波，他在心中告訴自己，我一定是在做夢，一定是在夢中。

然而，即使他自己告訴自己，這是一個夢。他的心中，仍然做起這個夢來。自己所做的，不是一直都是做着惡夢麼？不是說有一大羣人，忽然指着自己，嚷叫道：「看！這人，殺過人。這人，就是殺人犯。」

而最後終於一身冷汗地驚醒麼？

爲什麼，自己忽然會進入這樣一個美麗的夢境之中呢？

這夢境是多麼美妙！

這是爲什麼呢？

財色餌誘　代爲賣命

那年輕人在他以爲是夢境的溫柔鄉中，過了七天。

在這七天之中，他一步也未曾離開過這房間，他也不知晨昏，不知寒暑。因爲房中永遠都是那麼清涼的，他的一切有人服侍，他吃的食物也是最好，然而一切的好，加起來也不及芳芳一個嫵媚的微笑，何況在這七天之中，芳芳整個人都屬於他的！

他幾乎忘記了自己怎麼會到這兒來的，他忘記了燕十三。他什麼也不想，只想一直在那裏住下去，和芳芳在一起，那就心滿意足了。

他早知道了那並不是夢，一場夢，不可能做了七天之久而仍然不醒的。但是他仍然不願意去想深一層，怕一想起了，就會失去了眼前的一切。

那是黃昏時份，芳芳坐在妝枱之前，正在梳理她烏光水滑的長髮，那年輕人就坐在她的背後，輕輕的摟着她的細腰，將臉靠在她的背上。

簾外，突然傳來一陣脚步聲，芳芳身子突的掙了一掙，將他輕輕的推了開去。

他看到簾外，站着三個人，兩男一女。那女的是個老婦人，叫道：「芳芳姑娘！」

「來了！」芳芳忙應道。

他看着芳芳向簾前走去，和那婦人低聲的講了幾句話，便掀簾向外走去。

那個年輕人立時站了起來。叫道：「芳芳，你到那裏去？」

芳芳並沒有回答他，而那兩個男人，却在這時候，掀簾走了進來。

那兩個人中的一個，托着一個盤子，年輕人低頭一看，盤中裝着一柄匕手，衣服和一對舊靴子。

那是他自己的東西，他還可以認出來，他不禁失神地抬頭來問，道：「什麼事？」

那兩個人笑着道：「客倌，你該走了。」

年輕人陡然一震道：「我……該走了，我到什麼地方？」

那兩個中年人的臉色，已不再那麼自然，一個道：「客倌，那我們可就管不着了。」

年輕人陡地大叫一聲，道：「那麼，芳芳呢？」

那兩個人中的一個笑了起來，道：「芳姑娘？她另外有客人，客倌要是想續前緣，那也容易，還是照以前的銀碼好了，雖然芳姑娘越來越紅。」

年輕人怔怔的聽着那男人的說話，他有一些聽不懂，可是也有一些聽懂了。

他的聲音顯得有點發抖，他道：「你說——你說什麼，這裏是……是……」

他的話還沒有講完，那男人也接下來道：「這是天香院，是開封府最著名的一家，芳姑娘是天香院中最美麗的姑娘！」

年輕人身子略爲一晃，他要扶住桌椅，才能穩下身子。他道：「你……你是說，要花銀子，才能和芳姑娘在一起？」

那男人笑道：「那是自然，天香院上上下下幾百人，是吃什麼的？」

年輕人的聲音，幾乎在呻吟一樣，他道：「得花多少銀子？」

那男人道：「像客倌你那樣，眞是出手寬闊，包了芳姑娘七天，是一萬兩銀子。」

年輕人喘着氣，道：「是誰替我花的銀子，我身邊一文錢也沒有。」

那男人笑道：「那自然是燕十三爺了！」

年輕人呆了片刻，才沉緩地，一字一頓地道：「我不管怎樣，替我找芳姑娘回來，我要她！」

那兩個男人互相望了一眼，發出詭異、鄙視的笑容，捧着盤子放在桌上，道：「客倌，這是你的東西，帶着它走吧！」

他們講完，兩個人一起向外面走去。年輕人陡地怪叫了一聲，一伸手，已抓住了其中的一個人的肩頭，將那人硬生生的拉了回來。

他又一翻手，自盤子中，抓起了他的匕首來。這七天來，那柄匕首並不像往日一樣，日日都有人打磨，但是它仍然鋒利得可以殺人。

＊　＊　＊

他將那柄匕首對住那男人的喉頭，聲音有點嘶啞，喝道：「替我把芳姑娘找回來！」

那男人嚇得臉都白了，另一個則奪門而走，大聲叫道：「殺人啦，有人要殺人啦！」

那人的叫喚聲，像是一支利箭一樣，直刺進那年輕人的耳膜。他陡然一抬頭道：「噤聲！」一面叫，一面手臂一振，手中的匕首，已經脫飛起，「颼」的一聲，直射向那奪門而出的那個男人的背心。

匕首去勢無比之快，眼看要射中那個人了，突然之間，斜門裏人影一閃，一個人影疾掠而至，一伸手，撥開那人。同時，反手一掠，已將那支匕首接在手中。

在那年輕人未曾清楚是什麼一回事之際，那人已握着匕首，走了進來，他正是燕十三。嘻嘻地笑着，望着那年輕人，笑道：「小伙子，在這裏殺人，看到的可不止一個人，公差捕快，轉眼就到，你能走得了麼？」

那年輕人身子一震、手一緊，被他抓住肩頭的那個男人，立時掙了開去，道：「燕十三爺，你伙伴好兇，求你作主。」

燕十三微笑的道：「你們放心。人俱有三分火氣，他對你們芳姑娘有意，你們就不怕沒有銀子賺，被花錢的大爺打幾下，算得了什麼？」

他一面說，一面退了出去，燕十三伸手，抓住了年輕人的手腕，道：「我們該走了。」

年輕人道：「我……我……」

可是他還未說完，就覺得燕十三五指一緊，他手腕被扣，他身不由主，就被燕十三拉着向外走去。

走出了那間房間，經過了長長的走廊，他聽到了許多鶯鶯嚦嚦的嬌笑聲，也看到了竹簾之內有許多影影綽綽，窈窕的人影，在他快要走出走廊的盡頭，一幅細竹簾掀開，芳芳露出了半邊臉來，在她的半張臉之上，充滿了幽怨的神色來。

年輕人陡然的叫了一聲，可是芳芳却沒有出聲，她的神色，更幽怨了。那種神色，能夠叫人的心，像是綁上了一塊大石一樣，直向下沉，一直沉到無底深潭。

燕十三的脚步越來越快，轉眼之間，便自一扇邊門，奔了出去，門立即關上。在門外一株大樹之下，就停着那輛馬車。

燕十三手臂用力一揮，年輕人身不由主，被他揮得向前衝了出去，直到馬車之旁，才站定了身子，他才一站定，燕十三手臂又一振，他的那柄匕首「颼！」的飛了過來，插在年輕人脚旁的地上。

燕十三冷冷的道：「拾起來，那是你殺人的工具，別忘了，你還得用它來殺我。」

年輕人一彎身，自地上拾起那柄匕首來。握在手中，望着燕十三。

燕十三却像若無其事地走了過來，來到了近前，道：「你替我趕車，我還有地方要去。」

年輕人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奇特的神色來，本來，那年輕人的神色，一直是冷漠的、高傲的、自尊的，可是這時候，他却變了，他變得看來像是一條狗。

一個人，只有當他的心中，對另一個人有所求的時候，臉上才會現出這種狗一樣的神情來。

他叫道：「燕十三爺！」

燕十三板着臉道：「什麼事？」

年輕人道：「燕十三爺，你替我花過一萬兩銀子，自然……自然不在乎再花多一萬兩銀子！」

燕十三哈哈的笑了起來，他笑得如此高興，那是他等了許久的一句話，他幾乎以爲自己會聽不到那句話了。但那句話畢竟出自那年輕人口中，講了出來，就足以證明這年輕人雖然是有點怪，但畢竟是人，他有着人的一切弱點。

燕十三笑着說，那年輕人臉上的神情更卑下了。他急促地道：「燕十三爺，你有錢，你不在乎再花多一萬兩銀子，你……」

他這一個「你」字才出口，突然之間，他整個人一縱，向前撲來之際，手中匕首，陡地挺起！

那柄匕首，幾乎成了他身體一部分，和他整個人一起撲向燕十三。

燕十三陡然停止了笑聲，他疾一扭身，「嗤！」的一聲響，年輕人手中的匕首，自他脅下穿過，刺破了他的衣袖。燕十三也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驚呼，那一下，只要相差兩寸，他就會被那年輕人刺死了！

他的動作也是快到了極點，不等那年輕人有縮回手來的機會，他反手一掌，疾拍而出，「叭！」的一聲，正擊中了那年輕人的肩頭。

那一掌的力度也不輕，擊得那年輕人的身子，向後直跌了出去，「砰！」的一聲，跌在地上，滾出去好幾下，才站了起來。

燕十三向自己的脅下望了一眼，風從破洞中吹了進來，使他的脅下，有涼颼颼的感覺。

他望着那年輕人道：「你出手好突然！」

那年輕人面上的肌肉，不由自主的抽搐了一下，他顯然是因爲自己剛才那一刺，仍然未能夠刺死燕十三，而在生自己的氣。

他緩緩地道：「趁你有事求人的時候，下手殺人，本來是最好的時刻，人家一定不提防！」

燕十三深深的吸一口氣，他料得不錯，那年輕人果然是個殺人的天才，還懂得幾乎比自己還多！

那年輕人還是苦笑一下，道：「不過，我還是失敗了，因爲未能把你殺死！」

燕十三停了片刻，才道：「都是因爲你沒有好好的學過武，如果有人好好的教你武功，你的動作就會更快，更準，那樣，我或許會死在你手上！」

那年輕人道：「那麼，我在你身上，至少我可以在你身上找到一張壹萬兩銀票？」

燕十三一怔，突然又哈哈的大笑起來，道：「原來你剛才殺我，是爲了銀子？」

年輕人緊抿着嘴，一聲不出。

燕十三揮着手道：「你開始爲銀子而殺人了？」

年輕人有點精神痛苦地偏過頭去，他雖然沒有說下去，可是他的心中，卻不斷的問自己，我是不是爲了銀子而殺人呢？

他繼續想，當然不，我是爲了要和芳芳在一起，可是，沒有銀子，她就——

他心中在想，但燕十三卻像是知道他心中在想着什麼似的。就在那時候，接上了口，道：「銀子眞是好啊，要是你沒有銀子，芳芳姑娘就會在別人的懷抱裏，婉轉嬌啼，任由別人快活了。」

年輕人倏然回過頭來，在他的額上，青筋一根根地現了出來，喝道：「住口！」

燕十三哈哈的笑道：「你生什麼氣？我講的，可是實情，芳姑娘有名，無人不知，多少王孫公子，達官貴人，都不惜一擲千金，想要親親她的香澤。」

年輕人喘着氣，他的聲音，嘶啞得像一頭受了傷、在吼叫着的野獸一樣，他道：「給我一萬兩銀子！」

燕十三奸笑着，攤開雙手道：「壹萬兩銀子有什麼用？就算我肯給你，你祇能包她七天，七天之後，那又怎麼樣？何況，平白無故，我爲什麼要給你一萬兩銀子？你可知道，世界上有許多許多人，辛勞一生，也賺不到了一萬兩銀子！」

年輕人面色灰敗，低垂下頭，說道

：「我知道！」

燕十三笑得更高興，那年輕人正一步一步，向他安排的路走上去。

他道：「不過，那些人全是蠢人，像你這樣聰明的人，別說一萬兩銀子，就算十萬，百萬，也一樣可以賺到的，你可知道麼？你只要八萬兩銀子，就可以替芳芳姑娘贖身了，從此，她就是你一個人的了。」

那年輕人抬起頭，望着燕十三。

八萬兩銀子，那是他從來未曾想過的一個大數目，他眞的從來未曾將銀子兩個字，和八萬兩銀子這五個字連在一起來。

然而有了八萬兩銀子，芳芳就是他的了，那麼可愛的美人兒，就全是他的了！

他覺得喉頭中有點發乾，這幾天來，他的確增長了不少見識，至少他知道，當一個男人想起女人和銀子的時候，喉間就會有異樣的乾涸。

他結結巴巴地道：「我……我能賺那麼多的銀子嗎？」

燕十三道：「祇要你聽我的話，照我的吩咐去做事。」

年輕人呆了一呆，才問道：「你會叫我做些什麼事情？」

燕十三回答得十分簡單：「殺人！」

年輕人身子一震，閉上了眼睛，現在他明白了，當他第一次聽到燕十三說他爲了銀子而殺人的時候，他實在不明白，而且，他還以爲自己再也不會明白的。

然而，現在他又明白了，他明白了爲了銀子而殺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他又緩緩的睜開眼來，說道：「你要我去殺什麼人？」

他問了這句話之後，又頓了一頓，才又問道：「殺了那個人，我可以得到多少銀子？」

燕十三「呵呵」的大笑着，他太喜歡聽這句話了，這兩句話，又是出自那年輕人的口中，這證明他已經完全成功了，他會令那年輕人變成一個爲銀子而殺人的人，像他自己一樣。

燕十三也知道，那年輕人這時心中或者在想，只要賺夠八萬兩銀子，就可以洗手不幹了，但是，燕十三卻絕不担心這一點，因爲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知道當一個人有了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八萬兩銀子之後，決不會就此而滿足，他會立即想起了第二個八萬，而世上值得花銀子的去處是如此之多，就算你有了十個八萬，一樣會想到第十一個的。

燕十三的臉色，在刹那之間，變得十分嚴肅，他向前大踏步的走了出去，那年輕人亦步亦趨的跟在他後面，一直走出了三里許，早已出了城門，來到一條大河的河邊上——望着那滔滔的江水，燕十三才道：「你每殺一個人，我可以給你一萬兩銀子。」

年輕人喘着氣，低聲道：「我要殺八個人！」

燕十三並不理會那年輕人的那句話，他只是自顧自地說：「可是，我不會將銀子給一個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的人，告訴我！你的姓名和來歷！」

那年輕人的口唇掀動了幾下，並未發出聲音來，燕十三哈哈的道：「你不說，也由得你！」

年輕人的口一張，終於吐出聲音來：「我姓方，名圓。叫做方圓。」

燕十三皺了皺眉，那年輕人有個怪名字，但是他對這個怪名字，並不表示懷疑，他又道：「方圓，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方圓的口角，又牽動了幾下，才聽得他道：「遊龍莊，我從河北來。」

燕十三陡然地暗暗一驚，失聲道：「遊龍莊？」

方圓點了點頭，燕十三急急地道：「那麼？你第一個殺的人是什麼人？」

方圓低下頭，他的臉上，再又現出了痛苦的神色來，面肉抽動着，道：「是雲莊主！」

燕十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遊龍莊的雲遊龍莊主。」如果走江湖的人，不知道他的名頭，那就是一個未曾出道的人，而燕十三自然是知道的，雲莊主在一年多之前，突然離奇死去。武功如此高強的雲遊龍，死得那麼離奇，武林之中，着實哄動了好一陣子，有不少人，甚至懷疑是燕十三幹的好事，燕十三自然知道沒有殺雲遊龍，可是他再也想不到，雲遊龍竟會死在那個年輕人手上。

燕十三並不懷疑那年輕人的話，他只是覺得奇怪，他道：「雲遊龍的武功極高，你……你殺得了他？你是怎麼樣下的手？」

方圓仍是低着頭，道：「我下手的時候，他絕不提防，在人不提防的時候，雖有一身武功，亦就等於沒有武功？」

燕十三聽到方圓的那樣說，心中不由自主，感到一陣寒意，向後倒退二步。

燕十三自忖自己的武功，決比不上雲遊龍，那就是說，他今後，和方圓在一起，要千萬倍的小心！

這一老一少的兩個殺人者互相望了一眼，心思都在刹那間千變萬化，互相都想捉摸對方的心意，但是他倆都是絕頂的聰明人，他們決不致於認爲一個人可以完全了解一個人的心意，而當他們發現對方正在揣摸自己的心意之際，他們一起笑了起來。

燕十三一面笑，一面道：「怎麼樣？去不去？只要你殺了十個人，芳芳就永遠是你的！」

方圓面上的笑容，突然地消失了，他凝立着，看來是正在思索着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過了好久，自他口中吐出了三個字來：「要多久？」

燕十三搖搖頭，道：「這可說不定，快的時候，十天八天，慢的時候，半年或一載！」

方圓深深地吸一口氣，道：「我等不了這麼久，你先借十萬銀子給我，我一定替你殺十個人！」

燕十三的雙眼眯成了一道縫，先借十萬銀子給他，他替自己殺十個人，這買賣其實做得過的。但是燕十三是個生

意人，在他來說，收了人家金錢去殺人，那也是一樁生意。

既是生意，那麼，可以佔多一點便宜，他的雙眼瞇得更細，道：「你要我先給你十萬銀子，那麼，你得替我殺十二個人！」

方圓哈哈的笑起來，在他的笑聲中，燕十三不由自主的退後了一步。他突然覺得那年輕人十分可怕，比他自己還可怕。方圓絕不是他想像中的一個鄉下呆小子，雖然，他已經走進了他所佈的圈套來，燕十三這時也不能肯定。方圓到底是自己願意走進去的，還是給還他騙了進去的！

他一面後退，一面疾聲問道：「你……你笑什麼？」

方圓笑聲突然停止，道：「我在笑你，你很喜歡佔小便宜！」他講到這裏，陡然壓低了聲音，道：「一個好的殺人者，是不應該佔人家的小便宜的！」

燕十三一聽，心頭又怦怦的亂跳起來，他盯着方圓，好半晌，才道：「十二個！」

方圓立時道：「好！銀票快拿來！」

燕十三望着方圓，他本來想說，你立一張字條給我，可是，他立時又想到，自己這句話若是說出口，方圓一定又哈哈大笑起來，立字據有什麼用？祇要自己的武功比方圓高，那麼他就有辦法控制他，如果形勢變了，字據又有什麼用？天下間那一個殺人者，是會對自己立下的字據守信用？

所以，燕十三只是口唇動了一動，他並沒有發出任何聲音來。

燕十三有一身武功，但是他和別的武林中人有所不同，人家都是明中行事，但他卻是暗中行事，一個武林高手，不論是黑道或是白道的，死在他的手下，其中大多數連死在什麼人手中都不知道。

燕十三可以說是從來未曾有遇過敵手，但是現在，他感到遇到敵手了。

對於一個從未遇到敵手的人來說，有了一個敵手，那是極其刺激，而且值得喜歡的事，是以，燕十三又笑了起來，道：「跟我來！」

燕十三一個轉身，走了開去，方圓就跟在他的身後，不一會，便已穿出了天香院後門的那條巷子，到了街上，開封府畢竟是個大的地方，就算是普通的街道，也自有他的氣派在。

而來到了大街上，車聲轔轔，蹄聲得得，更是說不盡繁華與熱鬧。

方圓跟着燕十三，走進了一間銀號，那自然是一間老字號了，普通人，祇怕連走入這間銀號的膽量也沒有了。大堂中陰沉沉的，紫檀木的傢俬，沉甸甸地，燕十三和方圓一進去，就受到上賓的招待。

燕十三在櫃上，和掌櫃說了片刻，掌櫃就轉身走了進去。

方圓坐在紫檀木的交椅上，喝着透涼的藕汁，望着大堂內外，抱着雪亮閃閃鋼刀的護院，如果有誰敢在這間銀號之中，有什麼輕舉妄動，那麼，護院懷中的鋼刀，一定會毫不留情的向他砍過去。他們不也是爲了錢而殺人嗎？但是他們爲的錢太少了，這樣的護院，一個月能賺多少銀子呢？

而他，方圓，有人願出一萬兩銀子叫他殺一個人！

方圓閉了眼睛，在這以前，他已經殺過多人，但是每次殺人，都是爲了洗脫他第一次殺人的罪，因爲他要做一個清白的人。

但是現在，他要開始爲錢而殺人了。

他的喉間發出了一聲「咯！」的聲響來，那是他吞下了一口口水所發出來的聲音，但是由於銀號大堂中十分靜，是以那一聲響，令他自己聽起來，也覺得十分異樣！

他立刻又想到了芳芳，那美貌的姑娘，在她的身上，自己得到如此難以言喻的快樂，爲了她，就算是從來沒有殺過人，也值得去試一試，何況他……

方圓的腦中很亂，但是不論他的思想多麼亂，他還是想起了他第一次殺人的情形。

* * *

方圓是遊龍莊的一個馬伕，遊龍莊的雲莊主，是武林出了名的人物，莊中高手如雲，遊龍莊雲莊主有十二個弟子，江湖上人稱十二龍，個個都有獨特的本領。

遊龍莊依着雄偉的山勢而建成，上有千幢大大小小的房屋。

遊龍莊的馬厩中，養着二三百匹的好馬，有着三十多個馬伕，方圓不過是其一之一而已。

到遊龍莊來的人，不論是誰，也決輪不到來注意方圓那樣的小人物。

而對遊龍莊的人來說，方圓存在與否，根本就沒有人去關心他，就算有一天，方圓失踪了，所引起的注意，絕不會超過失去一匹馬。

方圓是一個完全無關重要，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在方圓自己而言，想法就完全不同的。

在別人的心目中是小人物，但是，方圓自己却不是那麼想，他是他，發生在任何大人物身上的事，都與他無關，但是，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却是他自己有關。

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心中，都是以他自己爲中心的，方圓也不例外。

方圓很勤力，也不愛出聲，即使是其他的馬伕，也不知道方圓時常溜出去看雲莊主及十二小龍練武，這可能是方圓唯一不安份之處。

偸窺別人練武，那是武林中的大忌，但是，方圓並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這一行動，不能被人家發現。

所以他費了很久的時間，掘了一條地道，地道直連到練武場旁的一株大樹下。

而那株大樹的樹幹，是被蟲蛀空了的，剛好可藏下一個人來，方圓可以在那樹幹中，直直的站上一個時辰，或兩個時辰。

他看到了雲莊主的武功，也看到了

十二小龍的功夫，他沒有什麼練的機會，他只是將看到的招式，牢牢的記在心中，也將雲莊主所授的內功口訣，記在心中，他知道那些口訣是十分有用，因爲他感到自己腳步越來越輕快，身形越來越輕巧。

眞正使得方圓平素刻板的生活起了重大的變化，是在一個月夜。

那天晚上，躺在稻草中的方圓，被馬嘶聲驚醒。

他翻了一個身之後，偷偷地向外爬去，爬到了馬廄之後的一撮草叢中，雙手拉着野草，拉起一塊木板來，木板下面是個烏溜溜的黑洞。

他像一條蛇一樣的，向着那深洞中滑了進去。

然後，他就在一條只有可讓他略微扭曲着身子前進的地道中爬行着。

地道中充滿了泥土的那種霉腐難聞的氣味，或許是有一窩新生的小鼠，在他手肘的擠壓下被擠死了，發出吱吱的哀鳴。

沒有花了多久的時間，當他吃力地擠過在地下曲折盤虬的樹根後，他的身子直了起來，他已經在那株被蟲蛀空的樹幹之中了。

他直起了身子，吸了一口氣，就從樹幹中的小孔，向外望去。

往常，他可以看到雲莊主在中心，在雲莊主的身邊，是他的十二名弟子。

雲莊主經常會向他的十二弟子，講述各種拳腳方法和兵刃的招式。十二弟子于是就會根據雲莊主所說的去練。

可是今晚，當他將眼湊在樹洞中向外望去時，練武場却是空空如也，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他呆了一呆，但是隨即，他的心怦怦地劇跳起來。

因爲，就在離他不遠的一尺，有人講話聲傳了過來。

那人講話的聲音離他絕對不會超過一尺，簡直就是靠在樹幹上在說話。

方圓忙用手按着自己的心房，他在爲自己心跳聲音太响而恐懼。

但是在樹外的人，顯然並未曾聽見他的心跳聲音，方圓立即明白，那是雲莊主的十二個弟子中，老三的聲音。

老三手持的是雙劍，人長得英俊非凡，叫姑娘家看見了，也會呆上了一陣子。

老三在低聲說道：「二師哥，怎麼樣，你難道一點打算也沒有。」

接着，便是另一個聽來很乾澀的聲音，那是十二弟子中的老二聲音，他嘆了口氣。

「有什麼打算？老頭子自然將掌門之位傳給大師哥。」

老三陰聲陰氣地道：「二師哥，你要是不想辦法，自然就是那樣了，可是你年紀比老大長，尊他一聲大師哥，不過因爲他早入門，你又是帶藝投師，武功更比他強得多，我看……」

老三講到這裡，就不再向下說去。

方圓自樹孔中望去，看不到有什麼人來，他只看到老二的背影，老二像是突然震動了一下，過了半晌，才道：「老三，你是想叫我……這叫人知道了，可不得了。」

老三笑着說道：「天知、地知、我知、你知，還有什麼人知道？老大絕不提防我們會向他下手的，就在這二天，就可以動手了！」

方圓不但心在劇烈的跳動，他的身子也不由自主地發抖起來。

他知道了，老二和老三合謀殺人，他們要殺的，是他們的大師兄。

方圓也知道了，要殺人，只要對方不提防的話，那是很容易得手的。

他站着，連氣也不敢吸一口，只見老二和老三走了開去。他們兩人的臉上，都有一種十分古怪的神情。

方圓慢慢地縮回了身子，爬過了地道，鑽了出來，回到馬廄，又睡回他的稻草堆上。

這一晚，他睜着眼直到天明。

第二天，雲莊主的大弟子劍龍黃天發的死訊，傳遍了整個遊龍莊。

黃天發是在遊龍莊七里之外的一個小山坡下被害的，可能是一早被人殺害的，但直到中午，才被人發現。

雲莊主大爲震怒，派出了很多人追尋兇手，方圓眼看着老二與老三，也是一臉悲憤，向莊外馳去。

方圓在幹活的時候，雙手也禁不住地發抖。因爲他知道誰是殺死黃天發的兇手。

第五天，雲莊主的二弟子，十二小龍中的第二個，江湖閱歷極其豐富，投靠之前，在江湖上已大有聲名的陳劍飛，也被人暗害。

遊龍莊上下，更大爲震動，方圓又眼看着老三聲音都啞了，大聲疾呼着，領隊衝出莊外去，要去找殺害陳劍飛的兇手。

方圓現在又幹活了，可是已手不抖，他有足夠的證明，知道陳劍飛的死，是老三下的手，去了老大和老二，他老三便是老大了。

第五天晚上，輪到方圓值夜，他坐在馬廄之前，一盞氣死風燈的光芒，在黑暗中看來，是十分暗淡，他看到一個高大的身形，向馬廄走過來，那是雲莊主。

方圓立時的站了起來，雲莊主手中提着一條極寬的皮帶，皮帶上，插着二十四柄鋒利之極的匕首，他的一雙手可以連發二十四柄，那正是雲莊主的絕技。

雲莊主將皮帶向馬廄的木柵上一搭，沉聲道：「快替我備一匹快馬！」

雲莊主看來，比幾天之前蒼老了許多，那自然是因爲他的兩個弟子，被人不明不白地殺死，可是兇手却連影踪也沒有，使到他威信大爲損失之故！

方圓答應了一聲道：「是！」

可是，他却不立即離去，如果在那一剎間，他根本什麼也不想說。只是照吩咐去備快馬的話，那麼以後的一切，也就不會發生了。

可是，在那一剎間，他却想告訴雲莊主，是誰殺了老大與老二。

他感到，如果自己說了出來，雲莊

主一定會對自己另眼相看，也許以後不再當馬伕那麼辛苦了。

所以，他答應了一聲之後，又叫道：「雲莊主——」

却不料他才叫了一聲，雲莊主已然悶聲的喝道：「快去備馬！」

方圓怔了一怔，忙又道：「雲莊主，我——」

這一次他只不過是多說了一個「我」字，雲莊主已陡然抬起腿來，一腿踢在方圓的胯上，喝道：「我叫你快去備馬！」

等到方圓聽到了雲莊主那一聲的喝聲之際，他已不在雲莊主身前了，雲莊主的那一脚，將他的身子，踢得直飛出丈外開去，重重的跌在草料堆上。

也幸而是跌在草堆上，所以他並未覺得甚麼的痛，可是，在那一刹那間，他心頭的劇痛，却是難以形容的，他的臉上，像是被火燒一樣地炙熱了起來。

他立時明白了，他自己在雲莊主的心目中，不如一頭畜牲。

雲莊主一定不會那樣抬腿踢他心愛的駿馬，但是可以一脚將他踢得跌出一丈多遠去。

方圓的心狂跳着，他站了起來，低着頭，連身上沾着的草也不拾去，就走近馬廐，牽了一匹馬出來，來到了雲莊主的身前，捧着馬鞍，放上了馬背，雲莊主順手拉過了那條插滿了匕首的皮帶來，向腰際圍去。

就在那一刹那，方圓心頭的憤怒，到了極點，他突然伸手，在皮帶中拔出一柄匕首來，而且立即刺進雲莊主的胸口。

雲莊主那時的神情，是方圓永遠再也忘不了的。

方圓看到他睜大了雙眼，雙手却仍然緊握着那條皮帶，臉上現出一種極其古怪的神情來，看來他是想笑，但是他根本未能笑得出來。

因為方圓的匕首，插正在他的胸口上，他幾乎是在方圓一出手的時候，就已經死了。

方圓呆了許久，才一縮手，拔出那柄匕首，雲莊主的身子向前一側，倒在那匹馬上，他的身形十分高大，上半身恰好壓在馬鞍上。

方圓呆了極短的時間，就沒命也似的，向外奔了出去。他翻過了莊子的圍柵，跌進莊外的深溝中，溝中的水使他一身都濕透了，他爬出了深溝，又向前奔，也不知奔出了多久，他一交跌下，再也沒有氣力爬得起來。他臉上貼在地下，喘着氣。

他直到這時，仍然不相信自己會殺死雲莊主，但是他手中鋒利的匕首，匕首上的鮮紅血跡却告訴他，那是真的，他真的殺死了雲莊主了。

他也明白了一點，武功高的人，不一定站在不敗之地，武功低的人，甚至完全沒有武功的人，一樣可以殺死一個武功極高的人。

他就是這樣的殺死雲莊主了。

雲莊主一脚就可以把他踢開了丈許，雲莊主一伸手，就能將他的骨頭捏碎，雲莊主是江湖上著名的高手，雲莊主是……

然而，不論雲莊主是什麼，雲莊主確是死在他的手上。

他是什麼東西？他只不過是想和雲莊主講一句話，就被雲莊主一脚踢開去的人。

他不知伏了多久，才聽到一陣馬蹄聲，突然傳了過來，方圓倏地抬起頭來，這才看到，原來天已快亮，東方現出一片魚肚白，同時他也看到了一個人騎着馬，來到了他的身前。

那人到了他身前，方圓坐了起來，那人也下了馬，望着方圓笑。

方圓自然是認識那個人，那個人也是雲莊主的馬伕。

方圓的心跳着，那人拉着馬道：「小方，想不到你也有這麼大的胆子。」

方圓的喉嚨，乾得幾乎不能出聲，他道：「你……你在說什麼？」

那人笑了起來，道：「小方，別抵賴了，我全看見了，你一刀插進了雲莊主的胸口中。」

那人一面說一面再作手勢。

方圓的一句「沒有那件事」，已經在喉際打着滾，快要講了出來。

可是，他一看見到自己手上，握着那柄匕首，而匕首還帶着血的時候，他就什麼也說不出來了，他只是木然的站着，像是一段枯木。

那人又笑了起來，道：「小方，你別怕，我不會對人家說的。」

那個人講到這裡，忽然又壓低聲音，道：「小方，你知道嗎？你知我發了大財啦？我看你像兔子一樣的逃走，便走過去在雲莊主身上摸了一摸，摸到了一大包金子，怕可有百來両，王八蛋再在遊龍莊幹活了，來！小方，我帶你去喝杯酒壓壓驚。」

方圓直到這時，才定過神來，道：「你……你不要對人家說起啊！」

那人笑道：「自然，對人說了，金子還袋得穩麼？來！到前面鎮上去。」

那人說着，牽着馬急急向前走，方圓跟在他的後面。接下來的事情，他也無法詳細的記得起來了，那也是因為當時，他的心太亂，太害怕之故。

當他想到他的匕首，又刺進那人胸膛之際，他才有了一種滑稽的感覺，他感到那人竟以為殺人者會讓一個看到他殺人的人活在世上，那實在是太滑稽了。

方圓在下手殺那人的時候，自以為很秘密，但是仍然被一個小伙子看見了，方圓追踪了四天，才又殺了那小伙子，可是，當他下手的時候，又被別人看到了。

一個、一個，又一個，直到燕十三又看到了他殺人。

燕十三。

方圓陡地的抬起頭來，燕十三已站在他面前來，手中拿着厚厚一叠銀票來，望着他在笑。

方圓站了起來，從燕十三的手中，接過了那叠銀票，雖然一叠紙是輕飄飄的，但是拿在手中，却給人有一種意外

沉重之感。

方圓捏着那疊銀票，另一隻手，在銀票上輕輕的撫摸着，他好像摸到細膩香馥，滑嫩柔白的芳芳的胸脯。

燕十三在對他說話，但是他却根本沒有聽到燕十三在對他講了什麼話。

他心中在想，燕十三看到我殺人，我一樣的也不可能放過他，我答應替他殺了十二個人，但是，如果我能夠殺了他，那麼，殺他一個就夠了。

當方圓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甚至低着頭，沒有抬起頭來。

當他心中有了這樣決定之後，燕十三在說些什麼，他也聽到了，他聽到燕十三道：「我在龍角巷有一幢房子，雖然是小些，但倒是精緻。就送了給你吧！可是，明天一早，你就得替我辦事。」

方圓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

「是！」

他出了銀號，也不理會燕十三到那裡去，和以前不同的是，這一次，他也小心翼翼地去追踪要殺的人。他也知道燕十三是不會離開他的。

* * *

方圓將一大疊銀票，「拍！」地一聲，抛在大理石的桌面上，圍在桌旁的那羣人，都突出了眼睛來。

雖然天香院見慣了花銀子的大爺、闊客。但是，一出手就是十萬兩銀子，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的。

方圓一直以爲燕十三替他花了一萬兩銀子，才使他和芳芳渡過了夢一樣的七天。

但事實上，那却是燕十三串通了龜奴報大了數目。

芳芳姑娘就算是開封府天香院最紅的姑娘。也用不着這麼多的銀子。而現在，是整整十萬兩。方圓抬起頭來，他看到了周圍的人，那種驚愕、欣羨的神情，他知道在那樣情況之下，自己可以全然不用客氣了。

他大模大樣地道：「芳芳呢？快叫她出來，立刻跟我走，我已在龍角巷有了房子。」

前後祗不過七天，可是方圓這時的神態，就像他是老於此道的老手一樣，一個老鴇雙手按着那疊銀票，她按住銀票的手，正在不住地抖，她叫道：「快叫芳芳出來！有客人替她贖身啦！」

一連串的呼叫聲傳了出去，一陣鶯鶯嚦嚦的聲音，又像回聲的傳了回來，簾子掀開了，四五個姑娘，簇擁着芳芳，來到方圓面前。

芳芳的面頰是緋紅的，方圓一見了她，立即踏前一步，可是，就在那一刹間，他站着了。

他看到芳芳身後面的那個姑娘。

那姑娘比芳芳高，芳芳的皮膚已經夠白，可是這位姑娘比芳芳更白，白得像可以擠得汁出來的。

那姑娘比芳芳苗條，斜飛的鳳眼比芳芳更懾人心魄，她身上一件紗衣很薄，她的胸脯在微微起伏着，當方圓向她看過來的時間，她略低着頭，可是媚眼如絲，她也望着方圓，令到方圓全身發癢。

也就在那一刹那，芳芳臉上的紅色消褪了，因爲她看到了方圓的視線，不是停留在她的臉上。

而也在那一刹那間，方圓突然一伸手，推開那老鴇，將那一疊銀票，搶了回來，所有在場的人均大驚失色，那老鴇驚得張大了口，闔不攏來！

方圓在銀票中抽出一張來，放在桌上，直指着那高而苗條，媚眼如絲，令人心跳的姑娘道：「她，我要和她在一起，七天，好好的服侍我！」

把其餘的銀票放入自己懷中，方圓向前走去，當他在芳芳身邊走過的時候，他甚至未曾再看芳芳一眼，而逕自摟着那姑娘的細腰，那腰肢如此之細，如此之柔，眞叫方圓有點飄飄然。

方圓學曉了許多事情，不用燕十三教他，他全迅速的學會了。

他已經知道，天下有的是美貌姑娘，只要你有銀子便行，可以將任何美貌的姑娘擁入自己懷中，如果想一輩子只對着一個，那實在是太笨了。

嘻笑之聲又傳了開來，方圓現在不再理會旁邊的人了。那姑娘的身子，像柔若無骨地靠在方圓身上。兩個小丫頭帶着路，他又到了另一間精緻，而又淸凉的房間裡，開始他另一個極樂的綺夢了。

燕十三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能找到方圓。

當他推門時，方圓正在把面貼在那姑娘平坦的小腹上，那姑娘將一顆顆的櫻桃，往他口中送去，門突然被推開，那姑娘驚得「嚶！」地一聲，趕緊推開了方圓的身子。拉過一幅絲被來蓋在身體上，可是，她一雙修長的長腿，卻還是露在外面，散發無比的誘惑。

方圓站了起來，燕十三仍然是站在門口，他望着方圓，望着床上那個姑娘，面上現出極難以相信的神色來。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方圓打個哈哈的笑道：「燕十三爺，昨天，我忽然改變了主意，這裡，美麗的姑娘，實在太多了！」

燕十三緩緩的吸了口氣，他說不出是高興，還是驚駭，他高興的是，當方圓明白了這一點時，十萬兩銀子是絕對不夠用的。

只要他繼續用銀子，他就得不斷的爲自己去殺人，直到永遠。

而令到燕十三驚駭的是，方圓懂得的事情是懂得太快，誰知道他下一步，又會怎麼樣做？

他呆了許久，才道：「你出來，我們的正經事，該去辦了！」

方圓回頭向床上的姑娘望了一眼之後，跟着燕十三，走了出去。

方圓和燕十三來到了外面，燕十三將一張摺着的紙，交給方圓，道：「這是一間屋子的大致圖形，你要殺的那個人，便住在這屋子裡，他絕不輕易露面，他臉上，有一塊黑色的黑痣，他身形粗大，比你高半個頭。」

方圓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燕十三笑了起來道：「他叫什麼名字那有什麼關係？你難道叫着他的名字去

殺他嗎？」

方圓並不笑，他緊繃着臉，他的心情很緊張，但是他知道，不論如何，他非去殺那個人不可，因爲他不能沒有銀子花，難道經過那樣享受以後，他還能穿破衣、淋着雨，在每一間飯店之前，去問人吃了東西，要不要付銀子嗎？

燕十三望着了他，忽然嘆了一聲，伸手在方圓肩膊上拍了一拍，道：「我看，我還是和你一起去吧！」

方圓像是漠不關心道：「爲什麼？」

燕十三道：「那人的武功很高，他的手下，也全是武功很高的人。」

方圓的聲音聽來更是冷漠，道：「我要去殺他，並不是去和他比武！」

方圓的話，聽來像是狗屁不通，但是燕十三是一個殺人的高手，他完全知道，要去殺一個人，和去與那個人比武，那是完全是兩回事！

燕十三的手仍然留在方圓的肩上，他道：「我忽然感到，第一次就叫你殺一個很難下手的人，有點捨不得！」

方圓在這時忽然笑了起來，道：「好得很啊，我要是能殺了他，自然是功德完滿，要是殺不了他，我也絕不能活着回來，那你就不必担心了！」

燕十三像是被毒針刺了一下，震了一震，他的聲音，也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許多，他道：「我担心什麼。」

方圓却已轉過身去，道：「担心我總有一天會殺了你？」

燕十三的心頭怦怦的跳着，他越來越感到，自己一開始就認爲他是個「傻小子」，那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錯誤。

燕十三想到此，不由自主的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他預感到有一天他的匕首將會插進自己的胸膛中。

他這一生人遇到的所有人之中，沒有一個比這「傻小子」更聰明，更能猜透別人的心意，而他却在做着想操縱這個「傻小子」的事！

燕十三不禁苦笑起來，他經已感到他是在玩着一團火，這團火一定會越燒越旺，越燒越烈，可能有一天，會燒到自己頭上來。

當燕十三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倏然揚起手來。

方圓只不過走開了一步，離燕十三祇有四、五步距離，以燕十三的功力而論，一掌拍出，方圓是萬難躲得過去，他只要拍出一掌，就可以將方圓打死，就可以將這一團烈火撲滅！

但是，燕十三雖然是揚起了手，但那一掌並沒有拍出。每個人都有一個毛病，就是太相信自己的能力，燕十三也是一樣，他感到危險，也感到刺激，同時也感到，自己只要到處小心，總可以使這團烈火只燒向別人，而燒不到自己身上來！

方圓向前走了四、五步，才站定了身子，道：「我明天一早走，這種事，是急不來的，可能要十天半月，才能有結果。」

燕十三道：「那不要緊，你辦妥之後，再回到這裡來，我在這裡和你見面。」

方圓沒有說什麼，他掀起了珠簾，走了進去，一個媚笑立刻歡迎着他，一個香馥馥的身子，向他倚了過來，可是方圓把她推開了。

方圓的眼光，停在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身上，那丫環自然是十分俏麗的女孩子，那丫環手中端着一個銅盆，當方圓向她望來的時候，她的臉頰陡然地紅了起來。

方圓直來到她身前，那丫環的頭垂得更低，方圓的手自那丫環的紗衣中伸進去了，那丫環的身子發起抖來，手中的銅盆，「嗆！」的一聲，跌在地上，方圓只說五個字：「我給你銀子！」

＊　＊　＊

清晨，方圓騎着馬，離開了天香院。

當他馳出丈許之處，回頭看去，晨霧繚繞之中，天香院的建築物看來有點迷濛，方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不管霧是怎極的濃，那一切，全是實實在在的，他又佔有了另一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不期然的流着淚的時候，方圓更感覺到前所未有過的快樂。銀子，祇要有銀子，他發現祇要自己有銀子，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爲所欲爲。要得到銀子，就必須去殺人！

方圓策着騎，直來到大街的盡頭，那時，朝陽已經升起，可是霧更加濃。

方圓繼續策騎向前，當他經過了一個小鎮的時候，他棄了馬，換過身上的衣服。看來，他和以前，並沒有什麼不同，仍然一個漂泊無依的窮小子，然而，如果你小心留意他的一雙眼，就可以知道他和以前的確是不一樣了。

他的雙眼之中，閃耀着那貪婪的光芒，這種光芒，就是像一隻餓狼一樣。

他向前走着，日頭晒得很厲害，他全身都濕了，破布褂子緊貼在他的身上，到了傍晚時份，他又來到了那片高粱地中，伏了下來，望着那一堵高高的圍牆，和上次伏在高粱地中的目標一樣，他要殺人，但是這一次，他要殺的人，是不會出牆來的，他必需要進入那道高高的圍牆內。

而且，他要殺的那個人，有着一身驚人的武功，方圓折下一高粱桿來，含在口中。

吞下高粱桿中的澀苦而帶略甜味的液汁，他要怎樣才能進去殺人，看來，那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却要一定要做到！

方圓不知道應該如何下手，但是他知道，自己如果耐着性子等着，機會是總會來的！

天色漸漸的黑起來，大羣大羣的蚊子，繞着他嗡嗡的亂飛，方圓仍然伏着一動也不動，就像他根本不是一個人，而是這田中的一塊石頭。

汗像漿的一樣，泥土發出難聞的氣味，那種處境，與在天香院的時候，摟抱着美人兒，躺在軟綿綿的床上的時候，簡直一個是天，一個是地。

他必須忍受現實的一切，才有機會再去天香院享受那天堂一般的生活。

在這時候，他不期然的想起燕十三，燕十三爲什麼不跟自己來忍受痛苦

呢？

方圓不禁苦笑起來，他意識到，自己仍然是被別人踏在腳下的小人物，雖然他已經可以隨他自己高興，將天香院中任何一個美人兒的衣服扯下來，但是和燕十三比較起來，他不過是一頭被牽着綫的猴子。

方圓並不抹汗，他並不感到時間過得緩慢，因爲他正在想，如何才能從被人踏在腳底下，而變成將人家踏在自己的脚底下！

當一陣馬蹄聲突然打斷了他的思維之際，方圓見到了兩團燈火，一輛馬車，馬車正在疾馳而來，方圓也移動着身子，來到了田邊。

他手中已經握着了匕首，他看到趕車的是一個精壯的漢子，這一帶沒有別的屋子，那漢子一定是到那屋子去的，這可能就是他要等候的機會！

果然，車子在圍牆邊停了下來，圍牆裡響起了一陣犬吠的聲音。

趕車的漢子下了車，來到車廂旁邊，那時候他背着方圓，而方圓已然像狸貓般來到那大漢身後。

那漢子打開了車門，自車廂中抱出一個長形的包裹來，方圓立即看到，那一幅紗被之中，是裹着一個人，一個女人！

那女人的長髮，自紗被中的一端露了下來，那漢子將那女人負在肩上，走向圍牆，方圓的匕首，已經刺中他的腰腹！

那漢子的身子向後倒下，方圓一伸手，先托住了那女人，然後隨即伸手握住那漢子的頸。

那漢子的身子用力的扭曲着，那情形就像是被頑童用竹刺釘住身子的毛虫一樣，方圓的手指越來越用力，他聽到紗被中的女人發出沉重的呻吟聲。同時，也聽到圍牆內有人叫道：「祝老二，還不快進來，老頭子已急不及待了！」

方圓鬆開了手，將那漢子的屍體，迅速地拖了開去，然後，負起那個女人，拉過了馬車，就着車身墊脚，爬上牆頭，他對那堵圍牆，絕不陌生，但是圍牆內的情形，他卻是第一次看到。

他一上了圍牆，就看到了圍牆內是一片大空地，五、六個人站在那裏，每一個人的手中都牽着一頭比馬兒還大的狠狗。那些狗正發出驚心動魄的吠叫聲來，狗牙在黑暗中，閃着白森森的光芒。

一看到那幾頭大狠狗，方圓的心中，也不禁感到有些怯意，他在牆頭上，略停了一停，只聽得在狗吠聲中，有人道：「你看那祝老二，脚都軟了，爬在牆頭上，像是要跌下來一樣——」

另一個笑道：「怎麼這樣好的差使，全落在他身上，老頭子叫他去找女人，他自己怎能不去試試，試了之後，他又怎能不脚軟呢？」

幾個人一起笑了起來，方圓站在牆頭上，將肩頭上的女人略移了一移，用被遮住了自己大半張臉，跳了下去。

當他落地之後，那六七頭大狠犬，吠得更兇了，如不是那些人用力拉住了狠狗頸圈中的皮帶，那些狠狗一定向他直撲過來。

那幾個人一邊拉住狠狗，一面喝道：「你們這些畜牲是想死嗎！嚇着了老頭子急等着要的人，可得將你們這些畜牲給宰了。」

方圓吸了口氣，疾步向前走着，他在慶幸自己的運氣。他是負着一個女人進來的，那些人，是當狠狗吠的是那個女人，絕想不到是在吠他的！

看來人比狗蠢得多了！

方圓於是急急的向前走着，天色很黑，他又低着頭，一直來到了一幢屋子之前。

那屋子前，也是漆黑一片，但在黑暗中，卻可以看到，有兩個彪形大漢守着，方圓一踏上石階，那兩個漢子中的一個，就轉身叩了叩門，門立刻被打開來，一個中年婦人在門內叫道：「跟我來！」

方圓一聲不响，走了進去，那中年婦人在前面帶路一面還囉囉嗦嗦的道：「祝老二，上次你帶來的那兩個女人，老爺是不怎麼喜歡！這一次怎麼樣？」

方圓含糊的應了一聲，他發覺自己走在一條很長的走廊之中，只見走廊的盡頭，有一扇門，那婦人帶着方圓，直來到那扇門的門前，叩着門，道：「老爺，祝老二回來了！」

門內立時响起了一陣雄渾的聲音，道：「進來！」

那中年婦人推開了門，走廊中本來是黑得連一點光也沒有的，可是當門突然被推開之後，一股強烈的光芒，直透了出來。

殺人要訣　防不勝防

在那利間，方圓幾乎什麼也看不到！

他的心，怦怦的在跳動着，他只是本能地向門內走進去。

方圓雖然是走了進去，但是房內的情形，他還是一點也看不清楚。

他祇聽到身後門被關上的聲音，屋內的光線實在太强烈了，方圓站着不動，只聽那雄渾的聲音在喝道：「快將人放下，出去！」

方圓瞇着眼，這時，他已經可以稍爲看到了房間中那個人了！

那人比他高一個頭，身形粗壯，肌肉賁起，臉上還有着黑痣。

那正是他要殺的人！

方圓的頭略爲低了下來，身子一側，他肩上負着的那個女人，也被他卸下來。

方圓的眼前陡地一亮，當那女人自絲被滾出來的時候，是全身赤裸的，她的一頭烏髮，散在她晶瑩膩滑的身體上，就在那一刹間，方圓看到他面前的人，雙眼停在地上那裸女身上，他揚着手，像是要叫方圓快一些出去，可是他的手才揚了一半，就停在半空中了。

而他銅鈴大的一雙眼睛，盯在那女人的裸體身上，看他那種焦急的樣子，像是恨不得將那裸女一口氣吞了下去！

這是方圓下手最妙的機會，而方圓是從來不會放過任何機會的人，他再也明白不過了，如果他放過了這麼一個機會，那麼，他要付出的代價，便是他自己的死亡！

他的手腕陡然一翻，手中那柄匕首一出手，便已向前送出去。

而他運用那柄匕首，運用得如斯的嫻熟，那柄匕首，就像是他手掌的一部份一樣。

在強烈燈光之下，匕首的精光，只閃了一閃，就看不見了，因爲整柄匕首，就在那一剎間，沒入了那人的腦中，那人頭陡然的抬了起來，匕首深深刺入了他的腦中，方圓的手，還緊握着匕首的柄，他望着方圓，方圓也望着他。

可是，立時之間，只見從那人的鼻孔之間，繼則在那人口角之中，鮮血汨汨地湧了出來，那人一開口，發出的聲音也因爲他口中滿是鮮血，而變得含糊不清，他道：「你……你爲什麼要殺死我？」

方圓發出的聲音壓得很低，道：「爲了銀子！」

那人的口角掀動了，看他的樣子，像是想笑，可是卻笑不出來，他的臉肉只是發出一陣急劇的抽動，接着便軟倒下去。

方圓將那人就勢向前一推，推得他跌在地上的繡墊上，這時，地上的那個女人，也已經坐了起來，她睜大着雙眼，赤裸的身子，在簌簌的抖着，當方圓向她望過來的時候，她張開口，想尖叫起來。

然而，方圓的動作實在是太快了，以致她根本沒有任何發出聲音的機會，方圓的手一抖，匕首直飛了出去，也刺進了她雪白的胸脯上。

那女人的身子縮作一團，幾乎是無任何反應，就已經嚥了口氣。方圓踏前一步，自那女人的胸脯上，將匕首拔了出來，直到這時，他才能打量那間房間。

那是一間陳設得華麗無比的房間，天香院中的房間也比不上它。方圓才一抬頭，就看到一隻架子上，放滿各種各樣的奇珍異寶。

方圓大踏步上前去，口咬着匕首，雙手抓着那着寶物，向懷中塞着，直到他衣服鼓漲起來，再也塞不下去爲止。

他打開了幾個櫃，終於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在一隻金漆箱子之中，他找到了一箱銀票。

他開始有點貪婪。

方圓對自己的聰明感到滿意，一個人，如果將自己關在一堵沒有門的圍牆中，那麼，他所要保護的東西，不單是性命，一定還有性命以外的東西，這一點，他在離開天香院時就想到了。

這時，他抓起銀票來，略爲看了一看，心頭已狂跳起來，他可能比燕十三擁有更多的銀子了！

他將那盒子包在一幅割下來的絲被中，退到了門口。

門外很靜，他應該怎麼樣出去？

如果他不能離開這裡，那麼，銀票再多，也是沒有用的。他不但要離開這裡，而且，還要好好的活着離開這裡，否則，再多的金銀財寶，對一個死人來說，便是等於零！

他先將門推開一道縫，然後，在懷中取了一座珍珠串成的寶塔，緊緊地握着，門外走廊沒有人，他進來的時候，用心記着那地形，是以他直向走廊外，走了出來，當他來到一座月洞門前的時候，門內是兩個人守着，方圓的心又是怦怦的跳了起來。

門外就是花園，花園中的狗吠聲，在斷斷續續的傳進來，那兩個守在洞前的人，轉過頭來向方圓望來，方圓的面色有點發青，但是他還是一逕向前走，走了出去，他居然走過了月洞門，而那兩個人沒有出聲阻攔！

方圓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命運，他正想加緊脚步時，後面兩人，已經齊叫了起來，道：「喂！你是什麼路數，是那裡來的？」

方圓一聽得那兩人聲音，心跳很更是厲害，但他並不回頭，拔脚向前狂奔。

他向前一奔，後面那兩人，已經齊聲呼喝了起來，在花園中，也有四五個人向前逼來，而方圓從脚步聲聽來，也可以知道，比他奔得更快，已經追近了！方圓抓住那珍珠串成的寶塔手指陡地一抬，向後揚了一揚，仍然繼續向前奔。

當他手向後一揚之際，龍眼大小的珍珠，少說也飛了二三十粒出去，祇聽那身後兩個人驚呼起來，方圓不顧一切向前奔，手又向前揮着，珍珠在黑暗中閃着光輝，飛向前面去。

自他前面湧過來的那些人，身手極高，當珍珠向他們揮過來之際，有二三個人把手一翻，就將珍珠接在手中，當他們將珍珠接在手中之際，他們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呼叫聲，也自然而然停止了脚步。

有幾個人未及接到珍珠，紛紛俯身，在地上揀拾在滾動的珠子，方圓一側身，斜刺裡疾竄了出去。這時，只有六七條狼狗，狂吠着跟在他身後。

人看了珍珠會連眼睛都紅了起來，但是狗却不會。

方圓用盡了吃奶的氣力向前奔着，奔到了牆前，他用力將那金漆盒子，隔牆抛了出去，然後，伸手抓住牆縫，向上攀着。

兩頭狼狗直追撲上來，咬住了方圓的褲脚，方圓用力掙扎着向上爬，他的褲脚被扯破了，那兩頭狼狗，也向下跌了下去，狂吠着。

方圓逃竄得如此狼狽，他拚命緊貼着牆向上爬，是以他藏在懷中的那些奇珍異寶，也紛紛落了下來。

當他終於翻過了牆頭，向下縱了下去，拾回那隻金漆的盒子，向前飛奔，迅速地沒入黑暗中的時候，他才發現，懷中祇剩下一件東西了！

他竄進了高粱地上，一刻也不停地飛奔向前，直到所有的人聲、狗吠聲完全聽不見了，他才仆倒地上，手中仍然



方圓兇殘地一刀刺進裸女身上。

緊緊的攬着那個金漆盒子，急速地喘着氣。他剛才奔跑得如此劇烈，以致他伏了下來之後，心跳得像是要將他緊貼在地上的身子彈了起來一樣。

他伏了不多久，便站了起來，繼續向前的奔着，一直奔到天亮，才慢了下來。

中午時份，他回到那小鎮，傍晚時份，他便進入了開封城，他先在一家客店中換過衣服，將漆盒中的銀票，全部小心地捲了起來，藏進一條寬闊的腰帶之中，然後，才大搖大擺的走進天香院中去。

他才走進天香院，就看到燕十三坐在廳上，左擁右抱，正在樂不可支。燕十三看到了他，霍地的站了起來。

從方圓那種神情上，燕十三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方圓已經將他要殺的人殺了！

可是，燕十三也不敢相信，因為他要去殺的人，絕不是容易得手的，就算他自已去，也決不能那麼快就回到開封城來。

燕十三站起來之後，就問道：「怎麼樣？」

方圓道：「我運氣很好！」

燕十三皺了皺眉，擺擺手，在廳堂中的人，全部退了開去，燕十三又沉聲道：「經過情形怎樣？」

方圓却冷冷的道：「那人經已死了，經過的情形，你問來作甚？」

燕十三道：「那人在武林中大是有名，你想要騙我，是騙不過去的！」

方圓打了個呵欠道：「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出去打聽打聽，我相信，現在那人的死訊，一定已經傳遍開去了！」

燕十三道：「好！好！好！」

燕十三一連說了三個「好」字，實在的，連他那樣老奸巨滑，以殺人為職業的老手，也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

方圓却笑着道：「我殺的那人，看來是個大富翁，他那間房間中，擺着很多很多好看的東西，我順手拿了一樣來，你看看，可值錢麼？」

方圓一邊說，一邊自懷中摸出一隻碧綠的玉獅子來。

他在客店中的時候，早已仔細看過那隻拳頭大小的翠玉獅子，那隻翠玉獅子本身，看來甚是可愛，而更可愛的是，翠玉獅子的一雙眼，是兩顆中指般大小，精光四射，幾乎不能逼視的寶石。

那是方圓剩下來唯一的一件寶物。

方圓是一個窮小子，翠玉是寶物，他自然不會不知道，可是那兩顆眼睛是金剛鑽，每一顆的價值，遠在整隻玉獅子之上，他就不知道了，然而，燕十三却是知道的！

當方圓將那翠玉獅子取了出來，放在桌上的時候，燕十三的眼睛都直了！

方圓見燕十三這種神情，並不陌生，他要殺的那個人，在看到那一個艷麗無邊的裸女自紗被中抖出來的時候，也是這種神情。

方圓不由自主的抬了抬腿，他的手已經碰到了靴子旁邊的匕首了。

這是他的大好機會，他可以殺了燕

十三。

可是，當他手碰到了匕首柄的時候，又立時縮了回來。

天香院中，究竟不是殺人的好場所，殺了人之後。要逃過開封捕快追緝，也不是一件易事。

他已經知道了燕十三的弱點了，知道燕十三看到了奇珍異寶後，會使他有下手的機會，那就足夠了！

燕十三的那種發呆，也只是極短的時間，他陡然向後退了一步，直視方圓，方圓那時，只是若無其事的站在一旁。他並沒有看到方圓剛才那個動作，方圓也知道他是沒有看到，方圓高興得難以形容，可是他却一點也不動聲色，只是淡淡的道：「怎麼，還值得幾個錢嗎？」

燕十三吸了一口氣，走近桌前，他自然已感到剛才自己太出神了，而他也沒有忘記方圓是要殺他的，所以他才陡然的退後一步。

這時，他卻放下了心來，他說：「那自然是很值錢！」

方圓道：「好，既是那麼值錢，我便拿到珠寶店去賣了它！」

燕十三立時伸出手按着那翠玉獅子，道：「像這樣的寶物來歷不明，拿出去一現眼，捕快就跟在你後面了，千萬不可！」

方圓失望地道：「那麼，這豈不是沒有用嗎？」

燕十三笑笑道：「但你可以賣給我！」

方圓眯着眼道：「值多少？」

燕十三望着方圓，然後慢慢的伸出兩隻手指來。

方圓試探着道：「兩萬兩銀子？」

燕十三的心狂跳了起來，他本來是估到方圓不知道那翠玉獅子的真實價值，他伸出來的兩隻手指，意思是二十萬兩，而他一轉手，至少可以賣四十萬兩。但是方圓却說：「兩萬！」

燕十三一面心跳，一面道：「好吧！你現在要銀票還是要……」

方圓將玉獅子向燕十三推了過去，道：「現在就要！」

燕十三的手在發抖，立時就掏出了兩張銀票來，放在桌上，抓起了那翠玉獅子，轉身向後便走，來到了門口，他才轉過身來，道：「你會在這裡呆到多久？」

方圓笑道：「住在這裡，要是想離開的話，那簡直是個大傻瓜！」

燕十三也笑了起來，道：「好，我如有事找你，我就來這裡找你好了，如你要找我，可以到我帶你去過的那家銀號中，去打聽燕掌櫃的下落。」

他走出了門，大叫道：「還不快去招待人客，揀好的姑娘們給他！」

刹那之間，幾十個人湧了進來，圍住了方圓。

方圓那時大模大樣地坐着。鴇母將一個怯生生，低着頭的少女，推到他的身前，方圓一伸手，少女那冰涼的手，在微微的發抖。

鴇母滿面堆着笑容道：「方大官人，這是我新買來的，你看西施也沒有她這麼美麗，她是大家閨秀出身，她父親是個大官兒，是真正的黃花閨女，就等着方大官人開懷啦！」

少女的臉色，比白玉還白，白得幾乎像透明一樣。

她站在方圓的面前，方圓可以聽到她的心跳聲音，當方圓聽到鴇母講到那少女是「大家閨秀出身」之際，內心升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快感。

他知道大家閨秀是怎麼樣的，那是他還是當馬伕的時候，有一次，雲莊主和他趕着車，載着總管，向一個富貴人家送禮，他因為聽得花園中有女子嬉戲笑聲，為了好奇，爬上牆頭去窺看一看，就被富家的守門人拉了下來踢了幾脚，如果不是碍着他是遊龍莊來的，恐怕還要被毒打一番！

那一次，雖然只是一瞥，但他總算是看到了那幾個在花園裡嬉戲耍樂的富家小姐，不錯，她們全是一個樣子的，她們全都那麼白，那麼纖細，不但不能妄動，連看都不能看。

可是現在，他有了銀子，落泊了的大家閨秀小姐，就會任由他握著手，而且，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那一股極度的快感，於刹那之間，衝擊着他每一根神經，他仰起頭來，哈哈的大笑起來。

他一笑，站在一旁的鴇母也咧嘴笑着，甚是高興，而那少女，相反的，抖得更厲害了。

方圓完全像個老於此道的人一樣，以一隻手指，抵着少女的下顎，將那少女低着的頭，抬了起來，那少女閤着雙眼，可是那眼皮不斷地跳動着，長長的睫毛也在抖動着，在睫毛之中，似乎是有着淚水。

方圓不住地笑道：「好！好！」

他一面說，一面將燕十三給他的兩張壹萬兩銀票，向前略為推了一推，道：「我還要最好的食物，替我準備水，我要沐浴！」

鴇母接過了銀票，方圓每吩咐一聲，就有一大批人，跟着答應，方圓站了起來，簡直有點輕飄飄的感覺，他的右手，始終握着那少女的手。

他才一站了起來，那鴇母便呼喝着，兩個丫頭，立時在前面帶路，那少女的頭垂得更低而方圓的笑聲更响了。

一對洋燭，一間精緻絕倫的房間，一個美麗像白玉似的少女身體，方圓只感到，就算是做了皇帝，也不過如是而已！

那少女低低的飲泣着，然而，這種飲泣聲，却給予方圓剛才的極度滿足之後的另一種滿足，但是他沒有任何同情，更沒有任何可憐，他在那少女嬌柔的身子上，盡情地發洩着，在那少女的抵抗和婉轉嬌啼中，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他已經夠了，在他當馬伕的時候，在他完全不被人家放在眼中的時候，有什麼人來同情他，有什麼人來將他當作一個人一樣的看上一眼？

然而現在，終於証明自己是人，不但是人，而且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那少女就是因為他，而改變了她的一生！

方圓斜倚在一張香妃榻上，徐徐啜着冰涼的銀耳汁，那少女纖細的背脊對着他，在微微的抖動着，方圓不由自主，又現出笑容來。

如果這時，方圓是對着一面鏡子的話，他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為在他發出那種笑容的時候，他根本已經變了樣子，他已經不再是一個敦厚、老實的馬伕，他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

方圓的確是變了！

他想得到更多，他已經對天香院的錦衣玉食，如花美女，感到不滿意，但是，對於天香院以外的世界，還是知道得太少！

這一次，他在天香院中，足足住了大半個月。

等到燕十三來找他的時候，那個少女是什麼樣子的，他也記不清楚了。摟在他懷中的，是另外一個風情萬種，艷麗無匹的女人。

燕十三與方圓分別了只不過是大半個月的時光，而當他又看到了方圓的時候，他也不禁大大的嚇了一跳。

他心中也打了個冷顫。方圓變了！

燕十三努力在自己的記憶中，找出那天在大雨之中，淋着雨水來到飯店門口，穿着一件破衣方圓的影子來。可是他無法找得出，現在他面前的，完全是外一個人。而這一個人眼中的自私、貪婪的神色，簡直叫燕十三這樣的殺人兇手也覺得可怕！

燕十三不禁在心中自己問自己，如果第一次見到方圓的時候，方圓就是這個樣子，那麼，自己是不是會和他一起合夥做殺人的勾當？即使是心中想，燕十三的想法，也和以前完全不相同，變了一個方式了！

燕十三本來是利用方圓來替他殺人的，然而這時，他簡直不敢想「利用」兩個字，燕十三的心中，也不由自主感到了一股怯意！

燕十三望着方圓，半晌不出了聲，方圓若無其事般的在燕十三面前坐下，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情，道：「燕十三爺，好久不見了！」

燕十三吸了一口氣，道：「我們又有事了！」

方圓心中略為怔了一怔，在剎那間之中，他想到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不論他想到多少事情，他面上總是不動聲色，道：「這一次，是什麼人？」

燕十三的態度，反而顯得十分小心翼翼，他道：「你還願意替我去殺人？」

方圓剛才在剎那間所想起的，就是他不願意再替燕十三去殺人，而他想到，一定要為錢殺人的話，他最該殺的人，那就是燕十三！

燕十三是一個為銀子而殺人的人，他一生之中，不知已殺了多少的人，他自己也不知賺了多少銀子，如果殺了他，不但從此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而且，燕十三的銀子，就是自己的了。

然而不論方圓怎麼想，就是老奸巨猾的燕十三，也是無法知道的，因為方圓祇是淡淡的一笑，道：「你為什麼會有那奇怪的想法？」

燕十三神色很嚴肅的道：「有種人，當日子過得太舒服的時候，他就不想再冒險了！」

方圓笑了起來，他的回答，十分簡潔有力，道：「然而，沒有了銀子，那就不能過好日子！」

講到這裡，他略頓了一頓，燕十三幾乎和他一起低下了聲音，講出了下面的一句話來，兩人齊聲道：「如果不殺人，就是沒有銀子！」

燕十三和方圓兩人，一起笑了起來，方圓笑得十分高興，他甚至拍着桌子，頓着腳。

燕十三道：「這一次，我們要離開開封府了！」

方圓道：「哦！到什麼地方去？最好還是大的地方！」

燕十三道：「那是自然，我們是到洛陽去歇歇腳，到了那裡，自然有人會與我們接頭的了。」

方圓的聲音壓得更低，道：「這一次，要殺的是誰？」

燕十三搖搖頭道：「還不知道，但是不論殺的是什麼人，你都不會害怕的，是不是？」

方圓並沒有回答，完全是掩蓋自己心中的恐懼！他怎麼會不害怕？如果他不怕，他為什麼一次又一次，將要看到他殺人的人殺掉？

他是一次比一次的害怕，最近那一次，當他在猿狗的狂吠之下，拚命爬出牆來的時候，當他在高粱地中狂奔的時候，他怕得連心都幾乎掉了出來！

然而，害怕歸害怕，他卻一絲也沒法去擺脫它！

在他的笑聲中，燕十三道：「車子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就立即起程了。」

方圓道：「用我的馬車吧！我吩咐人造了一輛馬車，用四匹神駿馬匹拉車，這輛車比你的那輛更快，更好看！」

燕十三呆了一呆，道：「那有什麼用？你還是要替我趕車子！」

方圓伸了個懶腰，似笑非笑道：「燕十三爺，你想錯了，我為什麼要自己趕車，日晒雨淋？隨便弄一塊銀子，就有人肯替我趕車了？」

燕十三又呆了片刻，道：「你已經僱了馬伕？」

方圓道：「是呀！那有什麼不對？」

燕十三笑了一下，站了起來，他仍然望着方圓，道：「你真的和以前不同了！」

方圓眨眨眼睛道：「當然，那是你教我的！」

燕十三不由自主的嘆了一口氣道：「我沒有教過你那麼多，那全是你自己學來的！」

方圓已經拍着手掌，大聲呼叫着，叫丫環拿着他的衣服出來。一聞得方大官人要走，整個天香院的人都哄動了，當一個壯健的馬伕，趕着那輛簇新的馬車，離開了天香院的時候，丫環也有五六十個人，在天香院前列隊相送，希望方大官人盡快趕回來！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方圓是什麼來路

，他們也不必問，他們祇要知道方圓只是一個揮金如土的財神爺，那就足夠他們向他卑躬屈膝的了。

* * *

洛陽自然是個大的好地方，方圓的車槓上全包着白色絹，用四匹神駿的馬拉着馬車，緩緩的駛進大街上的時候，不但車後跟了一大羣孩子，連兩旁街道的行人，也都停了下來，向這輛華麗的馬車望上了一眼。

方圓在車上望出去，還可以看到不少人，一面望車子，一面指指點點，方圓心中暗暗的好笑，心忖：這些人一定在想，車中乘坐的，不知是什麼達官貴人。

他們那裏可以想到，那坐在車子中的人，原來是個遊龍莊雲莊主的一個小馬伕，錯手殺了人，亡命在外的流浪漢？

馬車在燕十三吩咐之下，停在洛陽最大的興隆客店之門外。

興隆客店之旁邊，就是洛陽地面千里聞名的食店杏花樓，杏花樓的名廚也是天下馳名的，一席普通的筵席，也得三十來兩銀子，不是達官貴人，誰敢踏進去？是以停在杏花樓門前的馬車，也格外華麗，可是，當方圓的馬車一到來，那些馬車，全都比下去了。

趕車的壯漢大聲吆喝着，揮着馬鞭停了下來，方圓推開車門，他還未跨下馬車，就聽得一個嬌滴滴的聲音道：「師哥，你看這輛馬車，多麼漂亮！」

方圓心中感到一陣傲意，他立刻轉過頭循聲望了過去，只見另一邊的烏木車廂的馬車旁邊，站着一對男女，男的英武挺拔，腰掛一柄劍，女的一身白紗衣，飄然欲仙，正望着方圓的馬車。

當方圓向她望過去之際，那少女正好和方圓打了一個照面，只見她水汪汪的一雙眼睛，轉了一轉，梨渦淺笑。

方圓登時呆住了。

天香院中的美人雖多，可是怎及得上眼前這個少女？那少女如此英秀、嫵媚，這樣的動人！

燕十三接着也跨下車來，他在方圓背後，輕輕的推了一下，道：「進客店去！」

那時候，車旁的一男一女兩人，也登上了車，方圓仍然有點神不守舍，一面隨着燕十三向前走去，一面仍然不住的回頭望着那一男一女。

可是，那少女沒有探出頭來。

走進興隆客棧之後，燕十三低聲道：「別胡思亂想了，那是洛陽大俠白馬金劍洪武揚的女兒！」

方圓臉略紅了紅，他之所以臉紅，倒不並是因爲含羞，而是他不高興被燕十三看穿了心事，他的心事太多了，而且絕對不能給燕十三知道的！

他立刻掩飾着，道：「眞動人！是不是？」

燕十三笑道：「像我這種年紀的人，對女人感興趣的時候，早已經過去了！」

掌櫃的早已知道有貴客光臨，是以他們在講話時，就迎了出來，親自接待他們，來到了上房，那是自成一角的一個院子，雖說是客店，但簡直就像一間深宅大院。

當殷勤的伙計離去之後，方圓忍不住的問道：「那白馬金劍洪武揚是什麼人？」

燕十三望方圓一眼，道：「是個武林大豪，連你以前的主人雲莊主也不及他！」

方圓再也沒有問下去，他忽然轉了話題，道：「我們要等的人，怎樣和我們見面？」

燕十三道：「他會來的！」

方圓舒着雙臂，道：「路上你對我說杏花樓的酒菜好，我們去試試？」

燕十三沉聲道：「不，我們在客棧等着，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我們要等的人就來了！」

方圓就在床上躺上下來，他和燕十三一直在等着，直到天色發黑，店伙計端來了食物，方圓吃了晚飯，叫了幾個唱歌的人來，唱了半個時辰的曲，才又倒在床上，不久就睡着了。

他是被一陣低低交談的聲音驚醒了，當他一醒來，彎身坐起來時，房間之中，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多了三個幪面人，和燕十三隔桌坐着，燕十三正和他們低聲的交談着。

一個幪面人正在道：「白馬金劍洪武揚的五十壽辰，就在大後天，我們要他——」

那個人說到這裡，看到方圓坐了起來，突然都停住了口！。

燕十三立時接着道：「不要緊，那是我的助手。」

那三個幪面人之中的一個道：「在下未曾聽說過燕十三爺行事，要什麼人帮手！」

燕十三笑了起來道：「現在不同了，我想你們不致於懷疑我是假冒的吧！」

燕十三話才一出口，那三個幪面陡的站了起來。

他們的動作快到極點，那簡直看得方圓眼花撩亂。只聽着「錚！錚！錚！」三下响聲，三個幪面人，已經各掣了一柄短刀在手，而且，其中一柄，「嗤！」地一聲，已經向燕十三面上刺了過來！

等到方圓看清楚時，那柄短刀的刀尖，離燕十三面門也不過一寸。方圓想尖叫起來。

可是他的咽喉，像是被人握着一樣，發不出聲音來！

也就在那一刹間，祇見燕十三的頭，忽然向後一仰之際，實在奇怪到了極點，就像是他的頸骨忽然斷了，頭向後面掉了下來一樣。

燕十三的頭向後一仰間，那柄短刀挾着風聲，「颼！」地在燕十三面前閃掠過。

那幪面人的刀雖然是刺空，但另外兩個幪面人手中的短刀，却已攻到燕十三的雙脅。

燕十三的身體又胖又呆滯，但是此際，他的身手，却靈活得像一頭老鼠，那兩柄短刀，攻向他的兩脅下，他雙手一分，身子突然在兩人之間，滑了過去，而當他在兩人之間滑過去之際，他雙

手反拍而出，「拍！」拍！」兩聲响，那兩掌同時擊在那兩個幪面人的背上。

那兩掌的力道，着實不輕，令得那兩個幪面人「砰！」的一聲地跌倒在地上。另一個幪面人身形立即後退，退到了門口。

燕十三冷笑道：「三位雖然幪了面，但是那三柄短刀一現，可就漏了底啦！」

那兩個跌在地上的幪面人，這時，已經站了起來，只見他們互相望了一眼，其中一個人道：「你……你會出賣我們？」他們仍然幪着面，面上的神情雖然看不出來，但從在他們的聲音中，却可以聽出，他的心中充滿了懼怕！

燕十三聽了，哈哈一笑道：「這點信用，我倒還有，只要是我的主顧，我絕對不會出賣他們！」

三個幪面人中另一個道：「那麼……你……會殺我們嗎？」

燕十三面色一沉道：「除了爲銀子之外，我絕不爲別的理由殺人！」

那二人又互望了一眼，忽然一起躬身向燕十三行了一禮，齊聲道：「閣下眞是大名鼎鼎的殺手燕十三，剛才大有冒犯之處，請爲見諒是也！」

燕十三笑道：「沒有什麼，剛才你們講的話，還沒有講完，不妨講下去，請坐！」

直到他們雙方又講了幾句話，方圓才緩過了一口氣來，剛才他們四人動手之際，動作之快，看得人心驚胆跳，方圓心中在想，剛才那三位，如果是攻向自己的話，那麼，自己肯定是會死在他們的短刀之下。

那三位幪面人又互望了一望，其中一個道：「不必坐了，我們剛才……說到白馬金劍的五十壽辰，就在大後天，我們要他這一天死！」

方圓一聽到這裡，心頭又怦怦的亂跳了起來。白馬金劍洪武揚是何等人物，他是知道的。

而在那一刹那間，方圓所想得到的，是洪武揚的女兒，那令他舌燥唇焦，不知所措的少女，而如今，這三個幪面人，要白馬金劍洪武揚死在五十歲的生日上！

燕十三皺起了眉，神色十分凝重，方圓和他相處以來，從未見過他的神色會如此的凝重過，他來回踱了幾步，道：「三位，我行事以來，一直未曾和我的主顧，直接對過面，這次你們不但照我的規距辦事，而且還有了……介紹信，我才破了例的。」

燕十三在講話中，像是提及一個人的名字，可是他的聲音，却變得十分模糊，是以方圓沒有法子聽得清楚的。

燕十三頓了頓，又道：「而我從未曾推過一件生意，這一次，眞是對不起了！」

那三個幪面人怔了一怔，一個壓低聲音道：「十三爺，爲什麼？是因爲白馬金劍的武功太高，名氣太大？」

燕十三冷聲道：「名氣再大，武功再高的人，都會成爲我手下的寃魂！」

那三個幪面人齊聲問道：「那爲了什麼？」

燕十三的手按在桌上，道：「時間，祇有兩天，就算我做到，你們也付不起代價。」

那三個幪面人又齊聲道：「我們付得起！」

燕十三瞪着那三個人，擠着臉上的小眼，閃着貪婪的光芒，他的聲音，叫得像熊，他冷冷的說道：「你們的話，可別說得太好聽，你們知道我要多少嗎？」

那三個的一個答道：「多少都行！」

燕十三又盯了他們一眼，突然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你們祇不過出來找我，在你們的後面，另外有人指使你們，是不是？」

那三個人都一起笑了起來，一個道：「燕十三爺，你對於主顧，是絕不問底細的。」

燕十三點頭道：「自然，我要……」

他講到這裡，頓了一頓，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然後，在他的齒縫中，一字一停，說出了幾個字來：「十萬两金子！」

方圓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向上跳了一跳，那三個幪面人的身子也震了一震。十萬两金子，實在是一個叫人聽了就感到頭昏目眩的數字。

但是，那三個幪面人震了一震之後，還是立刻答道：「好！先付一半，另一半，事成之後再付！」

那人講完，唇間發出了一聲尖利的口哨，不一會，窗外遠遠地响起了同樣的一下口哨，那人再回了兩聲，過了不久，窗外傳來拍的一聲响，燕十三翻手手掌向窗外輕輕的一推，只聽得「嘩！」一聲响，窗子竟被燕十三的掌風，推得倒了下來。

方圓直到這時，才知道燕十三的武功，遠在他的想像之上，但是這時，他却不能多在這方面想下去，他望着窗外，只見人影一閃，一個人已躍進來了。

那人身形佝僂，看起來像一個又乾又瘦的老頭子，手中提着一個老大的手提箱子，一進來，就將手提箱子，往桌上一放，那人一樣也是幪着面，放下箱子之後，立即退到一角。

燕十三向那人狠狠的盯了好一會兒，直問道：「箱子裡是多少？」

那幪面老者道：「五十萬兩銀票，全是老字號。」

燕十三冷冷的道：「太少了！一两黃金，折兌五十兩銀子，這一箱銀票，祇不過是十分之一。」

那幪面老者直了直身子，望向那三個幪面人，祇見他的一雙眼睛之中，精芒四射，看來十分駭人，那三個幪面人苦笑道：「燕十三爺要的是十萬两金。」

幪面老者嘆了一口氣，說道：「好高的價錢！」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入懷中，自懷中取出一只鹿皮手袋來，又來到了桌前，拉開袋口，只聽得一陣聲响，自口袋中跌出了幾顆晶光四射的鑽石來，每一顆肯定有指甲般大小。

燕十三一看到口袋中跌出來的鑽石，眼也直了，方圓也是一怔，他想起那種石頭，在他賣給燕十三的那隻翠玉獅

子上，也有同樣晶光四射的石頭。

幪面老者點着，數了九顆，將其餘的都放進了口袋中，道：「燕十三爺，你是識貨之人，自然知道這是大食國的國寶，這樣的金剛鑽，世所罕見，算你二十五萬兩銀子一顆，你不會吃虧吧！」

燕十三幾乎連聲音都變了，連聲道：「不吃虧，不吃虧，就這樣爲定吧！」

幪面老者沉聲道：「記得，後天，我們要洪武揚血濺壽堂上，死於非命！」

燕十三呆呆的望住案桌上的那些鑽石，像是根本未曾聽到那幪面老者的說話，方圓直到此際，才說了一句話：道：「洪武揚死的時候，不一定要流血！」

幪面老者立時向方圓望了過來，一面身子已在窗外倒縱而去道：「死就行了！」

那三個幪面人，跟着幪面老者「颼，颼！」地竄了出窗口，去得極快，方圓向前走了一步，燕十三雙手一伸，蓋住桌上那些鑽石，抬頭望着方圓。

方圓道：「原來你收人家的錢是那麼的高？這一回，自然是你一個人出手。」

燕十三道：「我們一齊去的話，怎麼個分法？」

燕十三的雙手，仍然是不肯離開桌面，他只是向那羊皮箱子呶了呶咀，道：「這全是你的！」

方圓的心也狂跳了起來，那些亮晶晶的石頭，他知道是極其值錢，但是給了他，却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他根本無法將之變換成銀子，比較起來，自然是那一箱銀票來得實惠多了！

燕十三雙手捏成拳，將那九顆鑽石抓在手中，忙伸手入懷，等他放好了鑽石，他才鬆了口氣，道：「小子，這下子，你可發財了，你要知道，多少人闖蕩江湖一輩子，也不會有那麼多的銀子！」

方圓道：「算我交運，遇到了財神！」

燕十三來回踱了幾步，道：「可是，要不了洪武揚的命，我們也得不到什麼。」

方圓霎了霎眼道：「照我看，殺他不難，難的是我們如何脫身！」

燕十三沒有說什麼，只是來回的踱着步。

燕十三踱了足足一夜，方圓祇是坐着望着他。

早上，燕十三才向方圓點了點頭，兩人一起走出了店門，到了杏花樓，雖然時間還早，杏花樓已有不少食客在了，燕十三和方圓大模大樣的走了進去。

伙記前來招呼，燕十三點了菜，問道：「白馬金劍的女兒，時常來？」

那伙記笑了起來道：「白馬莊上，有六十多個大伙頭，可是洪姑娘就愛上我們這裡來。」

燕十三道：「她愛吃什麼？」

那伙記道：「有一味蜜餞金鯉唇，每餐必備，黃河的金鯉不多，每天得準備十條方能應付食客，每條，足要十兩銀子。」

燕十三一翻手，摸出一隻老大的金元寶來，道：「今日，杏花樓的金鯉我們全要了！」

那伙記張大了口，看看燕十三，又望着燕十三手中那隻大金元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燕十三笑道：「就算洪姑娘生氣了，也夠你買幾十畝良田的了。」

那伙記手發着抖，伸手來接那金元寶，燕十三却一縮手，道：「你把所有的金鯉全部拿來，要叫洪姑娘吃不着蜜餞金鯉唇，明白麼？」

那伙計連忙點點頭，燕十三便拋起了那金元寶，伙計接着，轉身走了開去。不一會，兩個人抬着一隻大木桶，走了進來，桶中全是生猛活跳的大金鯉魚，方圓低聲道：「燕十三爺，先從洪姑娘處着手？」

燕十三瞪着眼，點點頭。

燕十三又立即道：「洪武揚五十大壽，賓客必多，防備也一定嚴，我們不能無緣無故的闖了入去，認識了洪姑娘之後，就容易得多了！」

方圓的心頭，又無緣無故的跳了起來，燕十三又「呵……呵……」的笑了起來，道：「又便宜了你這個小子了。」

方圓臉一紅，沒有出聲。

燕十三的笑聲，突然停止了，方圓見燕十三的雙眼瞇成了一道線，却是精光四射，望定了自己，心中不禁一凜，忙挺了挺身子。

他和燕十三認識以來，可以說從來也未曾在燕十三的注視下，顯得如此的不安，這時，他的心中不但亂，而且還有點手足無措之感。

方圓是知道那是爲了什麼，他也知道燕十三爲什麼會那樣的望定了他。那是爲了白馬金劍洪武揚的女兒！

燕十三望了方圓半晌，道：「你若是能將普天下的女子，都當着天香院的姑娘一樣，那就無往而不利，不然，只怕會有麻煩了！」

燕十三的話，說得雖然是隱晦，但是，方圓却完全可以明白他那樣說是什麼意思的了！

他像有點不安的欠了欠身子，道：「還未得到手，總有點急切，到了手，那自然是不同了！」

燕十三笑了起來，道：「但願如此！」

方圓和燕十三，都是絕頂的聰明人，他們的話，在旁人聽來，可能根本莫名其妙，但是一個已經告誡了對方，另一個也是已經剖白了自己的心情！

過了片刻，酒菜紛紛的捧上來，兩人酒至半酣，忽然聽到外面有吵架之聲傳了過來，先是「砰！」地一聲巨响，接着又是「噹郎」的一聲，像是碰爛了什麼東西似的，然後，便是一個女子高聲喝道：「混帳的東西！」

那女子雖然聲音之中充滿了盛怒，而且是在駡人，但是那種美妙的聲音，仍然是十分動聽。

接着，便是幾個人在低聲下氣的解釋，然後，又是那女子聲音道：「在那裡？」

燕十三與方圓聽到這裡，便互相望了一眼，只聽得一陣脚步聲，極快的來到了面前，「嗤！」的一聲，簾子被挑開了，一個麗人滿臉怒容的站在門前。

這時候，方圓的心頭怦怦的亂跳着，昨天晚上，令他想了一整晚的美人兒，終於出現了。

那掀開簾，站立簾外的麗人，披着白色精緻的白披風，英姿颯颯，看得人着了迷，這不是別人，正是武林大豪白馬金劍洪武揚的女兒洪雪心！

洪雪心才掀起簾，就和方圓打了個照面，她的心中，也不禁一怔。昨天，她離開杏花樓的時候，曾看到方圓的那輛華麗馬車，心中對方圓的印象也是很深刻，要知道這時的方圓，和穿着破衣、淋着大雨時的方圓，眞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了，腰帶中有大叠的銀票，身上所穿的是錦緞衣服，看起來還不是公子哥兒？

洪雪心在一怔之後，怒意稍歛，但是她還是伸手一指道：「是你們將這裡的黃河金鯉魚全包下了？」

方圓望實了洪雪心，心頭亂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燕十三先一皺眉，在方圓腿上輕輕的踢了一脚，微微的欠欠身道：「是啊！姑娘有何指教？請說。」

燕十三的豪氣，眞是非同凡响，洪雪心雖然發怒，却也不好無緣無故的發作，只是沉聲道：「讓十條與我，銀兩雙倍的算給你！」

燕十三笑道：「我們都不稀罕銀兩，我們要齊集所有金鯉送人。」

洪雪心一怔道：「送給甚麼人？」

燕十三答道：「送給白馬金劍洪大俠，寶誕在即，我們是慕名而來賀壽，想洪大俠交友遍天下，什麼樣的壽禮沒有・唯有這黃河金鯉，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物事呀！」

燕十三才講到這裡，洪雪心果然怒氣全消，笑了起來，美人薄怒，固然另有風韻，但是美人淺笑，更是風緻嫣然，看得方圓如痴如醉。

燕十三故作不知，續道：「所以，我們集合百尾金鯉，去送與洪大俠，作登門求見之禮！」

洪雪心雖然是武林世家之後，家學淵源，武功頗高，但是她究竟未曾在江湖上走動過，只知終日聽人奉承，將所有的事，全看得簡單不過，如何會知道人心的險惡？燕十三才一說完，她就道：「那就容易，你們原來是要將鯉魚送給我父親的！」

燕十三假作大驚，一再伸足，再踢了方圓一脚，一面站了起來，方圓也慌忙的站了起來，燕十三道：「姑娘，令尊是……」

洪雪心傲聲道：「家父就是白馬金劍！」

燕十三呵呵的笑了起來，道：「原來是那樣，洪姑娘要魚，請容在下作東道如何？」

洪雪心未置可否之間，方圓大聲叫道：「來人啊！」

一個伙記應聲而來，方圓向桌上一指，道：「快將這些全撤走，另揀最精緻的酒菜送上來，我們有貴客！」

洪雪心抿唇一笑，道：「我不是一個人來，總共十個人，你們全請了麼？」

方圓笑道：「這開封府的人，如全是洪姑娘帶來的，我們也全請！」

洪雪心聽見方圓說話有趣，正合了她大小姐脾氣，高興起來，道：「好，我就打擾你們這一頓！」

她轉過身去，向外邊大叫道：「你們快來，有人家請我們白食啦！」

一刹那間，又有八九個人走了進來，有男有女，全是二十上下的年輕人，個個身上都攜着兵刃，除了一個是昨天和洪雪心共上馬車的年輕人之外，其他均未曾見過，不一會，道起名來，這些年輕人本身沒有什麼大名頭，但是他們的父叔輩，却都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這些年輕人，自然是隨着他的長輩而來，向白馬金劍洪大俠作賀的。

開始時，方圓處在這些人之間，總覺得有一點很不自在，但是看見各人，對他們似乎是很尊敬，洪雪心對他，像是更感興趣，笑語如珠，直看得方圓脚底發軟，飄飄然不知所以，但他也漸漸的習慣起來。

這一餐酒飯，足足是吃了兩個時辰有多，洪雪心當席便道：「兩位何必住在客店之中，我們府上有的是客房，又有專人服侍，就請移駕到敝莊去吧！」

燕十三微笑道：「禮物未備，明天一早，當到貴莊來！」

一講起禮物，那些年輕人又在吹噓起來，一個說：「我師父送的那兩顆珍珠，萬金不易。」

另一個又道：「我父親的那株老山參，也是稀世難求！」

互相炫耀着，燕十三呵呵笑着道：「洪姑娘，我與令尊，雖然是素未謀面，但是久仰大名，我妄長幾歲，叫你一聲姪女，可見怪麼？」

洪雪心喝了幾杯酒，又被各人捧成鳳凰也似地奉承着，心中大樂，雙頰緋紅，看來是更艷麗無匹，道：「燕十三叔太客氣了！」

燕十三大為高興道：「賢姪女，見面無以為贈，我有兩顆大食國的鎮國之寶，供姪女佩戴，倒也別緻！」

燕十三說着，伸手入懷，就將昨晚那幪面人給他的金剛鑽石，摸了兩顆出來，放在洪雪心的面前。

這兩顆鑽石一出手，大家盡皆靜了下來，別說晶光奪目的金剛鑽，自有一股懾人的力量，在座各人，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他們自然知道那是什麼。但他的價值爲何？剛才吹噓過自己長輩所送的禮物如何名貴的人，一時之間臉都紅了起來，因爲這時，燕十三一出手，就是兩顆無比大的金剛鑽，別人的禮物，如何還會值得一提？

洪雪心在刹那之間，也張大了口，合不攏來，臉上那一種驚喜歡欣的神色，更是動人，看得方圓心癢難熬，恨不得立刻將她擁入懷中，親熱一番。

這時，人人的視線，都停放在那一顆光芒四射的金剛鑽上，也沒有人去注意方圓望着洪雪心的那種眼色。洪雪心自己，更是不注意，她望着那兩顆價值連城的金剛鑽，只覺得耳際嗡嗡的作响！

她知道這種寶石的價值，她記得去

年隨着她父親，到一個富豪家去作客，那個富豪的女兒出來見客，頸上便用網絡着一顆金剛鑽，看得她又羨又慕，回來之後，吵着要她父親去買，却被父親斥了一頓，說是那樣的寶物，是買不起的。

她還記得，那富豪的女兒這一顆寶石，不過是黃豆般的大小，而今這兩顆，却比它大得多了！

洪雪心眼定定的望着桌面，過了很久，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燕十三以十分寧靜的語氣道：「賢姪女，妳還喜歡麼？」

洪雪心忍不住的歡呼起來道：「太喜歡了，我太喜歡了！」

方圓忙道：「也唯有洪姑娘這樣天仙也似的人物，才能夠佩戴這樣的寶物！」

在座還有幾個年輕的少女，一時之間，盡皆花容失色，洪雪心緊揑着那兩顆金剛鑽在手瞥了方圓一眼，滿心歡喜的道：「方大哥，你眞會說話！」

方圓高興得比自己得了寶物還要開心，燕十三又說了一些如何分別金剛鑽的好與劣的知識，各人眞可以說得上是盡歡而散。

回到客店之中，燕十三輕搓着手道：「事情成了一半，明天就是看你的了。」

方圓的心中，渾渾噩噩，幾乎腦子全被洪雪心的倩影佔滿了，聽得燕十三如此的說，他才陡然一怔，道：「明天，由我來下手？不……你……」

燕十三道：「白馬金劍的武功極高，他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也是一個習武的人，何況他是個老江湖，對我們如此殷勤的求見，難免會起了疑心！」

方圓道：「我和你在一起，他疑心你，自然也疑心我的，那麼我又如何下手？」

燕十三微微一笑，道：「你就不同了，適才席間，各人談起武功時，你也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那只可瞞瞞這些毛頭小子，在高手面前，你根本不會武功，却是無法隱瞞得過去。」

方圓臉上一紅，燕十三接着道：「洪武揚既然能一眼就看出你不會武功，必然是不加防備，我已替你想過了，你就假作京中來的，天皇貴胄，似有意無意透露幾句，當大家問起來時，又矢口否認，這樣，就更能使人深信你是大有來頭的人，是慕名白馬金劍之名，來傾心結交的，那麼，洪武揚再也不會疑心了！」

方圓用心聽着，等到燕十三講完了，他才笑了起來，摸着自己的臉，道：「我這樣子，像是龍子龍孫麼？」

燕十三一瞪眼，道：「誰不是十月懷胎生的，王子和庶人，又有什麼不同？」

方圓霍地的站了起來道：「十三爺，說的是！」

燕十三又道：「而且你的身份，越是神秘，我看你那件事，也越易上手。」

方圓聽得心花怒放，這一晚，輾轉難眠，不知做了多少個夢，他實是再也想不到，在認識了燕十三之後會有那麼多的奇遇！

他原來只不過是雲家莊裡的一個小馬伕而已，而他現在所過的日子，簡直就像是在夢中一樣！

他知道，自己只有唯一的障礙，還未曾去掉而已，而那障礙就是燕十三！

可是，事情却十分之微妙，燕十三是他障礙，他必須去掉燕十三，才能不繼續爲人擺佈，然而他現在，却又絕不能下手，因爲現在，他還離不了燕十三。

第二天早上，方圓醒來之後好久，他還覺得精神有點恍惚，燕十三帶着他，走遍了洛陽城中的珠寶古玩店，買了四式的壽禮，那是一株四尺來高的珊瑚樹，一座翡翠假山，一套景窰茶具，和一支紅毛西洋人進貢來、流落民間的千里望遠鏡。

這四式禮物的價值，自然是不能和昨日那兩顆光芒四射的金剛鑽相比，但是，相信白馬莊上，就算賀客如雲，所有禮物之中，也沒有什麼可以比得上。

他們回到了客店，正是中午時份，只聽客店外面，一陣喧鬧，一個彪形大漢，帶着十幾個隨從，拿着白馬金劍洪武揚的名帖來請燕十三及方圓，到白馬莊上去！

燕十三與方圓也不客氣，由白馬莊的莊丁趕着馬車，一直駛出西城。那白馬城在洛陽城西不遠處，一條筆直的大道，直去到莊前，單看這時大道的兩旁，參天大樹，已然顯得氣勢非凡。

到了莊門口，只見已經站了好幾十人，洪雪心站在一個身高玉立，氣派非凡的中年人身旁，不問可知，那中年人就是白馬金劍的洪武揚大俠了。

而馬車離莊門還有十數丈遠近時，洪雪心身上所帶的那兩顆金剛鑽，在陽光之下，光華奪目，光芒四射，已經可見了。

到了莊門上，燕十三先下車，又轉身裝出十分恭敬之狀，將方圓引下車來。

洪雪心人行了過來，道：「兩位來了，這位就是家父！」

洪武揚也走了過來，只見他目光銳利，先向燕十三打量了片刻，又去打量方圓，當他看到了方圓的時候，他略爲怔了一怔。

正如燕十三所料，白馬金劍洪武揚，一眼就看出方圓根本上不會武功，在剎那間，洪武揚心中，不禁升起了陣陣疑惑，這年輕人，不會武功，和他一起的胖子，分明內外功均有極高的造詣，據弟子、女兒昨天回來說，他們兩人，以叔侄相稱，但現在看起來，老的對少的，反而處處顯得十分恭敬，他一想及此，心頭不禁亂跳起來，要知道一出手就如此闊綽的人，本就少見。

再加上那樣的寶物，決非民間所能有的，洪武揚心中一起疑，立時便想到，這自稱姓方的年輕人，一定有極不尋常的來歷。

洪武揚望着方圓，神色不定，燕十三看在眼中，大爲高興，他心中暗道：事情已成功了一大半了！

當下，燕十三命各人將車上的禮物

抬了下來，方圓與洪武揚寒暄着道：「從京城中輕裝下來——」

他才講了一句，燕十三急接道：「賢侄——」

他叫了一聲，又向方圓故作一個眼色，方圓也裝成了失言，忙改口道：「一路上未曾帶得什麼，這些全是在洛陽買的，望洪大俠勿嫌菲薄，敬請笑納。」

這種情景，看在洪武揚眼中，益發令他心頭怦怦的亂跳起來，

本來，洪武揚老於江湖世故，要騙服他，也決計不是容易的事。

可是，洪武揚雖然是富甲一方，但像燕十三及方圓那樣的豪闊法，他却從來未曾見過。

這時，他心目之中以爲是自己所料不錯，就算在一旁有人告訴他，說是這兩個人的來意是不善的，是爲了取他性命而來的，他也肯定是不相信了！

許多前來賀壽的賓客，隨着一起來到了白馬莊宏麗的大堂上。

方圓更是樂不可支，因爲洪雪心一直都在他身邊！

進了大堂，洪武揚望向燕十三和方圓，一一介紹四面八方的賀壽豪傑之士，方圓有了洪雪心在身邊，一時之間，那裏記得了這麼多人？

白馬莊上，昨天洪雪心一回來，就準備迎接嘉賓，打掃了一個院子，洪雪心又帶着方圓，在莊上到處走着。

一到了申牌時份，才見白馬莊的總管，匆匆的跑了上來，道：「小姐，莊主在找妳。」

洪雪心老大一副不滿的神色，跟着總管，走了出去。

走了好幾走，洪雪心仍然回眸一笑，這一笑，令得方圓呆若木雞地站在地上，半晌也移不了一步。

洪雪心到來了內院，直來到了她父親的書房中，只見她父親背着雙手，來回踱步，神色像是十分凝重。

洪雪心笑嘻嘻的叫了一聲，道：「爹！」

洪武揚轉過了身來，道：「雪心，你和那個姓方的在一起，可曾套問出他是什麼來歷麼？」

洪雪心呶起了咀，道：「爹，這是什麼話，人家身上摸出來的東西，就值一座白馬莊，難道還要盤問底細？怕人家來謀我們麼？」

洪武揚不禁笑了起來，說道：「自然不是這個意思，這兩個人，老的武功極高，見識廣博，少的却完全不會武功，如果問起來歷時，又支吾其詞，當我們在大堂中談話閒扯時，那姓燕的坐立不安，頻頻問人那姓方的在何處？看來他竟是保護那姓方少年的。」

洪雪心玩弄着晶芒四射的那顆金剛鑽，說道：「那又怎樣呢？」

洪武揚頓足道：「你什麼也不怕，事情還不明白嗎？我看那身懷絕技的燕姓胖子，是大內高手。」

洪雪心陡的大吃了一驚，失聲道：「什麼？燕大叔是大內高手？那麼方大哥他是……」

洪武揚急道：「噤聲，大呼小叫幹什麼？方圓自然是假名，我看他這年紀，這身來頭，多半是當今天子之後，天皇貴胄——」

洪雪心心頭怦怦的亂跳，壓低了聲音道：「爹，你說他，是王子？」

洪武揚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我是如此的想，實情如何，還未可知，燕胖子口口聲聲，說是慕名而來，那自然是眞的了。」

洪雪心道：「或許王子是爲我而來的。」

洪雪心和方圓在一起，方圓的那種失魂落魄的神態，她那有感不到之理，是以她脫口說了那樣一句的話，等到話已說了出口，她才想到，女兒家，怎可如此說話，是以立時又羞得紅起臉來，低下了頭。

洪武揚望着女兒道：「妳好好待他們，切不可怠慢，妳的驕橫脾氣，可得收一收。」

洪雪心翹起了咀，道：「爹，我什麼時候驕橫起來？」

洪武揚笑了起來，道：「好了，妳自管自的去吧。」

洪雪心轉身走了出來，她芳心如同小鹿亂撞一般，她再也未曾想到，方圓可能是個王子。而如果方圓眞是個王子的話……

洪雪心一想到這裏，不由自主的伸手扶住了一株樹，她感覺有點目眩頭昏。

從十六歲起，洪雪心的艷麗，便令得每一個人看到她的人，都覺得震驚，從十七歲起，不知多少世家子弟、武林豪雄，借故和洪雪心親近，洪武揚的幾個徒弟，暗中也爲了洪雪心不知打了多少場架。

然而，洪雪心的眼中，所有的男人全是泥，她知道自己高於一切，根本不必將對她獻殷勤，唯命是從的男人，放在眼中。

可是，如果是一個王子，却是無論如何，和所有的男人都有所不同。

白馬莊在洛陽，可算是很出名的莊子。而洛陽亦可算是眞正的大地方，可是當洪雪心聽得是從京師來的人，講天子腳下的繁榮事，講巍峨華麗的皇室，講起帝皇家的排場來，都使她心往神馳，覺得自己現在住的地方，實在不值得一提。

但是京師在她的想像中，畢竟是太遙遠了，她從未想到，自己會有朝一日，能和一個來自京師深宮，如此尊貴的人物在一起。

洪雪心定了神，方圓對她傾倒，她早已覺察出來。

那是毫無疑問的事情，而她，也決定了在這個尊貴神秘的年輕人之下軟化了。

洪雪心心頭怦怦的跳着，加快了脚步，向她自己的住所走去。

另一方面，在洪雪心走了之後，方圓呆立了半晌，他究竟有點心虛，陡地想起來，洪武揚突然把女兒叫了去，是不是已經看出自己的破綻來呢？

想到了這一點，方圓的背脊上，不

禁直冒冷汗了。

如今處在白馬莊之中，如果被洪武揚瞧出了什麼破綻來，那麼就算燕十三武功再高，也難以走得脫，何況眞到了緊急關頭，燕十三決不會顧及到自己了。

在方圓身後，有兩個在白馬莊有地位的管家在跟着。這時，方圓的心發起虛來，倒像是這兩個人，處處的在監視他一樣。

他故作鎭定的向前走，走到了大堂之上，只見燕十三正和一個武林人物在高談闊論，圍住燕十三的人，個個均有欽慕之色。

方圓來到燕十三身邊，向燕十三打了個眼色，燕十三托故走了出來，兩人來到無人之處，燕十三才道：「你神色慌張，什麼事？」

方圓吃了一驚，他內心慌張，但是他以爲自己在表面上十分的鎭定了，却不料還是被燕十三看了出來，他急忙道：「我好端端的和洪雪心在一起，洪武揚突然叫了她去，莫不是我們露出了馬脚？」

燕十三笑道：「這點，你放心，洪武揚以爲我是大內高手，不斷用話套我，都給我用話支吾了過去，他找他女兒，一定是想在你那裏打探點消息。好小子，你走運了，沒有那個女人會拒絕王子的。」

燕十三說着，伸手在方圓肩膊上拍了幾拍。方圓將信將疑，這時，白馬莊的侍從，又跟了過來，而燕十三又回到了大堂中，假說被傳，來到了洪武揚爲他準備的房子中，獨自坐着發怔。

在白馬莊裏和在天香院中是全然的不同，在天香院裏應該如何生活，方圓是完全學會了，可是，在白馬莊中，他應該如何呢？

他呆坐了半晌，當然給他想通了：不論在那裏，銀子總是有人要的。

他大聲叫道：「來人！」

冷酷殺手　悲慘下場

在門外侍候的人，一起答應着。立時有兩個人，走了進來，垂手而立，方圓望着他們道：「因爲我來，倒叫你們辛苦了。」

那兩個人忙道：「接待貴賓，這是理所當然。」

方圓道：「這院子裏，共有多少人當差？」

那兩個人當中一個答道：「總共有十二個人。」

方圓道：「麻煩你把他們一起叫了過來，我有些話說。」

那兩個人答應着，走開去了。不一會，那十二個在院中當差的侍從都來了，其中有兩個是老媽子，一齊恭恭敬敬站在方圓面前。一個是管家站得最近，方圓向他招了手，那管家走了過來。方圓自腰帶之中，抽出了一張銀票，票額是三萬両他將那銀票，在桌上一放，說道：「這裏是三萬両，麻煩你代我分一分。」

那管家嚇了一大跳，張大了口，說不上話來，方圓却臉上帶着微笑地坐着，就在不多久以前，別說是三萬兩銀子，就是三十兩，也足以使得他自己的神情比這時的管家，更難以形容。

但是現在，他一出手就是三萬兩，就像是在打發三文錢一樣。

他道：「你們十二個人，在我住的院子裏服侍，每人得一千兩，其餘的，替我均分莊中的僕役。不論管家馬斯，人人都有。」

那管家聽到這裏，才知道自己不是在發夢，是眞眞正正的遇到財神爺，可是他的手却在亂搖道：「這……這還得請示莊主，才敢接受。」

方圓笑道：「是我給下人的賞賜，難道洪莊主不准嗎？快拿去，到洛陽城中，那一家銀號，都能兌換出白花花的銀子來。」

那管家接過了手，突然雙腿一曲，跪了下來，後面的十一個僕役，也一起隨着那管家跪了下來，千恩萬謝，方圓只是略一揮手，命他們離去。

那管家帶着各人退了出去之後，不須頃刻，消息早已傳遍了整個白馬莊，只見內外上下僕役，由總管帶着，一起前來向方圓叩頭，總管將方圓請了出來，只見滿院子全是人，總管向方圓打着躬，道：「謝謝少爺的賞賜。」

方圓心中大樂，道：「照人頭算來，每人可以得多少？」

那總管恭恭敬敬的答道：「每人可分二十餘兩。」

方圓點點頭道：「原來莊中雜工這麼多，我倒少給了，每人俱得有二百兩銀子才是，不然別人笑我出手太少了。」

他一面說，一面又取出了兩張銀票，共是十萬兩，遞了過去，道：「有多的你就留着來花吧。」

方圓說話之際，人人屏氣靜息，等他講完，刹時之間，歡聲雷動。

消息立時傳到了大堂中，洪武揚笑問着燕十三道：「令侄好闊氣，一出手就賞下人十萬兩銀子。」

燕十三微笑道：「他從小就是錦衣玉食的人，那裏又知道銀兩有什麼用處？」

洪武揚心中又是一動，暗忖：普天之下，除了自小就住在深宮中的人外，就算是富豪，那裏又有不知道銀子的用處的人？

他忙又道：「如此說來，令侄他……」

燕十三道：「說他是不見世面也好，說他學識滿天下也好，陪他讀書的人，多是飽學之士！」

洪武揚陡地吸了一口氣，心中想，自己還是不要再問下去了，再問下去，不但對方難以回答，如果對方說明了，自己反有諸多不便之處，反正祇要將他招待妥當便了。他回到宮裏，還沒有自己的好處麼？不過，總也得提一提才好！

是以，他微笑道：「自然，自然，這是看得出來的，洪某在武林中雖然是薄有名聲，可是却世代布衣，難以光宗耀祖。」

燕十三聽了，幾乎忍不住大笑起來，但是他何等老奸巨猾之人，只是含糊說了一句，道：「那還不容易嗎？」

就是這句話，就令到洪武揚心花怒放，喜上眉梢了。

* * *

洪雪心離開她的閨房時，連她近身的婢女，也不禁呆了一呆。

她經已刻意的打扮過，而且換了新裝，穿了一襲淺藍色的紗裙，輕輕盈盈的走了出來，眞叫人疑心是天仙下了凡塵。

幾個婢女立時迎了上去，吱吱喳喳，把她們每人都得了兩百両銀子賞賜的事告訴洪雪心。

洪雪心呆了一呆，半晌，她也聽過來白馬莊住的人，說起許多武林大豪出手豪闊之事，有幾件事，也足以令她欽羨的。

但是，方圓的出手，不但是令她欽羨，而且令她驚呆。

試想想，如果不是富可敵國的人，誰能出手有這麼闊綽？

她呆了片刻，嬌聲叱道：「別小家子氣了，在方公子看來，十萬八萬両銀子，算得了什麼？」

一個婢女問道：「小姐，這位方公子究竟是幹什麼的啊？總不成他家中有金山銀山？」

洪雪心笑了起來，她笑得那麼甜，眞是打從心底深處一直甜出來的。她自然是不會講出方圓是什麼身份，這也是使她感到高傲和興奮的原因。

方圓是一個王子，天下有的是美貌的女孩子，可是能有幾個可以有機會和王子在一起？

洪雪心一想到這裏，心頭如同小鹿亂撞，俏臉之上，也不禁泛起了一片緋紅。

她是出了名的美女，在她面前獻殷勤的男人，不知有多少，可是現在，她却要憑藉她自己的美貌，去打動一個王子的心，將他攫住。

她知道，祇要她肯遷就，世上沒有一個男子可以抵抗這種誘惑，當她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全身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但是，她興奮無比，她緩緩的吸了口氣，道：「方公子在哪裏？」

一個婢女道：「就在那院子裏，小姐，可要我們帶路？」

洪雪心嗔道：「不必了，我難道不認得嗎？」

洪雪心衣袖飄飄向前走去，從她的閨房，到方圓的院子中，是有一段路程的。在她經過的地方，幾乎每一個的男人，都不由自主的停了下來，呆着眼望定她的。

但是，洪雪心什麼人也不望了。這時，在她心目之中的，只有一個人，那個人就是她以爲可以使到女孩子得到最高榮耀的方圓。

她是走近方圓所住的院子，她的心就怦怦亂跳不停，她的臉也越來越紅。

她早已知道男女間的事情了，然而她却沒有試過。當她想到自己在見到方圓之後，必然會發生之事時，在她興奮之中，多少有點心慌，她感到自己雙腿有點發軟。那種全身痠軟的感覺，使人有說不出來的難過，又有說不出來的舒服。她只記得有一次，她的師哥，忽然捉住了她的手的時候，她就有這樣的感覺，當時，她及時的摔脫手，而在她師兄的手撫摸她的手背時，她才陡然轉開了身，走開去了。

這可以說是她第一次和男人最接近的一次，但現在，她見到了方圓……

洪雪心越想，心中越慌亂，她已經走進了院子。

進了走廊，在那時候，她的雙腿在微微的發抖，她扶住了欄桿，幾乎再難以向前走。

而就在這時候，方圓突然出現了。

方圓就出現在走廊的另一端，離她約有二、三丈。洪雪心看得清楚，方圓一見到她，陡地一呆，接着，便急急向前走了幾步，又是一呆。然後，才又向前走了過來，一直來到她的面前。

方圓雖然是一身華服，可是這時，他臉上的神情，却全像一個傻子。

這傻子一樣的神情，在洪雪心這聰明的美女眼中，自然是看得多了，所以她知道這時候是應該怎樣做，她抿着咀兒，發出了淺淺的一笑。

洪雪心是一個極之美麗的姑娘，可是在她一生之中，再也沒有比現在這一刻，更美麗動人了。這時，她雙頰是通紅的，那種艷紅，自她雪白嬌嫩的肌膚之中，直透了出來，她的雙眼是水汪汪地，看來使人銷魂蝕骨，再加上她的氣息急促，那麼飽滿的胸脯在起伏着，方圓看得不由自主，緊緊咬着牙。

過了良久，洪雪心低聲道：「方大哥，不……不請我進去坐坐？」

方圓如同大夢初醒，忙道：「是，是。」

他一面說着「是」，一面雙脚仍然像是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動，洪雪心又是一笑。

輕移蓮步，向前走了出去。她是故意直對着方圓走了過去的，直來到方圓的身前，才微微一側身。

她在向方圓走過來時，那一陣滲人心肺的香風，已令得方圓幾乎香了過去。再加上她一側身之時，柔軟飽滿的胸脯，在方圓的身上，似有意，似無意的輕輕碰了一下。方圓那感覺如同觸了電一樣。全身酥麻，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低嘆聲來。

而洪雪心在方圓的身邊走了過去之後，又是回眸一笑，媚眼如絲。方圓在天香院中，雖然已風流快活過，但是，洪雪心是武功極高的大俠之女，那滋味兒自然是不同，一時之間，心癢難熬，疾伸出手去。

當他伸出手去之際，洪雪心却是「格格」的嬌笑起來，翩然逸了開去。

方圓急急的跟在她後面，轉眼之間，兩人便到了方圓的臥房之中。

白馬莊上的院子，雖然是不如天香院中那樣豪華。但是爲了迎接方圓那樣的貴賓，却也曾刻意佈置，綠簾薰香，

雖然是在大暑天，也不覺得怎樣熱。

洪雪心進了房間，微微的喘着氣，背對着方圓，道：「這裏，你還滿意麼？」

方圓慢慢的走了過去，直來到洪雪心背後，兩人的身子，幾乎可以碰在一起了，但洪雪心並沒有閃開，方圓的胆子，也立時大了起來，他低聲道：「本來，總覺得少了些什麼，可是妳一來了，這裏就是人間仙境了。」

洪雪心這時竟覺得心頭怦怦的亂跳，也可能是自己已感到了熱，還是因爲方圓站得如此之近，身上的熱傳了過來，已經知道什麼事情將要發生了，不論發生了什麼事，在她來說都是甘心情願的。

然而，她到底是個黃花閨女，這時，心跳得幾乎連話也說不出來。

方圓說了那一句話，雙手輕輕一伸，便環抱住了洪雪心的小蠻腰，洪雪心「嚶」的一聲呻吟，整個人柔若無骨的倒在方圓懷中。

她整個人靠在方圓身上，頭向後傾、斜倚在方圓肩上，雙頰酡紅，氣息微喘，眼眸緊閉，長長的眼睫毛，却不斷地抖動着。

方圓懷中擁着一個如花似玉天仙般的美人兒，心兒噗噗的劇跳，身中像是火燒一樣，他還恐唐突了美人，想要說幾句話。可是，却一句也說不出來。

陡然之間，他想起了燕十三的話，燕十三曾告訴他說：「你祇要將她當作天香院的姑娘一樣，那就無往而不利了。」

試想，以洪雪心的身份地位，她如果會嗔怪的話，怎會讓你將她擁在懷中？

而她竟然肯讓你擁在懷中，那還有什麼不可以呢？

一想到這一點，方圓的胆子，立時大了起來。

他一面俯下頭去吻，只在洪雪心頰上親了一下。

洪雪心的面頰，竟是其熱如火，她只是發出了另一下嬌喘聲，仍是緊閉着眼，一動也不動。

方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摟着了洪雪心蠻腰的一雙手，漸漸的向上移，伸進了她的紗衣裏，伸進了肚兜兒的絲帶，當他的手終於握住了洪雪心的胸脯時，洪雪心的身子發起抖來。

她嬌喘着，道：「方大哥……我……」

她的聲音也發抖，雙眼閉得更緊。洪雪心想說，她的身體，從來是沒有與男人碰觸過，但是這時，她已經全身發軟，方圓的手指，只不過是輕輕的地搓揉着，在洪雪心而言，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的雷電通過她的身子。她實在無法將自己要說的話表達出來。她完全變得迷糊了。

她感覺迷迷糊糊之際，她覺得自己已經被人抱了起來，她雙眼閉得更緊。氣息也更急促，她又感覺到自己已被放在床上。

她的心跳得更劇，她沒有勇氣睜開眼睛來，等到方圓的身體壓上來時，她只知道緊緊的抱住了方圓，那是一個男人的身體，那麼結實，那麼強壯。然後，她呻吟起來，在她的長睫毛下，閃出了兩顆淚珠兒。

洪雪心絕不是因爲悲傷而閃出淚珠來的，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會流下淚來，或許因爲興奮，或許因爲緊張，或許因爲那異樣的感覺，或許因爲在那剎那間，她已不再是黃花閨女了。

她閉緊雙眼，喘着氣，直到她覺出方圓灼熱的唇，吻在她的眼上，她才微微的睜開眼來。

而當她睜開眼來的時候，她的眼紅得像火燒的一樣。

方圓也喘急着，低聲叫道：「雪心。」

洪雪心發出「嗯」地的一聲，她的頭髮亂了，然而却更增加神韻。

方圓在她耳際，又低聲的道：「雪心，奇妙不，我們兩個人，變成一個人了。」

洪雪心將方圓抱得更緊，緊緊的貼在方圓身上，這時她反而舒了一口氣。

她意料中的事已經發生了，在未曾發生時那種緊張恐懼的心理已然消失了，她用嬌媚銷魂蝕骨的聲音道：「我……我是你的人了。」

方圓喘息着，說：「是我的女人……」

洪雪心微微的點着頭，方圓望着洪雪心，幾乎難於相信那是事實。

然而，那的確是事實，溫香軟玉，在他的懷抱之中，那麼美艷的女孩子，在他的懷中。

＊ ＊ ＊

洪雪心當晚就沒有離開這院子。

白馬莊中，沒有人說一句閒話，莊裏的人，上上下下，每個人都現出十分興奮的神色來。

燕十三在院子內轉了一轉，知道洪雪心來了，還沒有離去。他也不進院子來，又去和洪武揚飲酒，傾談。洪武揚更興奮得連說話也有點語無倫次了。

第二天早上，洪雪心在朝陽之下，粉頰低垂，坐在方圓房間之中，方圓坐在她身後。

洪雪心屈着足嘟着咀唇，道：「你叫我今天，怎麼出去見人？」

方圓在她的粉頰上低嗅着，道：「怕什麼？你是莊主的女兒，誰敢說妳半句不是。」

洪雪心突然轉身，握着方圓的手嬌聲道：「你帶我回京去吧！」

方圓笑了起來，在洪雪心半裸的身上，輕輕的撫摸着，道：「回京有什麼好？就在這裏，要叫府中的人知道洪家的姑娘，有一個怎麼樣的男人呢。」

洪雪心吸了一口氣，點點頭道：「你準備怎樣？」

方圓將洪雪心摟在懷中，道：「將整個白馬莊翻了過來，把所有屋子的屋頂上，全用金子蓋上，讓陽光照在上面，幾千里外都能瞧得見，而黃金屋頂之下，就住着一個絕世的美人，就是我的洪雪心。」

方圓的話，簡直是像醇酒一樣，令

得洪雪心酡酡地，方圓還想再說些什麼，祇聽院子之中，傳來了燕十三的聲音，叫道：「賢侄。」

方圓怔了一怔，洪雪心羞得滿面通紅，忙推開方圓，道：「你快出去，怎能讓他走進來？」

方圓只好披上了外衣，走了出去。只見燕十三負着雙手，站在假山前，方圓來到了他身後，他也不轉過頭來，只是低聲道：「怎麼樣？」

方圓於是長長地噓了口氣，要他形容昨夜與洪雪心的那一夜繾綣，他實不知要從何說起，那正是甜蜜快樂得難以形容的回憶了。

燕十三笑了起來，道：「可是，你別忘了，今天是我們下手的日子了。」

方圓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　＊　＊

今天是白馬金劍洪武揚的生日，那些幪面人，要的是今天取洪武揚的性命。

而在殺了洪武揚之後，他們最要緊的，就是立刻要離開白馬莊，而一離開白馬莊，自然也再見不到洪雪心了。

想起洪雪心的婉轉哀啼的嬌吟，憶起洪雪心艷麗無比的臉孔，方圓實在有點捨不得。他低聲道：「遲幾天不行麼？」

燕十三陡的轉過身來，燕十三一直是笑瞇瞇地，可是這時，他卻是鐵青着臉，自他眼中射出的光芒，簡直就像兩把利刃一樣，令得方圓遍體生寒，不由自主的向後疾退了兩步。

燕十三將聲音壓得十分之低，可是他每說出一個字，都硬得絕對沒有反駁的餘地，他道：「別忘記你是幹什麼來的，那女孩子你是已經得了手，還有什麼可以留戀？你想死在白馬莊上，還是留着命，再在別的女人身上找快活？」

燕十三說着話，方圓一直打着冷顫，等到燕十三說完了，他低着頭，一聲不出。

燕十三的語氣，稍為緩和了一些，道：「我已想好了，我去叫洪武揚到這裏見你，等他來了，洪雪心定會怕羞逃了開去，你便向他行禮，你根本不會武功，他早已看出來，一定不加提防，你知道該如何下手的了，記得，你在他的心目中，是當今王子，切不可行大禮。」

燕十三的話，方圓聽進去，他抬起頭來，不禁又噓了一聲。

燕十三伸手在他肩頭拍了一拍，說道：「不錯，洪雪心是你碰到過的女人之中最迷人的一個，但是你以後一定還會碰到比她更迷人的女人，你要知道，留着命，有銀子，就一定有快活，要幹我們這一行，就得將自己當作石頭，不是人。」

方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更感到遍體生寒。

燕十三的話說得實在太透徹了，他現在已經踏進了一個只有前進，沒有退縮的窄巷，他祇能繼續前進，不能將自己當做人，是將自己當作石頭。雖然他對洪雪心的依戀難捨，未必是對洪雪心有什麼感情，只是迷戀洪雪心那副嬌嫩的身體，但是，連這點依戀都不能有，一定要將自己當作石頭一樣。

方圓忽然感到，自己這樣下去，究竟是快樂多呢？還是痛苦多？

但是，他沒有答案，他心中十分之亂，亂得不容許他有什麼答案。

燕十三又道：「聽到了沒有？」

方圓點了點頭，在他點頭的時候，他一點表情也沒有，眞是像石頭一樣。

燕十三轉身向外面走，方圓又呆立了一回，才回到房中。洪雪心已穿好了衣服，方圓見了她，就呆了一呆道：「莊主要來了。」

洪雪心立時將雙手掩住了面，頓着足道：「我不見人，什麼人也不見。」

方圓將洪雪心的手拉了下來，道：「雪心，自己的爹，怕什麼？你以為你昨晚留在這裏，他不知道？」

洪雪心扭着身子，道：「你……你將我……不，我什麼人也不見。」

方圓微笑着，道：「好！那妳就躲在房中別出來，我在外間見他！」

洪雪心紅着了臉，點了點頭，方圓捧住了她的臉孔，望了她好一會兒，深深地吻着她，洪雪心偎依在方圓的懷中，柔順得像一隻小綿羊一樣。

方圓心中暗嘆了一聲，他在想，人和人之間，如果能夠知道對方是在想什麼的話，那實在是太可怕了，洪雪心這時，怎能知道不久之後，會發生如此可怕的事情？

院子外，已有人聲、馬聲，和人的腳步聲傳了過來。洪雪心轉過身來，躲到帳後，又偷偷露出半邊臉來，向方圓笑了一笑。

方圓呆了片刻，才轉身向外走去。

一清早，洪武揚就在大堂之上接受各方賓客的祝賀，直到這時，他才有說有笑地，來見他心目中認為重要的人。

燕十三是陪着他一起來的，但是燕十三卻在門口站定了腳步，笑道：「洪莊主，我看還是你一個人進去的好。我怕我那賢侄，會面皮薄，掛不住。」

洪武揚笑呵呵，大踏步走了進去。

當他走了進去的時候，方圓已經衣冠堂堂，在等着他了，洪武揚當然不會留意到方圓的袖子裏，藏着那一柄鋒利無比的匕首。

方圓一見洪武揚，心中也不禁十分緊張，那正好形成他一種尷尬的神色，洪武揚反倒笑了起來。

洪武揚道：「方公子，你這是什麼一回事？」

方圓忙道：「岳父大人在上，請受小婿一禮。」

他一面說，一面向他作揖向下躬身。

洪武揚笑得闔不攏咀來，一見到方圓行禮，忙道：「不必多禮，我……」

他一句話才講到一半，陡然之間，只覺得腹部一涼，方圓手中的那柄匕首，就在那一刹那間，送進了他的小腹中，直沒至柄。

這時，洪武揚直覺小腹一涼，已經知道出了意外，可是一時之間，他還是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他陡地向後退出了二步，低頭一看，只見自己的小腹之上，插着一柄匕首，血順着匕首的柄順流而下。

由於突然之間發生了變故，實在來得太意外，是以他根本未曾感到疼痛。直到此際，他看到自己的小腹，已被一柄匕首，刺得直沒至柄，陡地之間，疼得像是雷殛一樣，遍佈了他的全身。

方圓一匕首刺了出去，心頭嚇得怦怦亂跳，他也立時向後退了三步，要扶住了茶几才能站定了身子。他刺出的那一匕首之際，因爲用力極大，整柄匕首，都已經送進了洪武揚的體內。可是，洪武揚居然仍然可以站着，並未跌倒，那實在是使到方圓駭然之極。

刹那之間，豆大的汗珠，自方圓臉頰滲了出來，不住的向地下滴着。

洪武揚非但不跌下去，當他一看到自己腹部插着那一柄匕首之際，他曾痛苦地彎下腰來，可是接着，他又漸漸的挺起身來。

方圓一見洪武揚挺起身子來，不禁被嚇得呆了，陡地發出一下驚呼聲來。

他在發出驚呼聲之際，只見洪武揚雙手揚起，一隻手指，發出格格的聲響，身形聳動，眼看就要撲向方圓的身上來。

而方圓在這時候，雙腿發軟，能夠站着，已是不容易了，如何再能移動分毫？

他的心中實在太過驚駭了，以致他還想再叫一聲，可是再也發不出聲音來。

而就在這時，只聽得一「砰」地一聲響，整扇門都開了起來，燕十三身形如風，疾閃了進來。

燕十三的身子雖然肥胖，可是他身手之快，實在是難以形容，洪武揚十指向前撲來之勢，也算快了，可是燕十三還是快了一步。

燕十三手起掌落，「拍」的一掌，擊在洪武揚背後，洪武揚一張口，一大口鮮血，噴了出來，噴得方圓一頭一臉都是鮮血，形同惡鬼。

燕十三身形一轉，手指突出，又在刹那間，連點洪武揚身上，四處死穴。洪武揚連身手都未動，便自跌倒在地上。

燕十三這時吸了口氣，一伸手，抓住方圓的手向外便走，可是他們只走了兩走，只見洪雪心從裏面走了出來。

洪雪心是聽到了外面聲音才走了出來，而且她一出來之後，便看到了外面的情形時，她陡然的呆住了。

在經過了昨夜之後，洪雪心整個人，都沉浸在一個美妙之極的夢幻之中，是以她一看到父親倒在血泊之中，燕十三拉着方圓正要離去之際，一時之間，腦筋實在轉不過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而燕十三一看到洪雪心走來，一抖手，「嗤嗤嗤」三聲響，自他衣袖中，射出三支七寸長，精光閃閃的尖棱來。

那三柄尖棱，直射向洪雪心，洪雪心還祇是呆若木雞也似的站着，全然不知閃避，反倒是方圓，陡地抽了一口涼氣，發出一下極其怪異的聲音來。

這一切，全是同時發生的事情，方圓的喉間，才一發出那一下奇異的聲音，那三枚尖棱，已經齊齊射在洪雪心的心胸上。

洪雪心的身子陡地向上一挺，她反手抓住了門旁的簾子，一隻手揚了起來，指住了方圓，口唇抖動，像是要想說什麼了。但是，不論她想說的是什麼話，是不是說了出口，方圓都是聽不到的了，因爲燕十三一反身就射出了三枚尖棱，身子又立時向外掠去，他一直拉着方圓的手，方圓被拉着到了院子之中，燕十三喘着氣道：「快抹去臉上的血。」

這時，方圓整個人，都像是麻木了，起先是由於過度的驚怕，因爲他未曾一下子便刺死洪武揚，接着，洪雪心死在燕十三的三支尖棱，使他感到極爲震驚。這時，他就像木頭人一樣，燕十三叫他抹去臉上的血，他就舉起袖來，在臉上一陣的亂抹。

燕十三一到了院子中，身形便向上拔起，直掠出圍牆，幸而沒有人看到，燕十三拉着方圓，一直來到了白馬莊的圍牆之旁，才略停了停。接着，身子又拔起，出了牆，攀過牆外的闊溝，一口氣又向前奔出六、七里路，才停了下來。

雖然以燕十三的武功之高，在停下來的時候，也已經是氣喘如牛。

方圓更是全身被汗濕得如同在水中浸過一樣。

燕十三一面喘氣一面道：「若是我第一次見你殺人出手如此之笨，必然不會找你。」

方圓張大了口，吶吶地道：「我……我……我……」

他一連說了幾個「我」字，却難於再說得下去，燕十三道：「好了，我們總算是走了出來。」

方圓忽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道：「雪心死了，你殺死了她。」

燕十三乍一聽方圓忽然那樣的哭叫起來，不禁呆了一呆，但是他隨即揚起手來，「叭」地一掌，摑在方圓的臉上，那一掌的力度，委實是不輕。方圓的身子一側，「砰」地跌在地上，却再也不叫了，也不再哭了，只是望着燕十三，燕十三一臉胖肉却在發抖，道：「你幹什麼？你是小孩子？你是殺手！一個爲銀子而殺人的殺手！」

方圓仍然是望着燕十三，他一動也不動，甚至連眼珠也不移動一下，過了好久，他才慢慢的撐着身子，才站了起來。

燕十三道：「這一次，我們兩人都露了面，非逃出五百里不可，快走。」

方圓低着頭，慢慢的向前走，燕十三追上了他，喝道：「快走，快走。」

方圓拔脚向前跑，兩人又跑了十餘里，才停了下來。只聽得大路口上，傳來一陣急速的馬蹄聲，他們連忙在草叢中伏了下來，眼看大路上，十幾騎疾馳而過，馬上人，全是滿面怒容，兩人都看得清楚，馳在最前的一個人，正是洪

武揚的大弟子。

毫無疑問，那是白馬莊的事情已然發作了。

燕十三等這十多騎人馬馳了過去，才低聲道：「看到了沒有，白馬莊上數百高手，一定正在分頭追殺我們。」

方圓仍然是低着頭，道：「我們只顧逃走，還有那一些金子，就不要了麼？」

燕十三陰森的笑了起來，道：「我也知那三個幪面人是誰，他們就算欠閻王老子的錢，也不敢賴我的帳。」

他們兩人轉過了身，在野草間竄去，只揀小路亂走，一聽到有人聲，便立時伏了下來。

他們一直由早走到黑夜，來到了大河邊上，算算這一日，少說也走了七、八十里路，派出來追趕的人雖多，他們也總算是逃過去了。

燕十三到了河邊，沿河而上，道：「我究竟老了，幹了一輩子，從來未曾像今次這樣的狠狽過。」

方圓望着河水，一抬腳，將一塊石頭，踢進了河中，道：「這還算狠狽？能夠逃將出來，已經不容易，而且這單買賣，收入如此之多。」

燕十三搖搖頭，道：「這的確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殺一個人而得到那麼多的報酬。但這也是我最後一次的殺人了。」

方圓本來是望着河水的，可是一聽到燕十三那樣說，他陡地回轉頭來，道：「你說什麼？」

燕十三胖面上全是汗，他一面伸手抹汗，一面道：「我收手了。」

方圓像是胸中突然被人打了一拳一樣，直跳了起來。為了金銀而殺人，那是方圓以前想也未想過的事，但是，如今他正嘗到無窮樂趣的時候，燕十三忽然要收山了，那麼，也就是說，他的一切也要結束了。

雖然這時，在他腰際之中，還有着許多的銀票，但是他已經學會了將銀子當作水一般的花用，那些銀兩，絕對不夠他花上一年半載。

那就是說，這一切全要結束了。

方圓望着燕十三，雖然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可是，燕十三早已知道他的心意，燕十三伸手，在方圓肩頭上輕輕的拍了幾下，道：「你如果一直是在為銀子，殺着不相干的人，到了我這個年紀，除了收山之外，也不會再想別的事了。你已經可以獨立行事，不必靠我了。」

方圓的心頭，怦怦的跳了起來。

他不是沒有殺過人，也全是一個人獨立成事的，燕十三的話未嘗不對，只要是前幾天說的話，方圓一定是深信不疑，他相信自己也有這樣的能力。

可是，自從他一匕首刺進了洪武揚的小腹，而洪武揚竟能兀立不倒時，他知道自己想錯了。

他實在不夠資格去賺大錢，像洪武揚那樣的人，他一個人根本殺不了。

當他明白這一點的時候，燕十三忽然表示不幹了。那自然更令得方圓感到異常徬徨無依，然而，方圓却也學會了如何掩飾自己內心的感情，他仍然一笑道：「或許是，我可能還要學習很多東西，我相信我會學到的。」

燕十三笑着說道：「你自然可以學會，雖然，我自己收了山，但是，我還可以教你許多事情的。」

方圓的心中，陡然一動，低聲道：「十三爺，你難道不要使金銀了麼？」

燕十三長長的吁了口氣，道：「這二三十年來，我積下的金銀，我下半輩子，由我怎麼化，也是化不完的。而且，殺了洪武揚後，我們還有許多可以用。」

方圓剛才那一問，目的就要套出燕十三有多少銀子，但是他却不知燕十三究竟有多少財寶。

如今聽到燕十三那樣說，方圓暗自吸了一口氣，那不消說，一定是一筆極巨的數字，方圓在那一刹那之間，也有了主意，一樣為了金錢去殺人，他何必要去殺別人？只要殺了燕十三，他至少可以得十年八年的化用。

方圓的心跳得很劇烈，他還想問燕十三，他那麼多金銀，是放在什麼地方？然而一轉念間，他却沒有問出口。那是萬萬不能問的，燕十三是何等聰明的人，一問出口，他就有所提防。

而方圓最清楚一點的便是，只要燕十三一有了提防，他是絕對殺不了燕十三的。

所以，方圓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低頭的不出聲，燕十三向前眺望了一陣，緩緩的說道：「白馬莊的人追不上我們了，走，我們去和那幾個蒙面人收銀子去！」

方圓仍然不出聲，他心中在不斷的盤算着，他必需有他的盤算，其中包括，從此再也不踏入洛陽五百里範圍之內。

燕十三向前走着，方圓跟在他後面，逆流而上，這一次，不必走得那麼急速及張惶的了，他們在河堤上走着。可以看得相當遠。

走出了三五里，只見前面有一點火光，在不斷的閃耀着，像一個人在不斷的揮舞着火把，燕十三笑道：「他們倒是守信用。」

方圓心中一凜，道：「你是什麼時候約定了在這裡見面的？」

燕十三笑了兩聲，道：「小老弟，我再教你一件事，若是和別人合作一件事，最好別讓你的合伙人，知道得太多了！」

方圓嘿嘿的乾笑了起來。這對他來說，並不感到意外，因為他知道燕十三不是一再提防自己的。

兩人再向前走去，漸漸地，那點火光也看得清楚了，等他們來到更近時，還可以看到黑暗中，站着三個人，正中的那個，揮着火把，從身形上看來，正是那晚突然在店中出現的三個幪面人。

燕十三的腳步慢了下來，那三個人顯然也發現了他們一齊走了上來。

到了近前，燕十三站定了身子，道：「你們聽到了消息了？」

自燕十三的口氣聽來，他就像是做了一件十分得意的事一樣，那三個幪面人的一個笑道：「不錯，白馬莊中，天翻

地覆，你們做得不錯！」

燕十三得意的笑起來，道：「餘數呢？」

那三人笑了幾聲，道：「那還少得了麼？請跟我來，數字太巨，不便隨身攜帶。」

燕十三點了點頭，像是對那三人的話表示十分滿意，那三人已轉過身去，持着火把的幪面人，順手一揮，將那火把拋向河中，「嗤」地一聲，火把已然熄滅了。

天色十分陰暗，燕十三和方圓兩人，離那三個幪面人並不遠，可是也祇能見到三個隱隱約約的人影而已。

不一會，前後五人都上了大堤，只見河堤有一艘大船停舶。那船不過三十來呎長，但有一個極高艙房，船頭上也站着一個人。

那站在船面上的人，一看身形，就知道是那天晚上，曾在客店出現過，將金剛鑽折金子給燕十三的那個老者。那三個幪面人來到船上站定，道：「兩位請上船！」

船是憑一根鐵鍊繫着，離岸也有一丈五尺，並沒有跳板，幪面人話才出口，燕十三已然道：「不必了，我們又不是套交情做朋友，你們將銀子搬上來吧！」

那三個幪面人，像是想不到燕十三會拒絕，都一起呆了一呆，但是那一呆，只是極短的時間的事，他們立時應道：「好！」

隨着那個「好」字，只見他們三人，身形掠起，宛若鷹隼，突然拔起丈餘高下，在半空之中，身形微斜，直向那船上投去。

三人的身形如此美妙，方圓不禁看得呆了，這時天色又黑，乍一看來，那裡是三個人，簡直就像三隻怪鳥一樣。

三人落在甲板上，那船輕輕的晃動了一下，原來站在甲板上的那個老者迎了上來，四人像是講了兩句話。但是在堤上的方圓與燕十三兩人，卻完全聽不到他們在說些什麼，只見那三個幪面人，走進了船中。

這時，方圓的心中，不免有點緊張。

在開始的時候，他的緊張，還祇不過是為了將有一筆數字極巨的金銀，會出現在他的眼前，他在想，燕十三不知道會不會給他多少？

可是，突然之間，在漆黑的，望着微弱光芒的河水中。他似乎又看到了當日的晚上，在客店中的事情。

在客店中，燕十三曾和那三個幪面人動過手，那三個幪面人，一出手，就是每人一柄短刀，而當他們短刀一出手的時候，燕十三便認得他們是什麼人了。

所以，方圓一直很是欽佩燕十三的，雖然心中一直是盤算着他，如何才能殺掉燕十三，可是他對燕十三的欽佩，卻是由衷的，因為當他認識燕十三的時候，他只不過是一個殺了人，流落在外的鄉下小子，而燕十三已經是一個舉止豪闊如王公，天下聞名的一流殺手！

然而，當這時，方圓想起了燕十三曾經說過的那句話，他就感到，燕十三有時候不但不聰明，簡直是蠢得很，如果換了他，他一定不會說那句話。

因為天下沒有一個去暗中殺人的人，會願意留下把柄在別人手中。

那三個人幪了面，自然是不想人知道他們的來歷和身份，可是，燕十三却告訴了他們，他已經知道了，那麼，事情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

事情到底有什麼結果，方圓還不知道，他望見那三個人，走進了船艙之中，不一會，其中兩個人抬着一口箱子，又來到了甲板上，還有一個，也跟了出來。

方圓略呆了呆，低聲道：「燕十三爺，他們會不會不安着好心？」

方圓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提醒燕十三，但是總覺得眼前的情形，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詭異之感。那三個幪面人，當他們身份被揭穿之後，他們最好的做法是什麼呢？唯一的做法，便是將燕十三徹底除去，那如方圓起先要殺燕十三的原因是一樣，因為燕十三曾經見過他殺人！

方圓望着燕十三，想看看燕十三對自己的話有什麼反應，但是燕十三卻是「哈哈」的一笑，壓低了聲音，道：「怕他們出花樣？你那晚上不是沒有看見，他們三人，那一個是我的對手？」

方圓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燕十三說得不錯，要動手，燕十三可以敵得過那三個幪面人，可是，燕十三似乎是忘記了他自己的話，他曾經說過，殺人不是比武，不一定是武功高的人佔便宜的！

方圓沒有再說什麼，只是打橫跨出了兩步，將身子移得更靠近河邊。

他預料可能有點意外發生，而他知道，一有意外發生的話，燕十三有一身武功，而他却沒有，他可以逃走的唯一方法，就是跳進河裡去逃生。

這時，那三個幪面人之中，兩個提着箱子，一個舉着一枝未曾點燃過的火把，已一起走上堤來。

舉着火把的那個道：「銀票準備不周，是以備了紅貨，代折銀兩。」

燕十三笑道：「都是一樣的！」

那持火把的自懷中取出了火摺子晃着，點着了火把，閃耀的火光，令得三個人的身形，在堤上搖晃不定，看來更是詭異，方圓心中怦怦的跳着，他又向着河邊，移了兩步。

也就在那時，只見另兩個幪面人，俯下身來打開了箱蓋，那持着火把的，將火把向箱子上一湊，只聽得燕十三發出了啊的一聲。

燕十三也俯着身，雙眼緊盯着箱子，在火把照耀之下，那隻黑漆的箱子之中，昇起了一片珠光寶器來！

燕十三那種神情，方圓的眼神中，不是第一次看到了。

當日，他將那隻翠玉獅子給燕十三看的時候，燕十三的臉上，也曾有過這種神情，那是燕十三看到了珠寶之後，忍不住全神貫注的情景。方圓在這時候，倒並不去注意那箱子之中，究竟有些是什麼，他只是在想，如果那三個幪面

人有意要對燕十三不利的話，現在就正是時候了。

他心中正在那樣想着，但突然看到那持火把的幪面人陡地的一揚手，那熊熊燃燒的火把，突然向燕十三的面前搗去。

火頭一揚近燕十三的面部，燕十三便發出了「啊！」地一下驚呼，身子陡地向後一仰，雙掌也立即向前，疾拍而出。

這一切的變化，可以說是快到了極點，燕十三拍出的兩掌，並未擊中那個持火把的幪面人，反倒擊中了他面前的那兩個。

只聽得「叭叭」兩聲響，那兩個幪面人，發出了兩下慘叫之聲，口中鮮血狂噴，身子向後仰倒。

方圓雖然預見到會有事發生，可是當時的事，發生得實在太快，也實在太驚心動魄了，以致方圓在剎那間，呆若木雞，只知道瞪大了眼，全然忘記了自己預早移近河邊是爲了什麼！

燕十三兩掌便擊倒了兩個幪面人，那持火把的幪面人的手向前一送，火把仍然疾送向燕十三的面門，燕十三翻手一抓，抓住了那人的左腕，擧腳便踢，「砰」的一聲響，正踢在那幪面人的胸口上。

只聽得那幪面人發出了一下撕心裂肺的慘叫聲來，身子便立刻向後的倒下去。

可是，燕十三在向他一腳踢去之際，是抓住了他的手腕的，燕十三那一腳的力道，眞是大得可以，那幪面人的身子馬上向後倒去，一條手臂，却在肩彎處，被硬生生的扯了下來。燕十三手中握着手臂，血如暴雨，那斷臂的手中，還握着火把，在火光照映之下，看得十分清楚，燕十三的臉上，兩次爲烈火所燒，已經燒成了焦糊一樣，看來不似人形了，方圓那時候，只覺得雙腿發軟，他雖然曾殺過不少人，可是，在這樣情形之下，他還是第一次看見的。

只見燕十三被燒焦了的臉上，突然出現了一個洞，那是他張大了口，而自他口中，發出了一下難聽到極點的呼叫聲來。

那個被硬生生拉斷了手臂的幪面人，顯然是立時昏了過去，身子滾到了堤下，再也沒有了聲息。

只是在甲板上的那個幪面老者，這時也發出了一下怪叫的聲音，雙臂一振，身子疾拔而起，祇一眨眼之間，已然上了堤岸。

那時，燕十三已然將手中的手臂拋了，只聽得他以難聽之極的聲音叫道：「好，好，你們竟過橋抽板！」那老者一落到堤上，便冷冷的道：「燕十三，洪武揚一死，江湖上怎肯干休，我們不能有把柄落在你手裏！」

燕十三怪叫一聲，在他發出那一下怪叫聲之際，他那口型，簡直是像個血洞一樣，而隨着那一下叫聲，他的身子向前疾撲而出，方圓只聽得「呼呼」兩下風聲，燕十三已逼到了那老者的身前。

直到這時候，方圓才陡然想起來，如今不走，更待何時，燕十三受了重傷，如果他不是那幪面老者的對手！等到燕十三死了之後，他還走得脫麼？

他的動作是何等的靈敏，想到這一點，立即後退了一步，已經是站在堤邊了。

這時候，只要他再退後一步的話，就可以順着河堤的斜坡，疾滑下去，跌進河水之中了。

可是，就在這那一剎那之間，他改變了主意！

他在想：萬一燕十三打勝了呢？

要是燕十三打勝了那老者的話，那麼，自己便可以趁機會向燕十三下手了，甚至可以逼他講出他將金銀珍寶，藏匿在什麼地方！

一念及此，方圓心頭怦怦的亂跳，兩隻腳如同在堤上生了根一樣，再也不肯移動半步。

也就在方圓意念轉動之際，燕十三和那老者已交上了手，燕十三疾撲向前，掌風呼嘯、雙掌還未擊中那老者，強勁絕倫的掌風，已將那老者幪面黑巾，「呼」的一聲捲走了，方圓這才看到了那老者瘦得出奇，膚色如鐵，鼻子又高又勾，長得甚是異相。

這時，燕十三的雙眼可能已經被烈火燒瞎了，是以他似乎未能看到那老者一樣，而燕十三也認不出那老者是什麼人。

燕十三的雙掌，仍然是疾壓而下，只見那老者雙掌一翻，迎了上去。

電光火石之間，只聽得「砰砰」兩聲響，兩人四掌相交，只見那老者的身形，騰騰的向後連退了三步，每退一步，在道上都留下一個很深的脚印，簡直如同一個小碗一樣，被脚踏起來的泥土，濺得老遠，有一塊濺在方圓的身上，方圓像是被人打了一掌似的。

而燕十三在雙掌一交之後，却是不過輕輕晃了晃，緊接着，又是一下狂吼，整個人再度撲向那老者身上。

方圓在一旁看得分明，只見那老者的口角，已隱隱有鮮血沁了出來。

方圓一見到那情形，心中更是高興，因爲看來，燕十三雖然是受了重傷，但是他的武功，顯然還是在那老者之上，只怕那老者抵擋不住了。

燕十三再度向前撲出，揮起了一股勁風，那老者發出了一下怪叫，身形向外直飄了開去。燕十三那時分明是什麼也看不見，可是他的身法仍是十分快絕，而且，那老者退得急，難免蕩起一股勁風來，燕十三疾向前追去時，竟是疾撲向那老者的，兩人的身形迅即接近，又是「砰砰砰砰」的四下响聲，眼看又是對了四掌，接着，兩人的身形就在堤上兔起鶻落，看得方圓眼花撩亂。

到了這時候，方圓經已完全定下神來。

他知道那老者和燕十三在激戰，絕對顧不到他，他這時可以說一點危險都沒有。

他疾向前走了幾步，來到了那二個一上來就被燕十三雙掌擊中，倒在地上昏死過去的幪面人身邊，他俯身在其中

一個的手中，抽出一柄極其鋒利的短刀來，然後，將兩人的身子，提到堤邊。

在方圓搖動那兩個人之際，那兩個人都發出了一下低微呻吟聲來，方圓將他們提到堤邊，用力一推，推得他們滾到河水中去了。

他轉過身來，燕十三和那老者，還在激戰，那老者發出一連串的怪叫聲。燕十三身形矯捷，看來已佔了上風。

方圓來到了那隻箱子旁邊，關上了箱蓋，將箱移開十來尺。

也就在這時，他陡然聽到了「噗」的一聲響，他立時抬起頭來，只見那老者的身子，直飛上了半空，自他的口中，噴出了一股鮮血來。

而燕十三也伏在堤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氣。那老者的身子，在半空中掙扎着。終於「噗通」一聲，跌進河水中，幾個翻滾沉沒後，便已看不見了。

方圓呆呆的站着，過了好一會，才看到燕十三慢慢的站了起來。

燕十三站起了身子，雙手慢慢的伸起，向前摸索着。

方圓屏住了氣息，一聲也不出，燕十三的肥胖身體晃動着，勉力向前跨出兩步，道：「方圓，你在麼？」

方圓略想了一想，才道：「我在！」

燕十三聽到方圓的聲音，便急促地喘起來，道：「那箱珠寶呢？」

方圓看到燕十三抬起頭來，他臉上，仍是焦糊一片，除了他開口講話時，可以看到他口在開闔之外，根本連五官都不清楚。

他被燒傷得如此之甚，但是一開口，不問別的，還是只問那箱珠寶，在方圓來聽，當眞有一種極其滑稽的感覺，幾乎忍不住的笑出聲來。

但是方圓却沒有笑，他只是答道：「還在！」

他一面說着，一面向前，走了幾步，同時，將手中短刀的刀尖，向住了燕十三，他是在試驗燕十三是不是眞的什麼也看不見了。

燕十三聽說珠寶還在，他口喘着氣，道：「我還是中了他們暗算，不過，他們四個，一個也沒揀了便宜去，是不是？」

燕十三說話之際，方圓又向前走了幾步，他不敢再走得近，在燕十三面前兩三尺處站定，仍然向前伸着短尖刀，

燕十三又道：「這箱珠寶非同小可，你……你快扶我上船，帶着珠寶！」

方圓道：「十三爺，你傷得那麼重，到那裡去呀？」

燕十三道：「別多問，你讓我回家而去，我絕不會虧待你的，雙目失明，有什麼大不了！」

方圓緩緩的吸了口氣，道：「十三爺，我只呢是你雙目失明，我又不會變賣珠寶——」

燕十三「呸」了一聲，道：「你那裡來的這麼多廢話？我在大同有銀號，銀號窖藏着不盡的金銀，如何還要變賣珠寶爲生？」

方圓又向前的走了一步，這時，他手中短刀的刀尖，離燕十三的咽喉，只不過是寸許了。可是燕十三仍然一點也未曾覺察。

方圓忽然道：「十三爺，你可還記得，我是一定要殺死你的麼？」

燕十三的身子微震了一下，呆了片刻，才道：「是！我記得，可是你也別忘記，我雖然雙目失明，還可以一連殺了四個敵人！」

方圓道：「我自然不會忘記，那是我親眼看到的事情，十三爺，你的金銀——」

方圓才講到這裏時，只見燕十三陡地揚起手來，方圓大吃一驚，突然之間，手中短刀向前一送，「颼」的一聲，便刺中了燕十三的咽喉。

他本來還不想就此殺死燕十三的，可是他知道，只要燕十三一有動手的機會，他自己就完了，而燕十三剛才的陡然一震，分明是已有了警覺，那實在是逼得方圓非下手不可了！

方圓送出的那一刀，恰好刺進燕十三的要害，在燕十三咽喉之中，發出了一聲極其奇怪的「咯」的一聲來。

然而，也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方圓祇覺胸前，似乎有什麼東西，碰了一下。

方圓也來不及將短刀拔出，連忙低頭看，只見燕十三的右手，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緊緊貼着自己的心口上。

方圓的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失聲叫道：「你——」

他祇叫了一個字，口張處，大口的鮮血，自方圓口中像是倒水一樣，疾倒了出來！

同時，方圓也覺得雙腿一軟，「咕嚕！」一聲響，他是和燕十三一起跌倒在堤上。

燕十三一倒地，他張大了口，焦黑的臉上，只看到他那張開的大口。

方圓也跌在地上，他的胸口，一點也不感覺到有什麼疼痛。可是，他口中的鮮血，還是不斷地湧了出來。

方圓根本不識武功，他不知道，燕十三在臨死之前，一掌按在他的心口，已將他的經脈震斷，他是活不成的了，他還在想，不要緊，我沒有受什麼傷，我還可以起身呢。

然而，就在他這樣想的時候，他的視線也漸漸地模糊了，在他眼前，燕十三張大了口，像是在漸漸地擴大，變成一個其大無比、血紅色的大洞。

而他自己，彷彿已被一股什麼力量，捲進了那個紅色大洞之中，打着轉。

方圓的眼前，是一片血紅，在那片血紅中，他像是看到了他當馬伕時睡的乾草鋪，也像是見到了天香院中，那許多美貌姑娘，和潔白晶瑩的玉體，他更像見到了洪雪心發出的呻吟的嬌聲。

他彷彿看到的東西，越來越多，一切都在旋轉着，有橫陳的玉體，有飛舞的銀票，有各樣各種的珠寶。

他還看到了燕十三的胖臉，見到了閃亮的刀身，見到了洪武揚的小腹中了一刀之後的奇怪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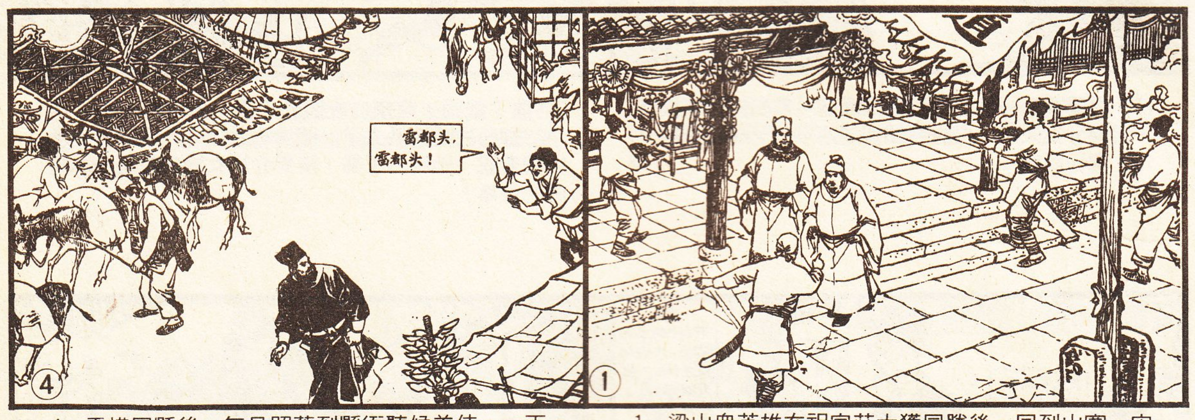
他也見到了雪白的美女胸脯，映着膚光的玉腿，見到了……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五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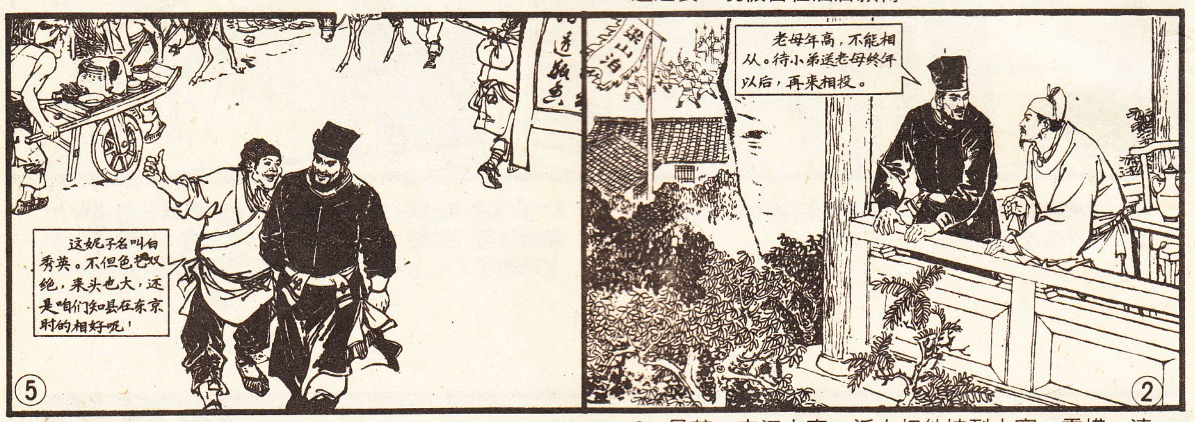
高唐州（一）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梁山衆英雄在祝家莊大獲同勝後，回到山寨。宋江親自主持，把扈三娘和王英配爲夫婦。大家正在歡宴慶賀，山下朱貴派人來報告，說鄆城縣都頭雷橫路過這裏，現被留在酒店款待。

4　雷橫回縣後，每日照舊到縣衙聽候差使。一天，雷橫走到衙門東頭，忽聽後面有人喊他，回頭一看，原來是李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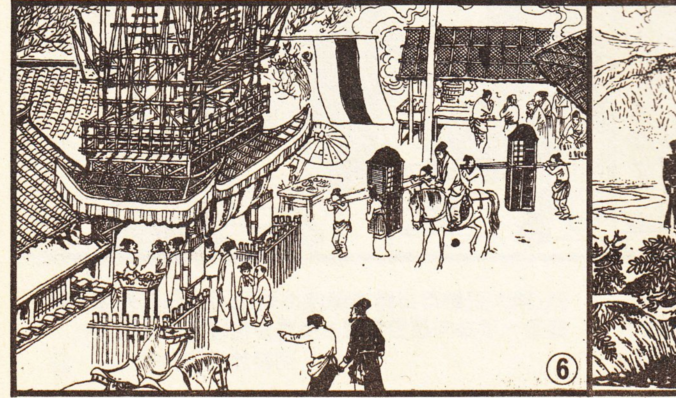


2　晁蓋、宋江大喜，派人把他接到山寨。雷橫一連住了五六天，每天和宋江等吃酒暢談。晁蓋問起朱同，雷橫說朱同現在鄆城當牢頭，新任知縣很抬擧他。宋江勸雷橫上山入住，雷橫借故推辭。

5　李小二告訴雷橫，縣裏新來了一位跑江湖賣唱的女子，長得又好，唱得又妙。他要雷橫抽空去看看。



3　宋江等留不住雷橫，便各拿出金銀綢緞等物贈給他，並一直把他送到路口，方才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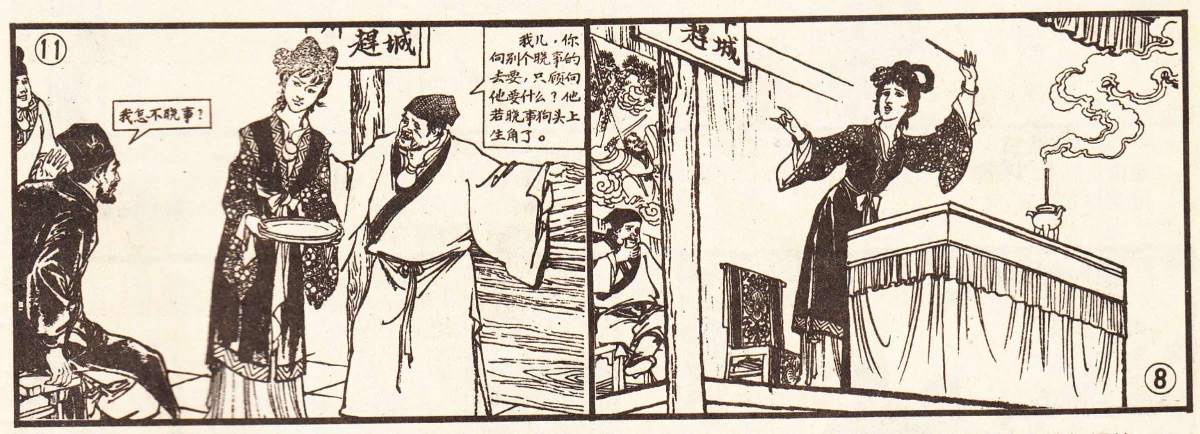


6　雷橫說今日倒也沒事，去看看也好。倆人便一塊兒向戲園子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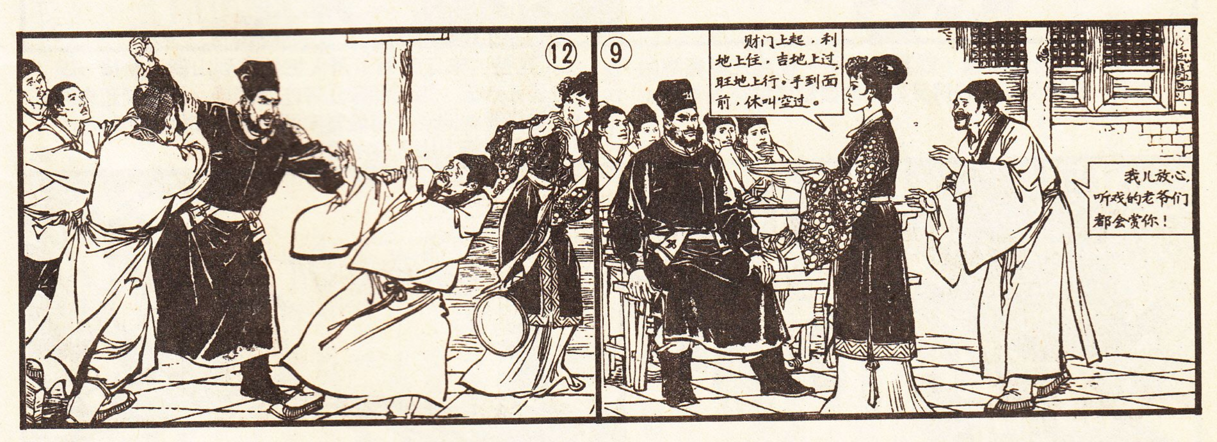
7　進了戲園，雷橫在左邊頭上第一個位子坐下，李小二却出去喝碗酒去了。開場唱過，有個老頭兒出來對觀衆說，他叫白玉喬，接着介紹女兒白秀英今天說唱的故事。

10　白秀英第一個便來到雷橫面前。雷橫向袋裏摸時，偏偏分文未帶。白秀英却當他捨不得，一句緊似一句，向他討錢。



8　白秀英走上台來，參拜四方。接着就拈起鑼棒，如撒豆般的點動，接着，拍了一下界方，便說唱起來。她說了又唱，唱了又說，滿院子聽衆喝采不絕。

11　雷橫實在沒有帶錢，白秀英却纏着不肯答應。白玉喬站在旁邊口出惡言，挖苦雷橫。



9　衆人正聽得出神，戲忽然剎住了。白秀英托了個盤子，下來向聽衆要錢。老頭兒也跟在後面幫忙。

12　有人告訴他，這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非但不理，駡得更難聽了。雷橫哪裏還忍得住，揪住白玉喬就打起來，好容易被衆人勸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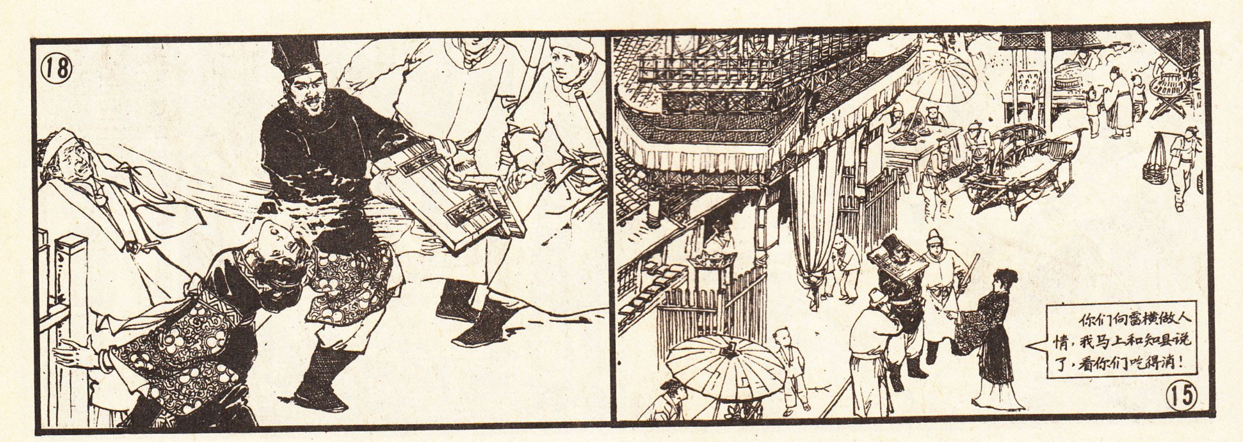
16　恰好，雷橫的母親來給雷橫送飯，看見兒子拴在戲園門口，就責問那班押雷橫的禁子，他們只得把苦情向雷橫母親說了。

13　白秀英見父親被打傷，仗着和知縣在東京是老相好，立刻到衙門去告狀。知縣大怒，立刻派人捉拿雷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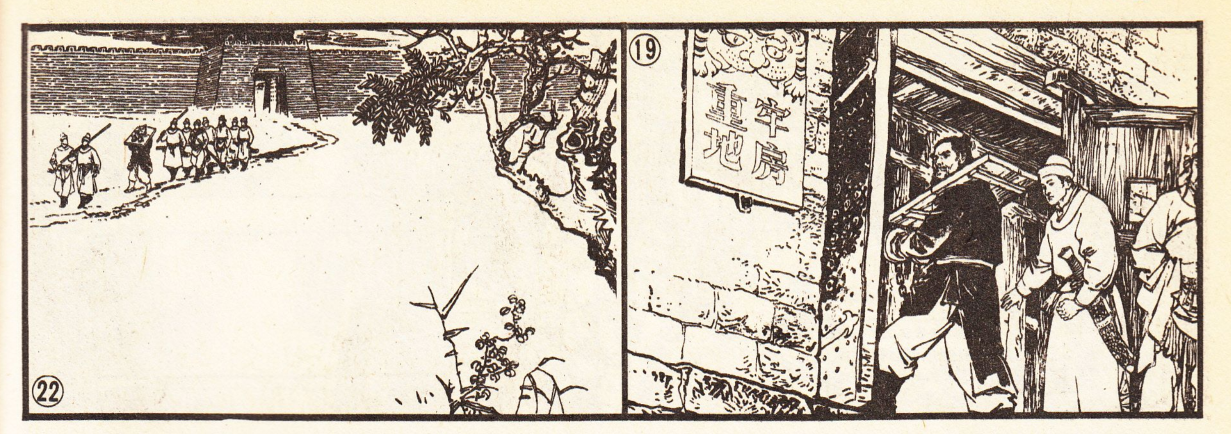
17　雷母聽了，一邊大罵白秀英，一邊動手解繩子。白秀英一見，立刻從茶館裏罵了出來，雷母更加氣憤，不肯相讓。白秀英大怒，一掌打過去，幾乎把雷母打倒，接着又連連打了雷母幾個耳光。

14　雷橫當堂被責打一頓，又被枷了起來，遊街示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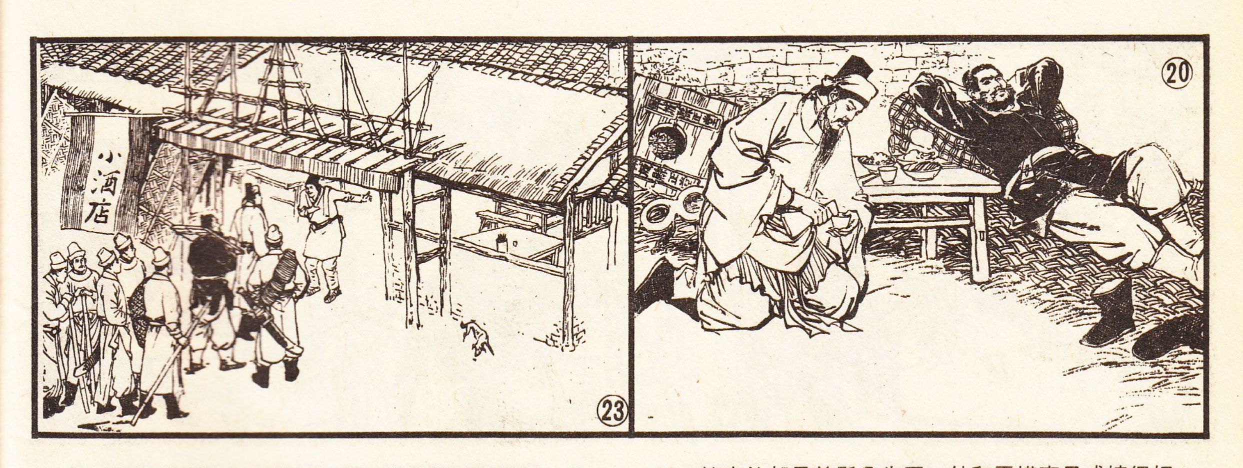
18　雷橫是個孝母的人，見母親挨打，一時怒從心起，扯起枷來，照着白秀英的後腦打下來，哪知力氣過猛，一下把她的腦蓋劈開。

15　白秀英還要逞威風，叫禁子把雷橫拴在戲園門口。禁子不肯，白秀英就用話威脅，禁子怕吃虧，只得照辦。



22　朱同幾次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救雷橫，怎奈打死的是知縣心愛的女人，因此誰說也不行。白秀英父親又咬定要雷橫抵命，這案子就轉到濟州去辨。知縣派朱同解送雷橫。

19　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把雷橫押進縣衙。雷橫一概招認。知縣叫把雷橫下大牢。



23　朱同帶了十幾名差人押了雷橫，離了鄆城縣，直奔濟州。走了十幾里路，見前邊有一間酒店，衆人一同到酒店裏吃酒。

20　管牢的却是美髯公朱同，他和雷橫素日感情很好，如今也沒辦法。他預備些酒菜，打掃了一間淨房，安頓雷橫。



24　朱同帶了雷橫去解手，到了僻靜處，朱同給雷橫開了枷，要他趕快逃走。雷橫怕朱同吃官司，不肯走，經朱同勸說，雷橫才逃去了。

21　晚上，雷母來給雷橫送飯，哭着托朱同關照雷橫。朱同滿口答應，還說有機會一定要救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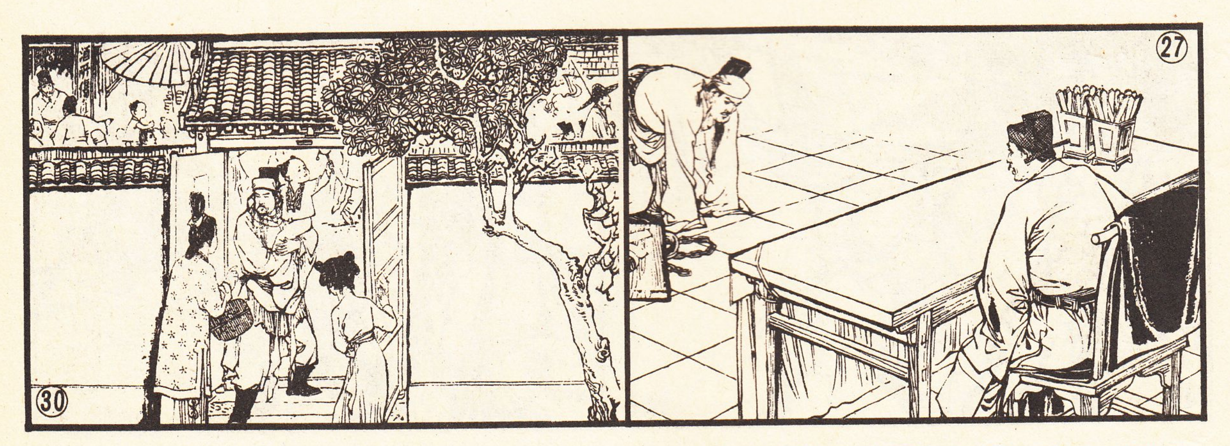
28　濟州府把朱同刺配到滄州。到了滄州府衙，知縣見朱同相貌非凡，心中就有幾分喜歡，沒把他押進大牢，留他在衙內使喚。

25　雷橫逃到家中，把詳情告訴了母親，覺得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安身，就星夜投奔梁山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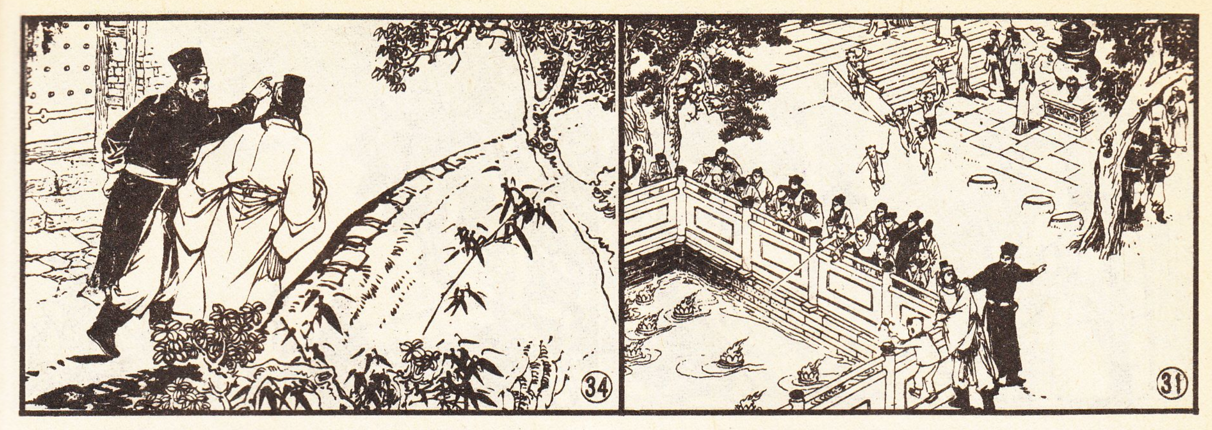
29　因爲朱同性情溫和，衙裏的人都喜歡他。知府有個四歲的小衙內，嬌生慣養，那天看見朱同，纏着他，要他抱，朱同又會討孩子歡喜，知府就叫朱同專帶小衙內玩。

26　却說朱同拿了空枷回到酒店，向衆差人說不小心叫雷橫逃了。衆差人聽說立刻要追，朱同故意延遲了半天，才決定回鄆城縣投案自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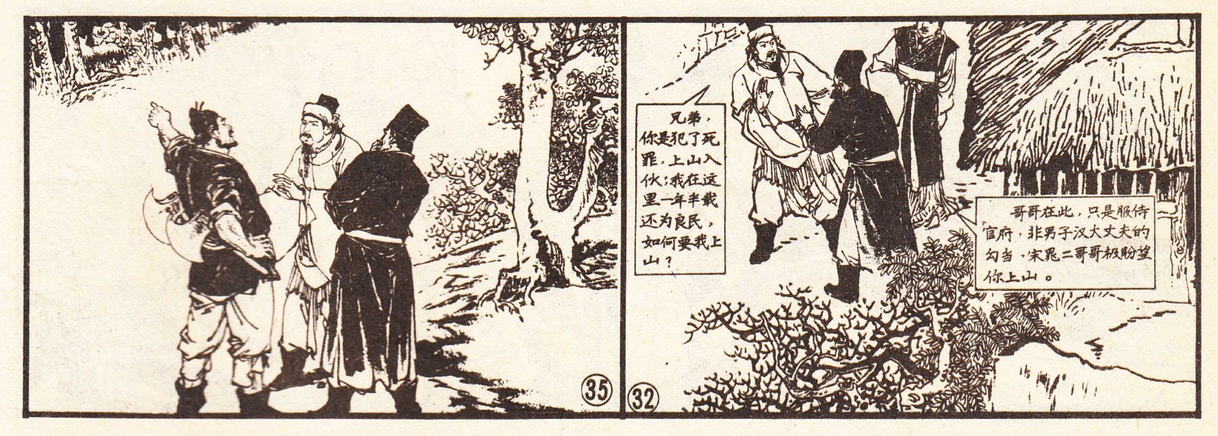
30　七月十五日，地藏寺裏放河燈。這天晚上吃過飯，小衙內要去看河燈，知府夫人就叫朱同帶他去看。

27　朱同回縣投案，知縣立時寫了一封公文，把朱同所犯情由申報濟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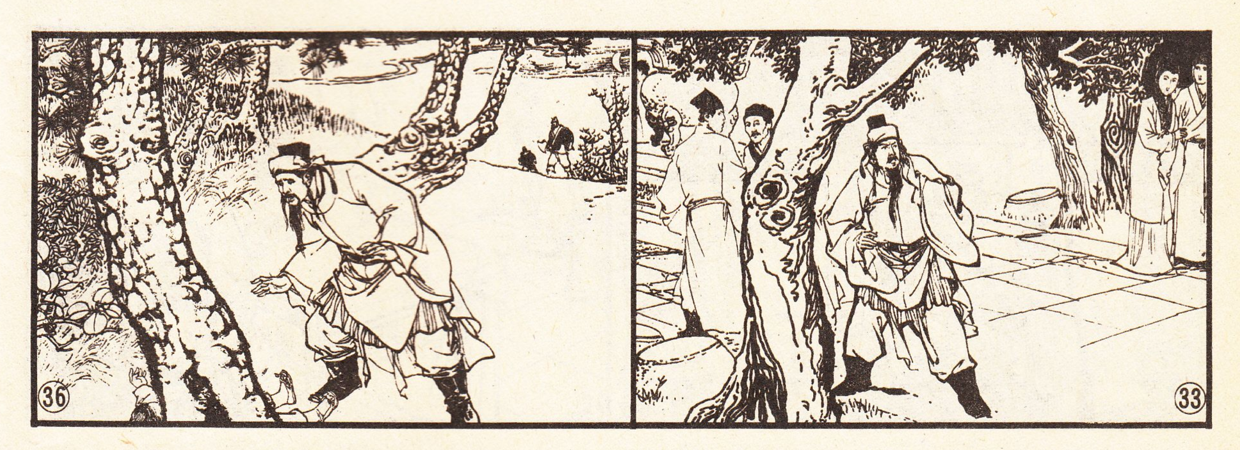
31　朱同和小衙內看河燈，後面有人叫他，原來是雷橫。朱同正在詫異，雷橫說有句話要和他說。朱同就叫小衙內先坐下等他，自己和雷橫到僻靜處談話。

34　朱同到處找不到小衙內，慌忙回來問雷橫。雷橫說，或許是同來的人見你不答應上山，把小衙內先帶到梁山去了。朱同要雷橫到他們的住處去問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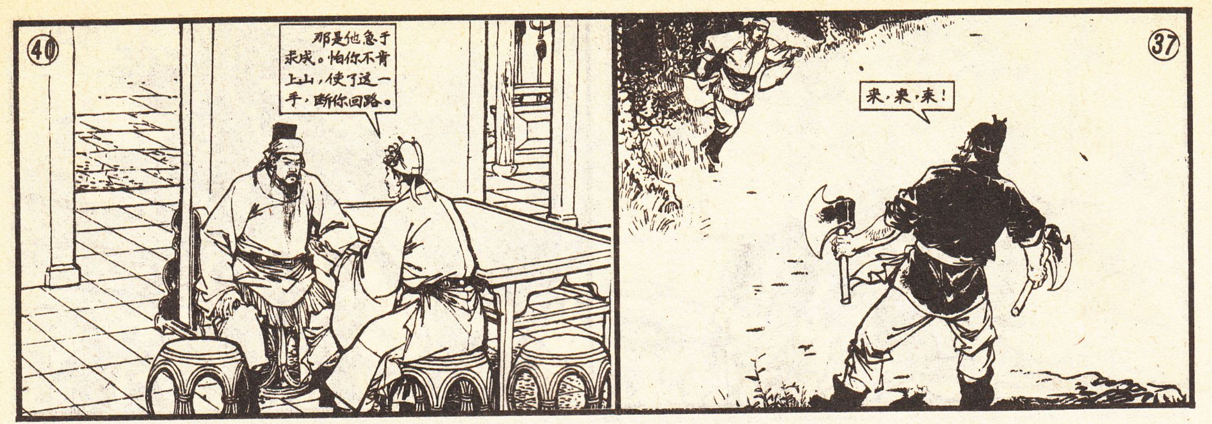
32　沒走幾步，吳用也來了。雷橫就把打算邀他同去梁山聚義的事說了一遍。朱同聽了，半天回答不出，後來才說自己不願上山。

35　出城走了一段路，迎面碰見李逵。雷橫說這是同來的李逵，叫朱同向他問小衙內的下落。李逵告訴朱同說，小衙內現在那邊松林中睡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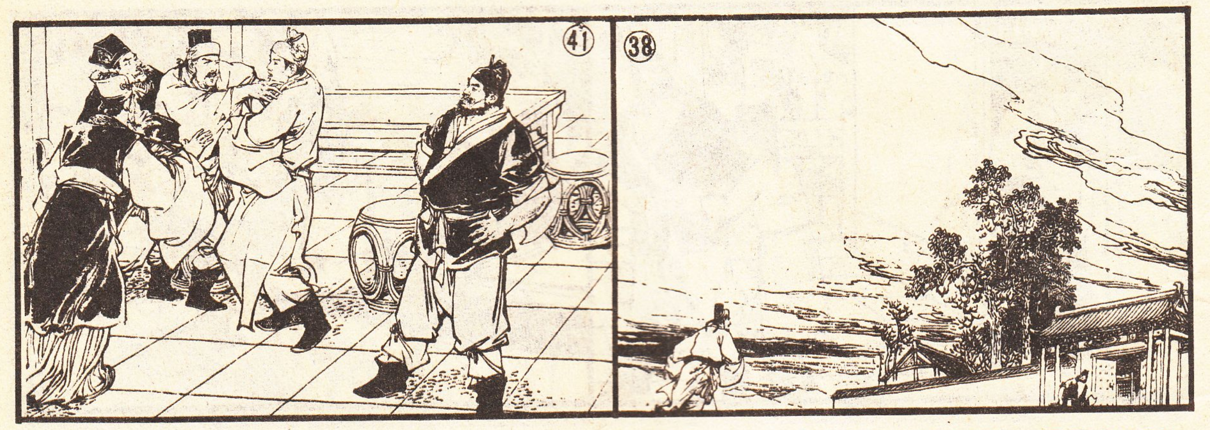
33　雷橫苦勸不聽，只得由他，便和吳用走了。朱同回來找小衙內，連影子也不見了，急得滿頭大汗。

36　朱同慌忙趕進松林，月光下看見小衙內躺在草地上。朱同彎下腰去抱，誰知弄了一手血，仔細一看，小衙內已死了半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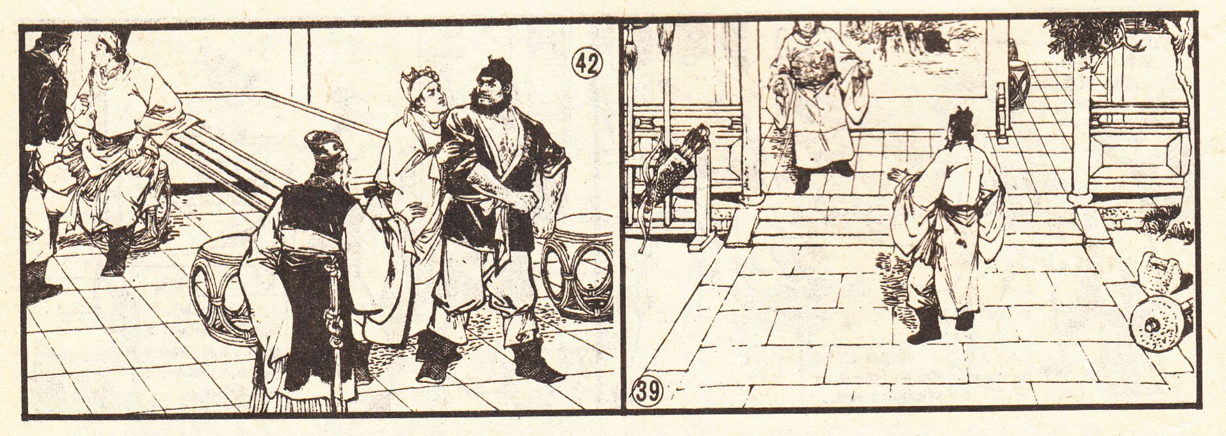
37　當時朱同大怒，奔出松林要找他們算賬，誰知他們早已不見了，四下裡望時，只見李逵遠遠的拍着雙斧喚他。朱同恨不得一口吞了他，不顧一切地追了上去。

40　柴進把朱同引進客廳坐下。朱同便把李逵殺死小衙內的事告訴了柴進。柴進受了吳用等囑托，一面安慰朱同，一面說出梁山英雄盼望朱同上山的苦心，勸他跟隨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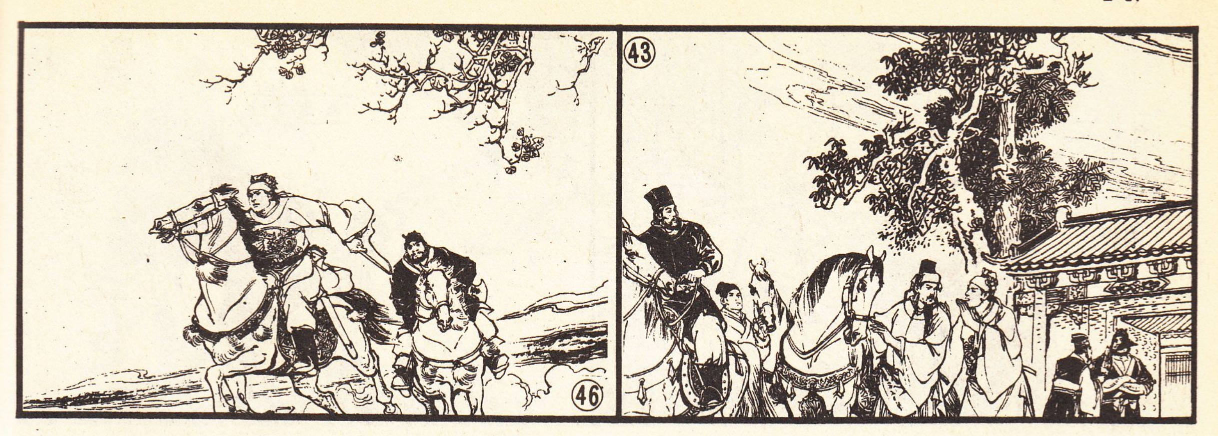
38　可是怎麼也追不上，到天快亮時，只見李逵轉入一個莊院裏去了。

41　柴進把吳用、雷橫和李逵喚了出來，叫他們給朱同陪罪。朱同一見李逵，份外憤怒，跳上前去，就要和他拚命。經柴進極力勸解，才沒有打起來。



39　朱同進了莊院，只見兩邊排列着許多兵器。他想這一定是官宦人家，就高聲問："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後走出一個人來，這人正是小旋風柴進。

42　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朱同只得上山。可是朱同說若有黑旋風在一起，他死也不上山去！柴進無法，只得留李逵在他家暫住，以吳用和雷橫先陪上山去。



46　柴進要去高唐州看叔父，李逵也要同去。柴進應允，兩人往高唐州而去。

43　當天，柴進備了三匹快馬，送吳用等上山去。分手時，柴進特意告朱同，說朱同家眷早已由梁山派人接上山去，請他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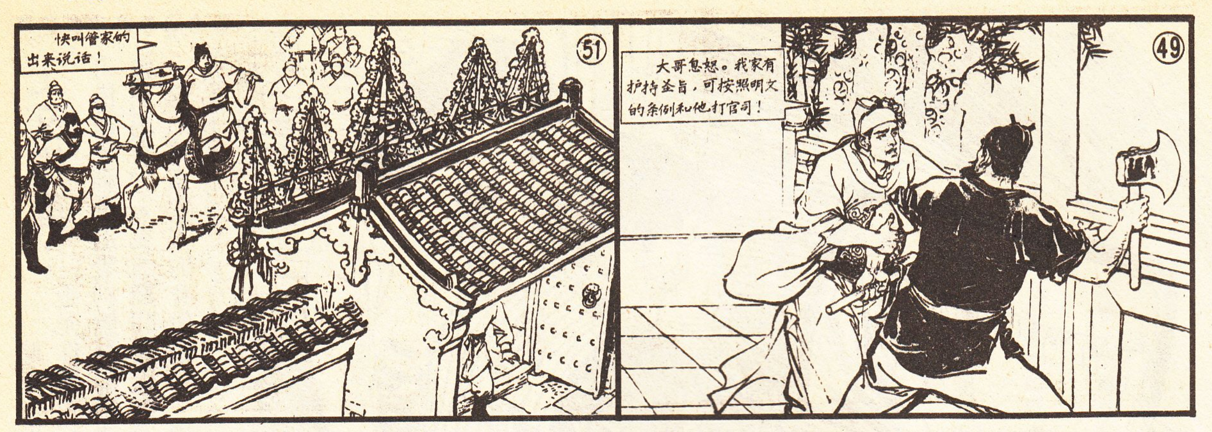
47　到了高唐州柴皇城家裏，柴進留李逵在外邊客廳坐，自己直入臥房去看叔叔。

44　却說知府不見小衙內回來，焦急萬分，派人四處尋找。過了兩天才找到小衙內遺體。知府和夫人痛哭，只得埋葬了，派人到處捉拿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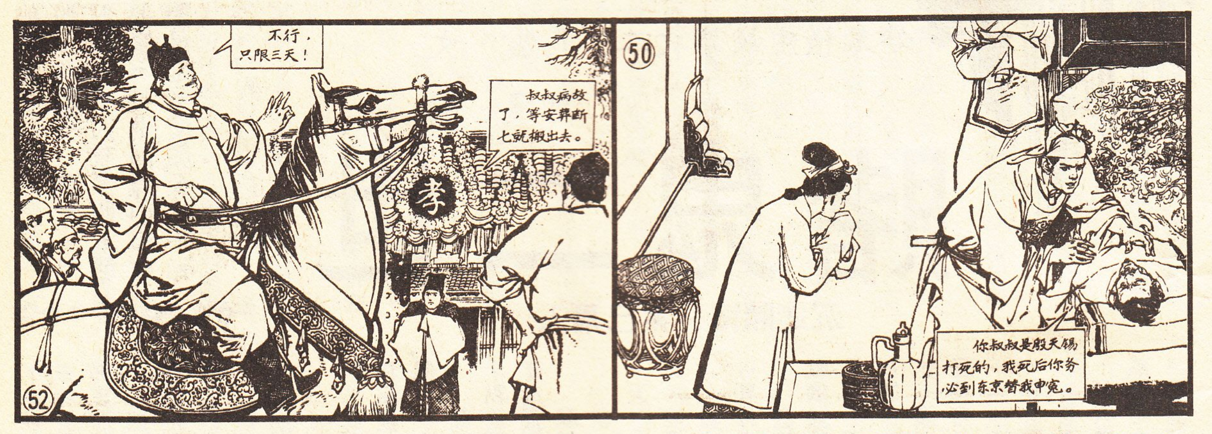
48　柴進的嬸母把他的叔叔得病原因詳細說了一遍。柴進決定派人回滄州把家中的丹書鐵券取來，再和殷天錫講理。

45再說李逵在柴家住了一個多月。一日，忽然有人給柴進送來一封信，柴進看信大驚，就向李逵說，自己有要事，必須出外一趟。



51　柴皇城剛死了三天，殷天錫就帶了一羣人來到柴家門前嚷鬧。

49　柴進出來，把事情經過告訴給李逵。李逵聽了，氣得跳了起來，舉起雙斧，就要找殷天錫拼命。柴進勸了半天，才勸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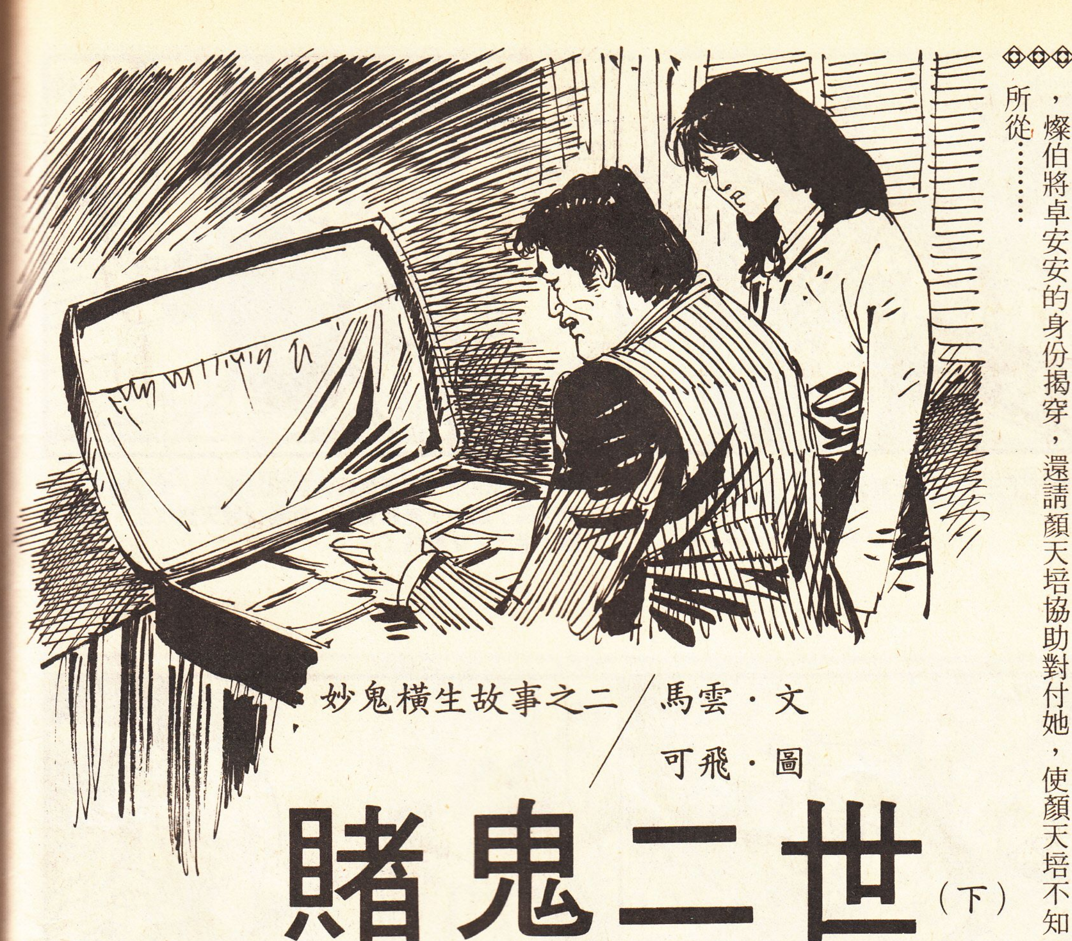


52　柴進穿了孝服出來答話。殷天錫限他們三天把宅子騰出來，不然就派人強住。柴進再三請求，他却蠻不講理，就是不允。　(待續)

50　兩人正在說話，裏面侍妾慌忙來喚柴進，說老爺快要歸天了，叫他趕快進去。柴進到了叔叔跟前，叔叔只說了幾句話就斷氣了。

上文提要：

賭鬼二世顏天培按照燦伯的說話向萬洋贏得一千元作賭本，又到俱樂部賭骰子共贏得一萬元，但可惜被貴利洪追貴利債全部取清，幸燦伯協助取回，二人有了賭本準備賭馬事宜，在這期間顏天培遇到女鬼卓安安要脅，替她向燦伯報復，燦伯將卓安安的身份揭穿，還請顏天培協助對付她，使顏天培不知所從……



妙鬼橫生故事之二／馬雲・文

可飛・圖

賭鬼二世（下）

沉迷賭博　累己累人

顏天培乾咳一聲，說道：「甚麼玄門奇功，我懂不懂那是不要緊的，但我取得那隻和尚襪之後，又有甚麼用？」

燦伯道：「當然大有妙用，最少，只要你把那隻和尚襪放在身上，卓安安就再也不敢找你了。」

顏天培這才恍然大悟，連連點頭說道：「好的，我馬上就找詹瞎子。」

＊　＊　＊

詹瞎子一聽見顏天培要索取他師父的和尚襪，立刻就放了一個很響很響的響屁。

顏天培感到有點侷促，但面上不敢有半點稍露出來。詹瞎子反而很輕鬆地笑了：「這個屁，我已忍了十五年！」

顏天培大奇，只聽見詹瞎子繼續又說：「在十五年前，我師父就已說過，總有一天，會有人取去這一隻和尚臭襪的，而且，他還算準，到時我會大放响屁！」

顏天培越聽越奇：「有人取去和尚襪，和你老人家放屁又有甚麼相干？」

詹瞎子道：「的確沒有甚麼相干，但我師父是個奇人，他能知過去未來，所以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知道我會在這個時候放屁。」

顏天培乾咳兩聲，心想：「世事之古怪稀奇，眞是數不勝數。」

不久，詹瞎子就從枕頭底下，取出了一隻又黃又霉的襪子。

若不是燦伯曾經說明這一隻襪的來歷，顏天培怎樣也想不到，如此一隻臭襪居然也是大有妙用的。

詹瞎子用雙手捧着這一隻和尚襪，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

詹瞎子接着道：「師父曾經苦練『聚底神功』，把畢生功力都沉聚到脚底之下，久而久之，連這一隻襪也成爲治邪鎭鬼的靈符，顏先生，你取去此襪，千萬要小心保管，切記切記！」

說完，愼重地把和尚襪交給顏天培。

由於詹瞎子是以雙手把和尚襪交給顏天培的，所以，顏天培也用雙手把這一隻和尚襪接住。

一隻襪，在顏天培的想像中，自然是輕如無物的，那知道他一接過和尚襪，才發覺大謬不然。

這分明是一隻襪，襪內也不可能藏着甚麼東西，但顏天培一接過它，却彷彿接住了一隻啞鈴一樣，差點連雙手都捧不穩。

詹瞎子哈哈一笑：「別看輕了它，我師父練的是『聚底神功』，這一隻襪，可不簡單！」

顏天培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半晌才道：「請問詹先生，這一隻襪要多少錢？」

「錢？」詹瞎子一聽見顏天培這樣說，登時怫然不悅：「誰說我把這一隻襪子賣給你的？要是算錢，就算十億美元也不賣！」

顏天培連忙道：「對不起！眞是對不起！」

詹瞎子這才面色稍寬，道：「那也沒甚麼，正是不知者不罪，你走吧。」

顏天培道：「那麼，我要在甚麼時候把襪子還給你？」

詹瞎子道：「可還則還，不能還則算

了，再見！」

* * *

帶着一隻和尚襪進入馬場，的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

這種事，顏天培就算在做夢的時候也夢不出來。

這一天，馬場裡十分擠擁，到處都是馬迷。

第一場賽事快要開始了，但顏天培還沒有下注，因爲他必須等候燦伯的指示。沒有燦伯的指示，他決不下注。

但第一場賽事已跑完了，燦伯還是沒有出現，而最要命的，就是第一場跑出的冠軍馬「浿眞高」，是顏天培的心水馬，獨贏派彩超過十五倍。

若不是等候燦伯的指示，這一場馬他是必中無疑的，對於一個賭徒來說，這自然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但他現在只好繼續等待燦伯。

雖然馬場之內人山人海，但顏天培深信，燦伯要找尋自己，那是易如反掌的。

第二場賽事很快又要開始了，燦伯還是沒有出現。

說來眞是巧合，這一場的冠軍馬「桃花太子」，又是顏天培的心水馬，而且派彩更高，超逾二百大元！

第一場賽馬「走寶」，已經是很可惜的了，再一次錯失良機，更令顏天培爲之氣結。

他這樣想：「要是我第一場就開始投注，『浿眞高』是中定的了，那麼，到了第二場，我賭『桃花太子』的注碼一定更大，也會中彩更多……」

他越想越不服氣，但現在說甚麼都是多餘的，他唯有在馬場內遊遊蕩蕩，繼續等候燦伯。

到了第三場快要開始的時候，忽然有個冒失鬼在他身邊經過。

這個冒失鬼捧着兩隻紙杯，杯裡裝着奶茶。

顏天培是看見這人向自己這邊走過來的，但這人的視線却不是向他這邊望，而是一面走一面側着臉孔觀看電算機。

「喂！小心——」顏天培急忙提醒這人，自己也同時側身閃避。

但這冒失鬼還是撞了過來，兩杯奶茶最少有一大半傾瀉在顏天培的身上。

這人連忙向顏天培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把你的衣服都弄髒了，唉，眞該死，但我不是故意的……」

這個冒失鬼一面說，一面掏出紙巾爲顏天培抹乾淨衣服。

顏天培心中暗叫倒楣，但嘴裡却不斷說：「沒關係！沒關係！」

一番擾攘之後，這個冒失鬼才走了，顏天培眉頭大皺，忽然覺得有點不妙。

他覺得不妙，是因爲忽然發覺衣袋「輕」了。

他進入馬場，右邊衣袋一直是沉甸甸的，那是因爲和尚襪放在那裡的緣故。這時候，他的衣袋忽然不再有沉甸甸的感覺，顯然是和尚襪不見了。

「糟糕！那個混蛋是扒手！」顏天培跺了跺脚，一摸衣袋之下，果然是和尚襪給人偸走了。

他連忙追前，想把那個扒手抓住。但馬場內人頭湧湧，那個扒手既是有備而來，得手之後還不逃之夭夭嗎？

現在，顏天培想找回那個扒手，眞是難比登天了。

當然，他是可以馬上報警尋求協助的，但他應該怎樣向警方說？

他的錢包仍在，鈔票並未少了一張，他不見了的只是一隻襪！

倘若警方知道他爲了一隻臭襪而報警，會不會把他當作神經病者看待，這就眞是難說得很了。

而且，縱使立刻報警，只怕也很難可以把那個扒手抓住。

顏天培只好暗嘆倒楣，想不到連一隻臭襪也有盜賊看上了。

他只好繼續等待燦伯的出現。

* * *

第三、第四、第五場賽事相繼跑畢，賽果是忽冷忽熱，很難捉摸。

但燦伯還是沒有出現。

要不是顏天培曾經受過好幾次教訓，他一定早已忍不住要自行下注了。但到目前爲止，他還是儘量忍耐着，甚至作出最壞的打算：「大不了今天不賭馬！」

忽然間，他聽見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在背後响起：「培哥！」

顏天培怔住了，他怎樣也想不到，居然會在馬場聽見雅兒的聲音。

他連忙回頭，但却沒有看見雅兒的影子。

「雅兒！」他在呼喚。

雅兒的聲音又响起了，她說：「你用不着找我，只須依照我的話去做便是。」

顏天培「哦」的一聲，眼神忽然變得一片茫然，就像是中了邪一樣。

雅兒繼續說：「這一場馬，你最喜歡那一匹？」

顏天培立刻說：「是十號馬『好得很』。」

「好得很，眞是好得很，」雅兒的聲音彷彿笑了笑，接道：「你把所有錢都押下去好了。」

顏天培點點頭，道：「好的，我照妳的話去做。」

他並不是說說便算，而是眞的傾盡所有賭本，全都押在「好得很」這匹馬身上。

他打了票之後，忽然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雅兒！」他在叫喚，但雅兒的聲音不再响起了，他環顧四周，身邊全是陌生的人。

這些人當然都是馬迷，在馬場內，每一個馬迷都是志在賭馬的，除了馬兒之外，他們不會關心別的事情。

沒有人理會顏天培，顏天培也看不見雅兒，也看不見燦伯。

他看着手裡的彩票，有如南柯一夢的感覺。

但這並不是做夢，他已把所有賭本，都投注在「好得很」這匹馬身上。

這匹馬，的確是顏天培的心水馬，而且賠率也不差，大概是八倍左右。

可是，他實在不明白，自己怎會這樣投注的？

在進入馬場之前，他早已下了決心，除了燦伯的貼士之外，決不賭任何一匹馬

，當然也包括自己的心水馬匹在內。

可是，他始終沒有看見燦伯，也沒有聽見燦伯的聲音，倒是雅兒的聲音莫名其妙地出現了！

雅兒又不是幽靈，他怎會聽聲而不見人影的？

顏天培越想越奇，忽然間，他腦海裡閃過了一個人的影子，也想起了這個人的聲音。

說正確一點，那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鬼。

一個女鬼。

「卓安安！」顏天培倏地明白了，完全明白。

那聲音根本不是雅兒，而是卓安安在搞鬼！

一想及此，顏天培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這時候，跑道上的賽事已經展開，十號馬「好得很」出閘狂放，但一轉彎就已無影無踪。

「好得很」跑第八，顏天培當然是輸了。

但燦伯還是沒有出現！

＊　＊　＊

賭馬就是這樣現實的，尤其是輸了馬，所面對的一切更加現實。

顏天培輸得一乾二淨，連晚飯錢也沒有下落。

他總算還有幾塊硬幣，可以用來乘搭巴士。他坐在巴士來到了尖東海傍，無聊地坐在石櫈上，欣賞着維多利亞海港的景色。

這景色是舉世知名的，無論在任何天氣，任何時候欣賞，都有其獨特的風貌。

但顏天培眞的在欣賞風景嗎？當然不！他只是坐在這裡發楞。

天色黑了，霓虹燈爲香港夜色添上迷人的彩衣。

忽然間，有一個警察走了過來，對他說：「你背上貼着的是甚麼東西？」

顏天培一怔，連忙把外衣除下，赫然發覺外衣背後，竟然不知何時給人貼上了一道符咒。

他急忙把這道符咒撕掉，並將之拋入垃圾桶內。

那警察望住他，覺得此人似乎有點問題。

但那警察也不敢太肯定顏天培是否是個「神經佬」，只是認爲此人舉止古怪，眼神呆滯而已。

顏天培撕掉那道符咒之後，就匆匆走了，那警察也不再理會他。

顏天培走出了幾十步之後，忽然聽見有人喝道：「停下來！」

那是燦伯的聲音。

一聽見那是燦伯的聲音，就算燦伯不叫他停下來，他也是非要停下來不可的。

他有太多事情不明白，非要問一問燦伯不可。

他一回頭，立刻就望見了燦伯，只見燦伯的臉色很不好看，但却又有點無可奈何的神情。

顏天培吸了一口氣，道：「這究竟是怎樣搞的？我在馬場裡等了你大半天——」

「少廢話！」燦伯沉着聲喝道：「你可知道，你這個人有些糊塗？」

顏天培一呆，道：「我有什麼地方糊塗了？」

燦伯道：「你冒冒失失的，連一直有人在背後跟着你也不知道！」

顏天培道：「你是說在什麼時候？」

燦伯道：「當你還沒有進入馬場之前，就已經有一個戴着毡帽的男人跟着你，而且還在你進入馬場的時候，在你背後貼上一道符咒。」

顏天培一呆，道：「這道符咒對我有什麼作用？」

「你眞是個蠢蛋！」燦伯「呸」一聲，喝道：「這道符咒並不是對付你，而是對付我的。」

顏天培道：「豈非我背上貼了一道符咒之後，你就不能進入馬場了？」

燦伯道：「放屁，除非有數以千張這樣的符咒貼在馬場上，否則還難不倒我這個老鬼，但在你背後貼上，我最少無法接近你，甚至無法跟你講話！」

顏天培吸了口氣，道：「所以，你一直不能在我身邊出現，就是因爲這道符咒在作怪？」

燦伯道：「不錯，眞是浪費了大好機會！」

顏天培眉頭一皺，道：「那個男人，是什麼來歷？」

燦伯道：「那個男人戴着毡帽，你可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顏天培道：「是不是他很怕冷？」

燦伯搖搖頭，道：「今天的天氣根本不冷，他戴着毡帽，是不想讓人看見他的腦袋。」

顏天培道：「他的腦袋有什麼不妥？」

燦伯道：「他的腦袋比任何人都更正常，只是沒有頭髮。」

顏天培「哦」一聲道：「原來是個禿子。」

燦伯跺了跺脚，罵道：「眞是他媽的大蠢蛋！什麼禿子不禿子的？他根本是個和尚！」

「和尚？和尚也會進入馬場嗎？」

「唉，你還是糊裡糊塗的，你可知道人有多種，和尚也一樣，跟在你後面的這位，其實他根本就不夠資格做和尚。」

「什麼意思？」顏天培一楞，半晌才道：「這是不是個『不是和尚的和尚』嗎？」

燦伯道：「你別管他是不是眞的和尚，最主要的，還是他是個怎樣的人。」

「他是個怎樣的人？」顏天培問。

「他是個混蛋，只要有利益，什麼事情也敢做。」燦伯說。

顏天培道：「他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燦伯道：「當然是有好處的，但他有什麼好處，你是不必理會的。」

顏天培道：「除了那道符咒之外，對付這個女鬼的法寶也給人偸走了。」

燦伯道：「說來說去，還是那個女鬼可惡，她分明是要破壞我們的發財計劃。」

顏天培道：「何以這個女鬼這樣可惡？」

燦伯道：「這是後話，問題是怎樣才可以報却一箭之仇？」

顏天培道：「你老人家認為這仇非報不可？」

燦伯哼了一聲，說道：「這女鬼這樣整治你，根本就沒有把我這個老鬼放在眼內！我若不給她還以顏色，眞是顏面何存？」

顏天培心中一陣好笑，心想：「連老鬼也這樣愛面子，眞是始料不及。」

燦伯道：「現在，你什麼都用不着做，回到『西嶽華山』好了。」

「西嶽華山」就是燦伯的那間小木屋。

顏天培一怔，道：「回西嶽華山嗎？是不是那個姓嚴的騎師又在那裡？」

燦伯搖搖頭，道：「不，那個騎師是個飯桶，我現在對他是沒有半點興趣的。」

顏天培道：「那麼，我為什麼要回西嶽華山？」

燦伯道：「你回到西嶽華山，自然對你有好處，何必嚕嚕囌囌，問來問去？」

顏天培道：「既然燦伯這樣說，我照你老人家的吩咐去做便是。」

燦伯道：「快走吧，別阻着我這個老鬼逛公司。」

「逛公司？逛什麼公司？」

「呸！我逛什麼公司，關你屁事！」燦伯罵了起來，「再不去，我把你一拳打進大海裡！」

顏天培只得走了，但却一面走，一面咕嘀不已。

忽然間，燦伯又把他叫住：「慢走！」

顏天培吸了口氣，回頭道：「又有什麼事？」

燦伯冷冷一笑，道：「不是我有什麼事，而是你心裡還有什麼事情不明，不妨直說！」

顏天培嘆了口氣，道：「那是無關宏旨的事，算了！」

「什麼算了？」燦伯怒道：「何必吞吞吐吐，你既然心裡大有疑問，就該直說出來！」

顏天培「哦」了一聲，道：「既然這樣，我說出來便是……」

「他媽的，要說便說，怎麼老是這樣婆婆媽媽的！」

「馬場之內，人頭湧湧，倘若我背上早已給貼着一道符咒，何以居然沒有人向我提醒一下？」

「嘿嘿，好聰明！」

「不，只是心中不明白，所以想向你老人家問一問而已。」

「問得好。」燦伯怪笑了一下，道：「你玩過汽球沒有？」

「當然玩過。」顏天培不禁為之莫名其妙，心想：「一道符咒，和汽球又有什麼相干？」

但燦伯接着却說：「那道貼在你背後的符咒，就像是一隻汽球。」

「什麼汽球？」

「眞是笨蛋！」燦伯又罵了起來：「汽球是會膨脹的，難道你連這一點道理都不懂嗎？」

燦伯這麼一說，顏天培總算明白過來，他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汽球是會膨脹的，但那道符咒，難道也會膨脹嗎？」

「對了！」

「怎會這樣的？」

「你什麼都不懂，所以才會有此一問。」燦伯冷冷一笑：「既然汽球可以膨脹，符咒為什麼不可以膨脹？」

「汽球是用橡膠造的，當然可以膨脹，但符咒是用紙造的，又怎會膨脹？」

「眞是愚昧之見，」燦伯冷笑道：「世間上稀奇古怪的事數之不盡，你又怎可以肯定紙張不能膨脹？」

顏天培道：「那是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可以膨脹的紙張！」

顏天培又喃喃道：「眞是不可思議之至。」

燦伯道：「說得正確一點，紙張其實是不能膨脹的，但對於有法力的人來說，要使一張紙由小變大，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顏天培道：「是否這一道符咒貼在我背後，它就一直會膨脹下去？」

燦伯道：「正是這樣，所以，當你進入馬場的時候，由於這道符咒太細小了，所以根本沒有人會加以注意，但隨着時間的過去，符咒不斷膨脹，這才引起那個警察的注意而已。」

顏天培這才如夢初醒，不禁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如此說來，這是我太糊塗了。」

燦伯道：「也不能全都怪你，反正事情已成定局，你先回去西嶽華山，有什麼事情，我們改天再談好了。」

＊ ＊ ＊

回到「西嶽華山」，顏天培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他在想：「自己突然交上了什麼運？似福非福，似禍非禍，無論什麼事情，都總是患得患失似的！」

在這間小木屋裡，他覺得很不是味兒，正想離去，忽然有人在床底下叫道：「等一等！」

顏天培大奇，怎麼床底下居然有人躲着，而且，那是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當他看見這個女孩子的時候，不禁更是奇上加奇，失聲叫道：「妳怎麼會在這裡的？」

原來在床底下的女孩子，並非別人，居然是雅兒。

雅兒一看見顏天培，也是為之驚喜不已：「眞的是你？」

顏天培莫名其妙地盯着她的臉：「妳早知道我會到這裡來嗎？」

雅兒伏在他的肩膊上，道：「有人曾經告訴我，你遲早會在這裡出現的，所以就在這裡等你。」

顏天培奇道：「是誰告訴妳的？」

雅兒道：「那人自稱燦伯，但我只是聽見他的聲音，並沒有看見他的容貌。」

「燦伯，又是燦伯！」顏天培長長的吐出一口氣，道：「妳為什麼會相信一個陌生人的話？」

「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相信他的話。」雅兒臉上神情恍惚像在做夢：「總之，我一聽見那個燦伯的聲音，就有着做夢的感覺，但却又不是眞的睡覺，對了，那情形就像是夢遊。」

「夢遊！」顏天培苦笑了一下，道：「夢遊到這裡來，總比夢遊到垃圾站香一

點。」

雅兒望着他，忽然問：「我們什麼時候結婚？」

「結婚？」顏天培一愕，道：「誰說我們要結婚的？」

「是燦伯說的。」雅兒甜地一笑，道：「他說，你會在很短時間之內和我結婚的。」

顏天培皺了皺眉，道：「妳怎會相信他的話？」

雅兒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但不曉得為什麼，燦伯所說的每一句話，我都深信不已。」

顏天培道：「雅兒，你相信我嗎？」

「當然相信。」

「我對妳是真心的……」

雅兒的笑容更甜了：「我們什麼時候結婚？」她又再重複着這一句話。

顏天培道：「我們一定可以在一起的，妳瞧，我們現在不是緊緊靠着嗎？」

雅兒的臉色一陣嫣紅：「你這個人好壞。」

顏天培笑一笑：「所以，妳命中註定，將來一定會嫁給一個壞人的。」

雅兒道：「將來，到什麼時候的將來？」

顏天培道：「最少得等我有錢的時候。」

「有錢的時候？」雅兒一怔：「難道兩百萬還不夠嗎？」

「兩百萬？妳有兩百萬元嗎？」顏天培也為之愕住了，他怔怔地望住雅兒。

雅兒聳了聳肩，說：「我身上連兩百元也沒有。」

顏天培道：「那麼，妳在說誰有兩百萬元？」

雅兒道：「當然是說你！」

顏天培跳了起來，他盯着雅兒的臉，良久才說：「是誰告訴妳，我有兩百萬元的？」

「是燦伯！」雅兒很認真，「燦伯對我說，今天是賽馬日，只要你到馬場走一趟，最少可以贏兩百萬元以上！」

顏天培聽得為之傻住了，他怔怔地看着雅兒，看了很久才嘆了口氣，說道：「燦伯沒有騙妳，本來，今天我的確很有機會可以贏大錢的，可是……」

「可是怎樣？」雅兒緊張地追問。

顏天培又嘆了口氣：「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和燦伯遇上了一個仇家。」

「仇家？怎樣的仇家？」

「那是一個女鬼。」

「女鬼？」

「不錯，這個女鬼和燦伯有點過節，所以凡是燦伯要做的事，她都要加以破壞。」顏天培臉上露出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也許，這是命中註定，我這個賭鬼二世不能在賭場中、馬場裏大發橫財！」

雅兒笑了笑，道：「別緊張，你以為我是個貪慕虛榮的女孩子嗎？」

顏天培也笑了：「你當然不是那種人，否則也不會和我在一起。」

雅兒低聲道：「你明白就好了，雖然你現在沒有贏到兩百萬元，但那是一點也不要緊的，照我看，你還是脚踏實地，索性戒賭的好。」

「戒賭？」顏天培一聽見這兩個字，眉頭立刻就皺了起來。

雅兒仰視着他：「你是不是覺得，戒賭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顏天培咳嗽兩聲，說道：「戒賭是否很困難，我是不知道的，因為我從來沒有真真正正下決心去戒賭，就算有時候輸得七葷八素面無人色，說以後要戒賭了，但也只是說說而已……」

他很坦白，雅兒聽見了，不禁為之又好氣又好笑。

雅兒嘆息一聲，說道：「來來去去，你還是戒不了賭的。」

顏天培道：「這是很難說的事情，說不定有一天，我真的會戒賭……那亦未可料……」

雅兒道：「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給猴兒滿山走，你若是真的戒不了賭，我也沒辦法，唯有希望你賭運一帆風順。」她這樣說，已表明了決心，不管顏天培怎樣，將來也要和他結婚的了。

顏天培很高興，忍不住在雅兒的唇上用力吻了下去。

但就在這時候，有人敲門。

顏天培把門打開，敲門的人居然是燦伯！

顏天培奇怪極了：「怎麼你也會敲門的？」

燦伯「咭咭」一笑，他笑得甚是曖昧：「雖然這是我的屋子，但有時候也不方便直出直入的。」

顏天培和雅兒當然明白他的意思，雅兒的俏臉立刻又嫣紅了起來。

燦伯進入屋子裏後，就對顏天培說：「你很想戒賭，是不是？」

顏天培點了點頭，道：「的確是很想的。」

燦伯道：「這種想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就在剛才。」

「是雅兒影响你的？」

「不錯，」顏天培直認不諱，「雅兒是全心對我好的，她希望我可以戒賭，做一個脚踏實地的人。」

燦伯「唔」的一聲，目光倏地盯在雅兒的臉上。

雅兒也看着燦伯，絲毫沒有畏縮。

燦伯忽然「哈哈」一笑，姆指一豎，叫道：「好！真是一個好女孩，但天培是賭鬼二世，他若戒賭，我這個老鬼的臉還能擱到什麼地方去？」

顏天培笑着，望了雅兒一眼。

雅兒沒話說，只是不由自主地握着顏天培的手。

她的手很溫暖，這一股暖意直透入顏天培的心坎裏。

燦伯又說：「你們倆口子的事，我是不會理會的，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只想好好跟那個女鬼較量一下。」

顏天培吸了一口氣，道：「你老人家打算怎樣對付她？」

燦伯道：「我已約了她，要和她好好大賭一場。」

顏天培奇道：「你們兩個……兩個鬼怎樣賭法？」

燦伯道：「雖然賭的是我和卓安安，但眞正在賭桌上較量的，却不是我和她。」

顏天培一呆，道：「不是你老人家和卓安安，又是誰來對賭？」

燦伯道：「代表我的賭徒，當然是你。」

顏天培道：「那麼，代表卓安安的賭徒，又是個怎樣的人？」

燦伯道：「是蘇菲亞。」

「什麼？」顏天培跳了起來，「你是說……我以前的那個女朋友蘇菲亞？」

燦伯點了點頭，道：「不錯，正是她！」

顏天培呆了一呆，道：「蘇菲亞怎會和卓安安混在一起的？」

燦伯道：「這是卓安安的鬼主意，她當然早已知道你和蘇菲亞的事，她這樣安排，是故意要氣一氣你的。」

顏天培皺了皺眉，道：「我和卓安安無仇無怨，爲什麼要這樣整我？」

燦伯道：「你和她雖然無仇無怨，但你現在的身份是賭鬼二世，所以她也要對付你！」

顏天培嘆了口氣，道：「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燦伯道：「這是你的榮幸，世間上這麼多賭鬼，就只有你才有資格成爲賭鬼二世。」

顏天培道：「我們什麼時候跟卓安安一決高下？」

燦伯道：「明天晚上十一點開始！」

顏天培道：「好！我們就爲了賭鬼一世和賭鬼二世的聲譽而作戰到底！」

燦伯道：「但我們現在必需要找尋賭本！」

「賭本？什麼賭本？」

「當然是花碌碌的鈔票！」

顏天培道：「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你是不是人？」燦伯瞪着眼。

顏天培苦笑了一下：「當然是的，但我現在却半點辦法也想不出來。」

燦伯道：「我教你一個想辦法的法子。」

顏天培連忙道：「這辦法是怎樣的？」

燦伯道：「每當你想不出辦法的時候，只要用手背敲敲腦袋就行了。」

顏天培皺了皺眉，道：「這辦法眞的靈驗嗎？」

燦伯道：「你不相信，大可以試試看。」

顏天培只得依照燦伯的話，用手背敲自己的腦袋，但他敲了好幾下之後，還是緊皺着眉，搖搖頭說：「我的腦袋依然一片空白。」

燦伯哼一聲，說道：「你用力一點不行？」

顏天培道：「怎樣用力法？」

燦伯道：「你最好把自己敲暈，那就一定大有辦法了。」

顏天培聞言，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燦伯又瞪視着他：「你敲不敲！你若不敲，我敲！」

顏天培連忙道：「好！我敲，我敲！」

於是，他又用力敲敲自己的腦袋，這一次，他敲得很大力，雖然沒有眞的把自己敲得暈倒過去，但也眞的把腦袋敲得很疼。

雅兒在旁邊看着，看得有點心疼，但却不敢說些什麼。

過了好一會，燦伯忽然笑了笑：「終於想到辦法了。」

雅兒忍不住問：「是誰想到了辦法？」

燦伯道：「當然是天培想到了辦法。」

雅兒奇道：「他想到了辦法，怎會由你說出來？」

燦伯道：「這就是奇妙之處，否則我也不配稱爲賭鬼一世了。」

雅兒望着顏天培，道：「你是不是眞的想到了辦法？」

顏天培笑了笑，道：「不錯，我們可以去找貴利洪！」

雅兒吃了一驚，燦伯却面露微笑：「對了！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鈔票，而貴利洪却有大量的鈔票，我們若不去找他，未免是對不起祖宗了！」

雅兒面露憂色：「貴利洪並不是善男信女，他肯拿錢給你們嗎？」

燦伯淡淡一笑，道：「貴利洪是放高利貸的，對不？」

雅兒道：「不錯……什麼？你的意思是……向他借高利貸嗎？」

燦伯道：「對了，而且向他借得越多越好。」

雅兒吃了一驚，道：「但這是高利貸，借得越多，就越是麻煩……」

燦伯冷冷一笑，道：「別人向他借高利貸，就算只借十元八塊，也是天大的麻煩，但我是什麼來歷？哼！別說去借貸，就算是借掉他的腦袋，他也是沒法子不借的！」

燦伯這樣說，雅兒可不敢再說什麼了，只得看着顏天培，瞧瞧他怎麼做。

顏天培自然是順着燦伯的意思，燦伯要他怎樣做，他便怎樣做。

再說，若不去找貴利洪，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賭本？

不久，顏天培就和燦伯離開了「西嶽華山」，至於雅兒，燦伯叫她先回到家裡，有消息之後再叫顏天培通知她，但到底將會有怎樣的消息，雅兒却不知道，也是無從猜測的。

＊　＊　＊

貴利洪在他的夜總會裡。

顏天培直接去找他，貴利洪立刻把他帶進經理室。

「培哥，有什麼指教？」貴利洪對顏天培十分客氣，跟從前的態度，可說是判若兩人。

顏天培坐在沙發上沉思了大半天，才緩緩地說：「我要點錢用。」

貴利洪吸了一口雪茄，道：「培哥想要多少？」

顏天培道：「一百萬。」

「一百萬？」貴利洪的臉色變了，他深深地吸一口氣，良久才問：「培哥要這麼多錢，有什麼用處？」

顏天培乾笑着，說：「我要一百萬元有什麼用，似乎沒有向閣下解釋的必要。」

貴利洪皺着眉，道：「培哥說得對，

但一百萬元，並不是一個小數目，而且，按照我們的規矩……」

「你們的規矩，我一概不懂！」顏天培搖搖頭，冷笑着說：「這一次，我要照自己的規矩來辦。」

貴利洪的臉色又變了：「照你的規矩？你的規矩是怎樣的？」

顏天培道：「我的規矩是，向洪哥要一百萬元，但必須等到我高興的時候才還。」

「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我向洪哥拿一百萬元，並不一定會清還，但也不一定會就此不了了之，事情將來怎樣，將來再說！」

「這豈不是强搶嗎？」

「隨便你怎樣說都沒關係，」顏天培很鎭定，「當然，你可以一塊錢也不給，那也沒關係！」

貴利洪沉着臉，道：「既然這樣，你走罷！」

他在下逐客令了，顏天培也不再逗留，「霍」聲從沙發上站起，直向經理室外走出去。

但他離開了夜總會，還沒有走出十來步，貴利洪已追了出來，大聲叫道：「培哥慢走！」

顏天培停下了脚步，冷冷地轉過臉，望着貴利洪：「洪哥，有什麼指教？」

貴利洪道：「培哥，事情可以商暈商暈，你別走嘛……」

顏天培冷笑道：「人家都已下逐客令了，我怎可以賴着不走？」

貴利洪忙道：「培哥，這是那裡的話了，一百萬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數目，我答應給你便是。」

顏天培道：「但就算你肯借，我也不一定有錢可以還的，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那裏的話？」貴利洪連忙彎腰陪笑：「只要培哥賞臉，肯要這一百萬元，隨便培哥怎樣說都沒關係。」

顏天培道：「你不後悔？」

貴利洪忙道：「我是萬二分樂意把錢送給培哥的，又怎會後悔？」

顏天培這才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顏某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貴利洪聽見他這樣說，不由鬆了口氣，道：「如此甚好，請到經理室，我馬上開支票。」

* * *

一百萬元的現金支票已到手，顏天培把支票放在銀夾裏，登時感到精神奕奕。

離開了夜總會後，燦伯又在他身邊出現。

「高興什麼，這一百萬元只是賭本。」燦伯冷冷地對他說。

顏天培還是不免喜形於色，說：「燦伯，你是用什麼方法使貴利洪肯拿出這一百萬元的？」

燦伯道：「這是無關宏旨的事，你何必多此一問。」

顏天培一呆，接着點了點頭，道：「是的！是的！多餘的廢話，實在用不着問。」

燦伯道：「你現在覺得怎樣？是不是覺得信心大增？」

顏天培道：「我……我……我……」他一連說了三個「我」字，但却沒法子繼續說下去。

燦伯臉色一沉，道：「別吞吞吐吐，有話快說。」

顏天培乾咳一聲，半晌才道：「我覺得已經很足夠了。」

「很足夠了？什麼意思？」

「我們已有了一百萬，實在用不着再去冒險。」顏天培鼓足了勇氣說。

燦伯「呸」一聲，道：「眞沒志氣，一百萬算得上什麼？」

顏天培苦笑了一下，道：「知足者，貧亦樂，再說，一個人有了一百萬元，怎樣算都不能說是貧窮之人了，那又——」

「閉嘴！」燦伯冷冷一笑，道：「你以爲已經擁有一百萬元了？」

顏天培嘆了口氣，道：「我知道，這張支票可能不兌現，支票畢竟還是支票……」

「問題並不在於這張支票，」燦伯沉聲說：「問題在於你的性命。」

「我的性命？」顏天培一楞。

燦伯道：「你雖然有了一百萬元，但最重要的還是性命，倘若連性命都保不住，擁有一千億元又有什麼用？」

顏天培吸了口氣，道：「你是在威脅我嗎？」

燦伯道：「我不喜歡勉强任何人，但我也有權可以做任何事，包括用機關槍向你掃射在內。」

顏天培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幸好你老人家現在沒有機關槍。」

燦伯「哼」一聲，道：「我若要弄一柄機關槍，簡直比猴子爬樹摘取果子還容易，你想不想証明一下？」

「不必了，」顏天培道：「我知道你是無所不能的，也知道你已下了很大的決心，我要勝過卓安安那個可惡的女鬼不可。」

燦伯道：「你知道就好了，何苦還要跟我抬槓？」

顏天培道：「算是我不對，我現在向你老人家賠罪如何？」

燦伯搖搖頭，道：「賠罪是不必了，我們是自己人，有什麼事情，總可以遷就一下加以解決的。」

顏天培道：「燦伯，你有把握可以在賭桌上戰勝卓安安嗎？」

燦伯道：「賭博無必勝，但也無必敗，所以，你這一問甚是多餘。」

顏天培嘆了口氣，只得任由燦伯決定一切。

* * *

蘇菲亞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但她從來都不喜歡濃妝艷抹的打扮。

因爲她還很青春。

青春的女孩子，是用不着濃妝艷抹的，她很懂得這一些，所以她從不這樣做。

但到了賭局進行那一晚，她却一改作風，臉上塗着厚厚的脂粉，連唇膏也是火紅色的，十分搶眼奪目。

顏天培看見她，不禁詫異地呆住了。

賭局是在一間酒店的套房裏進行的，租這間房子的人是顏天培。

顏天培和燦伯早就在這裏等候着。

蘇菲亞出現的時候，顏天培的心情不免十分複雜。

蘇菲亞畢竟曾經是他的情人。

但蘇菲亞的表現却很冷靜，她完全不像是從前的蘇菲亞，倒像個久經戰陣的職業賭徒。

顏天培和她相比，顯然是稍欠冷靜了。

燦伯立刻警告他：「別心煩意亂。」

顏天培立刻深深的吸一口氣，攝定心神，對蘇菲亞說：「我們什麼時候開始？」

蘇菲亞嫣然一笑：「開始什麼？是開始吃飯？還是一起上床？」

顏天培又楞住了，他怎樣也想不到，蘇菲亞居然會這樣說話。

他的心神又亂了，甚至忽然有些意馬心猿的感覺，但就在這時候，燦伯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

顏天培這才驚醒，說道：「正經一點好不好，我們這一次約會，是爲了一決高下，看看誰的賭術高明一些。」

蘇菲亞似懂非懂地一笑：「哦，原來是這樣，你想賭什麼？麻將番攤牌九骰寶廿一點還是沙蟹？」

顏天培道：「由妳來決定好了。」

蘇菲亞道：「眞的可以由我來決定嗎？」

顏天培道：「有何不可？」

蘇菲亞道：「那麼，我們賭一賭，看誰夠氣罷。」

「夠氣？怎樣賭法？」顏天培一楞。

「在還沒有決定怎樣賭法之前，我們先說明賭注。」

「妳想賭多少？」

「你有多少錢，我們就賭多少。」蘇菲亞冷冷的說。

「好大的口氣！」顏天培道：「倘若我帶了一億元來到這裡呢？」

蘇菲亞道：「你若有一億，我也許有十億以上。」

顏天培道：「妳是看不起我，眞是一件遺憾的事。」

蘇菲亞道：「少說廢話，你能賭多少？」

顏天培道：「不多，只有一百萬元！」

蘇菲亞道：「很好，我們就賭一百萬元好了。」

顏天培道：「怎樣賭法？」

蘇菲亞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我們賭一賭，誰最夠氣。」

顏天培道：「怎樣才能判決，誰最夠氣？」

蘇菲亞道：「我們接吻，看誰最先支持不住，誰就輸了，另一個人自然就是最夠氣的一個。」

「接吻？」顏天培怔住了，「這也算是賭博嗎？」

蘇菲亞道：「有什麼不算？在監獄裡的囚犯，往往以吐痰、射尿作爲賭博的方法，誰吐痰或者是射尿最遠，誰就是贏家。」

顏天培道：「但我們並不是囚犯呀。」

蘇菲亞道：「正因爲我們不是囚犯，所以用不着吐痰射尿，你是男人，我是女人，我們用接吻的方法來判決勝負，那是十分恰當的。」

顏天培做夢也想不到，蘇菲亞竟然會提出這樣的賭法，一時之間，也不知道是應該接受，還是應該加以拒絕。

正當他感到進退維谷之際，燦伯的聲音忽然在他耳邊響了起來：「別怕她，堂堂男子漢大丈夫，要接吻便接吻，難道你比一個女孩子還更害臊不成？」

顏天培聽見燦伯這樣說，更加爲之面上一陣發熱。

他當然並非沒有吻過女孩子，但那畢竟是兩個人之間的事，但現在，雖然房子裡似乎只有他和蘇菲亞，但實際上，最少燦伯也在旁邊看着的。

除了燦伯之外，那個可惡的女鬼卓安安也必然在這房子裡，只不過他看不見而已。

在這種情形下，要他和一個女孩子接吻作爲賭博，實在是一件很不自在的事。

但他已勢成騎虎，想拒絕是不容易的，他想了又想，終於還是答應下來。

「好罷，我答應妳的挑戰，妳放馬過來好了。」顏天培說。

蘇菲亞嫣然一笑，道：「你不怕嗎？」

顏天培道：「怕？怕什麼？」

蘇菲亞道：「難道你不怕雅兒知道了，她會吃醋的？」

顏天培道：「我和雅兒的事，與妳無關，妳用不着打心理戰。」

蘇菲亞又笑了，她漸漸變得風情萬種起來，她說：「天培，你來罷，我們本來就是很登對的。」

她一面說，一面扭動蛇腰，一扭一擺地向顏天培走了過來。

顏天培當然曾經吻過蘇菲亞，而且大多數都是由他主動的。

但這一次，主動要接吻的是蘇菲亞，她的態度很大方，反而顏天培有着很拘束的感覺。

無可否認，蘇菲亞是一個很動人，很美麗的女郎，她的嘴唇略爲厚一些，但卻也因此而更富誘惑性。

四片嘴唇終於黏上了。

顏天培雖然有過不少接吻的經驗，但這一次接吻，卻是特別之又特別的。

這一吻，實在相當尷尬，但他不能拒絕，而且還必須努力吻到底！

這是關乎一百萬元賭注的大事。

一百萬元並不是小數目，顏天培是從來也沒有擁有過這麼多錢的。

而且，在這一勝一負之間，所相差的金錢更是多達二百萬之多，這就更加不容稍有錯失了。

＊　＊　＊

和蘇菲亞接吻，眞是一件很要命的事。

她身材豐滿，一纏上來就緊緊抱着顏天培不放。

她的舌頭充滿着挑逗性，就像是一條細小的蛇兒，不斷在顏天培的嘴裡竄來竄去。

顏天培眞的受不了，他的情慾很快被燃起，連呼吸也立刻急促起來。

燦伯的聲音，隨即在他耳邊響起：「鎮定一點，別把這一次的接吻當作是享受。」

接吻本來是一種享受，但這一次接吻

卻偏不能當作是享受。

燦伯一提醒，顏天培就明白過來。

他儘量鎮定下來，不把這一次的接吻當作是男女間的遊戲，而是當作一場鉅大的賭注。

蘇菲亞簡直已變成了一團火球，而且這一團火球還是會移動的。

她每移動一下身子，顏天培就有着透不過氣來的感覺。

因爲她移動的不僅是身子，還有舌頭。

她的舌頭蠕動起來的時候，簡直是一枚無可抗拒的炸彈。

顏天培好不容易才能控制着自己，若在平時，他早已有進一步的行動了。

* * *

在這房子裡，看來只有顏天培和蘇菲亞在纏綿擁吻，但實際上，除了他們之外，還有燦伯和卓安安。

但這是凡人不容易看得見的，除非他倆願意自動現身，那才另當別論。

凡人不但不容易看得見他們的容貌，甚至連他們的聲音也不會聽得見。

現在，顏天培和蘇菲亞都聽不見燦伯和卓安安的談話，但事實上，燦伯和卓安安不但在談話，而且還接近了吵架的地步。

燦伯怒目瞪視着卓安安，道：「妳生前鬼主意多得一籮籮，想不到現在還是這般胡鬧。」

卓安安反唇相稽：「你這個老鬼也不見得正經到什麼地方去！」

燦伯道：「我和小顏的事，跟妳有什麼關係，妳爲什麼一次又一次的要加以破壞！」

卓安安冷冷一笑，道：「這就是人各有志，我喜歡搗你們的蛋，那又怎樣？」

燦伯道：「別以爲這是很有趣的事情，再弄下去，對妳將來必然大大不利！」

卓安安哈哈一笑，道：「將來？我們還有什麼將來？」

燦伯道：「難道妳不想輪迴，再次做個人嗎？」

卓安安道：「我從來不想這一套，正是做一天和尚，唸一天經！」

燦伯說：「妳眞是不識好歹，照我看，妳還是叫蘇菲亞認輸好了，省得彼此傷了和氣。」

「和氣？」卓安安「呸」的一聲，道：「我們之間還有什麼和氣可談的？」

燦伯道：「妳不壞事，我不跟妳計較，那是可以的，只要妳肯認輸，乖乖的把一百萬元拿出來，這件事情就此算數好了。」

卓安安道：「你怕輸了？」

「怕輸？妳以爲蘇菲亞是什麼東西？她只不過是個庸材！」

「庸材也有庸材的用處，」卓安安道：「她對我忠心不二，這已經是上上之選。」

「什麼忠心不二，簡直是放屁！」

「你對顏天培怎樣，本來我是不必理會的，但我知道，你對他實在不太好！」

「放屁，誰敢說我對他不好？」燦伯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

「我敢！」卓安安道：「若不是你牽着他，他現在還是活得很愉快的。」

「難道他現在不愉快？」

「當然不愉快。」卓安安哼的一聲，道：「別的不說，他現在非要接吻不可，就是給你所逼害的。」

「嘿嘿，眞是胡說！」燦伯冷冷一笑，道：「他現在是享盡溫柔艷福，算是什麼逼害？」

卓安安卻道：「魚翅好不好吃？」

燦伯道：「當然好吃。」

卓安安道：「但若有人逼你吃了一碗又一碗，直至你吃到消化不掉的時候，還要繼續逼着你吃，那種滋味恐怕就大爲不同了。」

燦伯「呸」一聲道：「放屁，這譬喻算是他媽的什麼意思？」

卓安安道：「顏天培現在已不像是從前的顏天培了，他本來已擁有一百萬，他又不想再賭下去。」

「什麼擁有一百萬？」燦伯冷冷一笑，道：「那一百萬元，可不是他自己找回來的。」

卓安安道：「你若是眞的對他好，就不該和他斤斤計較！」

燦伯道：「我是賭鬼一世，他是賭鬼二世，我爲他找尋賭本，當然是要他賭搏，難道還要他把錢捐到慈善機關裡不成？」

卓安安道：「這倒是一樁好事，反正貴利洪的鈔票都是寃孽錢，你若能夠把他的錢弄到慈善機關去，那眞是功德無量之至！」

燦伯冷笑道：「我有我的主意，妳少在我這個老鬼面前胡說八道。」

卓安安也冷笑不已：「你眞的要和我鬥到底，不肯罷休嗎？」

燦伯道：「我從來都不會向女人低頭！」

卓安安道：「我不是女人，而是一個女鬼！」

燦伯道：「管妳是女人還是女鬼，既遇上了燦伯，就休想放肆！」

卓安安不由大笑起來：「好哇，你眞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們就一拚高下好了！」

燦伯負氣地撇開了臉，不再理睬卓安安。

* * *

雖然這兩個鬼魂在房子裡吵個不休，但別人是聽不見的。

即使顏天培和蘇菲亞也是一樣。

他倆正在擁吻得如痴如醉。

初時，他倆的確是存有敵意的，可是，隨着時間漸漸過去，不知何解，他倆的敵意居然一點一滴地化解了。

顏天培不再警戒，蘇菲亞也完全被顏天培的熱吻所溶化。

他倆越吻越是火熱，甚至開始有進一步的行動。

而且，最先要解開對方衣扣的並不是顏天培，而是蘇菲亞。

顏天培也伸手用力握住蘇菲亞的胸脯……

情況越來越不像話了，燦伯和卓安安都忍不住，突然同時大叫：「停止！停止！」

他們這一次的呼叫，顏天培和蘇菲亞

倒是聽得很清楚的。

兩人立刻分開，兩張臉都是一片火紅的。

卓安安和燦伯都已現身，兩人的神情都是又驚又怒。

卓安安用手指指着蘇菲亞的鼻尖，叫道：「妳發姣嗎？」

蘇菲亞居然直認不諱：「是又怎樣？天培本來就是我的男朋友！」

燦伯「呸」一聲，道：「什麼男朋友？他現在已另有新歡，他的新女朋友是雅兒！」

蘇菲亞昂起了臉，叫道：「我不管，他和什麼女人混在一起，那是他的事，但現在，我和他是單獨相處於一室的。」

卓安安氣得跳了起來：「什麼單獨相處於一室，難道妳不知道我也在這裡嗎？」

燦伯隨即吼叫道：「還有我！」

蘇菲亞叫道：「你們都不是東西，爲什麼非要逼我們成爲你們的賭具不可？」

「賭具？」卓安安瞪着眼睛，惡狠狠地望住她：「妳是不是瘋了？」

「我沒有瘋！」蘇菲亞沉着臉：「我現在是最清醒不過的！」

卓安安道：「妳敢反叛我？」

蘇菲亞冷一笑，道：「妳是我的什麼人？我既不是妳僕人，更不是妳的奴隸，這反叛二字又是從何提起？」

卓安安跳了起來，戟指罵道：「妳眞不是個東西，快滾！我再也不要看見妳！」

蘇菲亞哂然一笑，道：「很好，反正我也不想看見妳！」

說完，拉着顏天培便要離去。

但燦伯却大喝一聲，叫道：「走不得！」

蘇菲亞道：「爲什麼走不得？我和天培有事情要談，你最好少管閒事！」

燦伯怒道：「什麼少管閒事？我是賭鬼一世，他是賭鬼二世，他若不跟着我，保證以後逢賭必輸！」

蘇菲亞道：「他可以不賭，正是不賭是贏錢，你別老是纏着他。」

「不賭是贏錢！嘿嘿！說得眞好聽，」燦伯冷冷一笑，「憑他這副德性，眞的可以戒賭嗎？」

蘇菲亞道：「爲什麼不可以？事在人爲而已！」

燦伯道：「妳又不是顏天培，憑什麼資格代替他說話？」

蘇菲亞立刻盯着顏天培：「你聽見了沒有？燦伯批定你永遠也戒不了賭，你自己怎麼說？」

顏天培吸了口氣，道：「我……我……」

「我什麼屁？」燦伯哼着道：「你是賭鬼二世，畢生以至來生都和賭結下不解之緣，你是休想戒賭的了，還是跟我到賭場裡賭個痛快快罷。」

他正要伸手去拉顏天培，但就在這時候，房門忽然被推了開來。

只見一個高大的喇嘛，直闖而進！

* * *

眞是奇峯突出，令人意想不到。

在這個城市，喇嘛並不常見。

喇嘛會直闖酒店的房間，那就更加不可思議之極。

這喇嘛的年紀並不太大，約莫五十出頭，只見他手裡捧着一本已發黃的經書，口中唸唸有辭，也不知道他唸的到底是什麼經文。

「好功夫！」燦伯哈哈一笑，但這笑聲却是十分勉強，但他爲什麼要說出這句話，蘇菲亞和顏天培都爲之莫名其妙的。

卓安安却一言不發，悄悄的躲到燦伯背後。

所謂一言不發，其實也可以用「噤若寒蟬」這四個字來形容。

顏天培並不愚蠢，一見之下，就已知道這喇嘛的來歷絕不簡單，而且很可能是燦伯和卓安安的剋星。

卓安安一縮到燦伯背後，蘇菲亞立刻知機地拖着顏天培，便要離開這間房子。

但那喇嘛却伸手一攔，道：「兩位不必逃避，再說，逃避也不是辦法。」

顏天培怔怔地望住喇嘛，道：「你是誰？」

喇嘛道：「我叫達釋廣。」

顏天培道：「你是從那裡來的？」

喇嘛道：「很遙遠的地方。」

顏天培道：「是不是西藏？」他倒知道，西藏是最多喇嘛的。

但達釋廣却沒有回答，只是淡淡地說：「我是來帶走燦伯和卓安安的。」

「帶走？」燦伯怒叫道：「你有什麼資格把我們帶走？」

達釋廣道：「這並不需要任何資格，只要我有這份機緣就可以了。」

燦伯搖搖頭：「你不行的！你還沒有這種法力可以把我們帶走！」

達釋廣道：「可是，上天的旨意，又有誰能夠抗拒？」

燦伯道：「誰說這是上天的旨意？」

達釋廣道：「毋須任何人說，上天的旨意，是不必假借凡人的口來傳達的。」

燦伯道：「你還是快點離開這裡，別自討沒趣！」

達釋廣道：「我一定會離開這裡的，但却會帶着你們一起離去。」

燦伯道：「胡說！我們不走！你也沒有辦法可以把我們怎樣。」

達釋廣道：「有兩句話，是：『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我既然膽敢在此時此地出現，當然是胸有成竹的。」他一面說，一面從背後取出一隻黃色的布袋。

這一隻黃色的布袋，看來十分殘舊，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所造的。

燦伯怪笑一聲，道：「這算是什麼玩意？」

達釋廣道：「這是北宋末年，中原一位遊方道士所造的乾坤袋。」

「乾坤袋！」燦伯嘿嘿一笑，「名字聽來倒不錯，可不知道有什麼好處？」

達釋廣道：「它最大的用處，就是可以收拾你們這些無主孤魂！」

他說完之後，就把黃色布袋張開，只見一道紅光，從布袋裡射了出來。

這一道紅光看來也並不怎樣强烈，但一照到燦伯的身上，燦伯就整個身子都顫抖了起來。

* * *

不但他在顫抖，卓安安也在顫抖。

燦伯和卓安安的臉上，都同時現出了驚懼的神色。

達釋廣又在唸唸有辭，不久，燦伯和卓安安已在紅光之下消失。

不久，那道紅光也不見了，而那一隻黃色的布袋，都似乎微微脹了起來。

顏天培和蘇菲亞睹狀，都不禁為之目瞪口呆。

達釋廣微微一笑，道：「兩位，噩夢已過去了，這兩個討厭的鬼魂再也不會纏着你們。」

顏天培望着蘇菲亞，只見蘇菲亞臉上一片茫然，也不知道是悲還是喜。

顏天培突然忍不住叫道：「大喇嘛，你放過燦伯好了！」

達釋廣奇怪地望着他：「你不是很希望可以擺脫燦伯的糾纏嗎？」

顏天培道：「雖然，燦伯有時候的確令我感到十分煩惱，但他畢竟沒有害過我！」

達釋廣道：「憑良心說，燦伯的確是個很不錯的人，他生前不錯，死後也是一樣。」

顏天培道：「他只是嗜賭一些而已。」

達釋廣道：「但天意難違，既然我已出動乾坤袋，就再也不能把他放出來了。」

顏天培苦着臉，道：「那麼，豈不是我害了他？」

「不，你沒有害了他，而且還幫了他一個很大的忙，」達釋廣緩緩地說道：「若不是為了你，我現在還在蘇門答臘。」

「你是從蘇門答臘來的？」

「不，我是不喜歡到處走動的喇嘛，」達釋廣道：「但我和你在生前是有緣的，所以，今生你有困難，我也會千里趕至，為你消災解難。」

蘇菲亞忍不住道：「就算你和天培前生有緣，但我又怎樣？你現在不是連卓安安也一起收進乾坤袋之中嗎？」

達釋廣道：「這就是套用你們的一句俗話『順手有照』了。」

蘇菲亞也不禁為之啼笑皆非。

＊ ＊ ＊

顏天培又再央求達釋廣，希望可以把燦伯放出來。

但達釋廣却說：「與其讓燦伯一直這樣遊離浪蕩下去，倒不如把他帶到應走的道路上。」

顏天培一怔：「何謂之應走的道路？」

達釋廣道：「這個你用不着問，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

顏天培呆住，接着就沒有再問下去。

達釋廣說完之後，掉頭便走了。

顏天培和蘇菲亞仍然在房子裏，兩人面面相覷，許久還說不出半句話來。

足足過了五分鐘之久，顏天培才軟綿綿地躺在柔軟的大床上，吁一口氣說道：「真像是一場夢！」

蘇菲亞聳了聳肩：「不管怎樣，這場夢已經完結了。」

顏天培道：「但我們之間的事，似乎還是沒完沒了。」

蘇菲亞輕輕嘆息一聲，有點無奈地說：「算了罷，我們的一切，早已成為過去。」

顏天培道：「妳真的這樣想？」

蘇菲亞道：「本來就是這樣，事實上，雅兒對你來說，是更加適合不過的。」

顏天培嘆息一聲，道：「說來說去，還是我對不起妳。」

「別說這種傻話，你已不是小孩子了，我也不再是天真的小女孩。」蘇菲亞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然後輕輕揮了揮手，說：「再見！」

蘇菲亞走了，顏天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立刻追出去，終於把她抓回來。

「妳留下了一個箱子在房中。」

「送給你好了。」蘇菲亞毫不在乎地說。

顏天培一呆，「但那是妳的賭本呀？那箱子裏有整整一百萬元……」

蘇菲亞笑了起來：「你以為卓安安真的弄來了一百萬元賭本？」

顏天培又是一愕：「怎麼？難道箱子裏根本是空的？」

蘇菲亞道：「那倒不是，箱子裏最少還有幾捲厠紙，你若用得着，儘管拿去使用好了。」

顏天培聽見了，不禁為之啼笑皆非，蘇菲亞又在他的臉上輕輕吻了一下，然後就走了。

但顏天培很快又追上去，再次把她抓住：「蘇菲亞，妳還是別走。」

蘇菲亞凝視着他：「你又有什麼好主意了？」

顏天培道：「雖然妳沒有一百萬元賭本，但我有，我是真真正正擁有一百萬元賭本的賭徒！」

蘇菲亞道：「那又怎樣？」

顏天培道：「我願意把這一百萬元，分一半給妳！」

蘇菲亞愕然地望住他：「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顏天培道：「不為什麼，只因為我們是朋友。」

他的解釋聽來很牽強，但也很偉大。

可是，蘇菲亞却只是有一種感覺，那便是滑稽。

任何正常人聽見了滑稽的事情，都是會笑起來的，蘇菲亞也不例外。

她笑了，而且越笑越起勁，甚至笑得連眼淚水也迸了出來。

顏天培莫名其妙的望住她：「有什麼好笑的？」

蘇菲亞好不容易才停了笑聲：「你想知道我為什麼發笑，你回去看看自己的一百萬元就知道了。」

顏天培一楞，接着立刻以飛奔的速度折回房中，把自己帶來的箱子打開。

箱子一打開，顏天培傻住了。

他完全傻住。

這箱子裏，明明是有一百萬元現款的，而且還是他親自從銀行提出來的。

可是，現在放在箱子裏的，並不是一百萬元之現款，而是整箱厠紙。

「難道這是蘇菲亞的箱子嗎？」

顏天培急忙打開另一個箱子，但他還沒有打開，就已知道自己沒有弄錯，剛才打開的，確是自己的箱子。

但他還是把蘇菲亞的箱子也打了開

來。

這箱子裏面，也全是厠紙。

顏天培莫名其妙，他感到極度的失望，但却沒有感到憤怒。

他看看腕錶，喃喃自語的說：「現在該是休息一下的時候了。」說完之後，他就躺在柔軟的大床上呼呼入睡……

＊　＊　＊

顏天培離開酒店的時候，外面陽光普照，天氣十分晴朗。

他的心情也好多了，他挽着兩個裝滿厠紙的箱子，來到了垃圾站，然後把兩個箱子一起扔掉。

他扔掉這兩個箱子的時候，那種感覺就像是一手扔掉了兩百萬元現款。

但實際上，這兩個箱子裏只有厠紙！

怎會這樣的？

蘇菲亞的箱子只有厠紙，那還不難解釋，因爲卓安安根本就沒有爲蘇菲亞弄一百萬元賭本出來。

但顏天培的箱子，却是眞的曾經有過一百萬元的，但不知如何，却也變成了一箱厠紙。

是不是有人從中做了手脚？

若眞的有人做了手脚，那麼這個人又是誰？

是卓安安？蘇菲亞？還是喜歡惡作劇的燦伯？又抑或是那個神秘的喇嘛？

到了這個時候，顏天培又無從猜測，他曾經懷疑過蘇菲亞，可是，蘇菲亞離開的時候，她雙手是空空如也的，她絕對不可能把一百萬元現款全部收藏在身上。

而且，他一直都和蘇菲亞在一起，蘇菲亞根本沒有機會下手。

假如不是蘇菲亞，那麼自然就是卓安安，燦伯或者是那個神秘的喇嘛了。

可是，到底是誰呢？

顏天培想到這裏，不禁爲之啞然失笑起來，因爲無論是誰弄走那一百萬元，他想追回來也是絕不可能的了。

算了罷，反正這些錢本來就不屬於他自己的。

顏天培離開了垃圾站之後，感到很空虛，不但精神空虛，肚子也很空虛。

於是，他跑到一間酒樓裏吃飯。

這間酒樓佈置豪華，而且在顏天培所坐的位置附近，還有一部電視機。

電視機正在報告新聞，顏天培可沒心情去看。

但忽然間，他呆呆地盯着螢幕。

只見螢幕上，正播映着一個人面部的大特寫鏡頭，而這一個人，赫然竟是那個喇嘛達釋廣！

達釋廣爲什麼會上電視？

原來他捐出了一筆鉅款，作爲慈善用途，而且那筆鉅款，不多不少恰好正是一百萬元！

顏天培不禁發出了一聲呻吟來！

毫無疑問，那一百萬元，就是他的「賭本」！

雖然在那場賭博裏，他沒有輸掉這筆錢，但到頭來，這一百萬元還是化爲烏有了。

「是這個喇嘛做的手脚！」顏天培喃喃自語。

但達釋廣是用什麼方法把這一百萬元取掉的？是魔術手法？騙術？還是神通廣大的法力？

顏天培並不知道，不但現在不知道，將來也是不會知道的。

這是一個啞謎？

在螢幕上，達釋廣對電視台的記者說：「這一百萬元，是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善長仁翁捐出來的，我只是代替他把錢送到慈善機關罷了。」

顏天培不由苦笑。

他做了善長仁翁，而且出手闊綽，一捐就捐了整整一百萬元！

＊　＊　＊

黃昏，海面給夕陽染成一片金黃。

顏天培坐在海邊，不時把小石子拋進海裏。

他這種動作當然是十分無聊的，但這也難怪，因爲他現在的確是無聊得很。

他已約了雅兒，但雅兒會不會來？

他不知道，因爲他已告訴雅兒，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了，身上就只有幾十元而已。

他是個窮光蛋，窮得不能再窮。

雅兒還會和他在一起嗎？他實在不敢想像。

天色漸漸黑了，顏天培越來越是感到寂寞。他在想：「雅兒不會來了。」

就在他心灰意冷的時候，忽然有人摟住他的脖子，同時喝道：「別動！」

這是什麼？箍頸黨打刦嗎？倘若眞的是匪徒箍頸打刦，那麼就眞是倒霉了。

不，來的並不是刦匪，而是雅兒。

雅兒終於還是來了，她摟着顏天培，說：「看！海景多美！」

顏天培迅速把她抱入懷中，柔聲說：「海景再美，也及不上妳的笑容萬分之一。」

雅兒喜悅地一笑：「你的嘴巴很甜，但這種人往往是最靠不住的。」

顏天培搖搖頭，道：「不！我以後會成爲一個最靠得住的人。」

雅兒望住他，忽然嘆了口氣，道：「可惜你畢竟是個賭徒。」

顏天培道：「我戒賭！」

雅兒搖搖頭，道：「說說是可以的，眞的戒賭，可不容易。」

顏天培道：「不！雅兒，妳聽我說，我這一次是認眞的，做人要脚踏實地，才能創立一番事業，若單是不務正業，沉迷賭博，到頭來還不是累己累人嗎？」

雅兒呆呆地瞧着他，良久才說：「你眞的想透了？」

顏天培道：「當然已經想通想透，難道妳以爲我眞的是個泥足深陷，無法自拔的爛賭鬼嗎？」

雅兒道：「這就只有你才曉得了。」

「妳若不相信，我和妳打賭——」

「哈哈！還說戒賭，說來說去，還是離不開一個賭字！」雅兒吃吃一笑，拳如雨下打在他的手臂上……

（全文完）

除惡多壯志　斷頭換新天

手



灰衣人俯伏在屋背上，魁梧的身軀與屋背的形狀巧妙地配合，溶混在清晨的大霧裏。

這是灰衣人精選的位置和角度，緊扼著大東街轉入正西街的咽喉。灰衣人離地約有五丈高，這高度爲大多數的江湖好手，也可以說是太高了，即管能躍下去，也很難保持攻擊的能力。灰衣人作了這樣的選擇，自然有他所持的理由。

大東街和正西街是洛陽城的主要街道，尤其是大東街，更是洛陽的不夜天，幾所著名的青樓如翠虹軒、鳳鳴閣、長樂鄉等，都聚集在這條著名的大街。每日一俟華燈初上，便車水馬龍，好不熱鬧。但在寅時末的清晨，這樣的濃霧，加上霜降後的寒冷，大多數人都愛窩在棉被裏，尤其當你的臂上還枕著一位絕色尤物的俏臉時，更沒有人願意起牀。這便是霍長青現在的感受。

霍長青緩緩抽回紅紅枕著的手臂，狠狠的看了這尤物幾眼，不禁又憶起昨夜的狂歡，紅紅那灼熱的身子，凝脂般的皮膚。這些日子來他與這翠虹軒的首席紅人，已達到難捨難離，無日不歡的地步。無論如何，在經歷了多年的出生入死，轉戰千里，龍尊旗現在已是威臨天下，身爲龍尊旗洛陽分舵的首席殺手，放縱一下實在不算過份，想到這裏，霍長青不覺躊躇志滿。

剛步下牀，紅紅已經醒轉，她伸展了一下嬌軀，顯示出她嬌人的線條，輕聲道：「那個例會你一定要去的嗎？」一副體貼入微的神態。

霍長青看到紅紅的嬌慵美態，不禁又起了侵犯她的念頭，轉瞬這對男女又倒在牀上，好一陣子，紅紅倚在霍長青懷中嬌喘細道：「其實開會也不用在這麼早得要命的時間。」面上一片紅雲。

霍長青不覺英雄氣短，一邊答道：「當年旗主定下早會必需要在卯時初舉行，正含有勵志的意思。」心裏卻在想自己當年戎馬江湖，通常都以暴力的手法來滿足自己的情慾，想不到今天卻幹起了兒女柔情的勾當。想到這裏，不覺伸手撫著自己放在枕邊的雙枴，這對玄鐵製成的兵器，橫行天下，不知多少自命正派的成名人物，便逐一在它們之下喪失了生命。

「咯！咯！咯！」，門上傳來了三下扣門聲。

霍長青心中一懍，驚覺到自己事前竟沒有發覺有人接近，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口中卻沉聲道：「小郭嗎？」

門外應道：「霍公，是時候了。」

霍長青問：「你通知了廷之沒有？」

小郭道：「狄爺昨夜並沒有留宿。」

霍長青沉吟了一會，道：「那你準備好馬車，在正門等我。」心中卻突然升起了一陣不祥的感覺。

霍長青從翠虹軒大東街的正門走出來時，小郭已駕著一乘四匹健馬拖拉刻有青龍的大馬車等候著，通常霍長青到妓院去，便只是帶著這近衛小郭，他多年來總是自持武功，獨來獨往。

霍長青匆匆坐入馬車內，小郭鞭子一揚，輕輕打在馬體，整輛馬車便向前馳去，沿著大東街向著成直角的正西街進發。

看著馬車的接近，灰衣人整個背脊微微弓起，便像一隻飢餓的猛獸，虎視著獵物的靠近，鋼鐵似的身軀，散發著驚人的力量。

健馬以急速的步伐轉入正西街，霧愈來愈濃，丈許外的事物便開始模糊不清，儘管是白茫茫的一片，但灰衣人的目光，卻利如鷹隼，透穿了重重的雲霧，牢視著愈走愈近的馬車。除了遠方間中傳來零星的人聲和騾車聲外，四周便再也不見任何人跡，一時天地間便只有白霧和鐵蹄的聲音。灰衣人身形暴起，他身下露出了一塊精鋼打造的大圓輪，輪的四周滿是鋸齒，鋒沿處閃閃生光，顯示出極端的鋒利。

馬車轉入正西街，馬鞭呼的一聲，重重打在健馬上，這四匹百中挑一的戰馬，立即急馳起來，箭一般地向長街的另一端奔去。就在同一時刻，灰衣人重重擲出手中鋼輪，鋼輪呼的一聲，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旋轉著向八丈外奔來的馬車迎頭趕去。同一刹那，灰衣人鬼魅般的身形，已飛身撲下，趕上踏著向下俯衝的鋼輪，雷霆萬鈞地向街下的獵物一齊撲去。

鋼輪破空而下，灰衣人衣服與空氣磨擦的聲音，已令小郭即時驚覺。但乘鋼輪而來的灰衣殺手那迅如電光火石的速度，已遠超小郭反應的極限，就在那時灰衣人

一期完短篇俠情故事／黃雀・文

可飛・圖

魔



倒翻向後，鋼輪因而速度更突然加劇，挾著人力所無可抗拒的聲勢，迎著小郭奔來。小郭甚至還未從眼前的惡夢裏清醒過來，想清楚這是甚麼一回事，他斗大的頭顱便已飛上半空。

小郭的身體並不能減弱或阻延鋼輪前進的速度，鋼輪便像魔王的法寶，在鋸飛了小郭的頸項後，整個從車前正面破木旋入。「轟！」的一聲，只見鋼輪反方向倒飛而出，另一下木頭破碎的聲音緊接而來，只見霍長青從車後破壁而出，滾落地上，雙手各執一楞，每支楞上都有一個明顯的缺口，顯然是鋼輪撞擊的痕跡，其反應的快捷眞不愧當代高手。

四匹健馬受驚之下，瘋狂地向前奔去，馬車的木板在地上被拖曳著，發出混亂之極的聲音。鋼輪跌在地上，還餘震未息，發出金屬與街道地下一連串相撞的聲音。

霍長青全身血氣翻騰，口溢血絲，兩手酸痲，幾乎不能握楞，他知道只要再有半炷香工夫，他就可以恢復八成的功力，放手一搏，但他也知道今生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一個灰衣人已在濃霧裏出現，以驚人的速度向他直衝而來。

* * *

洛陽位於中國河南省西部，北依邙山，南臨龍門，有伊、洛、瀍、澗等河流經該地，是水運的重鎮。洛河更是主要的河道。

龍尊旗對這交通的要道，亦極爲重視，除了本身經營各式各樣的生意外，還通過當地較少的幫會，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控制水道，徵收費用。

白寅定身爲龍尊旗洛陽分舵的掌理財政主管人，亦不時四處巡視，間中抽查各處的交收，今天又是一次例行的巡視。

年近五十的白寅定，身型還是相當健碩，方形的臉上時常流露笑容，一片和氣，唯有細長的雙眼，似開似閉，精芒閃爍，給人一種積極精明又厲害的感覺。左右相隨的兩名彪型大漢是石虎和寧浪，武士裝束，均是龍尊旗內著名的高手。

這時日正當午，白寅定等三人來至洛水獅子橋的碼頭附近，忽然接獲密報有人生事。

白寅定問左右二人：「你們看這是甚麼一回事？」

石虎道：「這類事其實不用白爺你動駕，儘可交給下面去做便得了。」

白寅定道：「我看這事他們未必辦得了，況且長青剛在五天前遇害，我們再也不能翻觔斗。這樣吧，你們使人去通知錫鈞一聲，我們現在去看看，見機而行。」

三人來到碼頭，只見一片忙碌，幾十個工人正在爲泊在岸邊的船上貨落貨。其中站了兩個身穿青衣細銀邊的壯漢，一見白寅定三人到來，便匆匆上前，只見他們二人的襟前都綉著一條張牙舞爪的蒼龍。

兩人先拱手問安，其中一人道：「下屬見過白公，石爺和寧爺。」

寧浪道：「點子在那裏？」

青衣大漢指了指泊在河心一艘長約兩丈的木船道：「就是那艘。」

這艘船外貌極爲普通，船艙都下了厚簾，予人一種神秘的感覺，這時船泊在河心，離岸超過十五丈的距離。

青衣大漢道：「先是鐵船幫的人給船上的大鬍子打傷了幾個，跟著有幾位兄弟想從水裏摸過去，又給他以長竹刺傷於水底，還請白公爲我們主持公道。」

白寅定哈哈一笑：「任何人和龍尊旗不妥，便是和我白某人作對，你放心好了。」

石虎突然驚呼：「白公，船開了。」只見那船緩緩向下游流去。

白寅定一揮手道：「預備快艇。」這時碼頭上的工人也看出了形勢，有些人便放緩了手腳，一派看戲的模樣，亦有人嗅到即將來臨的血腥，一副惴惴然的表情，其實龍尊旗的人殺人奪命，已是司空慣見的場面。

嘩啦一聲，一艘長形的快艇，從橋底駛出，船上每邊各有四名大漢，白寅定等三人下船站定，八名大漢便運槳如飛，箭也似地向里許外正在加速逸走的船追去。

河風迎面吹來，白寅定三人的衣服都拂拂作響。白寅定道：「以這樣的速度，我想我們必可在二里流追及敵船。」

石虎道：「這種事幾乎從未曾在洛河發生過，自從我旗大破菱日山莊後，天下實無足可與本幫抗衡的勢力，各大幫派都臣服，或約束門人，都避免與我們起衝突，況且所謂正派高人，死的死，傷的傷，我實在想不到還有甚麼人敢這樣生事。」

白寅定心中一懍道：「殺長青的人不就有這個胆量嗎？」

這時船已駛至二里流，河面轉闊，離敵船的距離已拉近至四丈。這時突然見到前面的船停了下來。白寅定忙舉手，八名大漢把槳反方向拉定，船打了個急轉，也停了下來。

白寅定隨手抓下船身的兩塊支木，呼呼兩聲便向敵船的船艙擲去，他擲的角度非常巧妙，只要有人在艙內，一或用手接去，否則一定會給逼出艙來。

只見兩支木從艙的正面破壁而入，蓬蓬兩聲又從艙後飛了出來。白寅定面色一變，還來不及吩咐快艇退後，便見敵船向著快艇緩緩移近，速度逐漸增加。

白寅定大叫「有人在船底推船」，跟著便一掌拍在船頭的河水上，白寅定是龍尊旗有數的高手之一，這一下危急間已全力施爲，眞是非同小可，只見船頭河面被擊處湧起近丈的水柱，在反撞力下整條快如箭一樣的逆流而退，迅即把和敵船的距離從一丈拉遠至兩丈，就在這時，隆然一聲巨响，整隻敵船爆發開來，天空都是木屑火星。快艇一陣劇震，整隻翻轉過來。

石虎寧浪和操槳的大漢一齊翻落水中，石虎寧浪二人都熟水性，一潛進水裏，便想搜索敵人，但在河水中，卻只見一片烏黑，難以視物，原來敵人已在水中施了手腳。

船翻時白寅定躍起半空，再落下時便已踏在翻轉了朝天的船底上，漫天的木屑鐵片打到他身上時，也被他的護身眞氣震開！這位龍尊旗赫赫有名的人物，無論在經驗上和反應的敏銳上，都有過人之處。

翻船受河水激動，仍然在打著急轉，白寅定站在船底上，雙脚已被翻滾的河水淹沒，但他仍是穩如泰山，就在這時他知道自己犯了一個錯誤，原來整條船已開始向下流迅速移去，當石虎和寧浪等人翻上水面時，白寅定和他們的距離已超過了十丈。這時白寅定離開任何一邊岸都有十丈開外，難以飛越的距離，同時他也看到兩岸都有龍尊旗鐵衞在策騎馳援，但他的感覺卻像是天下間只剩下他一個人一樣，他知道只能靠自己。

他並不敢冒險撲下水中，他估計敵人一是在船頭拉船，一是在船尾推船，而不會在翻轉了的船面下，因爲在船面下便不能觀察水面上的活動，白寅定當機立斷，在船中間向著岸邊躍去，他估計自己最少可以躍上四丈外的距離，使他可以爭回些主動，而己方的人亦可以接應，就在他雙脚離船的那一刹那，力道還未能用足時，船身突然向下一沉，那拿捏時間的高度精確，使白寅定完全失去了預算，也決定了他即將來臨的厄運。

白寅定依然躍上半空，但卻不是橫躍，而是和船身成七十度角的斜躍上河面的上空，一枝鋒利得閃閃生光的短矛，破開河水直標出來，趕上白寅定的後腰，帶著一蓬鮮血，從前胸處穿射了出來，再斜斜飛上半空，灑下一天的血雨，白寅定的屍身被尖矛強大的力道一帶，俯衝向前面的河水上，嘩啦一聲，整條屍沉進河底，河水立即給染紅了一大片。翻轉的船又已順河流去了十餘丈。

*　*　*

卓長擊負手站在岸邊，這位龍尊旗洛陽分舵的第二號人物，面容肅穆，殺氣嚴霜。

這時一個短小精悍的壯漢，走到他的身邊。卓長擊冷哼一聲，道：「錫鈞，佈置如何？」

錫鈞道：「現在已調動了接近三百人手封鎖到沿河十里之地，下游亦放下欄杆鐵網，任何人也不得經過。怕就是怕他從河中的幾條渠道逸去，爲了針對這點，附近的所有高點均有人站崗，就算兇徒能離河上岸，也絕不能逃過我們的耳目。人手亦將會一路增加，我估計可以在半個時辰內動員到近千的人手。」歇了一歇，卓長擊依然沒有作聲。錫鈞續道：「同時我也發動了官府的人手，進行逐屋的搜尋，看來兇徒必將插翼難飛。」這錫鈞說話簡短有力，很快把整個形勢交待清楚，顯見是一個長於組織和發令的人物。

卓長擊望著地下剛撈起來白寅定的屍身，一邊細心聆聽著，咀嚼著錫鈞所說的每一個字。臉上卻仍然像岩石一般的沉凝，整個人也如高山一般沉穩，高挺的鼻樑，藏神的雙目，似乎已把一切陰謀看透。

卓長擊道：「錫總巡，我以爲縱使我們佈下天羅地網，這次也將無功而還。」

錫鈞訝道：「是不是我們趕不上時間上的失誤？」事實上錫鈞對自己的佈置極有信心，況且手下不乏追踪搜查的專家，唯一的漏子，便只是在佈置好前，兇徒便早已逸去，所以一想便想到時間失誤上這個關節上去。

卓長擊答道：「這個我看卻不可能，

因為幾乎在寅定被害前，羅網便已開始佈成，你知道寅定只是前腳差後腳的分別，兇徒必然仍是在搜查網內。我所担心的就是此事必為內奸所為。而且殺寅定和長青的兇手亦必為同一人，亦只有是內奸，才能這樣精確地把握他們的行止。」

錫鈞頷首道：「我明白了，所以兇手只要搖身一變，便可大搖大擺地加入我們的行列，所以今次如果我們不能發現敵踪，便一定是內奸所為。」這兩位龍尊旗的領袖人物，轉瞬便對整件事下了一個結論。

* * *

今次他的灰衣換了一身黑色水靠，很快便從一條暗渠潛了上岸，在渠的出口他已預備了一身衣服，赫然是一套鐵衛的武士服飾，襟上的蒼龍張牙舞爪，只不過頭上卻扎了個紅色的武士結，顯示了他是龍尊旗鐵衛裏團領級的人物。這時他心內對自己刺殺白寅定成功，覺得很滿意，因為白寅定總攬財政大權，精明幹練之極，使龍尊旗的邪惡業務蒸蒸日上，勢力與日俱增，今次不啻去其利爪。更何況洛陽分舵為龍尊旗的最大分舵，自龍尊旗退隱龍尊山莊後，隱隱然成為龍尊旗一般業務的發令中樞，今次的打擊，亦直接影响著龍尊旗全局的操作。

他剛閃出了渠口，走上街道，便不禁暗嘆龍尊旗能威夷天下，確有他的理由，只見高處都佈置了人手，兩端街的扼要處，亦有人站崗。

在陽光的照射下，他的身型顯得特別魁梧，他面作方形，高直的鼻子和精芒隱射的雙目，可以看到他是沉毅之士，高廣的額頭，顯示了過人的智慧，同時也是靈活多變的人物。從左眼角有一條深紫的刀疤，斜落至他的嘴角，流露出令人望而生畏的兇狠，唇上留著濃濃的髯子，極具男性粗豪的魅力。

他走幾步，迎頭便遇上一隊八個人的龍尊鐵衛，其中一個帶頭在馬上請安道：「狄爺你來了。」

* * *

奚令霸坐在案前，專心地閱看案頭的幾份卷宗，其中一份赫然有狄廷之的名字。這些卷宗便是龍尊旗的人事檔案，詳載每個下屬的出身，行藏、功績、長處、様貌繪圖，以至上級的批註等等，顯示出龍尊旗嚴密的組織。龍尊旗之能稱尊天下，實非倖至。

奚令霸突然若有所覺，沉聲喝道：「阮橫，是不是副舵主到了？」

阮橫停在長廊的另一端應道：「是！」心下不由佩服奚令霸不但耳目靈敏，尤其能從腳步聲分辨出是那一個下屬和從腳步的迅急，分析出自己是有急事進稟，眞是觀察入微。

奚令霸長笑一聲，道：「長擊，快些進來。」

這時遠在偏廳等候的卓長擊，但聽到奚令霸沉和之極的聲音傳到，絲毫沒有蓄意提高的感覺，心下不禁暗懍，奚令霸這位分舵第一號人物的功夫，似乎又已更上一層樓，卓長擊想到這裏，亦不禁暗下了勤修的決心。

在書齋裏卓長擊簡要地報告了搜索的情況，以及推斷是內奸的報告，便靜待奚令霸的指示。

奚令霸這位操千百人生殺大權的一方霸主，指了指案上的卷宗：「長擊，我完全同意你的推斷。其實霍長青遇害以來，我便一直翻閱可疑的內奸，更查證了一些人的行踪，案上這幾個人，我認為最有可疑，我也想聽聽你的意見。」

對奚令霸的效率和眼光，卓長擊不覺心悅誠服，他把案上的卷宗隨意翻閱了一會，回首道：「大哥，我覺得最可疑的正是狄廷之，其實一直以來，雖然他的出身全無可疑，但我總覺得他與我們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氣質，使我有非我族類的感覺。所以一直以來我都反對升他作副總巡。」

奚令霸道：「你的推斷我看八九不離十。況且他加入了我們亦只有三年之久，我們還沒有機會證實他的忠誠。」他頓了一頓又道：「你不要單獨召見狄廷之，但可傳令所有十二個鐵衛團領往正廳議事，最緊要不動聲息，待我親手殺此獠。」

卓長擊應喏一聲，便往房門走去，在踏出門前，卓長擊遲疑了一下。奚令霸雖然背向着門，但却好像能看見卓長擊的每一個動靜，道：「說罷！」

卓長擊回首道：「此子武功實在深不可測，寅定可以不論，但以長青的武功，雖說攻其不備，加上近日酒色傷身，也不會輕易敗亡若此。」

奚令霸露出了凶狠的獰笑道：「我們也可以攻其不備。」

* * *

當召集各團領的指令來到錫鈞的手上時，狄廷之正在旁聽候調度，搜索仍在進行中，不斷調來的鐵衛使調查更為徹底，參與搜索中多是老江湖，完全沒有可能會錯失任何蛛絲馬跡。

錫鈞看了指令後，微一錯愕，便傳下各團領回總舵正廳候命的指令。接著便對狄廷之道：「廷之，你吩咐你的副手一聲後，也應該立即趕去了。」狄廷之告了個罪，便馬上而去，錫鈞若有所思的望著狄廷之一人一騎逐漸遠去，心中不禁升起一個念頭。

狄廷之一邊策騎，心中卻一片混亂，他似乎從錫鈞接令時的神態捕捉到一點什麼，但要具體地去想，卻似乎又非常模糊。

這時一隊有十多人的騎隊迎面而來，帶頭的漢子作了一個揖道：「狄統領，你是不是回總舵了？」

狄廷之應道：「海直，這裏一切都交下給你了，千萬小心。」

那海直應了一聲，道：「狄統領，這次頭子的召令是不是奇怪了一點？」

狄廷之苦笑道：「或者連續的亂子，顯示了我們這班團領辦事不力，可能要有一頓好看的了。」

海直露出了恍然的神色。

狄廷之突然非常震驚，差一點便墮下馬來，雖然表面上仍然很鎮定。原來他突然記起錫鈞接到指令時，也是這種恍然大悟的神色，錫鈞之所以會這樣，唯一的可能便是他已知道這個指令的來龍去脈，尤是推之，這個指令必有目的和深意。極可能是針對着自己而來，要知只要龍尊旗推

斷到是內奸的所爲，便不難查到自己的頭上，所以狄廷之內心的震驚是可想而知。

狄廷之和海直等衆人告別後，便策馬直向總舵奔去，要知搜查網是以白寅定被殺的地點爲中心的方圓十里之內，愈近總舵，搜索的人手便逐漸減少。狄廷之一到望到總舵門前的兩條石雕青龍時，便下馬竄入了一條橫巷，仗著對地形的熟悉，穿街過巷的直向城北而去。就在這時，只聽身後一聲爆响，一支火箭直衝上半空，化成一朶朶的火花，他知道是龍尊旗的告急火箭，登時內心一懍，加快了奔跑的速度，迅若鬼魅的掠去。當他再轉入一條大戶人家的後巷時，突然發覺有異，只見前面靜如山嶽地立著一個精壯的矮漢，雙手橫棍而立，口中嘿嘿冷笑：「叛賊你插翼難飛。」竟是錫鈞。

狄廷之掣出長劍，一面向錫鈞迫去：「果然高明，無怪我一直覺得有人在後跟踪，那支令箭也是你發的了？」

錫鈞鐵棍斜指狄廷之的眉心，發出了凜冽之極的殺氣，一邊道：「何需幫手？看我斃你於杖下。」他儘量不希望提到即將因緊急令箭而來的大批强援，以免激起狄廷之拚命之心。

但狄廷之又豈會不知稍爲延誤便會時不我與，他全身弓前撲攫，手中的長劍迅速劈出，棍劍在數息間便作了近百下撞擊。

錫鈞這時却是叫苦連天，狄廷之武功之高明，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他只覺狄廷之每一劍劈下來都重若千鈞，而且帶著凝然有若實質的劍氣，使他不得不分神運功抗拒。而且狄廷之出劍的時間和角度，都非常刁鑽，或刺或劈，總擊在他舊力剛衰，新力未生的刹那，使他有力難施，不禁連連怒吼不已。

但在狄廷之卻是另一種感受，這時他完全拋開敵方援手的趕到，專心殺敵，但敵人雖然陷入劣勢，但卻有驚人的韌力，使他難以迅速解決對手。

這時一陣馬蹄聲傳來，顯示敵方已開始馳援，狄廷之突然一變劍法，以劍作刀，展開了一套大開大闔的刀法，頓時刀光遍灑，宛若千軍萬馬向前衝來，錫鈞亦突然放棄守勢，招招與敵偕亡，這時反而不聞兵器相撞的聲音，情勢已比前更凶險百倍。突然間兩人迅速分開，互以兵器遙指對方。只見狄廷之眼中神光暴現，罩定丈許外的錫鈞。

錫鈞開口道：「你是唐凌日的甚麼人。」他一開聲便洩了氣，再也支持不住，緩緩坐倒，面色也轉得灰白，左脅露出了一條長約五寸許的血痕。錫鈞開口後內力一散，鮮血便泉湧而出，迅速染紅了胸前的衣服。

狄廷之道：「還是給你認出我的破日刀法，這證明你必然有份參與凌日山莊的屠殺。」

錫鈞道：「龍尊天下，敗臣餘子，何足言勇。」

狄廷之冷笑一聲，懔然地道：「大丈夫有所必爲，凌日山莊雖莊毀人亡，但個人恩怨事小，龍尊旗以强權出掌江湖，經營各類罪行，兼且與外敵私通，陷天下於萬劫不復之地。狄某不才，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錫鈞一陣狂笑，含著極大的嘲弄，這時一陣蹄聲由遠而近，似乎直向橫巷而來。狄廷之急躍上前，一腳結果了錫鈞，迅速離去。

龍尊旗通過洛陽、長安、成都和武昌四大分舵控制天下，龍尊旗之主卻在大破當時正派第一重鎮凌日山莊後，退隱四川貢嘎山畔的龍尊山城。向外號稱潛修魔功。而當其時龍尊旗主厲龍尊，已穩穩坐定了天下第一高手的寶座，宇內聞之胆喪，正是道消魔長。自從退隱潛修後，旗中事無大小，均由龍尊旗的第二號人物魔手單宇負責，厲龍尊對一切事務，均不與聞。

龍尊山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堡，匠心獨運，氣象森嚴，是江湖凶名最著的禁地。城牆內殿落重重，正殿座落城堡的正中，高出其他建築物二丈有多，氣象萬千。殿內高達六丈，是磚石和木構混合的建築物，全殿佔地三十丈深十五丈闊，從正門入內，便可以見到每邊四條直撐上殿頂的大支柱，有兩人合抱那樣粗。殿的後方層層石階，升到兩丈高處有一平台，上有雕蒼龍的石座，張牙舞爪，正是天下霸主厲龍尊的寶座。

這時單宇正站在寶座的石階前，他身型極高，面形頗長，高鼻深目，開闔間精芒四射，給人城腑極深的印象。他的手特別黝黑修長，似乎有一種奇異的力量，一看便知是極難惹的人物，事實上他成名已近五十年，折在他手中的成名人物，不可數計。

這時整個大殿內便只有三個死人和兩個活人，近百龍尊鐵衞都肅立在正殿外。立在單宇身前的是卓長擊，而白寅定、錫鈞和霍長青的屍體被排在地上，都給葯物製過，一點腐敗的跡象也沒有。

單宇道：「長擊，辛苦了你們。」

卓長擊這麼深沉的人物，也不禁老臉一紅：「單公，屬下無能！」

單宇微喟道：「實在怪不得你們，龍尊旗自從大破凌日山莊，厲旗主擊殺唐凌日於凌日塔前，天下承平已久，今次的事件，也可以給我們一些挑戰。況且敵手功力之高，爲我生平所僅見。尤其是錫鈞的左脅傷，不傷要害卻五臟盡碎，應該是先天眞氣一類的奇功，這樣的借物傳力，就算我也不一定做到。」

卓長擊大吃一驚，訝然望向這個黑道的頂尖高手。

單宇跟着傲然一笑：「這是以事論事，但要知二人爭雄，尚有很多其他條件，例如環境、天氣、心境、狀態等等，非要放手一搏，才可知結局，何況我尚有魔功秘技，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卓長擊大驚道：「我也估計此子甚高，但卻想不到連單公你也認爲他可與你分庭抗禮，此子的來歷，確是耐人尋味。」

單宇道：「正派好手，莫過如唐凌日，然而唐凌日偕子已雙雙戰死於凌日山莊一戰，此外亦未聞唐凌日有甚麼傳人。」說罷來回在殿中踱步，陷入了沉思中，卓長擊當然不敢打擾，靜立一旁，過了好一會，單宇續道：「七年前凌日山莊戰後，我旗獨尊天下，反抗者都遭受滅絕的命

運。洛陽分舵爲四舵之首，集中了我旗的精銳，實在不啻龍尊旗的代表。長青他們的被害，最大的打擊不在我們的實力，而在於龍尊旗的威信，我們一向壓制着的反抗力，我看將要蠢蠢欲動了。」

單宇突然換上了冷酷之極的笑容，使人覺得他是隨時可以反面無情，續道：「長擊，你速回洛陽，並通告天下，宣佈如果狄廷之公開挑戰，旗主將可以給他一個公平決鬥的機會。」

卓長擊訝道：「這豈不是助長了他的氣燄？」

單宇連聲冷笑道：「如果他眞現身挑戰，絕難逃過敗亡的命運。但如果他龜縮不出，我們便可宣揚他胆小氣弱，自認不敵，所以雖然開始時他的聲勢會升到頂點，但很快形勢便會轉變成不利於他。」

卓長擊讚嘆道：「單公英明，我們亦可藉此顯出我旗的正大光明，對比出他暗殺行爲的卑下，重新樹立我們的威信。」

單宇道：「你也想到這點，但其實還有更深一層的奧妙。」

卓長擊欣然問道：「請單公指點。」

單宇道：「此子擅於戰略環境的利用，但若在公平的決鬥中，所發生的威力反而不大。而且在宣佈了公平決鬥後，再要用暗殺的手段就算在敵方的眼中，也不是有顏面的事。」卓長擊聽到這裏不禁大爲服氣。

單宇續道：「同一時間我將會在其他分舵抽調人手，組成一個以我爲首的小組，潛往洛陽，一方面可以應付眼前緊張的局面，亦同時可以不擇手段地搏殺狄獠。」

說到這裏，單宇頓了一頓，舉起手掌又再切下，空氣間突然充滿了強烈的勁風，兩人衣衫拂然而起，一齊狂笑起來。

＊　＊　＊

通過窗紗，黎雄略俯望山下重重密林，還有幾天便是小寒，在雲南下關這個處所，不覺又已經七年，這些年來沉醉於武道，光陰飛快逝去，怪不得孔老夫子也大嘆，「逝者如斯乎，不分晝夜。」

這時天色開始白起來，光線驚醒了山上的宿鳥，鳴聲從林山傳來，空氣清新得使人覺得呼吸也是一種享受，一時間黎雄略進入了物我兩忘的境界。

在至靜中心靈突然覺得有人靠近，這純粹是一種超感官的直覺，事實他靜心聽時卻一點聲音也聽不到。自從把武當的紫陽秘法配合了少林的天一眞氣來練習後，他便時常有這類神秘而不能解釋的觸覺。

黎雄略略一沉吟，便躍上了屋頂，蝙蝠般地貼在屋樑上。這時門給推開了一條窄縫，只見一名女子閃了入來。女子一入來便抬頭望向黎雄略，嬌笑道：「黎師兄，還是你行。」

黎雄略一笑落地，讚道：「你的輕功的確輕若飄絮，證明了武當心法，對長白派的靈轉九天，確是相得益彰，將來長白派必能在你手上放一異采。」

女子嫣然一笑，露出雪白整齊的牙齒，眉目如畫，秀氣逼人。女子道：「你也不用睹捧我，若果我眞是那麼厲害，你也不會早就躍上橫樑了。」

黎雄略笑了笑，也不解釋道：「有沒有見著其他人？」

那女子道：「我遇到了華山師兄，我看他的精氣愈見凝聚，異日必是開宗立派的人物。」

黎雄略知道這白芙蓉爲人極精細，心中已信了大半。事實上他們各家各派在這裏的十個人，都是萬中無一的人才，更何況能得閱各派的神功秘技，這等千百年來的奇遇，自然使他們前途無限。

就在這時傳來九下鐘鳴，二人不禁一愕，想不到誰人會在這時刻發出緊急的召令。

黎雄略白芙蓉走到議事廳時，便知道今次事非尋常。玄知道人正站在廳的正中。

玄知道人在各派中素負智名！亦是使各派捐棄成見，栽培出這十個年輕高手的促成者。原來龍尊旗大破凌日山莊後，正派武林陷入了從未有過的黑暗期，江湖上邪惡橫行，貪官污吏，朋比爲奸正是道消魔長，各大派的好手，死的死，傷的傷，再無可用之兵，各派終於同意玄知道人的計劃，一面在本派內培養後一輩好手，另一方面更精選門下弟子，送來雲南下關這隱敝處所，精修各派絕技。開始時共有三十六人，七年來或有限於資質，或是走錯路子，淘汰後剩下來祇有這十人，眞可說是精選中的精選。這計劃關係到各派的存亡成敗，所以極端秘密，連龍尊旗耳目之廣，也完全給蒙在鼓裏。

這時各派好手連續進入議事廳，計有武當的黎雄略，長白派的白芙蓉，恆山派妙清道姑，衡山派謝力行，少林半山大師，丐幫黃鷹勵，長江會宋臨江、長安白氏世家白抗天、峨嵋派長孫靈雁、華山陸崇書。衆人都顯出興奮的模樣。

玄知道人環顧這批出類拔萃的後起之秀，想起他們來時大多都是二十前後的青年，現在都快接近三十了，神情都凝重起來。七年的時間更爲白芙蓉和長孫靈雁二人增添了成熟的風韻，極是嫵媚動人。十人中妙清和半山的年紀大了近十年，反而不見有任何改變，只是雙眼藏神，顯示了突飛猛進的功力。

因爲玄知道人一直都是站著，衆高手也就不敢坐下，直至玄知讓讓手請坐，各人才紛紛坐下。

玄知仙風道骨，一看便知是有道之士，而玄知亦是現今碩果僅存的有數高手之一，即管以龍尊旗的實力，也不敢輕易動他。尤其是近年來玄知爲了訓練他們，更是養晦韜光，表面上也就相安無事。

玄知先是一連說了幾聲好，跟著便道：「最近江湖天翻地覆，竟有人在龍尊旗旗下的虎口拔牙。」玄知說到這裏，又頓了一頓，只見各人顯出期待渴望的神情。

玄知道人道：「霍長青被人幸掉了！」

衆人嘩然。要知霍長青雖只爲洛陽分舵的首席殺手，但自厲龍尊退修魔道，洛陽分舵已有代總舵之實，所以霍長青不啻是龍尊旗的首席殺手。況且霍長青武功絕世，被公認爲厲、單二人以下的第三高手，排名更在洛陽分舵主奚命覇之上，正派人士談起霍長青，直是聞之色變。

長安白家的白抗天最是性急，忍不住問道：「是那些人幹的？」在他心目中，殺

霍長青當然不是一人之力。

玄知微微一笑：「出手搏殺霍獠只有一人，其後再擊殺白寅定和錫鈞。」

衆人一陣騷動。這個人的武功可說已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

玄知似乎很滿意他們的反應，要知這些年來道消魔長，正派人士都抬不起頭來，坐視邪魔橫行，今番出現這樣意外的轉機，怎不教人興奮。

玄知道：「這位新崛起的彗星，名叫狄廷之。」

衡山謝力行博聞强記，這時不禁奇道：「我也聽說過此人，擅長三十六式廻風劍法，在東北一帶頗有點聲名。但亦只是個江湖强徒而已！」

玄知嘉許的看了他一眼道：「我曾通過各大門派去收集狄廷之的資料，知道此人主要在東北一帶活動，是個著名的黑道人物。但奇怪在他加入龍尊旗前有約莫半年的光景，卻像是在空中消失了，無論我通過各種手段，那半年也是空白一片，沒有任何痕跡，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要知玄知幾乎代表了整個正派武林的力量，各家各派在江湖上最少都有百年以上的發展，源遠流長，所以玄知說查不到，便眞正是無人知曉。

玄知微笑道：「我想聽聽你們的猜測。」頗有考究的意味。

丐幫黃鷹勵道：「會否是狄廷之獲得了奇功秘技，覓地潛修，這也可以解釋了他驚人的武功。」

衆人都大不同意！一來奇遇難求，二來限於天資毅力，即管有神功秘技，也極不容易進身絕頂高手之列，況且狄廷之若練成蓋世絕技，正好和龍尊旗同流合污，何須自招煩惱？

*　　*　　*

長孫靈雁翹了下秀氣的鼻子道：「黃師兄的推斷大有可能，但小妹亦有一個想法，可供參考。會不會原來的狄廷之已給人殺了或軟禁起來，再給人冒充而加入了龍尊旗。」衆人雖覺這推斷合情合理，但實行起來卻有一定的困難。

華山陸崇書便說出了心中疑問：「但是龍尊旗擇人甚嚴，要冒充一個人，除了面貌特徵，武功家數外，還有過去的至親好友，給人識穿的機會實在太大了。」

玄知胸有成竹道：「我卻同意靈雁的說法。有三點可以支持我的想法：第一就是狄廷之最喜獨來獨往，而且是個孤兒，所以認識他的人，可說絕無僅有，而且他活動的範圍遠在邊陲，撞到熟人的機會更少，第二狄廷之的失踪是在加入龍尊旗的半年前，半年的時間已足夠讓冒充狄廷之的這等蓋代高手把握了他武功的精要，甚或套問了需要的個人資料。第三，卻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狄廷之有一條由左眼角斜下至咀角的大刀疤，這個特徵，反而使人更易冒充他。」說到這裏，衆人不禁嘆服，幾乎已肯定了這個狄廷之已給人掉了包。

半山終於開腔，聲音非常沉雄，給人威嚴之極的印象，道：「小僧曾在苗疆一帶走動，見到一些行乞的流浪漢，利用不同的山草藥和礦物，製造身上種種不同的傷疤，經年不脫，以之博人施捨，所以在技術上要做一條這樣的刀疤，是絕對可行的。」衆人至此再無疑問。一弄清楚狄廷之是被冒充的，對行動當然大有帮助。

白芙蓉問：「那究竟會是甚麼人？」

玄知道：「厲龍尊爲魔宗近數百年來的第一人，集天下邪派武功於一身，所創敗神魔功，與唐凌日的破日心功，同爲正邪兩大秘技，冠絕當代。霍長青等均曾受厲魔親手指點，故能橫行一時，所以既然有人能搏殺霍獠等人，說不是由破日心功而來，似乎不大可能。」

玄知見衆人都在用心聆聽著，接著又說出了一個驚人的秘密：「我的師兄玄相爲唐凌日的至交好友，於凌日山莊覆滅後，他曾告訴我唐凌日除與髮妻左雁如育有一子外，另外還和雄霸西陲祝屛山之女祝影蝶另有一子，這是一個絕大秘密，關係到家庭糾紛和名節，所以外間無人得知，我想此子身兼唐祝兩家之長，身懷絕世武功，必能衞道除魔，所以這一連串事件發生後，我使用種種手法查證，確實了必是此子所爲。但直至現在還未能聯絡上他。」

玄知續道：「龍尊旗現在威信大降，正是我們反擊的好機會。而且我們推想龍尊旗的好手亦將會集中於洛陽，對付唐凌日的公子，所以我們已準備盡起所有的人手，在洛陽一決生死。你們便是今次反擊的主力。」

黎雄略適時道：「假設厲龍尊親自出手，我們勝敗的比數如何？」

玄知呼出一口氣道：「雄略你問到關節眼上來了。事實上自厲魔決戰唐凌日後，厲魔便從不參與江湖之事，由魔手單宇總攬大權。所以我估計厲魔或是在那次決鬥受了創傷，所以閉門療養。」事實上唐凌日神功絕世，雖然在與厲龍尊決鬥前已耗去了不少氣力，但要說厲龍尊能一無損傷地搏殺唐凌日，似乎仍令人難以相信。所以這即將來臨的正邪決戰，如果厲龍尊出現，正派將會完全沒有半點機會。但當然，即管厲龍尊不出現，他的手下如單宇，奚令霸等仍是無敵的高手，而且龍尊鐵衞訓練精嚴，正派取勝的機會仍然不大。但時機稍縱即逝，如果任得龍尊旗擒殺唐凌日的公子，無論在心理和實力上的打擊，都是正派難以接受的。大家都瞭解到其中的關鍵。

玄知道：「現在攻擊的計劃亦已經定下，大家立即收拾一切，齊赴洛陽。」

衆人轟然應諾。

*　　*　　*

自從傳開厲龍尊允許狄廷之公平決鬥的機會後，果然不出單宇所料，狄廷之在一夜之間，便崛起成對抗龍尊旗的超級高手。但同一時間，亦向江湖證實了厲龍尊依然健在，且有把握擊敗任何反對的勢力，這使整個龍尊旗也戰意高昂起來，單宇這一石二鳥之計，果然非常厲害。但他還是估計不到正派的勢力，因爲捨棄了門戶之見，培養了一批百年罕見的英才，而擴大了幾倍。

洛陽現在已成了卧虎藏龍之地，龍尊旗亦儘量約束下屬，避免無謂事端。正派亦惟恐行動洩秘，只是緩緩注入人手。亦有很多江湖人，懷着不同的目的，混進洛

陽城，使形勢變得更爲複雜。

雖然暗流洶湧，但洛陽城表面上仍然非常平靜，一點也看不到大戰將來的跡象。反之因爲大批江湖豪客的湧入，洛陽比以往更見熱鬧。但正派的反擊計劃，卻剛正開始。

長孫靈雁是和陸崇書一組進城，他們並不和其他正派高手會合，反而落脚在城東玄知早已租了的一所民房內。玄知認爲他們是秘密武器，愈少人知，所能發揮的威力便會愈大，吃了午飯後，長孫靈雁和陸崇書兩人，便配合玄知的計劃，出外分頭行事。

長孫靈雁來到龍尊旗洛陽分舵的後街，默默觀察形勢，很快便揀選其中一所建築物，加以監視，原來整個龍尊旗分舵佔地極大，給高牆圍繞，除非走上其他建築物的屋脊，否則絕難逃過龍尊旗方的耳目，所以可以說是易守難攻，在設計上極具學問，但有一利必有一弊，同樣龍尊旗的人要離開分舵，也難逃監視者的耳目，因爲離開的方法便只有通過圍牆的幾道正門和側門了。而龍尊旗有見及此，特別設計使其中的一所建築，貼牆而建，而且附近亦有高度類似的建築物，加上樹木蓋天，要進入和離去，便能神不知鬼不覺了。長孫靈雁轉了一圈，便發現了其中訣竅。當然她並不是想進去，她知道在這樣一個出口，必然有極厲害的佈置，她只是配合即將來臨的行動，監視龍尊旗的活動吧了。

轉眼便過了兩個時辰，這期間陸崇書曾和她碰個頭，並告訴她一切正依計劃進行，便又忽忽離去。天色已漸漸暗下來，她只覺一切風平浪靜，完全沒有大戰將來的氣氛，除了間中有敵方的人出入外，一個己方的人也沒有發現，不禁暗服玄知的保密功夫。

就在這個時間，突然有幾個人影在她正在監視的建築物閃出，只一閃便消失在對面的建築物上，似乎向城東而去。她心中一凜，便緊跟而去。事實上她心中的驚懼實在是難以形容，因爲她已從這幾人的身法上，認出都是出類拔萃的高手。這類高手絕不會輕易出動，這樣一起行動必有目的和深意，對此她不但一無所知，而且完全出乎他們的估計之外，可想見她是如何震駭。

長孫靈雁之所以被派選爲監視者，便是因爲她有過人的輕功和擅於追踪，這時便大派用場了，只見她竄高伏低，利用建築物和樹木的掩護，遠遠追躡著敵人。很快便來到城東，只見敵人突然折向城南的方向，長孫靈雁不覺佩服敵人的小心，因爲只要任何人以爲他們的目的物是城東，便會栽了個觔斗。敵方的五個人身法迅快之極，轉瞬便來到一座圍有高牆的建築物，一看便知是財主或退休官紳的宅第，佔地極廣，房子共分三進，亭台樓閣穿插其間，屋後是一個兩里方圓的大花園，屋左散佈了幾所石屋，看來是下人的居停。右方則是一個看來是糧倉的兩層土石建築。只見敵人掣出兵刃，迅速向這糧倉奔去，轉瞬便成包圍的格局。

長孫靈雁心中的震駭實在難以形容，她已經從這幾個人的衣著、兵器、外形和身法上，知道這幾個人的身份，雖然天色已近全黑，但也不能影響她銳利的目光，這幾個人都是龍尊旗的著名凶人，拿雙劍的中年美婦是勾魂左雲媚，提槍的大漢是奪魄郝存智，這兩人與血拐霍長青並稱霸江湖，均是龍尊旗旗主下十大高手的人物。執長刀的是齊善白，是長安分舵的舵主，使鞭的是尋緒蒼，和使雙輪的任五同，是龍尊旗的護法，實則亦是厲龍尊的近衞，這樣的陣容，實力龐大得難以估計，相信他們要對付的人物，不要說頑抗，就算要夾尾而逃，也實在有所不能。但反過來說能使得他們出動的人物，亦必是驚世駭俗之輩。長孫靈雁已肯定自己已估到他們要對付的目標，心下不由焦灼萬分。

當這幾個著名的龍尊旗凶人包圍起糧倉時，冒名狄廷之的唐信玄正在練功，原來當日他爲了加速結果錫鈞，運用眞氣斃敵，頗有損耗，所以這些日子來都躲在這個糧倉潛修，另一方面也是養精蓄銳，以便負起除魔衞道的責任。這時他面上疤痕已不見影踪，更顯得他超凡脫俗，英氣凜然。

這些龍尊旗的著名高手在倉外四面[illegible]上時，唐信玄即時驚覺，他當時正在糧倉二樓的一個小小的透氣窗前，這個角度正看到任五同握著雙輪撲近，他不知還有甚麼人，但他卻可以肯定若果發生正面衝突，敵人必有足夠置自己於死地的實力，他唯一可靠的，就是仗著自己對地形環境的熟悉，覓機逃走。

齊善白提著長刀，提脚踢開倉門，便直衝入去，他並不企圖掩飾自己的行藏，因爲要瞞過唐信玄這類高手的耳目，簡直是天方夜譚，唯一的方法就是攻其不備，仗著己方的實力，迫他來也一場硬仗，所以速度是最決定性的因素。就在他破門而入的同時，任五同和尋緒蒼亦從不同的角度破窗而入，把整個下層[illegible]起來。就在他們還只是勉强看到倉的下層堆滿牛車犂鋤等雜物之時，突然嘩啦一聲，整個下層的空間便充斥著米塵穀屑，原來上層底的一塊木板給人移了開來，露出了丈許見方的方孔，一時儲在倉頂的米糧，便漫天飛舞而下。

齊善白成名江湖多年，已老成了精，一聽到嘩啦的聲音，立即倒翻而出。任五同反應也極快，立即舞動雙輪，滾向牆的一角。最倒運的是尋緒蒼，穀物倒下時，他便本能地向後倒退，一股森寒之極的刀氣便從頭上襲下，他本能地向上望去，手中的九節鉄鞭亦向上揮出，但他迅即便知道自己已陷入了敵人的圈套，他只覺一鞭擊空，但卻見另一股穀屑正迎頭向自己倒下，除了穀屑外他已經甚麼也看不到，這時另一股力氣從後襲來，尋緒蒼大叫一聲，一面揮鞭迴手向後封架，一邊向前衝去，只覺胸前一涼，一支短矛已在前胸穿過，他不禁想起了白寅定的遭遇。

尋緒蒼大叫的同時，勾魂左雲媚和奪魄郝存智正震破了屋頂，落在上層的地板上，整間穀倉仍然充滿塵屑，但勾魂奪魄兩人呼吸細長，雙眼精芒四射，顯然絲毫不受影响，他們即時肯定了唐信玄正躲在下一層。

齊善白提刀守在倉口，嘿嘿冷笑道：「狄廷之，可敢出來與我決一死戰，我保

證和你單挑獨鬥。」齊善白是長安分舵的舵主，論身份與奚令霸等平起平坐，僅次於厲龍尊單宇，說出的話自然有一定的份量。但唐信玄卻知此人極爲奸狡，目的不外引他開聲，以讓還在下層的任五同和已在上層的勾魂奪魄二人，測知自己的方位，加以撲擊，一時成爲僵持的狀態。

但唐信玄卻是大爲煩惱，因爲只要倉內的塵屑稍竭，任五同必將發覺自己，只要他能擋自己一招半式，其他凶人一擁上來，自己必難倖免，今次龍尊旗出動的實力實在太龐大了。其實他不知還有單宇和卓長擊二人因要應付正派發動攻勢，以致未能參與今次圍擊，否則他現在的頭一定大了不止一倍。

現在他貼壁而立，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決定要向任五同開刀。他和任五同亦曾有過數面之緣，知道他性情較爲燥火，現在他正要利用這一點，造成對他致命的一擊。

「轟」的一聲巨响，唐信玄已破壁而出，土石飛射往外邊的花園，就在他呼吸到園裏新鮮的空氣同時，他已感覺到頭上勁風下撲，也就在那同一時間，他倒飛而回，從破壁處倒撲回倉裏。

任五同在壁破的同時，已提起雙輪撲出，但當他人還在半空中，離破壁的人形大洞還有半丈許時，唐信玄已倒穿而入，長刀疾如閃電向他劈來，任五同大吃一驚，本能地硬封而上，刀光就在那一瞬間從雙輪的寸許空隙間劈入，任五同挾著一蓬血雨，重重撞往破洞的對壁上。這等空中的接觸沒有絲毫取巧，勝負立決。

長孫靈雁並不知道眞正發生了甚麼，但只知龍尊旗的人吃了虧，她也以爲唐信玄想破壁逃去，她已準備拚死出手，但形勢一變，唐信玄又守在屋內。這時齊善白、左雲媚和郝存智三人已大是警惕，守在倉的四周。對於唐信玄的機變權謀，以及絕世武功，長孫靈雁不由打心底佩服。

左雲媚怩聲道：「狄兄，如果你再窩縮不出，我們便放火燒倉，任何人提水來救，我與郝存智便會出手屠殺，你看如何。」她娓娓道來，便像在風花雪月一樣，令人覺得這風韻猶存的美婦，眞是蛇蠍的心腸。

唐信玄哈哈大笑，便提刀自任五同撞破的窗戶躍出，只見三個人影電火般撲到，四個人迅速地移動著位置，卻不聞絲毫刀劍相碰的聲音，四人旋又分開，唐信玄給圈在當中，夷然而立。

事實上四人心內都大爲驚凜，三個凶人都試出唐信玄的確是功力高絕，而且臨敵經驗老到之極，身法和移動的方位，都使他們無法聯成合手之勢，險險給他逸去。但唐信玄卻比他們更吃驚，他已試出三人中以齊善白較弱，但也是只差一線，儘管他已施出渾身解數，亦無法佔得任何上風，所以再戰下去，自己必是凶多吉少。唐信玄不禁立下拚死的決心，一個歸本，兩個有賺。

三個兇人立即感受到唐信玄的死志，只覺敵手氣勢强大，眞氣澎湃，而且奇寒迫人，顯見是先天眞氣一類奇功，三個人中，沒有人有把握擋得他全力的一擊，雖然其他的伙伴必能把握時機，予敵手致命的一擊，但首先自己的老命便不保，換言之在三大高手圍攻下，唐信玄已必無倖理，但己方亦必有人和他一同上道，這使得三個凶人大是驚凜。

敵消我長，唐信玄長刀一揮，劃過一個美妙的半圓，使勾魂奪魄兩人，忙不住運功封架，唐信玄同時左手一甩，一支短矛倒刺而出，破空而去，這正是外公祝屏山的飛矛絕技。

飛矛的來勢極爲强勁，本來對齊善白來說，要避過也不是不能做到，但飛矛的角度卻極爲刁鑽，如果他躍開的話，便會露一個空隙，以唐信玄這等高手，必會乘時衝出，所以齊善白在無可選擇下，唯有運刀卸開飛矛，當他的長刀一碰上飛矛時，便全身一震，氣血翻騰，原來矛上暗蓄的先天眞氣，立時從刀上傳入，齊善白全身經脈一寒，急忙運功相抗，說時遲那時快，唐信玄倒撞而出。假設齊善白以刀封劈，必能制敵於死地，但因爲他血氣受到唐信玄先天眞氣的侵入，再不可能同時震飛敵人，所以敵人必能撞入自己懷裏，以敵手的驚人氣功，自己可說必死無疑，生命寶貴，齊善白依然以刀直指著唐信玄的後背，但人卻向後躍出。

唐信玄這著算是打對了，但卻仍未脫離險境。眼前的勾魂奪魄仍然迅速攻來，威脅極大，自己雖然連施絕技，但仍只是險險守住，足證這二人不愧黑道武林的頂尖高手。任何一人，已教人發愁，何況二人聯手而攻。背後的齊善白亦極刁鑽，雖然暫時受制於自己的以借物傳力奇功，但他不向左或右躍，仍然封住自己的逃路，一俟他恢復過來，自己眞是萬劫不復。就在這時，長孫靈雁出手了。

齊善白但覺一道劍氣破空從背後而來，不覺魂飛魄散，他只要再有數息便可把侵體的寒氣逼出，但就在這要命的時刻，長孫靈雁的長劍便已刺至，只覺背後一寒，長劍便貫胸而出，跟著長孫靈雁一腳踢開齊善白的屍身，便向左雲媚攻去。

形勢登時逆轉，唐信玄一聲長嘯，舒出心中幽屈之氣，展開破日刀法，反向郝存智攻去，爭回主動之勢，登時逼得郝存智怒吼連聲，但這凶人畢竟是宇內有數高手，依然未呈絲毫敗象，反而激起他凶厲之心。

長孫靈雁的處境卻是大大不利，要知長孫靈雁雖爲峨嵋派出類拔萃的高手，身兼多派玄功，但比起左雲媚這等千錘百煉的老魔，還是差了一線。只見左雲媚雙劍飄忽難定，忽如萬馬奔騰，忽如蝶舞翩翩，化成一道一道的光束把長孫靈雁圈得透不過氣來，但覺得敵手壓力愈來愈大。她知道當左雲媚的劍圈再收細少許，便是自己魂魄被勾的時間。

突然間唐信玄那邊聲浪大作，原來唐信玄二人由快轉慢，只見唐信玄每一刀均劈在郝存智黑幽幽的鉄槍上，猶如千軍萬馬正在奔騰衝殺，情景極爲悽厲。

事實上郝存智也已施出了他壓根底的大神魔四十九槍法，這種槍法是一代魔君厲龍尊觀察四十九種毒蛇的反擊而創，再傳與郝存智，眞是狠如毒蛇。以往郝存智藉此橫行天下，但今次施出，無論從任何角度刺出，總被唐信玄及時劈中，使他萬

分驚駭。

唐信玄也發覺了長孫靈雁的危機，他對這位秀美動人的救星，有極大的好感，不願她有任何損傷，但現在他只能强迫自己迅速殺敵，現在勝負之數，便在於自己和左雲媚誰先解決對手。

左雲媚也很了解先殺對手的重要，但她很不明白從甚麼地方突然冒出了一個這樣的高手，儘管完全陷於下風，但每能奇招突出，脫出敗亡的危險。其實自己曾針對各派下了一番苦功，每能在正派人士施出他們認爲最精采的神功秘技時，搏殺敵人。但現在這對手明明是正派的家數，但又神似而形非，使自己難以捉摸。就在這個時間，唐信玄和郝存智已到了勝負立決的一刻。

唐信玄大喝一聲，長刀第四十九次劈在鐵矛上，鐵矛應聲而斷，跟著長虹一現，郝存智立刻飛出，即時斃命。原來唐信玄運起神功，每一刀都準確劈在鐵矛的同一缺口處，致使郝存智矛斷人亡。唐信玄功力的深厚，刀法的準確，亦可謂驚人之極。同一時間唐信玄聽到一聲驚呼，他旋風似的轉身，刀鋒遙指左雲媚，制止了她進一步攻擊跌坐在她丈許前的長孫靈雁。

左雲媚但覺敵人氣勢强大之極，不覺興起退縮之念，自問功力和郝存智只是伯仲之間，郝存智尚且飲恨，自己的遭遇可想而知。

這時唐信玄已提刀逼來，左雲媚無奈應戰，唐信玄挾著爲長孫靈雁受傷的激忿，把左雲媚殺得心胆俱寒，兩人身形迅速已極，長刀如神龍一樣在滿天劍花中飛舞，突然滿天劍花散去，只見左雲媚雙劍交叉架著長刀，唐信玄抽起長刀，左雲媚向後倒跌，額上裂出一條血痕。她只封架了唐信玄長刀的形，但刀氣已劈入了她的前額。

唐信玄走近長孫靈雁，只見她長長的睫毛已閉起，面上一片蒼白，但酥胸仍微微起伏，唐信玄不禁大喜，抱起便去。

當任五同被唐信玄斃於刀下的同時，各大家派組成的聯軍，亦在玄知的指揮下與龍尊旗展開了序幕戰。

迎貴樓是洛陽最大的妓院和賭場，暗裏卻是龍尊旗洛陽分舵外另一重鎮，與洛陽分舵只是一里之遙，同在北帝街但卻是街頭街尾之分。樓內闢有窖藏，放置金銀和各地的交收。平日駐有龍尊旗的人馬，由副總巡嚴爾石統領，與洛陽分舵成互相呼應之勢。玄知就是看到這點，知道迎貴樓若被攻擊，洛陽龍尊旗分舵必不能袖手旁觀，待奚令霸馳援之時，玄知就會親率三百的各派精銳，與白抗天和陸崇書迎頭痛擊，同一時間，半山便會與妙清、宋臨江，另率二百好手，直搗洛陽分巢。加上先攻迎貴樓的謝力行和黎雄略、白芙蓉、黃鷹勵及一百精銳，這已是正派的全部可以動用的人手。所以此仗只可勝不可敗，一敗便難有翻身的機會了。

迎貴樓內包括了賭場和妓院，佔地頗大，除了主樓貴賓閣樓高三層外，其他附近還分佈著八座單層的木構建築，佔地超過一里，所有屋宇都半隱半現在一個大園林裏，亭台樓閣，小橋流水，極爲雅緻。窖藏在其中一個單層木構建築的地庫，而這座名爲龍威閣的建築物，亦是龍尊旗在迎貴樓的指揮總部。黎雄略等人要攻擊的就是龍威閣。

酉時末，天色已經昏沉下來，整個迎貴樓都亮起了燈火，在主樓貴賓閣樓下的主廳，便是洛陽最大的賭場，只是賭場的大廳，便已可容納四百人。還有很多較小的房間，提供著各式各樣的賭博。龍尊旗權傾天下，足有資格提供最大的豪賭，加上安全，很多人都願意來這裏，故而生意非常興旺。今天也非常熱鬧，一早便擠滿了人，而人客似乎仍陸續有來。

總管迎貴樓的龍尊旗高手總巡嚴爾石，便正在四週巡視，一般的情形下他絕少踏足賭場，所有雜務便由得手下的人去幹。但他今天早上接獲卓長擊的指令，要他加强人手，因爲龍尊旗的眼綫已發現大批各派的高手，混入洛陽，顯然是針對他們而來。嚴爾石接到消息，也不敢疏忽，除了調派人手外，還親自巡看，這時伴在他旁邊的是十二團領之一的鬼斧丁博城，和幾個近衞親隨。

丁博城問道：「嚴公，你認爲敵人會否在今晚便發動。」

嚴爾石傲然一笑：「嚴某人生平大小仗不下千數，自幼年與頑童打架，至在龍尊旗下出生入死，兵來刀往便如吃飯看戲，管他甚麼時候發動！」

丁博城道：「嚴公說得是，現今能與我們作對的勢力，實在都已是些殘兵敗將，死灰難燃。唯一担心的就是狄賊陰險難防吧！」

嚴爾石微哂一下：「我必要手刃此獠，才得甘心。」

丁博城正要說下去，廳外突然响起一把聲音道：「嚴爾石，本人乃丐幫黃鷹勵，尚祈賜教。」聲音响亮，在大廳內每一個人，都聽得明白清楚，顯見黃鷹勵功力深厚之極。

事實上這等指名挑戰，除非嚴爾石不再想在當地混，否則必需血戰，當然他的手下亦可代他出戰，不致有失身份。但却只可派一人先行出手。

嚴爾石重重哼了一聲，顯得極爲忿怒，大踏步走向廳外，丁博城一邊走一邊吩咐手下安定客人，並暫時禁止客人出入。

嚴爾石走到正門的石階上，黃鷹勵正站在迎貴樓前寬大的空地上，兩手各提一支鐵棍，一長一短，給人一種很詭異的感覺。

嚴爾石也不屑問話，左手微揮，丁博城便已取出雙斧，向階下的黃鷹勵如怒鷹攫羊般撲去。事實上嚴爾石和丁博城這種配合極有學問，顯示出他們身經百戰，對氣勢士氣的把握，均不同凡响。他們挾盛怒而出，以高臨下，當黃鷹勵的注意力集中嚴爾石身上時，丁博城却從旁撲下，的確是極盡詭譎之能事。

黃鷹勵果然給殺得連連後退，落了下風。只見丁博城雙斧忽前忽後，左右縱橫，將雙斧的招數發揮的淋漓盡緻。四週圍著近二十名的鐵衞，都揚聲助威，黃鷹勵似乎完全沒有還擊之力。

但嚴爾石却看得眉心打結，丁博城雖取得先機，但敵人却是故意採取守勢，一俟丁博城招數放盡，銳氣一竭，敵人的反

攻必然非常厲害。他心中輕敵之意盡去，心下不禁嘀咕，這黃鷹勵究竟是誰，雖然招數夾雜了丐幫的棒法，但却另成一家，這樣的高手，龍尊旗却一無所知，心內不由升起一點寒意。

突然一陣兵鐵交鳴，只見戰局逆轉，黃鷹勵兩手一長一短，奇招迭出，只殺得丁博城更無半點招架之力。嚴爾石再不遲疑，便要躍下場中，親自出手，就在這時，謝力行便已提槍從二樓直撲下來，同一時間嚴爾石聽到丁博城的慘叫聲，四周出現了很多額頭扎上紅帶的武士，正邪的序幕戰，經已開始。

黎雄略和白芙蓉的目標是龍威閣，跟隨他們的還有各派死士五十人，他們從定下的路線快速地進入了迎貴樓，只經歷了幾場小規模的接觸，便包圍了龍威閣。黎雄略一聲令下，數十支火箭便從不同的方向射入建築物內，整座龍威閣便陷入火海裏。這把火的目的便是要引來龍尊旗的援兵，再由玄知的伏兵加以撲殺。

龍威閣火光烘烘，但一個龍尊旗的人馬也不見出現，黎雄略立即命各派好手分散，避免給敵人反包圍，就在這時，龍尊鐵衛一下子出現了近百人，從樹影後，建築物後，假石山中冒出來，霎時以龍威閣為中心的半里方圓之地，已陷入了混戰之中，在火光的映射下，倍覺悽厲。黎雄略却不可不担心，他已知道黃鷹勵和謝力行已牽制住龍尊旗在這裏的主力和首腦，他長嘯一聲，和白芙蓉加入了戰鬥，盡展七年潛修的苦功。

* * *

唐信玄抱著重傷的長孫靈雁，幾下起落便閃進了附近一家大戶的後花園，踢開一間儲物室模樣的房屋，便把長孫靈雁放在一堆禾草上。他也不避嫌，一手便撕開長孫靈雁胸前的衣服，露出長孫靈雁豐滿而富有彈性的雙峯。對這無邊春色，唐信玄却像視若無睹，迅速檢視，很快便發現在長孫靈雁的兩邊乳房下都有一點暗紅，知道是給左雲媚點傷了經脈，不禁暗舒一口氣，他首先給長孫靈雁拉好撕破了的衣服，當然前胸直至肚臍仍裂了一大縫，但也總算聊勝於無。接著他把雙掌緊貼長孫靈雁脚底的湧泉穴，把先天眞氣源源貫入，不一刻長孫靈雁嚶然一聲，醒轉過來。

她首先接觸到的是一對關切之極的眼神，只覺眸內深如大海，却又閃動著理性和感情，一時之間已忘了置身何地。耳中只聽到一把低沉而又充滿氣慨的聲音道：「你已沒有事了，今次眞多謝你。」

長孫靈雁只覺眼前這英挺男子誠懇熱情，實在是自己生平所僅見的靈秀人物，但却在這時發覺胸前有異，不禁面紅過耳，但心內却沒有升起絲毫怪責的念頭，只得閉上雙眼。

唐信玄也發覺了長孫靈雁的異樣，但他為人爽朗大方，不拘小節，也不解釋。只見這美女嬌艷無倫，剛才專心療傷，故未生綺念，現在危險期已過，玉人在前，不禁興起親一親長孫靈雁的衝動。

突然間長孫靈雁雙眸猛一睜，急道：「唐公子，你快趕去迎貴樓，攻擊計劃已經開始了。」

唐信玄訝道：「姑娘可否說清楚一點？」

長孫靈雁迅速將正派的計劃說了個大概。只見唐信玄跌足道：「今次糟了，洛陽分舵有一條地道可以直通迎貴樓，現在形勢必非常危險。」

* * *

在龍威閣的打鬥，正派的好手顯然佔了上風，龍尊鐵衛雖然人數多了近一倍，戰鬥能力也極强，但却少了像黎雄略和白芙蓉這級數的高手，所以很快便逼在下風，被攻倒了幾乎一半，這初步的接觸，正派已經旗開得勝。

白芙蓉仗著過人的輕功，雙劍在敵陣中來回衝殺，不斷在破壞敵人的組織和聯手，加速龍尊旗方面潰敗的速度，就在這時，只見黎雄略揮手召她過去。

白芙蓉只一移動，便迅速如鬼魅般掠到黎雄略身邊，黎雄略也不打話，引著白芙蓉幾個起落，便離開了戰場，來到一間紅色的小樓前。

黎雄略道：「白師妹，我們進來時曾經過這間小樓，由那時開始，我腦內便不斷出現這小樓的形象，似乎今晚的成敗，便都決定在這裏，適才搏鬥時，這印象突然更為鮮明强烈，我於是決定來這裏一探。」

白芙蓉驚疑道：「師兄言必有據，不如讓我們再召人手。」在衆人中白芙蓉和黎雄略最是要好，雖然因要專心武道，故而還未涉及男女之好，但相知甚深，白芙蓉對黎雄略的預感，尤具信心。

白芙蓉話還未完，只見黎雄略面容一變，俯身便貼地而聽，一抬起頭失聲道：「地道！」甩手便擲出一支火烟，烟火直衝上半空，爆開半丈方圓的火花，在漆黑的夜空裏，煞是好看。

玄知看到烟花時，正與白抗天，陸崇書和三百精銳在半里之外，守著龍尊旗分舵往迎貴樓的必經之道，靜待猛虎離穴。

玄知道：「抗天、崇書，你們怎樣看？」

白抗天沉吟片刻道：「這是黎師兄的告急訊號，我看不如分出一半人手，前往馳援。」

玄知搖頭道：「不！一分散我們便兩頭不到岸。我們全部一齊去。」接著便發出了命令，又發出了令半山進攻的訊號。

* * *

紅色小樓大門敞開，幾個龍尊鐵衛便領先衝出，都握著厚背刀，長矛，利斧等一類適合攻擊的重武器。這時黎雄略和白芙蓉兩人亦同時撲到，黎雄略全力運起長刀，白芙蓉掣起雙劍，立施殺著，當先的四人血光暴現，倒跌回小樓，引起了一片混亂，二人當門而立，刀劍合璧，眞是來者披靡。

但他們很快便發覺龍尊旗的人從小樓的四方八面潮水般湧出，原來小樓四方八面都是巧妙設計的門戶，從外表看來一點也看不出，雖然在這麼危急的時間，也使二人暗服龍尊旗的週詳。轉瞬二人就給龍尊旗的鐵衛迫散，在人海裏苦苦支撐。戰場已轉移到小樓前的空地上。

黎雄略長刀運轉，迅速地變著位置，令敵人難以捉摸，每一刀都貫滿了眞力，眞是擋者披靡，但龍尊旗鐵衛豈是易與之

輩，黎雄略亦負傷多處，雖非嚴重，也使他陷入苦戰之局。突然耳中聽到一聲重哼，登時心中一凜，知道敵方的超級高手已經出現。跟著一聲沉喝，只覺壓力一輕，龍尊旗鐵衞已有組織地退開，留下以黎雄略爲中心丈許方圓的一塊空地，只見眼前出現了一個身形奇大，面相森沉的老者，雙目電光四射，略勾的高鼻，顯示了冷血無情，一雙修長的手掌，散發著奇異的力量，黎雄略暗叫一聲：「魔手單宇。」竟是龍尊旗坐第二把交椅的蓋代凶人。

單宇道：「孺子何人？」

黎雄略夷然不懼，弓身作勢，長刀斜指單宇道：「武當黎雄略。」

單宇仰天一陣狂笑：「好！各門派竟能互傳絕技，確爲死裏求生之道。但以後你們派與派間的恩怨，我看你等如何結局。」單宇不愧現今邪派的第二號人物，一看黎雄略的身手，便識破各大派的用心，同時指出了互傳絕藝，破了門戶隔間的平衡，亦會帶來很多以前沒有的問題。

黎雄略雖和單宇處於敵對的地位，也不得不承認單宇的道理。

單宇道：「如果你能在我手下走上三十招，本人饒你狗命。」

黎雄略哂道：「就算三百招又怎樣。」再不打話，手中長刀化作驚電，當頭便向單宇劈去。只見單宇提手封架，一雙手忽然幻化出八隻手來，黎雄略不由大駭，運刀護身，再不求攻敵，但求自保。刀上突然傳來幾下重力，原來單宇雙掌分別劈在刀上，黎雄略險險棄刀，單宇居然能在刀芒鋒影裏，搶手進攻，眞不愧魔手之稱。

只見單宇身形如電光石火，在極少的空間內迅速移動，雙掌或刺或劈，便如兵刃般使用，黎雄略發覺自己的刀法全被封死，就算想與敵偕亡，也是有所不能。而且單宇的掌風暗含內家劈空掌力，眞是生死存亡，繫於一髮。突然間手中一緊，跟著便是金屬的破碎聲，原來單宇竟把自己的長刀齊中抓斷。黎雄略急忙掠後，但已避不過單宇當胸劈來的一股眞氣，黎雄略只覺胸中如中鐵錘，口中鮮血狂噴，知道自己的臟腑已被震碎，在倒下前，他担心的，想到的只是白芙蓉。只聽單宇道：「第三十招。」

白芙蓉的情況亦只是稍好。她仗著過人的輕功，利用樹木和草叢來回衝殺，造成頗大的混亂，就在她剛刺翻了一個敵人後，突覺旁邊有一股刀氣鋪天蓋地衝來，她急忙向側掠去，一連閃過幾個攔截的敵人，但那股驚人的刀氣還是躡著她而來，她一咬牙，反劍護背，同時運起長白派的鎮派之寶，靈轉九天神功，說時遲那時快，背後的刀已閃電劈中她橫豎背後的劍身，白芙蓉借勢前衝，一掠八丈，飛躍往重圍外的黑夜裏。

看著白芙蓉背影逝去，卓長擊也不禁暗中稱許，這女子的借勢而去，已化去了他必殺一刀的大部份力道，雖然損傷難免，但卻能保命逃生。這等具有高度應變能力的高手，的確是非常可怕的敵人，卓長擊不禁下了斬草除根的決心，躡隨白芙蓉而去。

就在這時，玄知的援兵已經及時到達。

＊　＊　＊

白芙蓉不停飛掠，她知道自己已受了極大創傷，特別是在心靈上，那是因爲黎雄略之死，她甚至覺得再也沒有珍惜性命的意義。想到這裏，她口中一甜，便吐出一口鮮血，反而沒有了悶在胸口的感覺，人也清明起來。耳邊已響起卓長擊追來的聲音。她一閃便進了附近一所建築物。只聽卓長擊飛身而過，但轉瞬又再掠回。跟著建築物大門整個被踢了開來。

卓長擊一踢開門，便見白芙蓉面色蒼白，手提雙劍站在屋中，有一股非常堅毅的奇怪神色。卓長擊正要思索，白芙蓉已箭般標前，雙劍向著自己急急刺來，來勢凶猛之極，卓長擊連連封架，也不禁後退了幾步。突然白芙蓉劍勢一變，就在變化間脅下寸許的位置顯出了空隙，卓長擊心中暗喜，暗忖小女娃還是經驗未夠，變招間未能一氣呵成，以致予敵機會。再不遲疑，手中長刀全力刺入。

卓長擊甚至聽到自己長刀刺碎白芙蓉身體內骨頭的聲音，就在那一刹那，白芙蓉張口一噴，一股血箭從口中射出，如利矛一樣擊在卓長擊的臉上，這是白芙蓉一生功力所聚，與敵偕亡的招數，卓長擊向後便倒，整塊面也變得稀爛。同時卓長擊手中長刀抽出，一股血便從脅下標出，白芙蓉坐倒地上，心中卻出奇的平靜，她知道在黃泉路途上，黎雄略一定會等她。

＊　＊　＊

半山、妙清、宋臨江和另外各派精挑出來的二百死士，在接到了玄知的命令後，便開始對龍尊旗洛陽分舵發動攻擊。

衆人再不掩藏，按照原定下來的計劃，從不同的路線發動進攻。妙清領著五十名以輕功暗器較佳的兄弟，從正門左側的高牆攻入，一時數十條連著鐵鈎的飛索紛紛飛上牆頭，衆人略一借力，便像一羣大鳥飛了進去。妙清不用飛索，飛身便掠上牆頭。只見高牆和建築物間，還有十丈以上的空間，果如玄知的情報所叙述的一樣。

就在他們躍落牆時，龍尊旗的攻擊便開始，凌厲的利箭一排一排從建築物內射出，衆人把早已扎在背上的皮盾取出，一聲喊殺，便向前攻去。

宋臨江另率五十人卻是從後門發動進攻，他們先以火藥炸開後門，爆炸力强勁之極，兩塊鐵門板立即倒下。只見煙霧裏立著近百的龍尊鐵衞，正在嚴陣以待。當先卓立一人，宋臨江一看便知是奚令霸。原先他們估計他必會在正門坐鎮，想不到卻在這裏遇上，眞是大出意料。

宋臨江一揮手，衆人衝殺而上，奚令霸一馬當先，擋者披靡，轉瞬死在他鐵索之下的，便已有兩人。宋臨江心中一凜，再不遲疑，提槍迎上。

半山是這次攻擊的主力，他率領的一百死士，佔了今次進攻洛陽分舵一半的實力，而半山在受這七年訓練前，便已是少林派出類拔萃的高手，近年精心潛修，已隱然爲這年輕的十大高手中的第一人，氣功已到登峯造極的境界。

半山一衆也是把正門炸開，一衝入內，只見殺氣森嚴，近二百龍尊鐵衞已嚴陣以待，最前的二十鐵衞，均手執長矛，一

副打硬仗的格局。

半山長笑一聲，當先行去，只見他鬚眉俱長，氣貫毫毛，形象極爲威猛，長箭暗器招呼到他身上，也給激震而飛，頗有先聲奪人的效果。

他很快便衝入敵陣，只見他禪杖展開，不斷把擋在身前的鐵衞擊得噴血而飛，而他每斃一敵，都吐氣喝一聲「斃」，不斷的喝聲，震徹全場，造成一種奇異的節奏，正派各人鼓舞之極，龍尊旗的人卻是心胆俱寒，難道龍尊旗已沒有大將之才？

半山已數不清他殺了多少人，就在這時一樣黑忽忽的事物從一側向他激射而至，他剛想用禪杖格開，忽然咦的一聲以禪杖化去衝力，把物件輕輕接在杖端，這下手法細緻巧妙之極，顯示了半山精湛之極的功力，一看之下，連半山這樣禪心堅定的有道之士，也禁不住心頭一震，原來竟是陸崇書的頭顱。

只見一個高大的漢子在左面出現，滿臉鐵線似的鬍子，神態威猛猙獰之極。只聽大漢道：「本人龍尊旗洛陽分舵主，在此候教。」正是奚令霸。

半山强忍內心的悲憤，運起全身精氣，一杖緩緩向奚令霸推出，馬上勁風四起，吹得二人衣衫拂拂有聲，附近血戰的人，亦給勁風逼得紛紛走開，露出二丈方圓的空地。

奚令霸見敵人杖勢雖緩，但微妙的移動裏，卻把自己的退路完全封死，如果他避開的話，他知道杖勢便會如迅雷狂風般捲來，自己先機一失，便會陷於捱打的局面，他知道敵人正迫自己硬拚，希望在數招內立見高下。奚令霸不驚反喜，覺得前所未有的新鮮和刺激。把抖得畢直的鐵索，如怒龍一樣向半山擊去。

這時半山的杖勢一變，由靜如山嶽至怒浪驚濤。兩大高手連連硬拚，轉眼又分開。半山禪杖仍斜指對方，但見半山向後便倒，全身血管也爆裂了開來。這時妙清躍至半山身邊道：「師兄如何！」

半山一搖頭，他知道五臟六腑都給奚令霸震碎，縱有大羅金仙，也不能解救，事實這奚令霸的武功，的確遠遠高出他和玄知的估計。

* * *

迎貴樓已陷入正邪的混戰裏，單宇一人牽制了玄知，謝力行和白抗天三大高手，依然是遊刃有餘的姿態，的確是非常可怕的人物，玄知等三人都已分別負傷，但知道如果單宇能空出他那對魔手去參戰，今晚正派將再無噍類。

比較來說，依然以龍尊旗的實力較爲龐大，今晚龍尊旗出動了近五百鐵衞，幸好霍長青、白寅定、錫釣、勾魂奪魄那類高手已先後喪生於唐信玄手下，否則縱使唐凌日重生，也難免再次敗亡。但照現在的情勢發展，正派羣俠的敗亡也是遲早的事。

就在這浴血苦戰的時刻，唐信玄的聲音突然响徹每一角落道：「厲龍尊，可敢與本人決一死戰。」聲音渾圓低沉，予人以强大的信心。儘管戰場上喊殺連天，但每個字都清楚玲瓏，像是要把拚命的人從惡夢裏喚醒。

單宇一邊應付三大高手的圍攻，一邊長笑道：「冒名之徒，背後偷襲之輩，何足道哉，若要尋死，單某在此候教。」

唐信玄的聲音從迎貴閣的屋頂傳下：「大丈夫行事，不拘小節，龍尊旗殘害天下，人人得而誅之，何況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豈不快哉！」

單宇冷哼一聲道：「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爾等盡爲網中之魚，何足言勇。」

這時玄知等三人收兵退後，單宇也不追擊，負手傲然而立。現在勝負之數，已落在這個黑道的絕頂高手，和這位新晋的武林彗星身上，很多人也停止了打鬥，退出戰圈，站回己方的陣地。

唐信玄道：「龍尊旗已是强弩之末，我敢保證，除了你單宇還有可與我一拚之力外，已再無可用之材。厲魔不是重傷，便是早已斃命。」

這個消息使全場鴉雀無聲，要知厲龍尊爲數百年來罕見的奇材，唐信玄雖然如日初升，但在無論正派或邪派人的心目中，比起來還是有一段距離。厲龍尊是無敵的象徵，假說唐信玄可以舉出證據所言屬實，則龍尊旗的聲威將低了一半也不止。

單宇哂道：「孺子胡言，厲旗主潛心武道，與日精進，又曾予你公平決鬥機會，尊駕龜縮不出不特已，還在這處造謠生事，豈知廉恥。」

唐信玄哈哈一笑：「本人身爲唐凌日的後人，又豈不知寒家心法。寒家破日刀法最後一招『以月破日』，必能與敵偕亡，在場龍尊旗諸君，當日必見先父全身暴裂，這就是施展『以月破日』的現象。其時厲魔縱能支持退走，亦必內腑受傷難癒，這也是厲魔借名避世的原因，也是他不能來參與這次決戰的原因。」說到這裏，連龍尊旗一方的人也一陣不安，很多人面有惴然之色，可見唐信玄指出唐凌日之死杊，必是所言非虛。

玄知把握時機，高喝：「厲龍尊已死！」其他人一齊醒悟，齊聲高喝：「厲龍尊已死！」「厲龍尊已死！」一時正派好手士氣大盛，再啟戰事，龍尊旗衆無心戀戰，敗象畢呈。

單宇但感智窮力竭，就在這時，只見一個極有氣慨的魁梧男子，提刀向自己走來，單宇心中一凜，幾乎驚叫出唐凌日，原來唐信玄氣勢步伐，都極像乃父。當下心胆俱寒，唐信玄刀光一閃，當胸劈來，無堅不摧的先天眞氣破空而至，單宇激起凶念，雙掌迎上，只見刀光破掌而入，把這一代凶人，震得離地飛出數丈，唐信玄不禁暗服這對魔手的威力，縱使在這樣的劣境，仍能有 這麼大的反擊力量。

唐信玄望向夜空，只覺天地茫茫，他又記起了還在等待他的長孫靈雁。還有厲龍尊，這個蓋代魔君究竟是生是死，他其實並無一定把握，或者他現已趕抵洛陽，正在黑夜的深處等候著他們。 (全文完)



上文提要：

流星門受到蓋天幫威脅，余修竹召集兒子、徒眾商議，大徒弟俞永浩建議聯合快刀門抗擊，因拒婚事未便要求，衆議未成，蓋天幫又派司馬七想擄走歌伎麗萍被擒，審知幫主愛妾要劫走麗萍的用意，爲了忍辱求存，除派麗萍教授歌舞之外，還派小兒子余青玉親自主持，希望蓋天幫幫主帥英傑接受和議，暫不興兵進犯……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武功料難抗敵　歌舞可派用場

崔翠忙問：「玉兒，你要去何處？」

「孩兒答應過師父，要去向他辭別的！」

崔翠嘆了一口氣，道：「這時候，你還掛着那個老戲子！算啦，等你回來之後，再向他陪罪吧！」

「不，琮師父雖然只教了孩兒兩天，但他讓孩兒懂得了很多道理，今晚是非去不可的！」

崔翠一向知道這個兒子的脾氣，只好叮嚀道：「你酒醉未醒，路上小心，速去速回，也許你爹還有話要交代！」

余青玉應了一聲，匆匆披衣出去，他頭腦雖然逐漸清醒，但雙脚仍不聽使喚，走起路來，歪歪斜斜的。到琮鈴子門外，只見大門緊閉，窗上亦不見有燈光，他忍不住大聲呼叫起來。

未幾，大門「呀」地一聲打開，黑暗中依稀認得那便是琮鈴子，余青玉赧然道：「對不起，弟子來遲了……不過弟子是被人灌醉的！」

琮鈴子毫無怪他之意，道：「爲師早已料到，所以菜還溫着，進來再說吧！」

余青玉一怔，問道：「師父，您在等弟子……吃飯？」

琮鈴子道：「快點火吧，爲師本來想跟你喝兩杯酒，既然你今日已被人灌醉過，便饒你這一遭吧！」

余青玉點了燈，琮鈴子已將菜捧了出來，琮鈴子道：「吃吧，鍋裏還有飯！」

「師父，弟子要離開您一段日子，未知你有何教示？」

琮鈴子忽然問道：「青玉，你此行是否自願的？」

余青玉道：「是家父要求弟子的，但弟子爲了本門的安危，義不容辭！」

「這就好，假如你是自願的，那爲師比較放心！」

余青玉訝然道：「師父，您這句話……」

琮鈴子道：「爲師要提醒你，別將事情看得太簡單！」

余青玉淡淡地道：「大不了一死，也沒有什麼。」

「大丈夫輕易言死，豈是好漢？」琮鈴子正容道：「青玉，死並不是最難的，難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希望你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堅强地活下去！活下來才有機會！」

「機會？」余青玉顫聲問道：「師父，你指的是什麼機會？」

「任何一種機會！」琮鈴子道：「臥薪嘗胆的故事，你一定聽過，不必爲師多說！」

「弟子受教，未知師父還有什麼……」

「你等等！」琮鈴子忽然站了起來，走進臥室，俄頃又出來，手上已多了一本小册子，遞給余青玉，「這個給你帶上路！」

余青玉接來一看，只見封面頗爲新淨，上面寫着五個小字：唱曲運氣法，他揭開一看，裏面的紙張已發黃，顯然封面是後來新釘上去的，琮鈴子道：「這本書是件寶物，你千萬不可遺失，爲師見你乃可造之材，方將此寶書，暫借你閱讀，希望你練習不輟，日後自知其好處！」

余青玉見師父看得起自己，心頭甚爲

舒暢，本想收起，忽然心頭一動，又將書遞向琮鈴子。「師父，弟子恐遺失，您先收起，待弟子回來再看吧！」

「小心保管，豈會遺失？」

「此行凶吉難測……」余青玉一頓，終於道：「萬一弟子不能回來，這本寶書豈非……」

琮鈴子道：「你既然已經接去，此書便暫寄你處，待你回來再給爲師，此是命令！若果你在完成任務之前，便輕易言死，便對不起爲師！」

余青玉這才了解琮鈴子的用意，對琮鈴子的印象全改，忽然雙脚一軟，跪在地上，嗚咽道：「多謝師父！」

「你既然要拜我爲師，爲師除了教你學戲之外，尚要教你做人之道！你記住爲師這句話，便可以衝破層層困難，不枉爲人！」琮鈴子將余青玉扶起，道：「起來，快吃飯吧，若然遲回，你父母又要四處找你了！」

＊　＊　＊

余青玉回家，余修竹果然已在書房等他，他仔細交代了他好些該注意的事，又教他如何應對，到三更才讓他回房休息，但崔翠已在房內等他，母子又說了好些話，直至雞啼，余青玉才能躺下床，可是他又怎睡得着，以前他常希望有一日能離開此處，到各地去遊玩，但如今又捨不得離開這個溫暖的家！

＊　＊　＊

雲開率領外三堂的十多位高手，護送余青玉和歌伎，崔翠不敢出來送子，免得反惹兒子悲傷。余修竹、凌鐵壁、余青山和俞永浩等人直送至鎮外，而余青峯則一直送他到長江之畔。

余青玉含淚道：「二哥，你回去吧，請代小弟照顧娘親！」他望着一去不復返的江水，心頭忽然泛起一陣悲哀。

「不急。」余青峯雙眼含淚，低聲道：「請恕愚兄不能代三弟去……你多多保重！」

余青玉不敢看他，霍地跳落船，高聲嚷道：「快開船！」雲開用刀斬斷麻繩，船夫竹篙一點，船兒便如箭般向江中射去。

凜然的江風吹來，余青玉忽然想起荊軻刺秦的故事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小舟去勢如矢，他心頭發顫，忍不住回頭一望，岸上的人影已模糊不清。

難道從此之後，便再不能與二哥相見？再不能與父母團聚？余青玉心頭一酸，熱淚奪眶而出，眼前亦一片模糊。江水嗚咽，似爲余青玉哭泣，余青玉亦恨不得痛哭一場。

長江水由西東流，此處江面雖然比較寬闊，但水流依然甚爲湍急，浪遏飛舟，小船既要横越急流，又要避過暗礁，顛簸不定，余青玉忽覺有點頭暈，連雙脚也微微發顫。

雲開低聲道：「三公子，你害怕？」

余青玉忙道：「大不了一死，誰說我害怕？我只是有點頭暈而已！」

「那請三公子坐下。」雲開扶余青玉坐在艙裏，又道：「三公子不用担心，我雲開得令尊大人禮遇，必定與你共生死，若有危險，雲某當打頭陣，但帥英傑和其愛妾那方面，就得請三公子多費點心了！」

余青玉不耐煩地道：「我知道了，你不必多言！」

三艘小船，終於在對岸渡頭泊定，衆人魚貫上岸，那些歌伎都滿臉愁容，有的仍然在哭泣，雲開喝道：「你們是去道賀的，誰要再露出哭相，雲某便不客氣了！」

這些歌伎和舞伎與余青玉最熟，只是最近少見，尤其是這幾年，更被隔絕，麗萍一見余青玉上岸，便奔跑過去。「三公子……奴家有話與你說！」

雲開本想阻擋，余青玉把手一揮，拉麗萍到一旁去，道：「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但我只能告訴你一句話，到蓋天幫之後，盡力討好帥英傑和其愛妾，要忍辱負重！這四個字你明白麼？」

麗萍道：「奴家受公子大恩，倒沒話好說，但那些姊妹們，既不是余家子女，又非流星門人，她們因何要爲你忍辱負重？」

余青玉臉色一變，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奴家見識淺薄，也不懂得什麼，不過我認爲公子最好先穩定人心，方是上策！」

余青玉頷首，但自己亦沒有主意，乃問道：「未知要如何方可穩定人心？」

麗萍嘆道：「自然須許以厚利！」

「好，這件事便請姐姐代我宣佈，一併拜託了！」

麗萍略一沉吟，又問：「公子，請恕奴家再問一句，咱們幾時可回去？」余青玉心頭一沉，這個答案他自己也想知道！

麗萍見他不答，急又問道：「公子，難道你要將咱們送給帥幫主？」

余青玉心頭甚煩，忙道：「不是，咱們只是表演幾場歌舞。就這樣吧，以後有機會再談！」余青玉回去，將麗萍的話對雲開說了。

雲開微微點頭，道：「這小妮子還挺聰明，上路！」

一行人開始向南行，司馬七笑嘻嘻的在前頭帶路，低聲道：「雲兄刀法享譽武林已久，且勇氣過人，敝幫主素來敬重你……」

雲開截口道：「各爲其主，你不必替帥英傑做說客！」

「可惜可惜！」司馬七搖頭晃腦地道：「像雲兄這樣人材，蟄居於流星門，實在是一種浪費！」

雲開忽覺路之兩旁有人影，突大喝一聲：「流星門雲開送余三公子到蓋天幫，何人窺視，請速現身！」

兩旁突然跳出七八個漢子來，司馬七笑道：「是我兄弟，雲兄勿驚，黃緒，快回總舵稟報幫主，說雲開護送余三公子及其所訓練的歌伎，來爲二夫人獻藝！」

一個滿臉于思的大漢抱拳應是，揮手帶人走了，未幾即聞一陣馬蹄聲響起，由近而遠。余青玉連忙走前，悄聲問道：「雲堂主，他們會否預先定計等咱們上鈎？」

雲開微微一笑，道：「既來之，則安之，如今害怕也無用！三公子不可失身份！」余青玉慚愧地退下。又走了兩頓飯

工夫，前頭又聞馬蹄聲響，余青玉十分緊張，只見黃緒帶着許多空鞍馬匹，還有兩輛雙套大馬車，如飛而至。

司馬七笑道：「三公子與雲兄既然來到敝境，敝幫自無怠慢之理，請上馬上車！」

雲開吩咐男人上馬，女人則都上了馬車，一干人便向南方馳去。沿途至各站，蓋天幫都熱情款待，言詞恭敬，視之如上賓，令余青玉這才稍稍放心。

次日黃昏，流星門等人在司馬七和黃緒的引導下，已至蓋天幫的總舵主地景德鎮。蓋天幫氣派非凡，在鎮裏設有一賓館，專事招呼貴賓，余青玉等人自然被安排住在賓館裏。

司馬七道：「諸位且稍候，待小弟回總舵面稟幫主，一有消息便來通知！」

余青玉忙道：「勞煩之處，他日再行致謝，余某有一函，乃家父欲交與師幫主過目者，請司馬先生代轉達！」司馬七一笑接過信便出店而去，黃緒則仍留下來，吩咐小二送熱湯與賓客洗澡。

余青玉躺在大澡盆裡，甚是舒暢，懶得離開，正想好好想一想，門板忽然被人敲響，他懶懶地問：「誰呀？」

「三少爺，是蔣田，咱有話跟你商量！」

「等等！」余青玉沒奈何，只得離開澡盆，披上衣服，開門讓蔣田、蕭鍾和楊秋潭進來：「你們三個有什麼事？」

那三人你望我，我望你，人人俱欲言又止的神態，余青玉不悅地道：「你們既然無事，便出去吧，少爺要清靜一下！」

蕭鍾一急，道：「三少爺，大表哥欲問你，咱們何時才能回去？」

余青玉道：「你問我，我問誰？」一頓又溫聲道：「最遲也不會超過兩個月！」

蔣田道：「咱們是來獻藝道賀的？還是另有目的？」

余青玉怒道：「你到底欲問什麼？」

楊秋潭接問：「三少爺，您明知咱們對歌舞完全不懂，為何要咱們三人隨你來蓋天帮？」

余青玉不由怒道：「你們平時不是說對我忠心耿耿麼？如今要你們陪我過江，就貪生怕死了？哼，早知你們三個不是好東西！現在要走還來得及，今日不走，以後便只能跟着本少爺！與我共甘同苦！」

蔣田和蕭鍾望着楊秋潭，楊秋潭臉色一變，隨又堆下笑容道：「三少爺說那裡的話來着，咱們當然與三少爺您共甘同苦，只不過心中有點疑問，所以來澄清一下，如今沒事了，不知三少爺有什麼吩咐？」

余青玉臉色稍霽，揮手道：「有事我會吩咐你們，來到這裡，除非不得已，否則不可擅自出去！」

三人恭聲應是，開門出去，蔣田低聲埋怨楊秋潭：「你為何不趁機表示要離開？」

楊秋潭道：「如今離開，只怕蓋天帮以為是替流星門傳遞消息的，弄個不好，反而會腦袋搬家！」蔣田這才點頭稱善，各自回房不提。

余青玉想將見到帥英傑時該如何應付的話兒，在心中預演一次，只是他從未經歷過這種事，心頭亂糟糟的，總沒法定下神來，遂推開一扇窗子望着街上的行人。

景德鎮是全國著名的三大名窰之一，燒製的瓷器，南北聞名，是以街上有許多專門出售瓷器的店子，來此選購瓷器，到別處販賣的商旅頗多，天色雖已向晚，街上行人仍然川流不息。

街上時有携帶武器的彪形大漢，穿著劃一的服飾，三五成羣，來往穿梭，不問而知，必是蓋天帮的帮徒，而街上秩序井然，鎮民與客商，見到蓋天帮幫徒，視而不見，雙方似河水不犯井水，余青玉暗暗納悶。

忽然房門被敲響，余青玉瞿然一醒，以為又是蔣田三人，大聲道：「沒事別來吵我！」

外面傳來雲開的聲音：「三公子，司馬七帶口訊來！」

余青玉連忙把門打開，只見司馬七笑嘻嘻地道：「三公子，敝幫主看了令尊的信後，甚為高興，明早請您移玉到敝帮總舵相見，有關公子的歌舞，敝帮主及二夫人聞名已久，未知幾時可以獻技？」

余青玉道：「貴帮主幾時要看？」

「明晚敝帮主有個宴會，可否請三公子安排一場歌舞？」

余青玉也想早點回去，聞言即道：「有何不可！」

司馬七道：「如此請三公子安排一下，稍候待酒菜備好，司馬七再來相請！」

司馬七安排的酒菜甚為精細，且態度極其恭敬，使余青玉安心不少，晚上便去廳裡與衆歌伎舞伎排練了兩場歌舞，這些歌舞她們都早已練熟了，今晚只不過是精益求精而已，余青玉甚為滿意，又親口許諾，事成之後，重金厚謝，日後回流星門，並可按月支薪餉。

次日一早，余青玉和雲開都換了套新淨的衣服，隨司馬七乘馬車去蓋天帮總舵。余青玉只道眨眼即至，誰知馬車竟馳了頓飯工夫方停下來，一下馬車方知原來在鎮外。

只見面前一棟巨宅，房舍櫛次鱗比，看不到底，也不知有多大。大門足供兩乘大轎齊進，七級寬長的石階之前，立着一條石龍，一隻威猛的石獅子。石階兩頭停着一位彪形大漢，手握刀柄，威風凜凜，余青玉不由一驚，雲開在他耳畔道：「三公子請記住此行的責任，勿墜了身份！」

余青玉暗中吸了一口氣，挺胸凹肚，昂然而視，但雙脚仍不聽使喚，微微發顫。司馬七高聲喚道：「流星門三公子余青玉以及外三堂總堂主雲開駕到！」

話聲一落，那兩扇嵌滿了銅釘的大門霍地打開，裡面有人喊道：「恭迎余三公子和雲堂主大駕！」聲音由內而發，一道響過一道，眨眼至眼前，刹那間裡面又湧出十二名服飾華麗的青年來，人人均腰繫長劍，穿著劃一的衣服，站立在階上兩側，隨又見一身材枯瘦矮子，臉上蓄着三綹短髯的老者出來。

那老者雖然貌不驚人，但雙眼神光炯炯，氣勢迫人，令人不敢仰視，老者一出，門內又奏起迎賓的樂曲，這一套既有氣勢，又不失禮儀，莫說余青玉手足無措，就是雲開，也頓生弱國使者之感。

司馬七笑道：「此乃敝帮總管東郭西城！」東郭西城二三十年前已是令黑白兩道聞名喪胆的魔頭，此人亦正亦邪，不但武功超羣，且足智多謀，幾乎無人不識，蓋天帮用他迎賓，又是給足了對方的臉子。

雲開手肘輕輕碰一碰余青玉，抱拳道：「昔年在河東一見，至今已十年有多，東郭先生風采更勝從前，雲某佩服之至！有勞迎接，心感不安！」

余青玉爲其氣派所懾，心中雖也想說幾句場面話，奈何喉頭似哽住，只抱抱拳頭，說聲素仰，雲開暗暗搖頭嘆息：「余掌門三個兒子，頭兩個都是人中龍鳳，爲何這小子如此不濟！」

東郭西城輕輕一笑，他人雖枯瘦，却聲音宏亮，顯見中氣充足。「昔年河東青年，今日已貴爲流星門總堂主，老朽更爲佩服，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老朽已不復當年勇矣！」

雲開見他倚老賣老，顯然把自己當作小輩，心裡不快，却也不便發作，沉着氣道：「東郭總管說得也是，歲月不留人，如今雲某亦將成爲後浪矣！」

他話中暗譏他行將就來，東郭西城老臉微微一變，道：「請兩位入內，稍後再與雲堂主敍舊！」雲開謝了一謝，左臂伸過去，放在余青玉後腰上，輕輕托着他走上石階。

東郭西城眼利，暗暗笑道：「余三公子莫非雙腿受傷，行動不便麼？」

余青玉大窘，恨不得有個地洞鑽進去，雲開此人粗中有細，有勇有謀，不慌不忙地道：「說來請總管原諒，三公子平日榻上必鋪八層厚褥，昨夜在賓館裡睡不慣，壓痠腰骨，總管見諒！」

司馬七暗中佩服：「想不到這雲開果是個人材，難怪帥帮主有招攬之意！」

雲開亦自忖答得巧妙，不料東郭西城沉着臉來，斥道：「司馬七，你明知三公子腰骨軟，便不該讓他睡硬板床！今晚該改善，否則唯你是問！」

余青玉面紅過耳，雲開也是被人塞了一把臭泥，默默上石階，這見面的第一仗，流星門已輸了一着。

待進了大門，裡面是較大的廣場，四周圍以高高的石牆，所以房舍都在廣場後面。廣場的中間鋪了一條寬敞的石板路，兩旁放着好些花；石板路之旁，較大的那邊有許多人在練武，另一旁還搭了一個土台，似是會場。一隊隊荷槍佩刀巡邏的武士，來回巡弋，這氣勢比之流星門又不知威風幾倍！

東郭西城擧手道：「請進！」石板路的盡頭是一座大廳，其大足可擺下五十席酒，正中一座雲石丹墀，上面放着一張漆金高背椅，牆上掛着一幅大畫，海天一色，一隻大鵬在空中翱翔。

大廳正中地上鋪着一張長長的紅地氈，兩旁放着許多張高背椅，椅上坐了不少男女，人人神閑氣靜，威而不怒，一見東郭西城進來，「刷」地一聲却站了起來：「參見總管！」

「免禮！」東郭西城道：「待本座來介紹，這位便是流星門余掌門的三公子余青玉，這位便是諸位久仰的雲開雲總堂主！」

廳內蓋天帮諸頭目齊聲道：「歡迎余三公子和雲堂主大駕光臨！」余青玉不斷抱拳，見對方如此重視自己，剛才害怕之情，早已烟消雲散，雲開抱拳道：「雲某不才豈敢當此大禮！」他知道對方故意顯示排場，表現得不亢不卑。

東郭西城又將帮內的頭目逐一介紹，都是名馳南北之高手，雲開即使未曾見過，亦聞其名。之後，東郭西城請他倆坐在前面兩張椅子，只聽丹墀之後有人喊道：「帮主駕到！」

廳內諸高手霍地站了起來，動作整齊又劃一，偌大的一座廳堂，靜得連呼吸聲也聽到，余青玉吃了一驚，手脚也不知擱在何處，還是雲開鎮定，輕輕拉着他，也站了起來。

俄頃，只見裡面走出一位身材高大，身穿紫袍的男人來，龍刑虎步地走上丹墀，余青玉再傻也知道此人便是威鎮天下的蓋天帮帮主帥英傑，不由抬頭偸偸瞧了一眼。

帥英傑臉如重棗，丹鳳眼，嘴上蓄着短髭，頷下短鬚約莫二三寸長，硬如鐵線，威武之中，隱隱然有王者之概，余青玉見他相貌堂堂，與自己想像中大不相同，帥英傑低頭瞥了他一眼，余青玉只覺其目光似刀鋒般凌厲，不由低下頭去。

帥英傑道：「都坐下吧！」

衆人坐下後，東郭西城道：「帮主，這位便是流星門余門主的三公子，這位便是帮主常稱讚的雲總堂主！」

帥英傑抱拳道：「帥某素仰雲堂主的大名，今日有幸相會，實乃快慰平生！」

雲開也抱拳道：「帥帮主威鎮武林，雲某久有拜見之意，今日天做其便，得以一睹帮主風采，見面更勝聞名！」

帥英傑笑道：「雲堂主客氣，余公子人中龍鳳，不愧是余掌門之公子，異日前程無可限量！」

余青玉心頭一鬆，鎮定了不少，忙道：「晚輩乃余家最無用之子弟，不敢當帥帮主盛讚！晚輩年輕識淺，若言詞有不當之處，尚盼帮主多多指教！」

「令尊大函，帥某已經看過，多謝他的美意，帥某十分感激！」帥英傑轉頭問道：「東郭先生今日是不是已安排了考核比賽？」

「是的，帮主，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帥英傑道：「余三公子雖然盛意拳拳，但既然光臨敝帮，便請與雲堂主一起觀禮吧！」

東郭先生轉頭道：「請莫兄通知一下！」一個坐在靠門口的漢子應聲出廳，東郭先生又道：「兄弟們都到競技場吧！」衆人魚貫而出。

帥英傑接道：「余三公子與雲堂主也請吧！」雲開謝了一聲，拉着余青玉隨着東郭西城出大廳，只見廣場一旁的競技場已站着許多人，東郭西城安排他倆坐在台前的座位上。

有資格坐的都是蓋天帮香主級以上的首領，帥英傑坐在第一排三個坐位的當中，兩旁還各有一張椅子空著。余青玉坐下後輕聲問道：「雲堂主，他們做什麼？」

雲開在他耳邊道：「咱們只宜用眼睛

看，用耳朵聽，不宜用嘴問！」

未幾，只覺兩乘小轎由廣場另一端，如飛奔至，衆人又霍地站了起來，恭聲道：「屬下恭迎帮主夫人和二夫人芳駕！」

只聽轎子裡有個瀝瀝鶯聲道：「免禮，有勞衆兄等久候了！」轎子停下，兩位隨後的丫頭忙走前，揭開轎帘，前面那乘轎子走出的女子，年紀約莫三十七八歲，臉如滿月，眉目清秀，但看來甚是端莊。

雲開又對余青玉道：「她是帥英傑的結髮妻，『誘花娘』林素梅，後面那位大概是他新娶的小星吧！」

東郭西城耳尖，低聲道：「雲堂主猜得不錯，帮主二夫人，小名星星！」余青玉覺得這名字十分奇怪，但雲開臉色却是一變，東郭西城看了他一眼，嘴角噙笑不語。

雲開見那二夫人不但長相艷麗，而且腰細腿長，果然是塊學舞的材料，帥英傑也略略跟林素梅點點頭，便親自扶星星坐下，「怎地到如今才來？」

星星嬌嗔地道：「人家爲你學歌舞嘛！」

帥英傑回頭向余青玉指了一指，道：「余三公子已將妳心儀已久的麗萍姑娘送來了！」

星星回首嫣然一笑，道：「多謝三公子，改天還得請公子指教！」

余青玉只覺她美艷無倫，令人不敢仰視，有點心不在焉地道：「二夫人客氣，晚輩怎麼也不懂！」星星一笑回頭，帥英傑立即下令開始。

東郭西城跳上土台，宣佈開始，只見人羣中有一個跛漢來，拄着一對鐵拐，雙拐點動，行動甚快，眨眼即至土台前，身子突然拔起，落在台上，雲開低聲對余青玉道：「此人是『辣手跛豹』，江南一帶著名的獨行劇盜。」

只聽東郭西城問道：「你便是『辣手跛豹』司徒安？你欲投效本帮，認爲可勝任何種職位？」

司徒安桀桀笑道：「司徒某不敢妄自菲薄，自信可在貴帮担任堂主之職，願意接受貴帮任何考驗！」

東郭西城臉上沒有絲毫表情，冷冷地道：「作爲本帮的堂主，須具備多項條件，但武功却是必須得到認可的，也是第一關，否則無以服衆！」

司徒安道：「這個司徒某知道，亦無異議！」

東郭西城道：「比武雖是點到即止，但刀槍無眼，萬一有任何損傷，雙方各安天命，你也沒有異議？」他見司徒安點頭，隨即又道：「楊堂主，你上來會會他！」

台下跳上一位眇了一隻眼的中年漢，身材極是矮小，猴腮尖額，看來頗爲猥瑣，這姓楊的堂主單名戟，抱拳道：「司徒兄，你我均是半殘廢的人，表面上看來，楊某似乎佔便宜，但你有一對鐵拐，算是扯平！」

司徒安笑道：「楊兄不必客氣，司徒某從不當自己是殘廢人，猛龍不壓地頭蟲，請！」

楊戟不撿這個便宜，道：「司徒兄是客，若主欺客，豈不要弱了我蓋天帮之名頭？」

「如此有僭了！」司徒安不再打話，左拐倏地抬起，「颯」地一聲，挾風刺出，直取楊戟之胸膛，楊堂主手腕一翻，掌中已多了一柄短刀，短刀雖輕，但居然能將沉重的鐵拐撥開，雲開又低聲對余青玉道：「三公子，東郭西城好厲害，派個可以尅制司徒安的人應戰！」

余青玉如何肯相信楊戟可以勝得了司徒安？心中暗道：「你莫倚老賣老，少爺也不傻，且看誰的眼光準！」

只見司徒安左拐未落地，其右拐又翻起，這次不點而掃，但楊戟不慌不忙，仍使巧勁，以刀將拐擋開，說時遲，那時快，司徒安右拐落地之後，右足突然踢出，又疾又勁，這一着才是他的絕技，號稱「三連環」步！

好個楊戟臨危不亂，上身倏地向後畢直倒下，輕得像一張紙，間不容髮地避過那一脚，但司徒安似乎料到他有此一着，肩頭一動左拐離地半尺，指向楊戟，楊戟後肩落地，早已乘勢滾開！

司徒安右拐又再戳出，楊戟已拱起腰，打了個滾，不退反向司徒安迫去，短刀急劈司徒安的獨足，司徒安冷哼一聲，雙拐點地，腰腿縮起，但楊戟亦似料到他有此一着，短刀劈空，立即向橫一掃，刀脊敲在鐵拐上，發出「噹」地一聲巨響，司徒安身子一側，但又不知如何，突然拔空而起，躍高二丈六七，凌空一個沒頭觔斗，頭下脚上，雙拐齊出，刺向楊戟！

這一記，勢子又疾又猛，有如天神下降，余青玉禁不住喝了聲采，心中暗道：「你這次還不看走眼！」

忽見楊戟身子捲曲如拳，自地上彈起，短刀一抹，將鐵拐帶開，腰一直，頭下脚上，雙脚反踢對方下身，司徒安左右鐵拐合擊一下，身子居然可以因此借力，而凌空橫移兩尺，避過那一脚。

利那間，兩人同時落地，楊戟仍在地上滾動，短刀翻騰，只見刀尖不見人影，司徒安臉色一變，雙拐連點，不斷閃避，兩人在台上團團轉。但楊戟的攻勢比對方更加凌厲，咄咄逼人，寸步不讓！

台下衆人都看得目瞪口呆，連氣也不敢喘一口，星星忽然道：「幫主，這跛子雖然有兩根長拐，爲何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她雖然低聲說話，但清脆得如同出谷黃鶯，台下衆人幾乎都聽見。

帥英傑道：「也許司徒安在等候機會，武學一道甚爲奇妙，不能一言概之，强攻不輟者，未必能勝，苦守者亦非沒有取勝之機！」

這句話似有莫大的鼓勵作用，司徒安果然開始伺機反攻，不料他一反擊，下盤反而露出破綻，須知引動拐杖到底不如脚來得靈活！

激戰間，只見司徒安一拐直戳而出，這一記他覷得眞切，自恃能將對方的攻勢遏止。楊堂主果然不敢擋格，擰腰滾開，第二拐再度刺出。這一招雖快，但力量已大大不如第一招！

忽然楊堂主停住滾動，右臂舒出，五指一合，已抓住鐵拐，同時又再滾動身子！司徒安冷不提防，下盤不穩，被拉動脚步，跌跌撞撞移了幾步，說時遲，那時

快，楊戟又自地上竄起，短刀一揮，截向司徒安雙臂！

司徒安驚魂未定，對方殺着又至，大驚失色，不由自主地鬆了手指，極力向後一退，重心遽失，「砰」的一聲，跌坐在地上！

楊戟飛彈退後，臉上不露喜怒地抱拳道：「司徒兄承讓了！請起！」台下响起一陣采聲，余青玉甚感沒趣。

司徒安掙扎地站了起來，滿面羞愧地留下幾句門面話，欲縱下台，却讓東郭西城截住。「司徒兄是否已打消加入敝幫的主意，若是如此，東郭某自然不便攔阻你！」

司徒安悽然一笑：「在下已自承失敗，東郭先生何必再令某家難堪？」

東郭西城含笑道：「司徒兄誤會了，只要你不堅持一定要當堂主的，憑你之武功，是可勝任副堂主之職，當然尚須經『文書』一途之考核！你意下如何？」

帥英傑在台下道：「若果你在其他的方面有出色的表現，尚有機會膺任堂主之職！」司徒安略一沉思，終於點頭。

東郭西城請他下台之後，又道：「請孟俊飛上台！」

白影一閃，台下又飛上一位身裁頎長的白衣劍客，此人眉清目秀，只是傲氣太盛，減低別人對他的好感。東郭西城問道：「閣下便是『白衣劍客』孟俊飛？」

「不錯，孟俊飛正是在下！」

「閣下認為自己可以勝任何種職位？」

「在下亦不敢妄自菲薄，欲討個堂主之職位！」

「很好，其他的都清楚了吧？雷堂主，請你上台向孟少俠討教一下！」

台下跳上一位黑衣壯漢，滿臉于思，皮膚黝黑，行動頗為遲鈍，雲開心中又暗嘆一聲，帥英傑有統一武林之野心，實在有其條件，因為人材鼎盛。

雷堂主抱拳道：「在下雷九峯，請孟少俠指教！」

孟俊飛輕笑一聲，「閣下自然亦不敢先出手，那麼孟某也不客氣了！」言畢長劍已經當胸刺出，但劍至中途，劍尖泛起一團劍花，白光一閃，已分刺雷九峯雙肩！

雷九峯腰馬微坐，厚背刀用力一揮，只聞「噹」的一聲响，劍花頓斂！孟俊飛長劍一退再進，這一次一招化三式，變化快速而詭異，但雷九峯仍然以不變應萬變，刀一翻，又將長劍格開，他刀法平平無奇，但恰好能以拙制巧。

孟俊飛輕讚一聲好，長劍使得更快，白衣與劍光連成一色，雷九峯厚背刀雖然亦加快了不少，但與對方一比，仍有小巫見大巫之感！

孟俊飛的劍法，極盡多變及快速之能事，可是竟然奈何不了那位外貌遲鈍的雷九峯，使得余青玉暗暗稱奇不已，台下之觀衆，亦為這場精采的比賽所吸引，屏息而觀。

激鬥間，倏見孟俊飛身子忽然飛起，越過雷九峯的頭頂，一個沒頭觔斗翻下，已落在雷九峯之背後，反手一劍向其後心扎去，這一着極其狠辣，但由孟俊飛使來，瀟洒飄逸，好看煞人，有幾個蓋天幫幫徒忍不住喝起采來。

雷九峯後背似乎長了眼睛，大踏步走前，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厚背刀一橫，格開長劍，沿劍脊滑下，反斬孟俊飛的手臂，這一刀守中帶攻，拙中藏巧，也博來不少采聲！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孟俊飛手臂一圈，長劍急刺雷九峯脅下，雷九峯急忙迴刀，猛見孟俊飛手腕一沉，劍尖反向上輕輕一點，隨即飛身後退！

與此同時，台下的帥英傑亦喝道：「停！」

孟俊飛含笑收劍，雷九峯黑臉發紅，抱拳道：「多謝孟少俠劍下留情！」這一劍，余青玉和許多人都看不清楚雷九峯是如何敗的，但當然瞞不過在場之高手！

東郭西城跳上台，道：「孟少俠，你武功足可當本幫之堂主，但與司徒安同樣須再接受其他方面的考核！」

孟俊飛意氣風發地道：「在下沒有意見！」

帥英傑長身道：「其他方面由帥某親自考核！」他言畢回首道：「雲堂主，咱們今晚再見，本幫自會派人接駕！帥某尚有事辦，恕不親送了！東郭先生，你代本座送雲堂主和余三公子！」

東郭西城肅手道：「雲堂主請！」雲開拉着余青玉離座，隨東郭西城出去，猛聽星星嬌聲道：「余三公子，你今晚請勿失約，姐姐久聞大名，正想欣賞三公子精湛的舞技！」

余青玉面紅過耳，訥訥地道：「余……在下今晚必來獻醜，尚請二夫人指點！」出了大門，馬車已備好。

東郭西城抱拳道：「三公子，雲堂主慢行，今晚再會，司馬七，你送他們回賓館！」看來司馬七在蓋天幫的職位若非負責知客，其職位亦不高，雲開暗嘆一聲，心想假如司馬七只是一位知客或跑腿，那麼蓋天幫的實力，實在有重新估計之必要！

馬車停在賓館外，流星門的人見他們回來，都喜形於色，雲開道：「房裡說話去！」衆人都進雲開臥室。雲開將適才之經過扼要地說一遍，「大家放心，看來蓋天幫亦有意與咱們和好，不日料可完成任務歸去，只是大家在此，千萬不可失却身份，亦不許出店！」

衆皆大喜，雲開又轉首道：「三公子，請你向麗萍她們說一下！今晚表演可不許出錯！」

余青玉點點頭，忽又回首道：「雲堂主，小侄有一句話問你。」

雲開微微一怔，道：「三公子請問，雲某知無不言！」

「適才雷九峯根本未敗，為何却自認輸了？」

雲開微微一笑，道：「雷九峯不會這般大方，他確實敗了！孟俊飛刺向其脅下那一劍，純屬誘敵，待對方刀動，他沉腕豎劍，劍尖在其腕上點了一下，假如他不收劍，雷九峯那條手臂已經廢了！」

「原來如此，但東郭西城為何不派別人應戰？」

「雷九峯的武功十分紮實，內外功根基甚厚，用他應敵，正好以拙制巧，此亦

是東郭西城厲害之處！」雲開讚嘆道：「但孟俊飛此人亦厲害，不但劍法快速多變，難得的是其反應快，心思靈活，的確是個人物，可惜投入蓋天幫爲帥英傑所用！」

余青玉問道：「依你看，雲堂主你可否勝他？」

雲開臉色一變，沉吟了半晌才道：「雲某的刀法以狠而穩見稱，他劍法雖好，我亦不怕他，且雲某自信內功比他深厚，當能勝他，只是也要在二三百招之外，尚要小心翼翼應付！」

余青玉有點喪氣地道：「如此說來，那個東郭西城豈非更加厲害？」

雲開頷首道：「雲某二十三歲時，在河東見過他獨力鬥『河東三妖』，斯時他已是一流高手，十多年來，雲某武功雖有很大的進步，但他亦必然更爲爐火純青，本門除掌門之外，料無一人是其對手！」

「既然如此，蓋天幫若全力攻打敝門，必能取勝，他爲何又肯與咱們和好？」

雲開心頭一動，暗道：「這小子倒也不傻！」想了一下方道：「也許他害怕在攻打咱們時，二門三教的人會乘機聯合起來，將其消滅！」余青玉這才釋懷去找麗萍，但雲開坐在床上，却陷於沉思中。

＊　＊　＊

四輛雙套大馬車將流星門的人全部送至蓋天幫總舵外面，是次在大門外迎接的，却是總堂主廖栢夫，雲開雖未與其見過面，但一幫二門三教的頭面人物，他都心中有數。廖栢夫年逾不惑，見雲開抱拳道：「久聞雲堂主大名，不料竟然如此年輕，實令老朽感意外！」

雲開見他話中並無譏流星門蜀中無大將之意，忙亦抱拳盛讚對方幾句。

廖栢夫道：「宴會已將開始，諸位請進！」衆人隨他魚貫而入，流星門之人見蓋天幫總舵的氣派，暗中咋舌不已。

宴會仍設在大廳裡，丹墀上設一席，墀下兩旁各有五席，中間空出三丈寬的空地來，雲開被安排在階下右首首席，與東郭西城、廖栢夫同席，而余青玉與其他人則全被領到左手的偏廳裡。

偏廳裡亦有酒席，更有七八名樂手和幾個女子。司馬七道：「這幾位姑娘是二夫人親手訓練的，今晚特安排來此偷師，三公子交待她們一下，便可出去用酒，至餘慶時方再勞動您！」

余青玉把麗萍拉到一旁，叮囑她一番，麗萍笑道：「公子如此緊張，姐妹們反要拘束，恐怕失水準！」

余青玉跺足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今晚絕對不能失水準，麗萍，你叮囑她們一下，算是我求你！」

麗萍嫣然一笑，道：「公子放心，包在麗萍身上！」余青玉略略寬懷，隨司馬七出大廳，坐在雲開身旁，他面對敵方衆高手，如坐針毡，忐忑不安，偷眼看雲開，但見他態度從容，與東郭西城和廖栢夫等人談笑亦不失身份，余青玉平日對雲開並無多大好感，直至此刻，方由衷地佩服他，那些人却不將余青玉看在眼裡，只與雲開談話，使余青玉既怒且愧，心中不由暗自道：「哼，有朝一日教你們都不敢看輕少爺！」

偏廳裡傳來一陣悠揚的絲竹聲，只見帥英傑攜着孟俊飛和司徒安的手出來，背後跟着兩位夫人，此次廳內羣雄並不起身，只向帥英傑點頭爲禮，看來蓋天幫連禮儀亦訂得頗爲詳細。

兩位夫人首先上丹墀，帥英傑立在丹墀下宣稱：「今日孟俊飛與司徒安，已接受過幾道考核，本座與東郭先生和廖總堂主商量過，決定委任孟俊飛爲『鎭』字堂主，司徒安爲『武』字堂副堂主，以後大家便是一家人，亦希望大家忠誠合作，推心置腹，全力發展幫務，更希望兩位新堂主多立功勞，俾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廳裡羣雄霍地站起來，抱拳向他倆道賀，孟俊飛與司徒安連忙謝禮，廖栢夫帶他們入席，原來蓋天幫組織嚴密又龐大，共設八個堂，以「威鎭四海，統一武林」八字排名，孟俊飛一入幫便被委任『鎭』字堂堂主，足見帥英傑對他的器重。

八堂之下尚設香主等職，之上則有總堂主和副總堂主，儼如兵馬大元帥，總管有如一朝之丞相，輔助幫主處理一切內外幫務，總管之下，尚有兩名副總管，全幫十五個分舵，直接受令於正副總管。

當下衆人歸座之後，帥英傑亦上了丹墀，副總管鐵冠道人立即吩咐上酒菜。帥英傑倒也不失禮儀，首先舉盞向余青玉和雲開祝酒，然後再敬孟俊飛和司徒安，最後才爲蓋天幫錦秀前程而乾杯。余青玉和雲開置身此種場合中，心中頗不是滋味。

酒過三巡，菜上一半，帥英傑又提出流星門要求修好之意，然後道：「請諸位兄弟考慮這個問題！」

他坐下之後，雲開向余青玉打了個眼色，長身先向帥英傑抱一抱拳，然後多謝蓋天幫的款待，最後道：「敝門風聞二夫人愛好歌舞，掌門特派三公子，率領一班訓練有素的歌舞伎，爲二夫人及諸位獻藝，尚請指教！」

蓋天幫羣雄都鼓起掌來，未幾，麗萍帶着八位樂師出來，就在中間的空地裡唱了兩首小曲，她聲色藝俱全，歌聲清脆，提高時，尖而不銳，下挫時，低而不沉，博得滿堂掌聲，其中又以星星掌聲最烈。

麗萍退場後，又走出三對男女，其中一對正是麗萍與余青玉，男的一色藏青服裝，手持長弓，女的色作粉紅，同樣穿勁裝弓鞋，六人合演了一齣「弓舞」。

這六人訓練有素，走位純熟，動作漂亮俐落，起初尚有點拘束，但未幾因聽到場內的讚賞聲，便即見流暢而揮洒自如，舞畢，廳內掌聲不絕於耳。

帥英傑讚道：「余三公子與麗萍姑娘，果然名不虛傳，何不再來一場，以讓咱們開開眼界！」

余青玉行禮道：「晚輩遵命！」當下又着人唱了幾闋小曲，最後由一場大型舞蹈壓軸，這次演出非常成功，星星當場取出珠寶白銀，逐一賞賜，還要求余青玉傳授歌舞技藝，余青玉一概應允。

這一頓，賓主齊歡，直至二更才散席，司馬七又親率車隊，送他們回賓館，到賓館之後，衆皆大喜，先前的憂慮一掃而空，余青玉將自己所得的那份賞品，分與隨行之人。這夜衆人都興奮得睡不着覺，只有雲開愁懷未解，事實上，他的責任比任何人都重。

（未完・二）

上文提要：

車隊行至西湖，金百輪請示是否一遊，前倨後恭，極盡奴才本份，其實于飛虹召見周杰、姜全，他心裏有數，暗中將二人趕走無效，只在暗中監視，備船遊湖，水榭遇到南宮慕白並介紹趙子平認識，邀于飛虹到山居暢叙，見到乘龍圖又領悟到不歸谷的絕學，更懷念杜秋寒……而杜秋寒現在，仍有生機，但處於存亡生死關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卧龍生·文

可飛·圖

金釵令

翻舟逢淑女　水樹找知音

方才定下心神，杜秋寒毫不遲疑的走到岩壁旁的竹林中，「咻咻咻」的大刀閃動，一撮近二十支挺直碗粗的竹子應聲而倒。一個時辰不到，他已利用山藤和竹子，結成一個竹筏，順溪澗水流，直流而下。拐過彎，繞過角，隨波逐流的，在傍晚時分，竹筏已繞過幾座山頭，忽地一個好大的漩渦在前，竹筏被渦流一捲，直盤旋，在杜秋寒稍一沒控制好之下，渦流將人捲出竹筏外，幸好杜秋寒人機警，在發現無法再控制時，雙足一點竹筏，身子硬是橫飛出近丈，脫離激流漩渦圈，落入水中。

杜秋寒水性不熟，但是應付這種變化還勉強可以，在幾個狗爬式的泅水，連泅帶踢，總算到了水邊了。

他一步步的踩著水底的滑石，慢慢的走過去。淺灘的石塊都尖峭，滑不留足，他卻攀著石塊，像猿猴似的從水流上躍過，到達乾地上。

他很鎮定的檢查是否受傷，他發現自己的雙膝在劇烈的顫抖，手臂上擦破一塊皮，正在流著血。

「夠了！」杜秋寒告訴自己，今天走這麼遠夠了。

走回水邊，撿起一根樹枝，對準在迴游的一尾大魚，「噗」的一下，插中了，有三四斤重吧！

跨大步，走到一個草地上，放下魚。以驚人的速度，砍下樹枝生好火，烤了起來。

草地四週，不少燃燒的痕跡，許多石塊上也殘留著煙燻的黑痕，証明這兒有人停留過。

一個苗人揹著獵袋走過來時，杜秋寒驚奇地抬頭看著他，眼光中顯出訝異，也有歡迎。苗人感覺到他的歡迎，坐下來，掏出一隻兔子，也放在火上烤，兩個人在火焰跳動，木頭燒裂的劈啪聲中，相互的交換食物。

天亮時，苗人帶著他走到苗人處，杜秋寒以一把匕首，幾兩碎銀，換了一條破舊的小舟，按照苗人的指引，由山澗直駛入大江。

在小舟接近長江時，一陣大浪濤，終於把小舟打翻了，不知在水中掙扎多久的杜秋寒，他最後的記憶是被人抬到一條大船上，有一個渾身散發出迷人香味的姑娘在朝着他笑。

杜秋寒突地坐起，腦中一陣大暈眩，砰地一聲又倒下了。

這一聲響，驚動了坐在床邊打瞌睡的侍女。

侍女走過來，取下杜秋寒頭上的濕巾，又換上另一條冷濕巾，放在他的額頭上，嘴裏嘰哩咕嚕的輕言撫慰著。

杜秋寒昏昏沉沉的躺了好幾天。

他知道自己病了。奇怪的是，從小他就結實而健康，連個鬧肚子、中暑都不曾有過。現在，病勢却來勢洶洶地，有兩三天，他都陷在半昏迷的狀況裏。

隱隱約約的，他知道自己床邊來來往往穿梭著人羣。娘？于姑娘？奶媽？不！不是！香味不一樣！

這是一種奇特的香味，不是娘她們身上的桂花、茉莉香，也不是于姑娘身上那



種淡淡的蘭花香，而是另一種甜甜的香味，嗅起來讓他非常舒服。

帶有這香味的女子，一直呆在他身邊，他確定這一點。

渾身火燒般的痛楚，和腦袋敲打撕裂般的疼痛中，他一直在說著、喊著，說些什麼？喊些什麼？呢喃著些什麼？他自己也不清楚。

只覺得一回兒像從山坪直墜到那百丈山澗中，那種刺骨的寒意。一回兒像又置身在不歸谷中的地穴口般，全身在熊熊燃燒般那般炙熱。使他不自禁的哭著，叫著。

汗水濕透了頭髮和被褥。他一直有個感覺，那便是他一直赤裸上身。

然後，他慢慢的清醒了。

隨著這份清醒，他分清楚照顧他的有三個人，其中一個握著他的手，陪在身邊細聲安慰，憐愛的爲他抹汗，餵湯汁的少女，正是那身上散發甜甜香味的人。

那少女並未因爲他的神智恢復，就收起她的關懷和照顧。反之，她把他當小孩般寵愛著，爲他揩臉、梳頭，不理會他的抗議。

她溫柔、親切、愛笑，雖然一張小嘴裏總是喃喃的，不停的叨唸著：「多吃點！」「多喝點！」「我要你快點好起來！」「多躺著，病情剛好！」

雖然他的病早好了，可是他不忍心去拒絕她的關懷和照顧，在起床的第二天他就拒絕過了，少女的失望、難過表情，令他活生生的嚥下緊接在拒絕之後要告辭的話。

要告辭是不可能的，船在長江上行走。

但少女接受了他的堅持，不再一口一口的餵他，讓他自己吃飯、喝湯。因爲他已接受再留下，少女因而神采飛揚。

說眞的，杜秋寒也眞的捨不得告辭，從娘死後，再也沒有人疼他、照顧他和尊重他。

現在這條船上，有三個女人寵他，四個大漢見了他的面，恭敬親切的招呼他。他幾乎要沈醉在這種日子裏。他安心的接受那少女的照顧、關懷，讓日子過得平靜溫馨。

這日，杜秋寒站在甲板欣賞江面夜色，月下清風吹得他心頭舒暢異常。杜秋寒心血來潮，竟在甲板上一路舞起新練成的三奇絕學。

他衣袂飄飄，身形優美，雙手忽推忽迎，或拒或打，盤旋遊走，起落有序，煞是好看。

只聽到艙門口一聲鶯語：「好功夫！杜大哥，我來了！」

嬌笑連連中，甜香隨風至，一條人影，如彩蝶飛舞般，在他的掌影中穿來穿去，翩然飄飛。

月光淡影中，船板上，淡黃及藍色兩道人影，上下的飛動，不時夾雜幾聲高興的輕笑聲，站在艙口的幾個人，看得高興，更是拍手聲迭起，喝采稱讚。

只聽一聲「咯咯」嬌笑聲後，兩條人影迅速分開。少女笑嘻嘻的道：「捉到你啦！捉到你啦！」

杜秋寒笑意仍噙在嘴角，一雙眼睛却

怔怔的注視著少女一臉得意相。

少女抓住杜秋寒的手，正洋洋得意，抬頭看到杜秋寒兩眼呆楞地望著自己，臉上一紅，低下頭去。

兩人本是面對面而立，少女身上的甜香氣息，加上那柔膩如棉的玉手一握，杜秋寒不由得心中一蕩，遐思頓起。

少女一頭烏溜溜如絲緞般柔軟的髮絲，用一條小絲帶綁著，此刻已滑落，一頭秀髮，披在像鮮奶油般的柔軟白晰肌膚上，恐怕更白些，如雪花般的白晰。紅潤飽滿的嘴唇，大而明亮有神的眼睛，有一種天生的優雅高貴氣質。

她美的驚人，體態輕盈，宛若仙子，但感覺上是那麼溫婉，任何男人一見，便覺得她是個女人，而自己是個男人。

有一些俏皮、活潑、開朗，却又不失端莊。

但是杜秋寒總覺得有一些與尋常女子不大一樣，比如說——皮膚太白，鼻樑高挺了些，輪廓太分明了，還有……

「妳的眼珠是紫色！」杜秋寒脫口而出。

一旁的侍女噗嗤一聲，笑了出來。少女也忍不住笑了出聲，同時放開手。

杜秋寒這才感覺到，自己從方才到現在一直沒有將手抽出來，不好意思的也退了一步。

「杜大哥，相處這麼久，你才發現？」

「我……」杜秋寒心想，妳一個少女，我怎好意思去注意，今天是湊巧，否則我也不會發現。別說眼珠子顏色沒發現，連妳姓什麼叫什麼我都不知道哪！

少女見他吶吶的說不出話來，於是走到他面前，轉個身，問道：「你看我像是一般的女子嗎？」

杜秋寒一楞，才感到她的確不太像，除了她衣著鮮麗，氣質高貴，單是腳下那雙珍珠鞋，就足夠尋常百姓人家開銷上一兩年了，更何況是手上的翡翠鐲子呢！

「不像？對嗎？」少女又問道。

杜秋寒點點頭。

「你想過我是誰嗎？」

杜秋寒搖搖頭。

「告訴我，你把我想成什麼樣的人？」少女臉上泛起笑意。

「在下認爲姑娘是個豪門世家之女，不然便是官宦千金。」

「杜大哥！只想到這些嗎？」

「嗯！」

「你再看清楚些！」說完少女把一張嬌艷絕倫的臉，伸到杜秋寒面前。

杜秋寒抬頭一看，只看到少女兩頰泛紅，眼中脈脈含情，心中「咚」的一跳，眼皮忙闔上，閉上眼睛不看可以，香味却猛往鼻子裏鑽，心中又是一陣搖旋。

「姑娘……美艷絕倫……」

「眞的美麗？」

「眞的！」杜秋寒愼重的點頭。

「我很高興。」少女張開貝齒笑了，又問道：「我很高興，和于姑娘比呢？有什麼不同？」

「于姑娘！」杜秋寒嚇了一跳：「姑娘認識于姑娘？」

「不認識！」

「不認識？」杜秋寒的眼中猛射出一股寒芒。

少女嘆了口氣，說道：「杜大哥別驚訝！我是聽你在發高燒時，口口聲聲的把我喊成于姑娘，還緊拉著我的手不放！」

杜秋寒一聽，臉上有些訕然，抱拳道：「姑娘，在下病中，多有冒昧……」

少女揮手阻止他再說下去，笑道：「事實上，若非你那一腔痴情，感動了我，我也不會對你另眼看待。」

杜秋寒的臉，紅得像柿子。

「我沒別的壞意，只是羨慕那于姑娘有福氣能夠讓你喜歡！」少女忽然別過頭去，面向江面，道：「杜大哥，你知道麼！不管我有多喜歡你，你對我總是淡淡的！這麼多天，你也只是稱呼我姑娘，連個姓名也沒問過！」

杜秋寒心中一凜，想不到這少女說起話來竟這麼坦白，一點也沒有女孩子家的含蓄，且不管她對自己情意如何，受人救命之恩，就該感恩。

當即走上前幾步，和少女面對面相距不到二尺，一揖道：「姑娘，在下一直沒謝過妳的救命之恩！眞該死。敢問姑娘尊姓？芳名如何稱呼？」

「多蕾絲！」

「多姑娘，謝謝妳多日來的照顧！」

「多蕾絲，不是多姑娘！」多蕾絲糾正道。

面對著不知那裏錯，正張口結舌的杜秋寒，多蕾絲笑了，她再次的問杜秋寒道：「杜大哥！你還是沒告訴我，我和于姑娘有什麼不同處？」

這是個難題，杜秋寒心裏嘀咕著，一樣是美女，各有各個不同的美。

「姑娘，妳和于姑娘是春蘭秋菊各有擅長之處，難分軒輊！」

多蕾絲忍俊不住，笑了！

「杜大哥！不是小妹自誇，小妹自認姿色之美，中原之大，只怕還難找出敵手。」

這點不容否認，杜秋寒點點頭。

他看過許多美女，瑤華、若華可算是其中佼佼者的絕色美女，比起多蕾絲是差了那麼一點，若眞要和她相比擬的，想想也只有于飛虹一個了！

多蕾絲又接著道：「我並不是要你比美、醜，而是要問你，你有沒有瞧出我和她面貌上有什麼不同！」

她這一點明，杜秋寒可全明白了，暗罵自己糊塗，把個「馮京」當「馬涼」看。

多蕾絲看到杜秋寒的眼色，知道他已發現癥結，當下伸出手拉著杜秋寒走到船首坐下。

她娓娓道出——

她來自波斯，母親是中土人氏，嫁予波斯人爲妻，所以她有白皮膚、高鼻子、紫眼珠等特徵，只是不注意很難發現差別，加上她改穿中土服裝，更不易讓人看出。常聽母親談到中土文物風光，因爲羨慕才携使女到中原，日前便因暢遊長江三險，而救了他。

這話一出，杜秋寒心中許多謎團總算解開了。

三女的話語總是那麼輕的尾音，有時候說話還有點結舌，爲什麼皮膚特別白，經常唱些沒聽過的曲子等等——更容易就

了解到為什麼多蕾絲對「喜愛」之類的話，總是表達的赤裸裸的，也不覺尷尬！

詢及武學，多蕾絲告訴他，波斯一地，習武者亦很多，派別亦雜，但有一主流，所有支派皆由同一武學總源，分化而出。講究的是以柔、怪異為主，但在運勁、使力一道，比中土發源得早。

練武者，見武心喜，猶如嗜酒者，見酒就饞般。

杜秋寒和多蕾絲閒暇時，便討論武功招式，除了動手對招外，還相互糾正彼此的拳掌招式滯澀不順處。

嚴格說來，多蕾絲的武功還比杜秋寒來得高，所以這些日子裏，相互研究切磋，實際上受益最多的還是杜秋寒。

「水火靈芝」的天精地母所蘊生出來的靈效，為他打通了生死玄關，囤積了雄厚的真力，儘管真氣充沛，源源不斷，但因為他不會將其納入本身所用，任由真氣在內腑中四散流竄，甚至相互衝撞抵觸，而多蕾絲所學的武學中，其運勁、使力之心法，正是導氣歸一，杜秋寒得到多蕾絲口授其法，真是如虎添翼般，不但把那些橫撞亂衝的真氣導順歸一，同時對上乘的武學已進窺一步。

多蕾絲雖是個絕頂的高手，她每日陪杜秋寒練功，切磋武技，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無非是想多藉機相處，耳鬢廝磨罷了，而不是在意武功增進多少。

杜秋寒則一心學武，對於多蕾絲的言行舉止，雖已猜出她八分的心意，但總以為她只是小女孩的迷戀，也不放在心上。

這日船舶進入西湖，天色已昏黃，他站在船首和多蕾絲並肩欣賞湖景。

偶一昂首，看見劉星、茶花站在山徑小道上，凝神戒備．杜秋寒非常高興，正想開口招呼，却又看到他二人身邊還站立著一大堆人，同樣的肅立；心中一愣，不覺話又吞了回來，雙目如電一掃下，已把四周看了一遍。

他發覺那一羣人雖然凝神戒備，却無驚恐之色，可見並非有危險，恐怕是于姑娘遊湖，在此小憩。

想到于飛虹可能就在那山徑水榭中，杜秋寒的心跳得如擂鼓，他下意識地尋找那張熟悉的面孔。他是找的那麼專注，使得身畔的多蕾絲發覺了他的異常。

多蕾絲隱約的意識到杜秋寒好像發現了什麼，而在引頸企盼著，抬眼四望，彷彿在找什麼

杜秋寒看見她了。

于飛虹在兩個身材頎長的男子陪伴下，出現在水榭廻廊上，杜秋寒的眼睛定定地盯在于飛虹的臉上，看她緩緩的走近那茶几，款款落坐。

「她是誰？」多蕾絲小聲地問。

杜秋寒沒有回答，他腦中的某一角落，正忙碌的活動，一方面為于飛虹的本人似乎比記憶中消瘦了些，一方面也在為于飛虹出現在這裏而驚訝，試圖為她出現找出個正當理由。

「杜大哥！」多蕾絲伸出一隻手，輕輕扯了杜秋寒一下，道：「她是于姑娘嗎？」

杜秋寒心不在焉的瞥了多蕾絲一眼：「是的，她——」突然地杜秋寒警覺到不對，他立刻改口問：「妳怎麼知道她是誰？」

多蕾絲咯咯輕笑道：「我不知道，是你告訴我的！」

「我？——」

「是的！你！就是你！」

咯咯的輕笑聲，變成一連串深沉的笑聲。

杜秋寒暗自皺眉，他想不起自己什麼時候告訴多蕾絲的！

「對不起，杜大哥！」她收拾起笑聲，垂了垂頭再抬起，道：「我注意到你的眼睛朝那三個人方向看，而且朝著中央的那女人看，眼神是那麼柔和，而且嘴邊還噙著一絲笑意，整個人似乎在刹那間，變得那麼有生氣，有活力……」

多蕾絲停下話來，她咬了咬唇，神色嚴肅中還帶了些悲傷。

「你在船上這麼久，你看我的眼神就沒有和看她一樣，我想，她一定就是你在昏迷中，口口聲聲喊的于姑娘了。」

說到這裏，她忽然轉過頭，半晌才幽幽地道：「杜大哥，你想不想見她呀？」

杜秋寒楞了楞，下意識地點點頭。

多蕾絲一聲令下，船直駛水榭下的碼頭。

剛放下跳板，杜秋寒前脚尚未跨上，「颼颼」風聲響動，兩個身著青衫的漢子，橫身擋在跳板前。左首的青衫漢雙手合抱一禮。

「朋友，此乃私宅，請朋友移駕他處登岸。」說完，雙目烱烱盯著杜秋寒。

杜秋寒伸出去的脚倏地縮回，多蕾絲正想說話，杜秋寒伸手挽住多蕾絲，制止她再說話。

船夫立時收回跳板，船隻緩緩划離岸邊。

那兩個青衫漢眼睛都不眨，直到船入湖心為止，這一幕的發生到結束，于飛虹不知道，劉星、茶花不知道，甚至金百輪、南宮慕白都不知道。

杜秋寒俊目如電，却在船隻划動的霎那，把附近的山形地勢，屋宇位置都一一記在腦子裡面。

多蕾絲心中雖有不服氣，但心胸坦朗，見杜秋寒不計較，心中的不快霎那間也消失得無影無踪。

二更梆子聲，一條黑色人影，倏地由湖畔的船上衝起，如輕烟般，往湖畔半山水榭方向而去。前面的人影方轉過竹林，船上又如鬼魅般，飄出一條淡色人影，銜尾直追而去。

二道人影，一前一後，停停走走，不多時，已來到山腰下。這兩個不是別人，正是杜秋寒和多蕾絲。

多蕾絲的輕功遠比杜秋寒還來得高明，這中間雖距離五六丈遠，轉眼間，她便已追躡在他身後不到五尺處，而未暴露出絲毫的形踪。

這時，杜秋寒停下來，俊目朝竹林暗處一掃，隨手在身畔的竹枝上折下兩根細竹，右手一抬，兩根細竹無聲無息的穿過竹縫，「嘶」的破空聲後，「咚咚」兩响，竹林暗處倒下兩個人影。

杜秋寒身形又起，這樣一起一伏，一停一行，足足花了大半個時辰，才到達水榭。

水榭內，人聲靜寂，看不到人影，聽

不到聲音，四周眞的一片靜寂，連片竹葉落在地上，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

不但多蕾絲被這氣氛鎮懾住了，杜秋寒更感覺到不尋常。

雖然說，半夜人們都該入睡，但這地方却聽不到人的正常呼吸或翻身打鼾聲。那表示這地方，沒有人睡。偌大的水榭，沒住半個人，爲什麼又警戒得如此森嚴。

從湖畔開始，竹林藏有人，山徑巨石後有暗樁，每一拐彎，每一角落，簡直是五步一崗，三步一哨，這種警戒，就是皇宮內苑也不見得能防衛的如此周全。

最奇怪的是，爲什麼耗費這麼多的人力來防衛一座無人的水榭呢？千百個疑點，在杜秋寒的腦中盤旋。

整座水榭沐浴在淡黃的月光下，是那麼柔和、寧靜。多蕾絲深爲這份祥和所傾倒，她想：這應該是個什麼樣的人所住。是神仙？是隱士？她更訝異，在月光下杜秋寒臉色沈重，似乎正爲著什麼疑難而心煩。

杜秋寒是在煩惱，他正極力爲這種奇異的現象，尋出一個答案，甚至在考慮自己是否應該進入水榭去查探一下。

他下定決心，一溜烟的穿過他剛掀起的垂簾，身形消失在竹簾內。他一步一趨，借着透入竹簾的月光，仔細的觀察，他邊走邊注意，直走到湘竹垂簾後面，半天都沒出現。

多蕾絲站在水榭垂簾外，看著杜秋寒的一舉一動，看到他直走入垂簾後，盞茶工夫仍不見人兒出來，心裡有一些慌，眉頭不覺一皺，心思紛亂，一時拿不定主意，他決定不再多想，一晃身，穿簾而入，直趨後進竹簾。

多蕾絲心中喊糟，竹簾後除了一張床外，什麼也沒有，床上的被褥，摺得整整齊齊的，似乎沒人睡過。

多蕾絲又上下左右仔細的查了一遍，找不到絲毫可疑的地方，她又愁又納悶地在床上坐了下來。

方坐穩，只覺床板動了動，多蕾絲整個人嚇了一跳，忙站起來看，沒什麼異樣，她再坐下，只覺床板又震動一下，多蕾絲心想，這床板有古怪。

有這麼一想，她便在床的四周用力掀，想把床板掀起，說也奇，這床板有如鐵片般，竟然掀不起來。多蕾絲不信邪，運集內力聚於手，握住床沿木板，丹田眞氣一貫，使力一掀，不但木板沒掀動半分，連木板都沒粉碎絲毫。

這一看，讓她嚇了一跳，什麼樣的木板這麼硬，剛才她這一掀，起碼也用了五六百斤的力道，不但掀不動床板，竟然連木頭也沒弄碎分毫，讓人吃驚。

多蕾絲心一氣，乾脆坐到床上去。

那知人方往床中央一坐，床板帶人竟然直沉下去，這一直沉，讓多蕾絲嚇得差點尖聲叫出口。

在霎那間，床板已沉到底，停在一個一丈方圓大小的直廊上。廊上方，懸了兩顆拳大夜明珠，照得整條廊道明若白晝。

多蕾絲心想，既下來了，何不去看看。

她跨下床板，站到廊道上，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那床板在她跨下時，又疾速上升，連讓她退縮再躍的機會都沒有。多蕾絲只好一咬牙，硬著頭皮往前摸索。

在不遠處，廊道分成三條，多蕾絲毫不猶豫的往右邊走去！因爲她看到右邊廊道口不遠處，有一絲絹，隱隱由石縫邊露出一角。

＊　＊　＊

然而在左邊廊道，深入三丈處的一間石室裡，有一個書生模樣的人正在那裡哀號呻吟。而石室門的洞口上，杜秋寒正在那裡百思不解的看著。

杜秋寒認得那人，那正是下午時，和于飛虹並坐在水榭迴廊飲茶的那個文士。而他正被綁在那非常非常黑暗的石室中，設非呻吟聲引起功力奇高的杜秋寒集中目力看，尋常人是無法看見室內的景物的。

呻吟聲再度響起，是一種處於極度痛苦的可怕叫聲。那文士凌亂的躺在一張虎皮上，急遽喘息，雙目圓睜，他那俊逸的臉龐因痛苦而扭曲，深邃的眼裡滿佈血絲，深深的抓傷痕遍佈在他的喉嚨和胸膛上，而且正汩汩冒著鮮血，顯出他在極度痛苦中，傷害了自己。

他的牙齒緊緊咬住一塊牛皮，雙腕被皮索綁住，固定在一根結實的鐵樁上，身軀不停的抽搐，他掙扎著，直到鮮血和汗水沾濕皮索。

在一陣劇烈的掙扎後，他平靜了下來，他的眼神渙散，唇邊隱隱滲出血水。

約莫盞茶時間，那文士的身軀再度疾劇的痙攣，痛苦的吶喊聲再起，似乎尖銳的痛楚遍及全身，以致他整個臉又再度的扭曲。他在虎皮上翻滾，來回不停的翻滾，最後昏迷過去了。

杜秋寒一不小心，把石門推開一條縫，自己嚇了一跳，一團迷霧，這文士若是被關，囚禁在這裡，怎麼門又沒鎖？

不是被關在這裡，爲什麼手足用皮索縛住鐵樁？

若他是被關，手足才被縛綁在鉄樁上，又爲什麼在他身軀下，墊著那麼厚的虎皮？

在杜秋寒還來不及自迷惑中回轉過來時，那文士口中又發出一聲非人類的淒厲叫聲，杜秋寒被那淒厲的叫聲，嚇得往後退開。然後，厲叫聲再次響起——一種處於極度痛苦的可怕叫聲——像一隻被困在籠裡，正在接受活宰的野獸般，那叫聲，在沈寂的黑夜中顯得格外淒厲。

杜秋寒發現那文士的神智，並沒有完全消失，似乎還存有一絲清醒，在那一聲聲的淒叫聲，偶而還夾雜著一兩聲苦惱無奈的咀咒。

儘管那咀咒聲是那麼含糊，却也足以讓杜秋寒的心往下一沈，從震驚中恢復過來。

他下決心，想幫助那文士，因爲那文士的咀咒聲所中含的無奈，就如同昔日的他，面對不斷的無情的追殺，及無力反抗的那種悲悽狀況，所發出不平的無奈的叫聲一般。

杜秋寒沒有思考他在做什麼，只知道自己必需去救他。杜秋寒走進石門，伸手至石門內，解下由石門內反扣住的門鍊，片刻後，他已進入石室內，正急切地適應石室內的黑暗。

杜秋寒聽得到他粗重的喘息，並判斷他就在前面的五尺處，那石室並不大，只有幾張虎皮、兩根鐵樁及一口小木箱。杜秋寒踢到木箱，腳趾頭有些發痛的縮提起來，杜秋寒必須點燃火摺子，否則一不小心就碰到牆，又怎麼能幫助那文士呢！

杜秋寒緩緩站起身子，伸手入懷，摸出火摺子，就地一燃，當火摺子一亮時，就聽到那文士的尖叫，並看到他慌亂的將身子蜷縮在一塊。

杜秋寒的心咚地一沉，但很快的由震驚中恢復，並走向那文士。

「我來幫助你！」

文士聽到聲音，倏地睜開眼睛，很快地又閉了上去，但在那一張闔間，杜秋寒看到他的眼神渙散。

文士吐出那塊牛皮，狂吼道：「熄掉！熄掉火摺！」聲音淒厲無比。

杜秋寒一楞，忙吹熄手中的火摺子！

「出去！滾出這裡……」文士喘息地厲喊著，然後是另一淒厲的叫聲，由他的喉嚨中擠出，他那俊逸的臉，再度痛苦的扭曲著。

杜秋寒看到自己為文士帶來的痛苦，心中的同情變為歉疚，他彎下身子，拾起那塊牛皮塞回文士的牙齒間，使那文士的叫聲，變得模糊不清。

杜秋寒半蹲下身子，伸出手，緩緩對文士道：「我要解開你的手腕上的繩索。」

接著，小心翼翼地將手伸向皮索，解開皮索時，心中暗想，自己是否做的對。在心念尚未弄清前，答案便出現了。

那文士的左手猛力一揮，拍中他的胸脯，雄猛的力道所引起的疼痛，穿過杜秋寒的全身，使他猛吸了口氣。

文士的身軀再次激烈的痙攣，牙齒也咬得吱吱作響，左手突然曲指成爪，緊緊抓住杜秋寒的手臂，幾乎弄斷他的小臂骨頭，而且殘狠的向前拉。

杜秋寒掙扎著，右手用力拉扯文士的左手，卻無法搖撼文士的手半分。

「放開手，不然在下就不客氣了！」杜秋寒冰冷的說道。

文士似乎像正在設法擠出他的最後一口氣，手上青筋已清楚的浮現，似乎想藉著蠻力來發洩他的痛楚。一聽到杜秋寒冰冷的語調，立刻抬起了頭，用狂亂渙散的眼睛看著杜秋寒。

文士強迫杜秋寒服從他野蠻的意志，杜秋寒在掙脫困難情況下，迫不得已的伸出一指，飛快的在文士的「巨闕穴」，駢指上下交點。

只聽「咕咚」一聲，文士「砰然」倒地，然後他的身子完全靜止，眼睛也閉著，蒼白的臉龐毫無生氣。

杜秋寒確定那文士已昏過去時，正伸出手去欲解開那文士雙腕及雙腿的皮索時，石室門突然被推開，一個年約二十七、八歲的女子，一身青色寧綢衣裙，相貌端莊閑雅走進石室。

那女子一見杜秋寒，倏然一驚，看到他正欲解開文士的皮索，慌的雙手急搖，阻止杜秋寒。

杜秋寒看了，心中十分詫異：「不要解開？」

女子連連點頭，同時又伸手示意杜秋寒後退。

杜秋寒雖覺奇怪，口上却沒問，緩緩的退到石室口。

只見那女子走近文士身邊，蹲下身子，仔細的檢查文士的情況後，站起身，走向石門，拉了杜秋寒衣襟示意，兩人走出石室，只聽「喀嗒」一聲，那門上內門自落，由裡向外鎖上了。

女子往前行，直到廊道折轉處，才微微一側身，站在新的叉道口等待杜秋寒先行，後才行。

杜秋寒和那女子方走過廊道口，背後悄悄地跟上一條人影，不是別人，正是在那石室地道中，繞了半天的多蕾絲。

就這樣走著，走完中間地道，那女子越上前，領先轉入左邊一條好長彎曲著的小叉道，走上石階，推開門，進了裡間，走過小室，揭開門簾，停在一間點燃燭光的屋子內。

屋裡的西側有一張臥榻，朝東是個窗戶，窗下有一張方桌，桌角堆積著書畫，地下鋪著木板，那女子行走在上面，却悄然無聲。

女子走近方桌，就桌上筆墨，信手在紙上寫了幾個字，招手要杜秋寒來看。

「非久留之地，君宜速速離去！
此地所見，切勿對人提及，以防殺身之禍！」

杜秋寒知道那女子是善意勸告，却因有一肚子疑點，想向那女子求証，急問道：「在下有些疑點，可否請妳代為解疑？」

那女子搖搖頭，杜秋寒還想再問，口張開，未及說話，那女子已手指如風，將他點倒，杜秋寒連哼都來不及哼，非常安靜地往後一倒，倒進那已轉動身形來到他後面，正伸手準備接他身子的女子手臂裏。

「放開他！」多蕾絲自簾後奔出，急急的喊著。

在多蕾絲現身奔出之際，那女子已反身將杜秋寒放在靠牆的一張椅子上。

她緩緩轉過身子，面對已將奔勢剎住的多蕾絲，兩眼只是定定的望著多蕾絲的臉，一眨也不眨，彷彿想從多蕾絲的臉上找出什麼。除了燭火偶而爆出的燭火聲外，室內是一片靜寂。

多蕾絲的一顆心懸在杜秋寒的身上，早已忘掉生死了，那女子從剛才就一直盯著她，並沒有讓她感到什麼壓力，只有不耐，不耐她一直不開口，自己無從知道她的打算，更無從搭救起心上人。

「妳認識他？」女子突然開口，衝破一室的靜寂。

多蕾絲點頭。

「妳喜歡他？」

多蕾絲點頭。

「妳很愛他？」

多蕾絲毫不遲疑的點頭。那女子的臉上陡地浮出一絲幾乎看不見的微笑，倏即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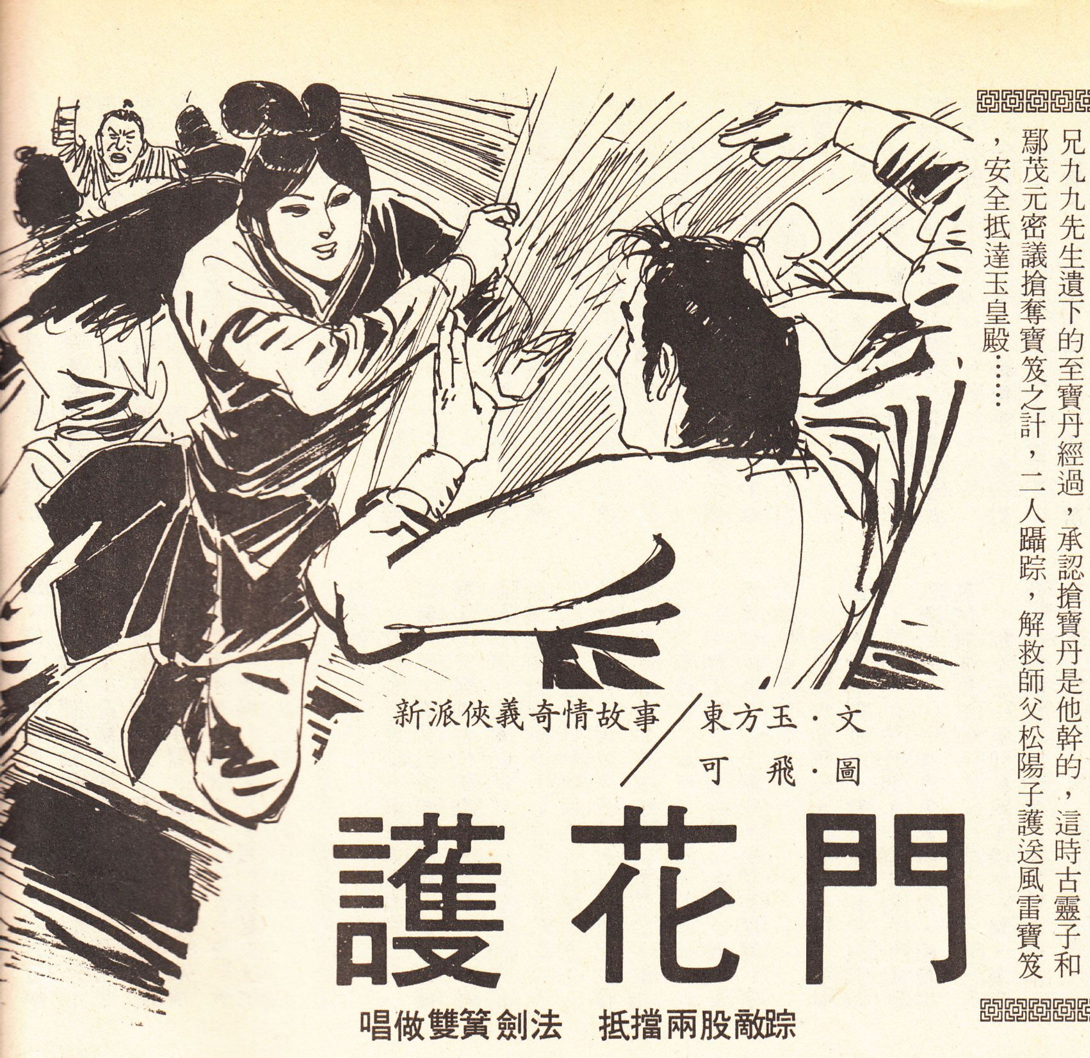
「愛到能為他死麼？」

多蕾絲毫不猶豫的點點頭，忽又想起這話中的蹊蹺，詫異的問道：「妳這話是什麼意思啊？」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

扁面老者原來是古靈子，誣告丁少秋接賍搶去至寶丹，將其囚禁，得一瘦小個子的人爲其取出透骨針，帶他逃出至一座小廟，這人自稱是李飛虹，說出古靈子攫奪乃兄九九先生遺下的至寶丹經過，承認搶寶丹是他幹的，這時古靈子和鄢茂元密議搶奪寶笈之計，二人躡踪，解救師父松陽子護送風雷寶笈，安全抵達玉皇殿……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唱做雙簧劍法　抵擋兩股敵踪

李飛虹朝他眨眨眼睛，笑道：「我在路上遇上丁少秋丁兄，聽說這次大會很熱鬧，才和他一起來的。」

白仰高口中連「哦」了兩聲，才道：「對了，老化子想起來了，咱們在南昌見過，不是李少俠提起，老化子差點忘了。」

這時大家已相繼落坐，李飛虹回到丁少秋身邊，和他坐在一起。

白仰高看了兩人一眼，心中暗暗點頭

松陽子當衆起立，打了個稽首道：「今天早晨，貧道途經橋嶺，遇上古靈門主和翻天掌鄢茂元，聽說貧道身邊帶着崑崙派的風雷寶笈，意圖攔刦，還居然施放下五門的迷香，把貧道迷翻過去，差幸小徒丁少秋和李小施主李飛虹及時現身，把古靈子和鄢茂元擊退，這一段經過，貧道遇上的只是後半段，小徒丁少秋還遇上了前面一段，因此貧道之意，還是讓小徒來向大家報告，比較說得清楚。」

話聲一落，轉臉朝丁少秋道：「少秋，你代爲師向在坐的諸位前輩報告吧！」

丁少秋應了聲「是」，站起身，跟大家行了一禮，才把昨天下午，自己在玉皇殿附近隨便走動，遇上古靈子門下追趕一個身材瘦小的人，那人却把一個錦盒遞給了自己，一直說到自己被古靈子擒去，逼着自己說出避劍身法……

丁老爺子問道：「那錦盒中不知究係何物？」

丁少秋道：「是三顆九九丹，九九先生去世之後，古靈子從他寡嫂手中強取豪奪來的。」

丁老爺子點點頭，道：「你說下去。」

丁少秋接着從李飛虹如何替自己起出透骨針，來至一座破廟，如何聽到古靈子和鄢茂元約在破廟見面，計劃攔截師父，刦取風雷寶笈，以及如何動手，詳細說了一遍。

這番話聽得在場諸人，莫不動容，心中暗暗覺得驚訝不止，連白鶴觀主師兄弟三人，都連吃大虧，對付不了古靈子和鄢茂元二人，但白鶴觀主的關門弟子丁少秋，小小年紀居然把二人打跑了，寧非奇迹？大家雖沒說出口來，但所有目光不期而然的朝丁少秋投來。

松陽子當然看得出來，連忙含笑道：「小徒雖然拜在貧道門下，但他除了家學淵源，另蒙一位前輩高人垂青，傳了他幾手劍法，這位前輩高人因不欲人知，貧道就不好公開他老人家的名字了。」

大家聽得雖覺好奇，不知這位前輩高人究竟是誰？但白鶴觀主既然這麼說了，也就不便再問。

丁老爺子朝李飛虹拱拱手道：「小孫多蒙小兄弟援手，老朽至爲感紉。」

李飛虹赧然道：「丁老前輩這麼說，晚輩如何敢當？晚輩和丁兄一見如故，是朋友咯，那裡說得上援手？」

松風子趕忙走上一步，稽首道：「啟稟掌門人，素齋早已準備，大家因掌門人午刻可到，就要小弟關照厨下，等掌門人來了再開，現在可以請大家入席了。」

松陽子慌忙站起，連連稽首道：「善哉、善哉，爲了貧道一人，讓大家等得太久了，眞是罪過，大家快快請吧！」

當下由松風子領先，大家相偕進入膳廳，用過素齋，松風子覷便朝松雲子問道：「二師兄，方才掌門人曾說丁少秋另蒙一位前輩高人垂青，傳了幾手劍法，二師兄可知這位前輩高人是誰嗎？」

松雲子微微搖頭道：「愚兄沒聽掌門人說過。」

松風子微哂道：「大師兄不問塵事已久，白鶴觀全由二師兄主持，連二師兄都不知道，這話有誰相信？」

松雲子正容道：「愚兄騙你則甚？少秋在白鶴觀躭了三年，愚兄並未聽說另有高人指點，那可能是下山以後的事，愚兄怎麼會知道？」

松風子道：「小弟也不過是一時好奇，隨便問問罷了。」

說完舉步往外行去。

飯後，丁少秋因客廳上休息、喝茶、聊天的，不是一派掌門，也是某一門派的名宿、長老，自己和李飛虹夾在大人堆裡，大受拘束，因此吃過飯，就拉着李飛虹的手，往外就走。

李飛虹跟在他身後，埋怨着道：「你要去那裡？這樣拉拉扯扯幹嗎？」

他口中雖這樣說着，却並未掙脫丁少秋拉着自己的手。

丁少秋哈的笑道：「夾在大人中間，你不嫌受盡拘束？咱們出來隨便走走，不是自由得多了？」

李飛虹道：「但總有個目的吧？你究竟要到那裡去呢？」

丁少秋朝上一指，說道：「前面有一座九層高塔，可以俯視很遠，我們到塔上去，你說好不好？」

「好啊！」李飛虹左手一縮，說道：「你現在可以放手了吧？」

丁少秋放開手，臉上有些訕訕的道：「咱們是好朋友，拉着手有什麼關係？」

李飛虹道：「你沒有關係，我有關係，被你拉着手走，就像被你牽着鼻子走一樣，你願不願意給人牽着鼻子走？」

丁少秋搖搖頭道：「這個比喻不恰當。」

他領着李飛虹走出大殿，來至塔下。

李飛虹舉手摸摸鬢髮，抬頭道：「人家只有七級浮圖，這座塔怎麼會有九級的呢？」

丁少秋道：「這裡是玉皇殿呀！」

李飛虹道：「玉皇殿有什麼不同？」

「這你就不懂了。」丁少秋道：「七級浮圖，是佛教語，這裡是道教。」

李飛虹道：「我不懂。」

丁少秋道：「因爲玉皇大帝住的凌霄寶殿，是在九霄雲外，九重寶塔，所代表的就是九霄。」

李飛虹點頭道：「聽來好像有點學問，你是聽誰說的？」

丁少秋笑道：「這還要聽人說嗎？是我想出來的。」

「啊！」李飛虹道：「你好壞，原來只是杜撰的，騙得我信以爲眞呢！」

丁少秋道：「我幾時騙你了？九層寶塔，也許就是這個意思哩！」

說話之時，已從第一層上了第二層。

李飛虹忽然偏頭道：「我們比比看，從這裡起，誰先登上第九層？」

說完，當先縱身而起，朝盤旋而上的石級竄去。

丁少秋淡淡一笑，就緊跟在他身後，朝石級掠上。

李飛虹是存心和他比脚程的，是以一開始就不住的提吸眞氣，一個人宛如穿簾燕子，飛旋而上，好不快速。丁少秋跟在他身後，不徐不疾，始終和他保持了三數級的距離。

就在兩人飛躍上第五層的時候，丁少秋發現東首一面，正有兩個人手扶圍欄，在低聲說話，一個是身穿灰布衣褲的漢子，另一個是穿青布道袍的道人，只要看他這一身打扮，正是玉皇殿的道士。

丁少秋不覺心中一動，忖道：「寶塔是在玉皇殿前面的東首，他們再站在塔上的東首一面，所面對的正是一片山巒，豈非爲了避人耳目？」

他立時想起自己和大伯父趕來玉皇殿的那天，天色還未黎明，看到觀中有人出來，把傳遞的消息藏在竹筒內，放到香爐香灰裡面，大伯父曾說玉皇殿裡可能有奸細潛伏，這道人……

這原是目光一瞥間的事，心裡想着，不覺朝那道人多看了一眼，可惜對方面向欄外，所能看到的最多也只是側面而已！

不多一回，李飛虹當先躍上第九層，心中一高興，忍不住「咭」的笑出聲來，說道：「這回我比你快了。」

只聽右側響起丁少秋的聲音說道：「誰說的，我不是先來了嗎？」

他是在李飛虹停下來之後，從他身後閃過去的，到了他右邊，自然是丁少秋快了一步。

李飛虹雙手扶着欄杆，只是喘氣，哼道：「我上來的時候，上面還沒有人，自然是我比你先到了。」

「好、好！」丁少秋笑道：「就算你先到好了。」

「哼，誰說上面沒有人？」

一個沙啞而尖的聲音從裡面傳了出來，續道：「難道小老兒不是人嗎？」

兩人聽得一怔，舉目看去，這第九層上，除了四面走廊，裡面地方不大，只供奉神龕，那有什麼人影？

就在這時候，只見一個像鳥窠般的頭，從神龕上冒了出來，那是一張瘦削而佈滿了皺紋的臉、小眼睛、酒糟鼻、尖咀上蓄着兩撇三寸長的鼠鬚，生相有些滑稽，好像還喝醉了酒，一張臉紅得像猪肝一樣。

原來這人是躲在神龕上睡覺，九層寶塔上的神龕，當然是小巧玲瓏型的，地方本來不大，他縮在神像脚下，屈躬而睡，倒也睡得下去，這回要鑽出來，就比較費事，頭先伸出來了，再把身子慢慢的掙出來，終於一下躍了下來。

衝着兩人咧咀笑道：「小老兒喝了幾口，就喜歡找個清靜的地方躺下來睡上一覺，你們請坐，小老兒正好要下去了，失陪。」

口中說着，跟跟蹌蹌的從石級下去。

這人看去五十出頭，六十不到，穿一件髒兮兮的藍布大褂，一身都是酒氣，中人欲嘔！

李飛虹掩掩鼻子，說道：「碰上一個

酒鬼，酒氣薰人，好噁心！」

突聽耳邊响起一個尖細的聲音說道：「糟老頭自然沒有小伙子的吃香了。」

李飛虹急忙回頭看去，那小老頭早已下去了，身邊那有什麼人影？心中暗暗感到奇怪，問道：「丁兄，你可曾聽到有人說話嗎？」

丁少秋道：「沒有呀，這裡只有你我兩人，那有什麼人說話？」

李飛虹道：「剛才我好像聽到有人在我耳邊說話。」

丁少秋問道：「你聽到有人說了些什麼？」

李飛虹臉上微微一紅，他自然不肯說出來，只是搖搖頭道：「我沒聽清楚，所以才問你的呀，你沒聽見，那就算了。」

他在神龕前面席地坐下，一面用手拍拍地上，又道：「丁兄，你也坐下來，我們先休息一回。」

丁少秋依言在他對面坐下，望着飛虹道：「李兄，兄弟有一件事，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李飛虹笑道：「你沒說出來，我怎麼知道呢？」

丁少秋道：「我們一見如故，兄弟是想和李兄結爲兄弟……」

李飛虹臉上乍現喜容，欣然道：「丁兄說的正合我意，小弟早就想到了，只怕丁兄會不同意，所以一直不敢說出來。」

「那就好！」丁少秋道：「我們先叙叙年庚，兄弟今年十八歲，正月十二午時生，李兄呢？」

李飛虹道：「那就比我大了，你是我大哥了，我……是十一月生的。」

丁少秋道：「我們同年。」

李飛虹笑道：「但你足足大了我十個月。」

丁少秋從地上一躍而起，說道：「不知這神龕裏供的是什麼神祇，來，我們就在神前結爲兄弟，叩幾個頭，請神祇作証。」

李飛虹跟着躍起，面向神龕，和丁少秋並肩站定，一起跪拜下去，叩了幾個頭。

丁少秋仰臉道：「弟子丁少秋和李飛虹結爲兄弟，今後同甘共苦，生死與共，請神明爲証，如背誓言，天人共棄。」

說罷，又拜了幾拜，才一同站起。

李飛虹朝丁少秋恭恭敬敬的拜了下去，說道：「大哥請受小弟一拜。」

「哈哈，賢弟，現在我們是兄弟了，還和愚兄客氣什麼？」

丁少秋口中說着，雙手一伸，握住李飛虹的雙手，把他拉了起來。

「嘻嘻！瞧你們這般模樣，眞是相敬如賓。」

一個尖細的聲音從兩人身後傳來，丁少秋、李飛虹反應極快，急忙轉過身去身後連鬼影子也沒有。

丁少秋道：「這人口音，好像就是剛才去的那位老丈。」

李飛虹道：「他明明在我們身後說話，人到那裏去了呢？」

「嘻嘻！小老兒不就在這裏嗎？」那尖細聲音又從兩人身後傳來。

兩人急忙又轉過身去，(他們本來面向神龕，聽到身後有人說話，轉過身去，就面對塔門，如今又轉過身來，就是又面向神龕了)只見剛才已經下塔而去的藍褂小老頭這時不是就在神龕前面席地而坐，雙手捧着一把大酒壺，仰起頭，咀對咀咕咕喝着酒。

看到兩人轉過身來，才放下酒壺，用袖底抹抹咀角，嘻嘻的笑道：「小老兒沒打擾二位小哥的淸興吧？」

「怎麼會呢？」丁少秋含笑道：「老丈剛才不是已經下塔去了嗎？這樣快就回來了。」

藍褂小老頭笑嘻嘻的道：「小老兒是沒有酒喝，找酒去的，這幾天道觀裏爲了招待各方來賓，準備不少罈好酒，去倒上一兩壺，眞是方便得很，弄到了酒，自然要回到上面來喝，比較淸靜，眼不見俗人，心頭就減少許多俗慮，喝起酒來，就爽快多了。」

丁少秋道：「老丈眞是妙語如珠，在下還未請教老丈如何稱呼？」

「啊，嘻嘻，呵呵！」藍褂小老頭眯起一對小眼睛，笑得十分開心，口沫橫飛的道：「小哥果然不是俗人，但老丈二字叫不得，小老兒要在老字上面加一個小字，就是希望返老還童之意，小哥叫我老丈，老而稱丈，豈非老上加老了？這個萬萬使不得，嘻嘻，你們兩個方才不是對神結義，叫着大哥、賢弟嗎？這樣吧，咱們一見如故，蠻投緣的，你們兩個就叫小老兒一聲老哥哥吧！」

丁少秋連忙拱手道：「這個如何使得？」

就在他說話之時，李飛虹耳邊响起極細的聲音說道：「你大哥有點儍兮兮的，既拘束，又固執，你是小鐵的……嘻嘻，你叫我一聲老哥哥，你爹聽到了會高興得發瘋，這是好機會，你先叫我一聲老哥哥，他就會跟着叫了。」

李飛虹方才還嫌他髒，但自小聽爹講述江湖上的奇人異士，聽得多了，心頭不覺一動，暗道：「這人莫非是一位遊戲風塵的異人？那就不可失之交臂，自己就叫你一聲老哥哥，也不會吃虧。」

心念一轉，連忙拱手道：「你要我們叫你老哥哥，我們就不和老哥哥客氣了。」

一面回頭朝丁少秋道：「老哥哥既然這麼說了，大哥，你就依老哥哥的話，叫他老哥哥好了。」

「對，對！」藍褂小老頭嘻嘻的笑道：「還是這個小兄弟爽快。」

丁少秋也只好抱抱拳，叫了聲：「老哥哥。」

「嘻嘻！」藍褂小老頭欣然道：「你們既然認了我這老哥哥，就得跟老哥哥學一樣本領。」

李飛虹心中暗喜，忖道：「他果然是一位風塵異人，難怪他要自己兩人叫他老哥哥，原來他有意傳自己兩人一樣本領。」一面問道：「老哥哥，你要我們跟你學什麼呢？」

藍褂小老頭嘻的笑道：「你們跟老哥哥學會這套本領，保証到處都不吃虧。」

他說得興起，口沫橫飛的續道：「譬如當新郎倌吧？小兄弟。」

他眼睛望着丁少秋，接着道：「你總有一天要當新郎倌的，對不？當新郎倌那天，有多少人要灌你的酒，你不跟老哥哥學，就會被人家灌得爛醉如泥，新郎倌醉倒了，當新娘的豈不要乾着急？

「還有，一個人如果交遊廣闊，朋友多了，難免時有應酬，你如果不會喝酒，家家扶得醉人歸，做你的娘子的人，時常要侍候一個醉人，又吐又嘔的，如果你娘子是個怕骯髒的人，你吐得一塌糊塗，這有多噁心。」

李飛虹道：「老哥哥，你在說什麼呀？」

藍褂小老頭睜大一雙小眼睛，正容道：「老哥哥是說，你們跟老哥哥學了一套本領，保証受益無窮。」

李飛虹問道：「你要我們學什麼呢？」

藍褂小老頭道：「自然學喝酒了，先前總會醉上幾次，慢慢的習慣了，就不會醉了，像老哥哥已經由醉進入化境，可以千杯不醉，愈醉愈醒。」

李飛虹聽得爲之氣結，說道：「我才不要學呢，酒有什麼好喝的？」

「哈，酒的好處大矣哉！」藍褂小老頭道：「你們還沒入門，怎會知道酒的好處，小老兒……」

李飛虹心裏有氣，不願再聽，拉着丁少秋的衣袖，說道：「大哥，我們走。」

丁少秋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邊走邊道：「老哥哥，我們告辭了。」

藍褂小老頭嘻的笑道：「沒關係，今天不想學，改天有興趣的時候再來學好了。」

李飛虹拉着丁少秋匆匆往塔下就走，走下兩三層，口中說道：「我們遇上了酒鬼，還叫他老哥哥，眞倒霉。」

丁少秋笑道：「是你叫愚兄叫他的。」

李飛虹道：「先前我還當他是一位風塵異人呢！」

話聲方已，突聽耳邊響起一個尖細的聲音說道：「小丫頭，誰說小老兒不是異人？」

李飛虹聽得一怔，急忙問道：「大哥，你有沒有聽到老哥哥的話聲？」

丁少秋道：「沒有呀，你聽到他說話的聲音了？」

李飛虹搖搖頭道：「我只是問問罷了。」

他心裏有數，自己兩人遇上的這個小老頭，準是一位風塵異人無疑，因此不敢再提小老頭的事，只顧低着頭盤級而下。

一直等到走出第二層塔門，才低聲道：「大哥，我想我們認他老哥哥是不會錯的，他可能眞是一位風塵異人呢！」

突聽耳邊響起那尖細聲音嘻的笑道：「現在總算說對了！」

聲音從第九層飄下來，怎不教李飛虹大吃一驚，口中不由輕「啊」了一聲。

丁少秋回頭問道：「賢弟怎麼了？」

李飛虹道：「沒……什麼。」

丁少秋笑道：「賢弟方才還說……」

李飛虹急忙攔着他話頭，催道：「大哥不用說了，我們快走吧！」

說完，急步朝前行去。

丁少秋不知就裏，只好跟在他身後，急步行去。

直等進了玉皇殿大門，李飛虹才把剛才老哥哥兩次在自己耳邊說話的事，告訴了大哥。

丁少秋聽得欣喜的道：「賢弟說得好，這位老哥哥一定是一位風塵異人，不然你在下面說的話，他在第九層上怎麼聽得到？又怎能把話聲傳下來？」

李飛虹得意的笑道：「我們也還算有眼光，沒有失之交臂。」

丁少秋抬頭望望天色，這一陣工夫，已是申牌時候，這就說道：「賢弟，愚兄先領你去看看房間。」

李飛虹點頭道：「好呀，房間在那裏呢？」

丁少秋道：「各門各派的來賓，都住在東院，本來前面是賓舍，一共有八間，因爲這次來的人較多，八間賓舍，安排給各門各派的掌門人下榻，稍後還有二十幾間靜室，本來是觀中道士住的，如今劃給各門派的門人居住，方才大伯父說，我和賢弟同住一間。」

「什麼？」李飛虹幾乎驚叫出來，臉上發赧，說道：「我從小不慣和人同住，有沒有一人一間的？」

丁少秋雙手一攤，聳聳肩道：「只有掌門人才獨自一間，其餘都是兩個人一間，我爺爺也和大伯父同住一個房間，這有什麼關係？每一個房裏都有兩張床鋪，又不會擠。」

李飛虹心裏怦怦不安，攢眉頭道：「這個……」

丁少秋沒加理會，領着他出了東首院門，一路往北，經過兩排雅緻的精舍，伸手一指，說道：「這就是八間賓舍，給各門派的掌門人住的。」

他們繼續往北，穿過一片花圃，果然又有兩排房舍。

丁少秋又道：「左首第一間就是爺爺和大伯父住的，我們是第二間，就在隔壁。」

他一直走到左首第二間，伸手推啓房門，跨了進去，回頭道：「賢弟，快進來休息一回。」

李飛虹脚下微現趦趄，還是鼓着勇氣走了進去，擧目看去，房間不大，臨窗果然放着兩張床鋪，中間還有一張小桌，就沒有別的陳設了。

丁少秋掩上房門，走到左首的床鋪上坐了下來，伸手一指，說道：「賢弟，你睡對面一張床鋪，愚兄晚上是不睡覺的。」

李飛虹依然站着，心裏兀是拿不定主意，一面奇道：「大哥晚上不睡覺？」

丁少秋望着他道：「賢弟怎麼不坐下來呢，哦，愚兄三年來晚上不睡覺已經習慣了，以練功代替睡覺。」

李飛虹終於也在對面床鋪上坐了下來，但還是有點胆怯，心想：「這要是給爹知道，那還得了？」一面遲疑的道：「那就好，我也可以運功。」

丁少秋忽然壓低聲音道：「不，今晚咱們不用運功，還有一件事要辦。」

李飛虹心頭一陣緊張，問道：「你說什麼？」

丁少秋悄聲道：「我們方才登上寶塔第五層的時候，你不是也看到了，有一個

道士和一個灰布衣衫的漢子在檻外交談嗎？」

李飛虹聽他這麼一說，不覺放下心來，睜大雙目問道：「你說的究竟是什麼事？」

丁少秋站起身，和李飛虹並肩坐下，李飛虹疑懼的把身子移開了一些。

丁少秋並未在意，低下頭，靠近李飛虹耳邊，低低的把自己和大伯父趕來玉皇殿，天色還未黎明，發現有人從觀中出來，把一件東西藏入觀前石香爐香灰之中，後來果然有人來至觀前，從香爐中取走一個小竹筒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李飛虹眨着眼睛問道：「你的意思，是說玉皇殿有內奸了？」

「是的。」丁少秋道：「本來還確不定出在那一門派，但看方才的情形，這內奸很可能是玉皇觀的人了。」

李飛虹問道：「你打算怎麼辦呢？」

丁少秋道：「方才雖然看到的只是側面，但這個道士我很面熟……」

話聲忽然壓得很低，說道：「他是侍候觀主的幾個弟子之一，我和大伯父來的那天，曾去拜見觀主，就是他送茶給我的，所以我還記得。」

李飛虹問道：「你預備今晚去查看嗎？」

丁少秋點點頭，又道：「這裏的觀主，還是我四師叔，所以要特別小心。」

李飛虹點着頭道：「小弟知道。」

丁少秋道：「好了，我們可以出去了。」

兩人走出房間，快到大客廳，（大客廳在八間精舍的前面）只見丁伯超迎面走來。

丁少秋趕緊垂下雙手，叫了聲：「大伯父。」

李飛虹也躬躬身，叫着：「丁伯父。」

丁伯超含笑點頭道：「你們是去看房間的？」

李飛虹臉色微紅，沒有作聲。丁少秋應了聲：「是的。」

丁伯超道：「目前離會期已只有兩天，各地趕來的武林同道，爲數不在少數，龍蛇雜處，良莠不齊，其中不乏黑道高手，你們最好不可到處亂跑，招惹無謂的麻煩，尤其西院那邊，最好少去。」

丁少秋應了聲「是」，一面問道：「大伯父，西院住的是些什麼人？」

丁伯超道：「大都是九大門派以外的人。」

他似是不願多說，揮揮手道：「你們去吧！」

晚餐之後，丁少秋悄悄拉了一下李飛虹的衣袖，說道：「走，我們回房去。」

李飛虹臉上不禁爲之一紅，低着頭跟在他身後，一路來至東院。

丁少秋推開房門，讓李飛虹走入，然後跟着進房，一手掩上了房門，還上了門。

李飛虹緊張的道：「你要做什麼？」

丁少秋壓低聲音道：「我們先休息一回，最少也要初更以後才好行動，待回我們要從後窗出去。」

說完，脫下長衫，就在左首木床上盤膝坐好，闔上雙目，不再說話。

李飛虹也就不好和他說話，只得在對面床鋪上坐下。房中又沒點燈，暗矇矇只可略辨人影，一個人坐着覺得無聊，也就脫鞋登床，盤膝趺坐，緩緩調息，運起功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聽丁少秋的聲音在耳邊低聲叫道：「賢弟，快醒一醒，是時候了。」

李飛虹矍然驚覺，看到丁大哥就站在床前，急忙應了一聲，跨下木床，穿好鞋子，一手提劍，問道：「這是什麼時候了？」

丁少秋道：「初更已經過了一回了。」

李飛虹臉有慚色，說道：「小弟比起大哥來，眞是太不夠機警了。」

丁少秋溫言道：「我只是一直留心着而已。」

李飛虹道：「我們那就走吧！」

丁少秋低聲道：「我爺爺耳朵十分靈異，這時候雖有鼾聲，但只要有一點聲音，他老人家就會驚醒過來，我們從後窗出去，務必小心，不可弄出聲音來。」

李飛虹點頭道：「小弟省得。」

丁少秋很快就閃到窗下，小心翼翼的推開兩扇木窗，雙足一點，一個人已輕靈的穿窗而出。

李飛虹自然不肯落後，足尖點處，跟着飛出窗外，落到丁少秋身邊。

丁少秋輕輕掩上了窗戶，朝李飛虹打了個手勢，就悄悄往一排雲房後面移動，他不敢立即長身掠起，就是怕驚動了人。

他要查探的對象是玉皇殿觀主身邊的一名弟子，自然要朝後進行去。

兩人一直走到這片東院賓舍區的盡頭，（北首）已有一道圍牆擋住去路。

這是新近才砌的，因爲東院是「貴賓區」，過了這道矮牆，就是玉皇殿門下道士的住處了，一共有二三十間雲房。

觀主住的地方，是在玉皇殿的第三進，西首也有二三十間雲房，住着門下弟子，觀主是一觀的中心，左右都有門下弟子的拱衛，不虞有外人闖入，而且一旦闖進來了，也很難全身而退。

丁少秋、李飛虹到得圍牆之下，丁少秋首先飛身躍起，登上圍牆，目光迅速一掠，看看牆外並無動靜，正待招呼李飛虹上來，瞥見南首飛起一道人影，宛如流星一般，一閃而逝。

心中不禁暗暗忖道：「這人好快的身法，他飛起之處，就在前面八間精舍之間，這會是什麼人呢？」一面迅速揮了下手，然後朝牆外飄落。

李飛虹跟着躍起，越過圍牆，落到他身邊。

丁少秋低聲道：「你跟我來。」

說完，身形一晃，一下隱入牆下陰暗之處，李飛虹不敢怠慢，趕緊跟了過去。

這裏一共有兩排雲房，兩人藉着暗處，悄悄穿過一片花林，行沒多遠，前面已是玉皇殿的中樞——觀主的雲房所在了。

如在平日，掌門人來了，（玉皇殿屬白鶴觀）自該招待到觀主的雲房下榻，以表崇敬，但這次大會，來了好幾個門派的掌門人，松陽子爲了便於和各派掌門人交換意見，就住在賓舍裏。這裏還是松風子獨自一個人的住所。

丁少秋不敢驚動四師叔，何況他想查的只是四師叔的隨侍弟子，自然不會住在前面，這就拉着李飛虹悄悄往北繞去。

就在兩人離去之後，清水短垣上忽然出現一個人影，望着丁少秋、李飛虹二人後影，發出一聲冷嘿，隨後暗暗綴了下去。

丁少秋、李飛虹不知道行藏已被人識破，只是循着圍牆，繞到北首，才悄悄躍起，越牆而入，落到地面，這裏已是第三進的後院，此時一片黝黑，不見一點燈光。

李飛虹悄聲道：「大哥，這要如何查法呢？」

丁少秋道：「我也不知道，我們且進去瞧瞧。」

他藝高胆大，當先走上石階，再由一道敞開着的大門走入。

這是一個穿堂，中間地方相當寬敞，前後各有兩扇木門，都敞開着。左右兩邊各有兩排房屋，走出穿堂，則是一個小天井，迎面又有一道門，通往前面院落，才是觀主的靜室。不用說，這左右兩排房屋，就是侍候觀主的幾個門人住的了。但此時每個房間都已熄了燈火，這到那裏去查呢？

就在此時，只見迎面一道門中，並肩走出兩個手持拂塵的灰衣道士，兩人急忙閃動身形，隱入暗陬。

那兩個道士跨出門口，就脚下一停，同時稽首一禮，抬臉道：「觀主有請兩位施主入內相見。」

丁少秋、李飛虹方自一驚。

這一瞬間，只見小天井右兩邊立即出現了四個手持拂塵的灰衣道士，再回頭看去，穿堂門口，也同時出現了兩個手持拂塵的灰衣道士。

這是說自己兩人業已落入人家的包圍之中，連想逃都逃不走了。

丁少秋心中雖然暗暗叫糟，但他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胸脯一挺，說道：「賢弟，不要緊，跟我見四師叔去。」

舉步走了出去。李飛虹自然也立即跟了過去。

丁少秋一直走到對面門口，朝並肩站着的兩個灰衣道士抱抱拳道：「二位師兄請帶路。」

四面八個灰衣道士，除了站在對面的兩個站着不動，四隻眼睛緊盯着丁少秋、李飛虹兩人，凝神戒備之外，其餘六個灰衣道士，隨着丁少秋的走動，緩緩朝中間移動，逼近過來。

丁少秋却沒去理會他們，連看也沒朝他們看上一眼。

站在對面的兩個灰衣道士深恐丁少秋二人在走近之時突然出手，是以一直在嚴神戒備。

直到兩人走近，左邊一個已認出是丁少秋，不覺失聲咦道：「會是丁師弟。」（白鶴門的道士都稱丁少秋爲師弟）

丁少秋並不認識他，只是拱手道：「正是小弟。」

左首灰衣道士道：「只怕觀主還不知道來的是丁師弟呢，你們快隨我來。」

說完，和另一個灰衣道士急忙一個轉身，領着丁少秋二人往裏走去。

入門之後，由迴廊繞到第三進正面，拾級登階，穿過兩間屋宇，來至觀主靜室門前，兩個灰衣道士脚下一停，神色恭敬，躬下身去，由左邊一個恭聲道：「啓稟觀主，侵入本觀禁地的是丁少秋、李飛虹二人，現已帶到。」

只聽裏面傳出松風子的聲音說道：「叫他們進來。」

兩個道士應了聲「是」，直起身子，仍由左邊一個朝丁少秋二人抬抬手道：「觀主叫你們進去。」

丁少秋說了聲：「多謝兩位師兄。」一面回頭朝李飛虹道：「賢弟，我們進去。」

當先掀簾走入。李飛虹急忙相隨走入。

這是觀主靜室的外面一間，也就是靜室中的起居室，佈置得相當不錯。

這時室中點燃了兩盞角燈，燈光柔和，照得整間屋子如同白晝。上首一張錦榻上，端坐着一個身穿藍布道袍，面貌白晰，黑髯飄胸的中年道人，他自然就是玉皇殿觀主松風子了。

丁少秋慌忙趕上幾步，拜了下去道：「弟子丁少秋拜見四師叔。」

松風子哼了一聲道：「你眼裏還有我這四師叔嗎？」

李飛虹站在丁少秋身後，也哼了一聲道：「我大哥若是眼裏沒有觀主，還會進來跟你跪拜嗎？」

松風子目光一注，沉喝道：「爾是何人？」

李飛虹雙手一背，冷笑道：「我不是白鶴門的人，觀主應該稱我一聲小施主，說話客氣一點，小小一個玉皇殿的觀主，少在我面前擺威風了。」

丁少秋忙道：「啓稟四師叔，他是弟子的結義兄弟李飛虹。」一面回頭朝李飛虹道：「賢弟不可對我四師叔無禮。」

松風子面色陰森，冷聲道：「少秋，你們深夜擅闖本觀禁地，還有何說？」

李飛虹冷笑道：「擅闖禁地？玉皇殿什麼地方是禁地？我想請問觀主，你有沒有知會過與會的各大門派？擅闖禁地，就得按玉皇殿的禁律處死，否則今天到玉皇殿來的都是貴賓，隨意走走，就不能說是擅闖了。」

松風子被他說得無言可答，臉色鐵青，虎的站起，右掌高舉，沉喝道：「利咀小子，貧道劈了你。」

丁少秋跪在地上急忙站起，說道：「四師叔歇怒，弟子和李飛虹只是睡不着覺，出來走走，後來發現有一道人影，劃空朝這裏掠來，弟子二人只當是有人侵入，一時心存好奇，才一路跟下來的，不知道這裏是四師叔的住所，還望四師叔恕罪。」

有他站在李飛虹的面前，就擋住了松風子的發掌。

松風子目光一注，問道：「有一條人影朝這裏來的？會是什麼人，你看清楚了沒有？」

丁少秋原是隨口胡謅的，但想起方才確實看到過一條人影，這就說道：「這人身法極快，和弟子相距又遠，沒看清他的面貌。」

松風子唔了一聲，揮揮手道：「好，

你們回去吧！」

丁少秋沒想到四師叔會收篷得如此快法，連忙躬身道：「多謝四師叔。」

就在他躬身去之際，耳中忽然聽到上首一道門內，似有細碎的脚步聲走動，脚步聲走得極輕，但可以分辨得出那是女子走路的聲音。他不敢流露出一點神色，話聲一落，立即偕同李飛虹一起退了出來。

這回他們是由靜室正面走出來的，但剛走到第三進的大天井中間，突聽一聲嘶然破空之聲，從屋脊飛起，往西南投去，身法之快，宛如劃空流星，去勢神速已極！

緊接着又有一道人影銜尾追出，話聲往後飄送過來，喝道：「少秋，快追！」

丁少秋道：「是四師叔，我們快追上去！」

隨着急忙縱身掠起，朝兩道人影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李飛虹忙道：「大哥，等等我。」跟着往外追去。

這四道人影，各自銜尾疾追，就成了一條直線，最前面的那人等到奔出五六里外，就倏然停住，轉過身來，厲笑道：「松風子，你接老夫一掌。」

喝聲出口，人已一躍而起，宛如大鵬凌空，右手五指勾曲，朝松風子當頭撲來。

這人正是南天一鵰盛世民。

松風子略作回顧，看到從後追來的丁少秋相距還有十四五丈，立即退後一步，沉喝道：「好！」右手翻起，使了一招「鶴翅拂雲」，迎着對方鵰手，朝上托起。

這一下，松風子可吃了虧，以白鶴對神鵰，正好有着天生的尅制，雙手掌勢乍接，松風子悶哼一聲，登登的連退了兩步，上身搖晃，幾乎站不住樁。

盛世民一下落到地上，嗆然劍鳴，手持闊劍，厲笑道：「松風子，老夫今晚先宰了你，正好給什麼武林會一個警告。」闊劍臨風一振，目光却朝追踪趕來的丁少秋瞄去，正待舉劍欲劈。

丁少秋追來的人，相距還有三丈來遠，心頭一急，舌綻春雷般大喝一聲，身在半空，右臂疾振，發出一記「百步神拳」，轟然有聲，朝盛世民劍上撞去。一團拳風擊在闊劍上，發出一聲錚然大鳴，把他闊劍震退開去。

松風子早已在這一瞬間向旁閃出。

盛世民巨目掄動，一下落到丁少秋身上，沉哼道：「丁少秋，又是你。」

丁少秋瀉落在他面前，冷然道：「是我又怎樣？」

盛世民厲笑道：「這是你自己趕來送死，那就怨不得老夫了。」

喝聲甫出，闊劍嘶然生風，閃電般朝丁少秋劈來。

他是早就存有殺機，一招出手，闊劍連振，「天南劍法」迅若長江大河，源源出手，在丁少秋左右前後，劍光起落如電，連綿不絕，只不過轉眼工夫，闊劍劃出來的劍光，一匝又一匝的環繞着把丁少秋困在裡面。

不，他闊劍開闔如風，東一劍、西一劍的劈着，每一劍參差不齊的幻起三兩道劍光，因此遠望過去，丁少秋一個人就像落在數十支石筍堆中，幾乎沒有你進退的餘地。

但丁少秋早已展開「避劍身法」，身如逆水游魚，在你綿密的劍光之中，忽進忽退，左右轉側，姿勢優美，一支支的闊劍，好像專門找他空隙間刺去，沒有一劍沾得上他半點衣角。

這一場遊戲，一個揮劍急攻，一個側身游走，就像表演給松風子看的，直把松風子看得眼花撩亂，胆顫心驚，也暗暗稱奇不止，眼中不覺閃爍着異芒，不住的點頭。

李飛虹站在松風子的對面，他和松風子好像有成見似的，不肯跟老道士打招呼。

這場以徒手對闊劍，戰況雖然極爲激烈，但李飛虹見過幾次，大哥只要展開「避劍身法」，最厲害的劍法也傷不了他，因此並沒把驚險場面放在心上，側臉看去，只見松風子目視戰場，臉有詭笑，心中暗道：「大哥這四師叔，生得好奸！」

就在他思忖之際，漫天匝地的劍光倏然盡斂，南天一雕盛世民闊劍一收，嘿然道：「老夫不想再和你纏鬥下去，咱們後會有期。」

說完，轉身頓足，宛如夜鳥投林，朝一片松林間飛去。

丁少秋一掠到松風子身前，問道：「四師叔，你老沒事吧？」

松風子右手緩緩搭上丁少秋的左肩，說道：「還好，貧道沒什麼，只是……」

他搭在丁少秋的右手突然滑落，一下點了丁少秋背後三處穴道，在這同時，左手屈指彈出三縷指風，制住了李飛虹的穴道，然後就走到丁少秋面前，臉色陰沉的道：「少秋，你這避劍身法是那裡學來的？」

丁少秋耳邊響起蚊子般的聲音說道：「小兄弟，千萬別告訴他。」

這說話的正是寶塔上認識的藍褂小老頭的聲音。

在這同時，李飛虹也尖叫起來，怒聲道：「老道士，你制住我穴道，要做什麼？」

松風子沉喝道：「閉上你的咀！」

左手再次彈出兩縷指風，點了他昏穴，一面朝丁少秋喝道：「師叔問你的話，還不快說？」

丁少秋心目中松風子總是自己的師叔，師叔問話，焉得不實話實說；但有藍褂老哥哥及時這一叮囑，心中不由一動，就隨口說道：「弟子這幾式身法，是師父教的……」

他總究年紀還小，又沒出過門，江湖經驗太差了，這句話對任何人說可以說，惟有對松風子不能說。

試想松風子是松陽子的師弟，功力雖然不及大師兄甚多，但白鶴門有些什麼武功，松風子自然最清楚也沒有了。

丁少秋使的「避劍身法」，白鶴門那有這種身法？

松風子臉現詭笑，輕嘿一聲，點頭道：「很好，你把這幾式避劍身法的口訣、步法，說出來給師叔聽聽，嘿嘿，若有半句虛言，師叔先廢了你這叛門逆徒。」

在他說話之時李飛虹耳邊響起一個細

小的聲音輕咦一聲道：「小兄弟，你被臭道士制住了穴道？好，你現在試試看，是不是可以活動了？」

李飛虹聽出是藍褂小老頭的聲音，心中方自一喜，突覺身上一鬆，雙手果然已經活動。

只聽藍褂小老頭的聲音又道：「喂，小兄弟，暫時不可露了形迹。」

李飛虹想問他，大哥穴道解開了沒有？但又不好開口說話，只是目光轉動，望着大哥，露出焦急之色。

只聽藍褂小老頭的聲音嘻笑道：「你大哥穴道根本沒被制住，哦，對了，你不妨說幾句氣話，氣氣臭道士。」

李飛虹聽說大哥穴道並未被制，心頭就寬了許多，這時正是松風子逼着丁少秋說出「避劍身法」的同時，不覺哼了一聲道：「虧你還是大哥的師叔，原來和古靈子只是一丘之貉，也要覬覦大哥的避劍身法！」

松風子怒哼道：「胡說，貧道因他身為本門弟子，使的不是本門武功，所以要問問清楚。」

李飛虹冷笑道：「我大哥使的什麼身法，松陽道長早已知道，還用不着你這師叔操心，你要在荒郊野外，制住大哥穴道，逼問身法，不是心存覬覦，還是什麼？」

松風子聽得大怒，瞋目喝道：「小子，你再胡說八道，貧道就先劈了你。」

「哈哈！」隨着一聲長笑，一道人影劃空瀉落，那是一個身如寶塔的黃衫禿頂的老人，發出破竹般聲音朝松風子大笑道：「一個做師叔的要在半夜三更到荒野來逼問師侄的武功，倒是新鮮得很！」

隨着話聲朝丁少秋走來。

松風子早在對方還未瀉落地上之前，就已聽出笑聲蒼勁有異，來勢奇速，身形一晃，擋在丁少秋身前，此時看他逼來，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掣出長劍，沉喝道：「施主可是花字門逢總監嗎？」

逢天游大笑一聲，發出破竹般聲音說道：「觀主怎麼認識逢某的？」

松風子道：「逢施主威名遠播，貧道焉得不識？」

逢天游道：「觀主既然知道逢某，那就請讓開。」

松風子凜立不動，徐徐說道：「丁少秋乃是貧道師侄，貧道豈能退讓？」

「哈哈！」逢天游仰天大笑道：「你制住丁少秋穴道，逼他說出身法來，何曾有半點師叔侄的情份？如今却說他是你師侄，不能退讓了。觀主主持玉皇殿多年，總聽說過逢某說出來的話，從不更改，觀主再不肯讓開，那是全心和逢某過不去了。」

松風子長劍當胸，冷言道：「逢施主不可逼人太甚。」

逢天游一雙巨目精光陡射，沉笑道：「這是觀主逼我動手的了！」

右手抬處，鏘的一聲，掣出一柄四尺長的闊劍來，臨風一晃，斜睨着松風子道：「觀主可是想試試逢某的劍鋒嗎？」

松風子後退半步，冷言道：「逢施主如果一定要賜教的話，貧道就只好奉陪了。」

長劍斜沉，擺出來的是「白鶴亮翅」。這一式雖非「白鶴劍法」的門戶，但却是「白鶴劍法」最容易變換招式的一式了。

逢天游沉嘿一聲，他也沒擺門戶，右手一抬，闊劍斷風，就朝松風子劍上磕來。這一記毫無招式，純粹是以大吃小的打法。（他劍闊有如手掌，比松風子的長劍，幾乎要闊了一倍，劍長四尺，重量還不止一倍，這一手硬磕，正是以重打輕）

松風子當然不會和他硬打硬砸，身形輕側，使了一招「鶴翅推雲」，長劍斜出，朝逢天游執劍右腕削去。

兩人這一動上手，一個闊劍開闔如風，每一劍都劃出盈耳嘯聲，劍光如匹練橫飛，聲勢極盛。一個長劍飛舞，宛如一頭灰鶴，展翅側翼，極盡其勢。

一道道、一圈圈的劍光，瞬息變化，不可捉摸，在短暫的時間內，似乎還看不出優劣之勢。

就在此時，從松林中閃出一條人影，行動有如鬼魅，迅捷無儔的朝丁少秋身後欺了過去。

此人目的，敢情是想乘丁少秋穴道受制，把他擄去，或者暗下殺手，但就在他堪堪欺近，丁少秋已經及時警覺，倏地轉過身來，目光一注，沉喝道：「言鳳姑，妳待怎的？」

原來這欺近來的正是青布衣衫的言鳳姑。她沒想到已被松風子點了五處穴道的丁少秋，竟會一下就解開穴道，（要知丁少秋練的「乾天眞氣」，不受外來襲擊，穴道並未受制，方才因不想使四叔難堪，才沒行動）不覺微一怔神，沉哼道：「小子，你動作倒快得很！」

這是說：丁少秋自解穴道，動作很快。話聲出口，右手箕張，五指像雞爪般閃電朝丁少秋左腕抓來。

丁少秋豈會讓她抓到？身形一側，右手朝對方肩頭拍去。

李飛虹眼看有人偸襲大哥，還動上了手，正待掠去，忽覺風聲颯然，自己面前已經多了一個身材高大的禿頭紅臉老者，沉笑道：「小子，不用過去了。」

李飛虹自然認得，這人正是方才和大哥動手的南天一雕盛世民，原來他躲在林內，並未離去，心頭暗暗震驚，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長劍橫胸，哼道：「你想怎的？」

盛世民沉笑道：「小子，你不是老夫的對手，還是乖乖束手就縛的好。」

李飛虹哼道：「要我束手就縛，你在做夢。」

南天一雕闊劍一指，朝前送去：「小子接招！」

李飛虹長劍疾翻，往下壓去，「叮」，他劍尖在闊劍上一沾即昂，迅向盛世民眉心點去。

盛世民一怔，後退了半步，目注李飛虹喝道：「屠狗劍法，你是丐幫何人！」

李飛虹一劍領先，豈肯罷手，手腕連連翻動，長劍錯落，一連三劍朝前攻出，口中喝道：「是丐幫又怎麼樣？」

盛世民又退一步，沉吟道：「你小子叫李飛虹，唔，你是李鐵崖的什麼人？」

李飛虹被他問得一楞，哼道：「你管我是誰？」揮劍着着進擊。

盛世民忽然大笑道：「好小子，你以為老夫怕了李鉄崖？」

李飛虹哼道：「這些話都是你說的，我又沒說什麼，你只管衝着我來好了。」

「很好！」盛世民洪笑道：「老夫今晚先把你拏下了。」

闊劍突然一緊，渾身宛如電閃雷繞，疾撲而來，這回他展開「天南劍法」，劍光繚繞，刹那之間就把李飛虹圈入在一片劍光之中。

李飛虹先前還一連擋開了七八劍，但盛世民劍勢沉重，快捷如風，不到十招，就被逼得氣喘手軟，長劍再也施展不開！

就在此刻，只聽耳邊响起老哥哥——藍褂小老頭的聲音尖笑道：「小兄弟，別慌張，有老哥在這裡，你絕不會吃虧的，來，快向左閃開，退後一步，左脚前跨，右脚跟進，身向右轉，劍往地下刺。」

李飛虹正在手忙脚亂，無計可施，就依着他所說，向左閃開，後退了一步，盛世民立即跟上，李飛虹左脚前跨，右脚跟進，身向右轉，這一下，就轉到了盛世民的身後。

盛世民反應極快，也立即轉了過來，李飛虹長劍往下刺落，盛世民剛剛轉過身來，左脚就像自己送過來的，脚尖正好轉到李飛虹的劍尖之下。

這一下若要被刺中，盛世民的脚背就會被釘在地上，這一招也正是「屠狗劍法」中的「七寸釘蛇」。

盛世民乍見李飛虹劍往下刺，心頭一急，慌忙吸了口氣，身子硬往後移三尺。

「嘻嘻，這一劍你使得慢了半拍，雖然沒把他脚背釘住，也可以讓他知道厲害了。」

藍褂小老頭的聲音接着又道：「你已經扳回先機了，現在快向左躍開，成騎馬式，上身下撲，劍從胯下往後刺，嘻嘻，這招『彎弓射虎』你應該很熟。」

「彎弓射虎」也是「屠狗劍法」中的招式，李飛虹當然很熟，但他想不出老哥哥何以要他使這一招劍法？但方才「七寸釘蛇」差點就釘住盛世民的脚背，老哥哥好像有先見之明，因此話聲入耳，就依照老哥哥的指點，向左躍開，上身下撲，劍從跨下往後刺去。

說也奇怪，就在李飛虹往左躍之際，盛世民已快捷如風的追到李飛虹的身後，闊劍平刺而出。

李飛虹正好往前俯下，劍從他背脊刺過，刺了個空，李飛虹從胯下後刺的一劍，恰好朝他小腹刺去。

盛世民一驚，一時來不及閃避，只好一個觔斗朝上翻起，才算避過李飛虹的一劍。

藍褂小老頭叫道：「可惜，又慢了一點，聽着，快向後轉，朝前跑上三步，一、二、三、劍使『朝天一炷香』，再向右跨出兩步使『天狗在戶』，後退三步使『撥雲見日』……」

現在李飛虹對老哥哥有了信心，他說的又都是「屠狗劍法」中的招式，只有朝後轉，朝前跑，朝右跨，朝後退，才是老哥哥所指點的勝敵之機。李飛虹不用思考，就依着老哥哥的話做去。

再說盛世民一個觔斗往後翻起，就得往前瀉落，他一下從空中翻越過李飛虹的頭頂，朝李飛虹身後落去。

李飛虹一個轉身，再往前跑了三步，長劍朝上，使出「朝天一炷香」，說也眞巧，他劍尖朝上豎起之時，正好就是盛世民下落之處！

盛世民號南天一雕，身形驟落之際，發現李飛虹劍尖往上刺來，心頭不禁暗暗冷笑，右足尖在劍尖上一點，乘勢又往上竄起，身形一側，朝右首橫飛出去。

那知李飛虹聽了老哥哥的話，在使出一招「朝天一炷香」之後，緊接着向右跨出兩步，又使了一招「天狗在戶」，長劍倏揚，朝右上方削去。

這一記又正好是盛世民橫飛出去之後，往下翻落之處，李飛虹長劍斜削，豈不正好削向他的雙足？

好個盛世民，他心頭雖然暗暗震驚，（方才李飛虹一記「朝天一炷香」，並沒使他震驚，是因為他只當李飛虹是巧合而已，但現在這招「天狗在戶」，却使他暗暗震驚，那是天下沒接連兩招都會是巧合的，他震驚的是李飛虹小小年紀，居然事前就料到他會向右飛落，出招如此準確）但他還是並不在乎，雙手猛地向上一划，身子又騰空升起三尺多高，身形再次一側，越過李飛虹頭頂，朝他身後落去。

這一記他是臨時決定的。前兩次被你料中我下落之處，現在我朝你身後倒飛出去，總不至再被你料中了。

但那知你南天一雕盛世民的一舉一動，悉在藍褂小老頭的測算中，李飛虹緊記着老哥哥的話，在這招「天狗在戶」依然落空之後，他想也沒想，立即後退三步，長劍一振，一招「撥雲見日」，劍尖在天空左右疾劃，劍光打閃，就像要把天上浮雲撥開似的。

這時果然正好有一朶浮雲冉冉飛來，不，他正是第三次往下直落的盛世民。

南天一雕就是因為和人動手之時，能夠不時縱身飛撲，使敵人防不勝防，才有一雕的外號。

但他畢竟不是會飛的鵰，第一次藉着在李飛虹劍尖上一點之勢，騰身飛起，第二次憑藉着一口眞氣，抖臂划手，才把身子竄起三尺，但到了第三次，所謂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到了此時，任你南天一鵰武功最高，一口眞氣經過三次提吸，再也憋不住了。

李飛虹長劍朝天空左右疾劃，盛世民下落的人，自己業已無法控制，急切之間，只得把手中闊劍往下撩撥。

這回一個是依着招式發劍，一個在下落之際，臨時發劍護身，在氣勢上，就有著顯著盛衰之別。

但聽「噹」「噹」兩聲，李飛虹的劍招，雖然被他撥了開去，等到雙脚落地，才發覺背脊上涼颼颼的，衣衫已被李飛虹劍鋒劃破，心頭又驚又怒，雙目精芒電射，口中暴喝一聲：「好小子，老夫劈了你！」

相距還有數尺，左手揚處，一記劈風掌朝李飛虹迎面劈擊過去。

他這一掌是在盛怒之下擊出來的，掌風怒嘯，捲撞而來，勢道强猛絕倫！

李飛虹冷笑道：「我才不怕你呢！」手中長劍一掄，正待發劍。

只聽耳邊又响起老哥哥的聲音說道：「小兄弟，不用理他，哦，你還可以數落他幾句，氣氣這姓盛的小子。」

人家掌風已經撞過來了，老哥哥竟然說不用理他，李飛虹雖然覺得奇怪，但因有前面幾招的經驗，果然按劍不發，要看看如何不用理他？

盛世民在這一掌上，少說也使了八成力道，那知掌風撞到李飛虹身前還有三尺光景，忽然向左一偏，好像有一股無形吸力，把它引了過去，宛如激流碰上屹立的石崖，一下從李飛虹身邊轉彎，打旁裡流出。發掌的人，對自己劈出的掌力自然反應極快，盛世民發覺不對，急忙一招手，準備把掌力收回。

像盛世民這樣的高手，對自己的掌力，自可收發由心，那知這回掌風出手，竟然一瀉千里，再也收不回來，心頭這份震驚，自是非同小可，雙目轉動，似有不信之色。

李飛虹眼看他劈出的掌風只是從身旁呼嘯掠過，心知是老哥哥暗中弄的玄虛，一面故意抬了下臉，望着盛世民不屑的道：「怎麼啦？我等着想試試你一掌有多少斤兩，原來劈歪了，那好，你再第二掌試試吧！」

盛世民沒有理他，只是目注松林，凝聲道：「林內是那一位高人，怎不請出來讓盛某見識見識？」

松林裡面沒有半點聲音，過了半晌，才聽到耳邊响起極細的聲音嘻的笑道：「小老兒不是高人，所以不打算和你盛老兄搭腔，但想了想，還是有一句話，非提醒你不可，人家李老髯膝下，只有他一個，你傷了他，丐幫的人只要一人一脚，就可以把你天南莊踏平了，這一點，你不會沒想到，只是太把自己估高了，嘻嘻？」

只聞其聲，不聞其人！盛世民並不傻，此人能夠不聲不响，不露形迹，就把自己八成功力的一記掌風引開，武功之高，豈非勝過自己甚多，由此可見今晚之局，自己決難討好，那還留在這裡做什麼？

心念一動，立即展開身形朝林中閃去，耳中聽到那尖細聲音輕笑道：「嘻嘻，盛老大慢走。」

這時松風子和逢天游已經打出三四十招，逢天游四尺闊劍開闔如風，攻勢愈來愈見凌厲，松風子却節節後退，簡直落盡了下風。

陡聽逢天游大笑一聲，闊劍閃電般連拍了松風子三處大穴，高大人影一晃，朝正在和丁少秋激戰的言鳳姑直欺過去，口中大喝一聲：「滾開去！」

言鳳姑和丁少秋激戰多時，雖未落敗，但也沒有佔得半點便宜，此時眼看逢天游忽然朝自己欺來，長劍抖手便刺。

逢天游闊劍一揮，「噹」的一聲，雙劍交擊，把言鳳姑震退了一步，口中沉喝道：「逢某叫妳滾開！」

言鳳姑鐵青着臉哼道：「逢天游，你對誰吆喝？」

逢天游沉笑道：「逢某不對妳說，還會對誰說話？」

丁少秋沒想到逢天游會幫着自己出手，他既和言鳳姑對上了，自己正好及時退下，這一轉身，瞥見六名黑衣少女雁翅般排在四師叔左右兩側，四師叔却雙目微闔，神情萎頓，這一情形，分明是落入人家手中了。

這六個黑衣女子，站在前面的兩個年齡稍長，約莫二十五六，面貌姣好，身段婀娜，肩頭交叉斜插雙股劍，箭袖口還有金綫繡着展翅金燕，似是六人中的領頭之人。

稍後四名，則是一身黑色勁裝，袖口就沒有金綫刺繡，手持雙劍，一副嚴神戒備，押着四師叔。

丁少秋不知她們來歷，心頭驀然一怔，揚目喝道：「妳們還不放開我四師叔？」

李飛虹一下閃到他身邊，叫道：「大哥，我來幫你。」

逢天游捨了言鳳姑，轉身走來，赫然笑道：「丁少秋，松風子已經落在老夫手中，只要你束手就縛，老夫就可以放他。」

言鳳姑眼看對方勢盛，口中冷哼一聲踩踩脚轉身就走。

丁少秋雙目神光閃動，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李飛虹在旁叫道：「大哥，千萬別聽他的，這姓逢的老奸巨猾，不能相信他。」

正說之際，突聽「嘶」的一聲，兩道人影有如天馬行空，連袂飛來，一下落到逢天游的前面。

這兩人一身黑綢勁裝，黑絹包頭，而且還用黑布蒙住頭臉，只露出兩個眼孔，但一看就知是兩個女的，男人不會如此瘦小。

兩人中，中等身材的一個擺了下手，另一個較爲瘦小的立即後退了一步。

中等身材的黑衣女子沉聲道：「逢天游，你手下四燕中的二燕，業已被我制住，今晚之事，應該到此爲止了。」

一面回頭朝丁少秋道：「丁少俠，她們都已被我制住了，你過去拍開令師叔穴道，可以走了。」

丁少秋只覺他說話的聲音極熟，但他故意改變聲音，以致聽不出究竟是誰來，聞言心頭暗暗驚異，這兩人連袂飛來，就往盛世民面前瀉落，未見他們出手，居然把六個人一起制住了！

人家既然這麼說了，他就舉步朝四師叔身前走去。

那六個黑衣女子果然被制住了穴道，原式站着，一動不動。丁少秋伸手在四師叔身上連拍了幾掌，才把穴道解開。

逢天游怒吼而起，闊劍嘶風，猛向中等身材黑衣人當頭劈去，暴怒之下，這一劍力猛勁急，勢道十分凌厲。

中等身材黑衣人嘿然冷笑，舉手之間，銀光如練，一柄細長長劍疾向闊劍撩去。逢天游見多識廣，乍見對方手中長劍光芒有異，分明是一柄斷金切玉的利器，怕自己闊劍受損，不待劍勢交接，立即翻腕變招，改直劈爲斜削。

中等身材黑衣人同時變招，縮腕再發，直指逢天游眉心。

兩人這一動上手，一個闊劍開闔生風，一個細長長劍乘隙搶攻，劍光如匹練飛舞，點點銀芒參差如鏃，不過幾招，就已人影迷離，難分敵我。**（未完・十）**

上文提要：

堅叔將蘇姍帶回茅山學堂躲避，但鬼將軍父子入夜便來作祟，又將蘇姍奪入帶來的畫境中，想將蘇姍燒死，但終鬥不過茅山堅的法術，反將鬼將軍父子燒到灰飛煙滅，總算除了一害。還有殭屍祖宗，堅叔主動地去找，見到亞歷山大也在懸棺墳地，來找金縷玉衣，堅叔師徒志在除害，捉到殭屍用火燒，無法將它化成灰……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

解除護體玉衣　炸毀兇頑殭屍

阿歷山大一眼瞥見，「炸藥——」心頭一動，眼角已瞥見殭屍祖宗撲來，連滾帶爬，慌忙躲到一旁，老杜緊跟着他，看見有地方藏身，更就搶在他前面。

「好大的膽子！」阿歷山大一把抓住老杜後背的衣服，將他拉到自己身後。

殭屍祖宗若是追上前來，這時候老杜是必落在殭屍祖宗手上。

堅叔却就在這時候截下了殭屍祖宗，雙手一翻，十枚相連着紅線的鈎子向殭屍祖宗擲去，其中八枚鈎子不偏不倚，鈎住了殭屍祖宗的金縷玉衣。

那些鈎子都是以緬鐵打成，非常堅韌，八枚鈎子都緊鈎在金縷玉衣的金綫上。

殭屍祖宗好像明白堅叔的意圖，雙手轉向那些紅綫抓去，在他雙手抓到之前，堅叔已經將紅綫牽得筆直，用力往後一抽。

八枚鈎子都沒有斷，紅綫却斷了六條，剩下的兩條牽着鈎子一拖之下，終於將金縷玉衣上的兩條金綫鈎斷，串在金綫上的玉片立時脫下。

那果然是一片緊連着一片，金綫一斷，脫落的便不止一片，所有玉片先後都脫下，有如水瀉奔流一般。

玉片剎那散滿了一地，在玉衣後面的赫然是一襲金綫織成的金衣，在玉片保護下，絲毫沒有影响，閃閃生輝，炫人眼目。

殭屍祖宗顯然也很意外，金縷玉衣散落，呆在當場，一會才再移動，沒有了玉衣的負担，動作快得多了。

＊　＊　＊

阿光阿麥首當其衝，被打得在地上翻翻滾滾，阿光惶急之下，探手抓起了地上的一支火把，迎向撲前來的殭屍祖宗，他原是暫擋一下，好得有時間逃命，那知道這一次，殭屍祖宗看見火把插來竟然有怯意，腳步一頓，身子往後一縮。

堅叔看在眼內。「沒有了金縷玉衣，他怕火了，拿火燒他！」

衆人一聽精神大振，慌慌忙忙的抓起了地上的火把，迫向殭屍祖宗。

那絕無疑問是事實，沒有了金縷玉衣的保護，殭屍祖宗對火非常恐懼，左閃右避的。

衆人迅速包圍着殭屍祖宗，火把不停的往殭屍祖宗身上招呼。

阿歷山大老杜就在這時候衝前來，一面大叫：「大家讓開，炸藥來了！」

阿光阿麥驚弓之鳥，看見炸藥，連忙跳開。

其他弟子看見，也知道厲害，慌忙左閃右避，一下子散開。

老杜第一個衝前，一聲：「看我的——」手中炸藥的引子往火把燃着，向前擲去。

他天生雙眼鬥鷄，平日當眞是碰運氣一樣，看目標難得準確，這一丟，從殭屍祖宗身旁飛過，擲上了旁邊的一座木塔上。

霹靂一聲，木塔轟碎，躲在木塔上的一個弟子亦被震的飛摔下來。

阿歷山大一見，手中炸藥往老杜頭上一敲。「你這個鬥鷄眼，炸藥擲到那裏去了。」一頓他目光一正，大喝一聲：「看我



的——」燃着炸藥擲去。

他擲得果然準確，可惜殭屍祖宗手一揮，便將那炸藥擲飛。

這實在完全是巧合，在炸藥落下時，附近的弟子已慌忙散開，見過木塔被炸碎，對炸藥的威力他們已經不再懷疑。

炸藥却是那麼巧，落在一個水池中，一炸之下，池水冲天而起，在半空中水柱爆開，狂洒而下，有如一場暴雨從天而降。

所有火把盡被洒滅，大部份弟子都變成落湯鷄的，堅叔並沒有例外，一時間為之啼笑皆非。

殭屍祖宗即時大叫，撲向阿歷山大老杜，老杜連滾帶爬避開，阿歷山大却被迫進一堆木條中，他大叫大嚷，雙手抓着木條推向殭屍祖宗。

殭屍祖宗隨手便撥開，繼續上前，雙手抓落，阿歷山大以木條一擋，忍不住大叫：「救命！救命！我還不想死啊，救命！」

阿光第一個衝上，一條大木攔腰掃在殭屍祖宗身上，殭屍祖宗挨一記重擊，若無其事，反手抄住了那條大木回掃，將阿光連人帶木掃飛了丈外。

阿麥那邊隨即與幾個弟子抓着另一條大木衝來，撞向殭屍祖宗的胸膛。

殭屍祖宗胸膛迎前，「砰」地一聲，並沒有被撞倒，阿麥等一衆反而被反震之力震得都變成滾地葫蘆。

殭屍祖宗怪叫着轉身再撲，那邊左右一羣弟子已手執着兩條木條衝前來，前後夾攻，一下將殭屍祖宗夾在兩條大木條當中。

兩邊的弟子跟着以麻繩將兩條大木條夾起來，殭屍祖宗狂叫掙扎，數十個弟子同時擁上，將兩條大木條抓住，與殭屍祖宗角力。

殭屍祖宗當真是力大無窮，那麼多人仍然不敵他力大，被他牽動，團團的打轉。

其他弟子相繼撲上同心合力，將殭屍祖宗推向一個木棚，阿光阿麥最是敏捷，一躍而過，牽着繩子縛在兩條木柱上。

衆人緊接用力將殭屍祖宗推向那邊，一心一意將殭屍祖宗固定在那邊，好好對付。

殭屍祖宗發狂的掙扎，木柱便牽動，「格支支」的作响，終於斷下來。

衆人立時又一陣大亂，但隨即衝上前去，將夾着殭屍祖宗的木條固定。

堅叔左躍右跳，大聲呼喝：「把他抬起來，沒有了地氣，便沒有那麼厲害的了。」

現場一片混亂，可是他老人家中氣充足，大家仍然清楚聽到他的說話，齊聲呼叫助威，將殭屍祖宗推動，推向阿歷山大那輛車子那邊。

殭屍祖宗奮力抗拒，到底不敵那許多人同時推動，被推的步步倒退。

來到了車子前面，衆人齊聲再呼喝：「一、二、三——」奮力將殭屍祖宗舉起來，放在車子上。

離開了地面，殭屍祖宗的力道果然弱下來，半空中手脚划動，顯而易見，有些狼狽。

眾人也就七手八脚，將殭屍祖宗縛在車子上，殭屍祖宗繼續掙扎，車子一陣亂响，被撞破的油箱汽油不住的流出來，流遍地面。

眾人沒有在意，手按着車子，回頭望堅叔，阿光接問：「師父，怎樣了？」

堅叔周圍張望，火把全都已熄滅，沒有了火種，就是有桃木也沒用。

他心念一轉再轉，方待叫那一個回去拿火種，那邊殭屍祖宗已怪叫大作，奮力掙扎。

一條繩子「拍」的斷去，眾人一驚，不由齊聲大叫：「師父——」

堅叔尚未回答，那邊阿歷山大已衝出來，手中拿着最後一束炸藥，大叫：「大家躲開，炸藥又來了——」

不等他將話說完，眾人已一齊向堅叔那邊逃過去。

「老杜，火藥——」阿歷山大洋洋得意的再喝一聲。

「是——」老杜亦英明神武的，拿出火柴剔着，燃着了那束炸藥的引子。

看着藥引子火屑噴射，阿歷山大穩操勝劵的大喝一聲，將那束炸藥向車子那邊扔去。

他的眼力果然不錯，炸藥正插在殭屍祖宗頭部旁邊的繩結中，若是爆炸開來，那個殭屍祖宗的頭便得破碎，不被消滅才怪。

堅叔等都知道炸藥的厲害，不由都伸手掩住了耳朵。

「準備傘子！」堅叔突然叫出來。

眾人齊皆一呆，連忙探手拿出背負着的傘子。

阿歷山大看着奇怪，不由問：「拿傘子幹什麼？」

堅叔一柄傘子拋向阿歷山大。「殭屍被炸開便成粉屑，若是被殭屍粉洒在身上，不幸吸進，便會中屍毒，轉變成殭屍！」

「什麼——」阿歷山大慌忙抓穩了傘子。

說話間，炸藥的引子已燃去大截，突然弱下來，最後竟然熄滅，到底是那一截水濕還是什麼原因，連阿歷山大也不明白。

眾人都明白炸藥不會爆炸，一齊瞪住了阿歷山大。

「不用看着我，我是失敗了！」阿歷山大接喝一聲：「老杜，你來弄妥！」

「我？」老杜呆一呆。

阿歷山大大喝一聲：「不是你是那一個？」

老杜苦着臉，打開火柴盒子，只見裏頭只剩下三根火柴。

「快上前去——」阿歷山大已經在催促。

老杜只好移步上前，走向殭屍祖宗，越接近便越心寒，縛着大木條的繩子這時候經已一條接一條斷開。

老杜目光不由轉向堅叔以及一眾茅山學堂的弟子。

堅叔怔一怔，目光移向阿光阿麥，不等他開口，阿麥已大搖其頭。「師父，這種洋人的東西，我們可是不懂。」

阿歷山大立時一句：「什麼洋人的東

西，火藥可是中國發明的。」

阿麥可不懂得那許多，繼續搖頭。

「那個東西我們就是不懂。」

阿歷山大嘟喃着。「懂不懂有什麼關係，老杜，還不上去。」

「是，老闆──」老杜只好再上前，擦亮了一根火柴，戰戰兢兢的走向殭屍祖宗。

他個子矮小，探手不到，翹起腳步還是不到，探手再探手，火柴已熄滅。

「完了──」他如釋重負的轉頭向阿歷山大，正想回身走，殭屍祖宗一腳已踢至，將他踢回去，撞倒了幾個茅山學堂的弟子，倒在被殭屍祖宗拖側的棚架上。

他從棚架上摔下來，立時東走西奔，已經給嚇呆了。

殭屍祖宗一腳將他踢飛，再次掙扎，綑着木條的繩子又斷去幾條。

堅叔看着大皺眉頭，殭屍祖宗現在雖然已沒有了金縷玉衣保護，但身手更靈活，若是掙脫了束縛，再要將他綁起來談何容易。

最大的問題是，殭屍祖宗連經挫折，未必會再留下來跟他們糾纏，若是逃去，後果更不堪設想。

以現在殭屍祖宗身手的靈活，在天亮之前，絕無疑問已能夠走出老遠。

堅叔沉思着目光再轉向弟子。

阿光阿麥終於排衆而出，阿光上前取過老杜手中的火柴。「師父，我去──」

阿麥接一句。「我去引開那殭屍祖宗的注意。」

堅叔老懷大慰，一個哈哈：「阿光，你爬上長竹竿上，小心──」

阿光應聲一緊腰帶，那邊幾個弟子已然將一條長竹竿拿來。

那條長竹竿既長且粗，韌力十足，阿光一衝而上，手舉竹竿，一隻猿猴也似迅速上了竹竿，一直爬向竹竿的頂端，身手當眞是靈活。

另外四個弟子橋手隨即一搭，目注阿麥，一聲：「師兄，來──」

阿麥應聲一躍而上，借力再一躍，上了車子，正落在殭屍祖宗身旁。

殭屍祖宗馬上探手抓去，阿麥是存心引開他的注意力，左閃右避，跳跳躍躍的。

殭屍祖宗的手狂抓，到底被木條影响了身手，抓不着阿麥。

那邊抓着長竹竿垂下來，讓竹竿頂端的阿光能夠接近殭屍祖宗。

那條竹竿重量有限，阿光的體重也有限，可是要那樣將他挑起來，抓着竹竿一端的弟子倒是吃力得很，他們也是齊心合力，一個力竭，另一個緊接補上。

眼看阿光便要接近，那邊阿麥忍不住看阿光一眼，腳下一慢，立時被殭屍祖宗一手掃在大腿上，從車子上摔下來，殭屍祖宗同時發現了阿光的存在，探手向阿光抓去。

衆弟子忙將竹竿挑起，阿光總算避開了殭屍祖宗那一抓。

殭屍祖宗連抓幾下都落空，雙手終於停下，衆弟子乘機再將竹竿放下。

阿光也把握機會，剔着了一根火柴，向那束炸藥的藥引子燒去。

不等他火柴燒至，殭屍祖宗雙手已狂抓，雖然沒有抓着那根火柴，但帶起的一股勁風已然將火柴的火焰熄滅。

阿光一驚急起，衆弟子也配合得恰到好處，及時將竹竿挑起來。

人在半空，阿光將火柴盒子打開，只見那之內只剩下最後一根火柴。

堅叔那裏知道，看着把手一揮，「再下去──」

衆弟子應聲將竹竿放下，阿光左閃右避，從殭屍祖宗狂抓的雙手當中閃過，把握機會，剔着了那最後一根火柴。

他戰戰兢兢的拿着那根火柴向殭屍祖宗接近，眼看便要燃着那束火藥引子，殭屍祖宗的手突然橫來，抓住了他的腰帶。

阿光失聲驚呼、掙扎，殭屍祖宗只顧將他向自己拉來。

這樣糾纏着，阿光當然亂了手腳，手中火柴驚呼聲中脫手掉下。

腰帶也就在這時候斷去。

衆弟子與之同時用力企圖將阿光拉回來，腰帶一斷，阿光立時升回半空。

堅叔阿歷山大等一顆心不由沉下去，他們已知道那是他們最後的希望。

阿光一顆心當然更沉重，他當然知道那已是最後的希望，而也在他手中失落。

他們當然沒有一個會想到地上的汽油，那燃燒着的火柴落在汽油上立時「蓬」的燃燒起來，一條火龍也似疾向汽車那邊捲去。

這實在來得太突然，衆人看着不由一呆，然後不由自主的高聲呼叫起來。

堅叔是最冷靜的一個，連隨大喝：

「大家快打開傘子！」

也是他話說得及時，若是稍遲一些，爆炸聲响，他就是再大聲呼叫，也不會聽到的了。

呼聲未落，烈火已包裹着整輛車子，迅速燃着了炸藥，「轟」地爆炸。

殭屍祖宗狂叫，刹那被炸成粉碎，一蓬白烟也似在夜空中飛揚，洒落。

衆人連忙將傘子張開，一時間「卡卡」的聲响大作。

堅叔雖然精通茅山術，這時候也一樣不敢大意，急急將傘子張開。

阿歷山大當然也張得很快，他也算得是禍不單行，之前被殭屍鷄抓傷，發鷄盲，現在亦難逃殭屍粉這一劫。

他的動作無疑很快，也威力十足，可是傘子張開，傘頂便往上飛去。

那麼多傘子大都很穩固，偏就是他這一頂稀鬆了一些，他那麼用力一張，傘頂便脫出了柄，飛上了半天。

殭屍粉也就在這時候洒下來，洒滿了他一身，也算他機靈，立即閉住了呼吸，連動也不敢動。

殭屍粉終於洒盡，可是衆人仍然張着傘子，不敢亂動，他們沒有一個知道危險時刻是否已渡過，一直到堅叔將傘子放下來。

對於這種事，沒有人比堅叔更明白的了。

看見堅叔放下傘子，衆人才敢將傘子放下，也這才發覺阿歷山大的情形，一齊趨前去。

堅叔眉頭大皺，再上前，看阿歷山大一眼。「小心別動，千萬不要呼吸，否則

吸進了殭屍粉，馬上變殭屍。」

阿歷山大當然不敢動，只是呆望着堅叔。

「快拿水來將他身上的殭屍粉沖洗乾淨。」堅叔接吩咐，一頓再加一聲：「快！」

眾人不敢怠慢，急急去拿水桶。

阿光、阿麥是最快的兩個，他們雖然對阿歷山大有成見，可是當仁不讓，看見阿歷山大有危險，還是趕前去拯救。

以他們身手的靈活，當然很快便將水桶盛滿，向這邊奔回來，其他弟子亦相繼協助。

阿歷山大心裏發慌，看見阿光、阿麥那麼快担着水桶回來，心中不由一寬，也就在這時候，他突然發覺鼻子癢起來。

他壓抑着企圖忍住打噴嚏，但忍着忍着到底忍不住，終於一個噴嚏打出來。

一股殭屍粉立時飄進他的鼻子，不由他驚呼出來，再一個噴嚏，殭屍粉也就更多了。

阿光、阿麥呆一呆，手中水桶馬上潑向阿歷山大，將阿歷山大潑成落湯鷄也似。

阿歷山大呆着不動，任由水潑在身上。

其餘弟子相繼撲上，水桶一桶接一桶淋向阿歷山大，一桶也不剩。

堅叔只看着，一聲也不發。

阿光、阿麥再搶過去，各自再抽了一桶水回來潑在阿歷山大身上。

堅叔這才喝一聲：「夠了——」

阿光、阿麥一齊將水桶放下，阿歷山大面上也有了笑容，笑着問：「沒事了？」

堅叔看着他，沒有作聲，阿歷山大看着心底寒出來，忍不住再問：「沒有了？」

堅叔終於回答：「我說沒事，你相信不相信？」

「不相信——」阿歷山大口裏雖然這麼回答，仍然存着萬一的希望。

堅叔呆一呆，好像省起了什麼的。

阿歷山大立時再問：「是不是還有辦法？」

「有的。」堅叔很冷淡的回答。

「什麼辦法？」阿歷山大急着追問。

「那是將你的腸子拿出來，沖洗乾淨。」堅叔歎一口氣。「這可是一定要剖開你的肚子。」

阿歷山大呆住，老杜終於插口一句：「老闆，那即是沒希望的了。」

阿歷山大呆呆地再問：「那即是怎樣？」

「你說呢？」堅叔語氣只是那麼無可奈何。

「變殭屍？」阿歷山大叫出來：「我眞的要變殭屍？」

堅叔沒有作聲，只是以沉痛的目光看着他，一眾弟子當然亦不會作聲。

阿歷山大看看他們，狂叫：「我要變殭屍了——」

* * *

長夜未盡，堅叔帶着眾人走在回鎭的路上，眾人都顯得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阿歷山大走在堅叔旁邊，除了堅叔，沒有人敢太接近他。

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變殭屍，堅叔亦不知道，只是一點自信，以他的精通茅山術，那刹那必定有解救的方法。

阿歷山大這一變到底會變成怎樣厲害的一條殭屍？連堅叔他也不曉得，所以他實在有些担心，走着走着還是忍不住偸看阿歷山大一眼。

阿歷山大垂頭喪氣的走着，看見眾人態度當然是沒趣之極。

走着走着，堅叔突然停下來，阿歷山大沒有在意，繼續前行，一直到他看見滿地的鷄屍，還有站在鷄屍當中的那隻殭屍鷄。

那正是三婆的養鷄所在，眾鷄安靜中冷不防突然殺來一隻殭屍鷄，要躲避那裏來得及，以牠們的體質，當然不是那隻殭屍鷄的對手，被殺得屍橫遍野。

故老相傳，死人變了殭屍之後，便會回來所在的地方找他的親人，這大概也就是屍性。

也所以俗語有這一句——死人尋舊路。

殭屍鷄原就是阿光從三婆處買來，當然會回到三婆的鷄場去。

牠大殺四方，繼續在鷄屍羣中走來走去，耀武揚威，一直到堅叔到來才停下。

牠看着阿歷山大走來，脖子的鷄毛突然豎立，睜着眼瞪着阿歷山大。

堅叔不由脫口一聲：「小心——」

阿歷山大這時候亦已發現那隻殭屍鷄，雙目一呆，那隻殭屍鷄已突然一聲怪異之極的啼叫，一撲而起，飛撲向阿歷山大。

沒有人來得及阻止，連堅叔也不例外。

殭屍鷄飛撲在阿歷山大身上，誰都以爲必定狠狠的啄抓一番，那知道殭屍鷄反而在阿歷山大的右肩上停下來，「咯咯」的啼着將臉擦着阿歷山大的臉。

阿歷山大傻了臉，他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完全不感覺那隻殭屍鷄的可怕，反而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親切感，探手輕捋那隻殭屍鷄的鷄毛。

眾人看在眼內，齊被怔住，堅叔却不由大大的歎一口氣。

老杜大着胆子，上前一步。「老闆，你怎樣了？」

「什麼怎樣了？」阿歷山大莫名其妙的。

「你不是對這隻殭屍鷄害怕得要命？怎麼現在完全不是那回事？」

「牠有什麼可怕的？」阿歷山大反問。

「這隻難道不是殭屍鷄？」老杜奇怪的看着那隻殭屍鷄，探手前去。

那隻殭屍鷄立時「咯」的一聲怪叫，惡狠狠的瞪着老杜，不由得老杜惶恐起來。

堅叔即時喝一聲：「別跑近去，否則被殭屍鷄抓傷，有你痲煩的。」

老杜怔住，反問：「可是他——」

「他吸了殭屍粉，已經有了屍性，跟殭屍鷄已經是同一種東西。」堅叔語聲沉重。「也所以這隻殭屍鷄非但不會傷害他，而且亦樂於接近他。」

「不會吧。」老杜仍然有些懷疑。

阿歷山大也就在這時候低頭向他瞪來，那股眼神與殭屍鷄簡直沒有分別。

老杜立時連打了幾個寒噤，囁嚅着問

..「這個如何是好？」

「現在你問我，是聽天由命。」堅叔無可奈何的，「也許遲一些我會想到較好的辦法。」

老杜沉默了下來，阿光即時一句：「不是說，用火可以將殭屍毀滅？」

堅叔點頭。「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阿麥立時不懷好意的望着阿歷山大。「我們有這許多人，若是……」

他下面的話還未接上，阿歷山大已狠狠的盯着他，他雖然已有了屍性，人性並未消失。

堅叔看看阿麥，看看阿歷山大。「你這個不錯是好辦法，只是殘忍一些。」

老杜接上口。「若是不及時解決，對大家豈不是更殘忍？」

堅叔目光一轉。「你能夠說出這樣的一句話，可見實在夠勇氣。」

老杜方待再說什麼，目光及處，已看見阿歷山大狠狠的盯着自己，然後他突然省起了阿歷山大的身份，不由得身子一縮。

阿歷山大目光接一掃，冷笑。「那一個敢再說什麼，我馬上斃了他。」

大家立時靜下來，誰都沒忘了阿歷山大是什麼身份，能否做到這件事。

堅叔也這才笑笑。「大家現在相信和都贊成我另外想一個更好的辦法了。」

衆人無可奈何的垂下頭來。

阿歷山大也沒有再說什麼，也沒有什麼表示，對中了殭屍毒這事好像漠不關心，無關痛癢，反而捧着那隻殭屍鷄前行。

這無疑問他屍性已開始侵蝕人性，不再覺得變成殭屍是可怕的了。

阿光看着不由懷疑地問：「師父，他的屍性是否已經開始發作？」

「你以為還有什麼原因令他變成這樣子？」堅叔冷淡地反問。

阿光關心的再問：「他屍性發作，會不會埋沒人性，以他的職權對付我們？」

堅叔搖搖頭。「殭屍通常都是笨一些，手脚殭直，頭腦也會殭化。」

話還未說完，阿歷山大已回頭向他望來，堅叔「嘿嘿」一聲陰笑，沒有再說什麼。

阿光目光及處，怔一怔。「師父，這個殭屍反應可是很快呢。」

阿歷山大面色立時沉下來。「你說那一個是殭屍？」

阿光慌忙應一聲。「當然不是你。」

阿歷山大也沒有再追問，轉頭又去把弄那隻殭屍鷄，以他以往的性格，是必窮追猛打，現在却好像忘記了這回事。

老杜當然清楚阿歷山大的性格，看在眼內，嘟喃着：「看來他的頭腦眞的有些殭化了。」

阿光忍不住接上一句：「師父，那最低限度我們也得先解決這隻殭屍鷄。」

「那得先解決這個官，這隻殭屍鷄已經是他的寵物，你以為他會這麼容易讓你們傷害那隻殭屍鷄？」堅叔又嘿嘿的冷笑一聲。

衆人聽着傻了臉，堅叔所說的絕無疑問是事實，阿歷山大對那隻殭屍鷄顯出寵愛有加。

阿麥打了一個寒噤才再開口。「那隻殭屍鷄若是留在附近，我們豈不是很危險？」

堅叔冷笑。「現在沒有什麼危險不危險的了；我們這個地方官隨時有變殭屍的可能……天曉得在他變殭屍之前，會對我們採取什麼行動。」

阿麥沉吟着。「以我看他第一個要對付的必然是師父，然後是我們。」

阿光不由點頭。「師父對他的確有很大的威脅，可是我們——」

「對付殭屍的技倆，我們雖然懂得並不多，可是只要他還有記憶，一定會省起我們曾經一齊對付那個殭屍祖宗。」阿麥說得很認眞。「他既然吸入了殭屍祖宗的屍粉，就是替殭屍祖宗復仇也不是一件値得奇怪的事。」

衆人立時面面相覷，老杜看着他們，終於忍不住低聲一句：「你們認為應該怎樣對付我的老闆？」

阿光、阿麥、小三子立時一齊探頭前去。「你說呢——」

老杜尙未開口，阿歷山大那邊又回過頭來，他到了口的話立時嚥回去。

這一次回頭，阿歷山大的眼睛好像變得有些異樣，老杜有這種感覺，衆人也有，堅叔這種感覺更就是強烈。

一回頭阿歷山大笑一笑，便又轉身回頭，這種笑容看來並沒有多大惡意，却是令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而這種莫名其妙之後帶來的就是毛骨悚然。

衆人一時間呆在那裏，一直到老杜脫口叫起來：「發生了什麼事？」

阿光、阿麥等都搖頭，只有堅叔，面上唯一的笑容也消失。

老杜接一句：「好像有什麼不妥。」

阿光、阿麥齊應一聲：「是啊——」

「可是又好像沒有什麼不妥。」老杜接來這一句，事實他什麼也看不出來，只是有種感覺。

阿光、阿麥、小三子相顧一眼，不約而同一齊移步往阿歷山大那邊走去。

阿歷山大一直往前行，脚步不停，但並不快，阿光、阿麥、小三子很快便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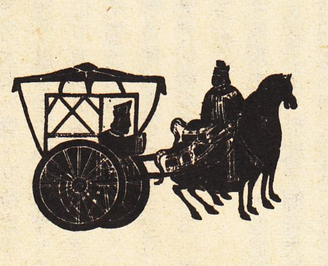
堅叔一直是疑惑的表情，看着看着突然叫出來：「不要接近。」

阿光三人應聲停下脚步。

阿歷山大也在這時候再回頭，眼睛已變成慘綠色，但仍然懂得笑，這種笑當然更恐怖了。

絕無疑問他繼續在變，到底會變成怎樣的一個殭屍？是另一個故事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南宮白遇到樓兩層、百里香，將銅人被搶之事說知，南、樓二人重到綠毛幫處，只見一幪面婦人用兩個銅人和幫主交換冬眠復元大法，見母親孫寒香被囚，得朱麗葉協助救出，同去找幪面女人看銅人是誰，見他們在交換中銅人會逃跑，南、樓二人跟蹤追不到，回來遇到朱麗葉母女，又見尙鳳池和周至剛打得難分難解……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銅人參加論劍　雙方打鬥失蹤

朱芳芳爲之語塞。

孫寒香續道：「至於『天魔傘』秘笈，也不是妳家中所創，也是得之他人，本人當時並未出手傷妳們夫妻！」

朱芳芳厲聲道：「胡說！老身重傷，掉入虬龍腹中，而軒轅斌也告失踪，賤人！妳還想賴麼？」

孫寒香冷笑道：「記得我在前往盜取秘笈之時，軒轅斌不在，後來我秘笈到手，才發現他和一個蒙面人在拚命，我那時東西已經得手，也未看清那人是誰，如果要追究責任，那蒙面人才是妳眞正的仇人，我相信是他把妳打入虬龍口中。」

朱芳芳那裡肯信，怒叱一聲，施出「天魔傘」絕學。

孫寒香也不甘示弱，同樣的絕學，全憑運用，兩人都是經驗豐富的高手。

只見，兩個人影在雨蓬傘狀紫芒之下，閃來閃去，「蓬蓬」聲中，大石被勁氣激得石粉飄揚。

兩百招過去，七八尺高的大石竟矮了一尺多。

四百招過去，大石上竟被石粉瀰漫，一干觀衆都變成一個個白頭白衣之人了。

四百五十招一過，兩人同時厲叱一聲，全力施爲，「蓬蓬」聲中大石逐漸矮了下去。

突然，一聲震天巨響，「忽」地一聲，石粉暴捲，整個大石，僅賸一尺來高，兩人身形倒飛三丈，站在邊沿之上。

＊　＊　＊

嘿！又是平手之局，這時只有南宮白和朱麗葉十分慶幸，他們都希望兩人打成平手，因爲他們都猜到，雙方並無深仇大恨，而偷襲朱麗葉父母的可能另有其人。

朱芳芳大喝一聲，又待出手。

「龍僧」道：「朱施主且慢，五百招已過，兩位如有私仇，請在會外了結，孫施主已接兩場，即請下台！」

孫寒香掠回大石。

朱芳芳切齒不已，她電目一掃，厲聲道：「綠毛幫幫主請上台！」

綠毛幫幫主形狀奇特，他把綠髮纏繞在頭臉及脖子上，形成一個奇大的頭顱，他能看到別人，別人却看不清他的面孔。

他緩緩站起，一掠上台，兩人互相凝視，好像在沉思，又好像在等待。

突然，朱芳芳道：「我知道你是誰！」

綠毛幫幫主道：「知道也好！反正我對得起妳！」

「你弄成這個樣子是爲了甚麼？」

「這是本人的私事，恕難奉告！」

「如此說來，昔年覬覦『天魔傘』絕學也有你一份了？」

「武林至寶，那一個不想！」

「你到底是誰？」

綠毛幫幫主道：「妳剛才不是說知道我是誰麼？」

「看掌！」

朱芳芳力劈一掌，綠毛幫幫主也不閃不避，單掌相接，「叭」地一聲，兩掌竟貼在一起。

朱芳芳不由大吃一驚，心道：「這是甚麼武功？兩人相距一丈，竟能將她吸過去，而且他掌上吸力奇大，不可抗拒。」

朱芳芳大喝一聲，眞力猛叱，只聞又

是「叭」地一聲，兩人又分了開來，但朱芳芳用力過猛，倒退一丈五六，差點翻倒石下。

綠毛幫幫主一鳴驚人，一干嘍囉都發出歡呼之聲。

朱芳芳不由暴怒，再次撲上，集平生功力，施出「魔傘九式」。

一時之間，狂風大作，大石上的石粉，呈螺旋形暴捲而起，不出兩百招，已經陷入地下兩尺多深，而附近地上好像是鋪了一層白雪。

石粉不停地捲上空，那塊大石就越陷越深，三百招一過，兩人僅露出上半身。

突然，綠毛幫幫主沉聲道：「朱芳芳，你不是老夫敵手，妳下去吧！」

朱芳芳那能示弱，仍然拚盡餘力搶攻。

朱芳芳厲聲道：「老鬼！你的招式雖然怪異，但老身看得出來，仍是『魔傘九式』再加精研而成，嘿嘿！你敢不承認？」

綠毛幫幫主道：「本幫主剛才說過，武林絕學那個不想，妳未免管得太多了！」

「了」字未畢，「蓬」地一聲，朱芳芳蹬蹬連退三步，到了坑邊才被坑口擋住。

「龍僧」宏聲道：「朱施主技遜一籌，請即下去休息，請幫主再向別人挑戰！」

綠毛幫幫主道：「『八奇之首』南宮白上台！」

南宮白一掠上台，其實這已不是台而是一個坑了，兩人站在坑中，僅露出胸部以上。

南宮白道：「請！」

綠毛幫幫主道：「你身為『八奇之首』，自有驚人之技！你若能接下老夫二十招，老夫從此解散綠毛幫，退出武林！」

此言一出，一干觀衆精神大振，深知這才是千古難見的比試，都聚精會神地望著兩人。

而白道這方面都不由暗吃一驚，心知他發此狂言，絕非空言托大，孫寒香母子聯心，暗暗焦急，那幾個少女，此刻更是芳心狂跳，忐忑不安。

落魂坡上一抹斜陽也早已消失，秋風蕭瑟，夜色已臨。

突然，遠處傳來「嘩啦嘩啦」之聲，好像鋼鐵相撞之聲，初聞此聲好像在數里之外，但速度極快，眨眼工夫，已近在半里之內。

衆人一齊循聲望去，不由一陣大嘩，只見一具銅人，直著身子，疾掠而來，原來「嘩啦嘩啦」之聲發自他的銅衣之上。

孫寒香站了起來，南宮白也一掠出坑，而綠毛幫幫主及「大悲龍隱」也凝神而觀，一瞬不瞬。

銅人掠入場中，直著身子走向綠毛幫幫主，站在他對面兩丈之地，却對「龍僧」道：「公證人，本人即是報名的無名氏，遲來一步，尚請原諒！」

「龍僧」「虎道」不由一怔，本來無名氏要參加本屆論劍大會，僅是暗中送了一張紙箋給兩位公證人，誰也沒見過，因此，誰也沒有想到無名氏就是這具銅人。

但綠毛幫幫主、大悲龍隱、南宮白母子等人却心裡清楚，這銅人不是「逍遙先生」呂逸民，必是「風雷客」南宮柳。

知夫莫若妻，孫寒香深知「風雷客」南宮柳的武功根底，充其量也不過和「四富」差不多，今天參加論劍的其餘四大高手，那一個也比他高出多多。

「龍僧」宏聲道：「原來是無名氏施主，老衲建議施主脫下銅衣，讓在場同道一瞻風采！」銅人道：「免了！綠毛幫幫主能將綠髮覆面，本人自也可以銅衣遮身，諒不致違背大會規章！」

「龍僧」道：「當然，當然！施主請就位！」

銅人道：「剛才綠毛幫主曾發下豪語，必要在二十招之內挫敗『八奇之首』南宮白，口氣之大，顯然藐視天下英雄，本人當衆聲明，願接受他的挑戰！」

「龍僧」「虎道」互視一眼，道：「可以，不知兩位是否仍以二十招為限？」

「銅人」道：「當然以二十招為限！」

孫寒香不由大為焦急，但她又不敢確定銅衣中是「風雷客」南宮柳，雖然焦急，却不便出口相問。

其實「大悲龍隱」又何嘗不焦急？只因上次兩個銅人失踪了一個之後，另一個乃是「大悲龍隱」做了手脚，以一具屍體冒充，想騙取綠毛幫主的「冬眠復元大法」，那知綠毛幫幫主，竟將計就計，但兩人誰也沒佔到便宜，竟跑掉一具銅人。

除了「大悲龍隱」之外，誰也不知跑掉的那個銅人是誰。

這時綠毛幫幫主嘻嘻一笑，道：「看掌！」

銅人也舉掌相接，「咚」地一聲，震得四山暴響，兩人各退了一步。

「咚咚咚」，又接了三掌，又各退了三大步。

綠毛幫幫主暗吃一驚，他深知銅人內力雄渾，絕非倚賴銅衣護身。

兩人大打出手，「咚咚」之聲不絕於耳，銅人動作雖笨，招術却十分奇特，綠毛幫幫主每出一招，他皆能輕易化解開去。

打了十餘招，綠毛幫幫主打出眞火，絕招乍出，竟將銅人震出一丈多遠，此時他們在坑外動手，四週觀衆看得十分清楚。

銅人似乎落了下風，力劈三掌，阻住對方，但不出幾招，又向後退去。

「十九招！」

「咚」地一聲，竟將銅人震出一丈多遠，孫寒香和南宮白一齊站了起來，十分緊張，却又不便阻止。

綠毛幫幫主大喝一聲：「二十招——」

「招」字未了，罡風大作，石破天驚的一擊，就在轉瞬之間，突然一聲大喝「住手！」

綠毛幫幫主悚然收手，所有之人都循聲望去，接著發出一陣驚噫之聲，只見十丈以外一個銅人大步而來。「又是一個銅人！」

全場發出驚訝聲。

＊　＊　＊

那銅人走到場中，站在綠毛幫主對面，加上第一個銅人，正是鼎三而立。

「龍僧」宏聲道：「施主何人？可否賜告大名？」

銅人道：「本人無名氏，今天來遲一步，尚請見諒！」

又是無名氏，全場之人不由一震，但南宮白母子，却深信這兩個銅人可能就是「逍遙先生」和「風雷客」。

「龍僧」「虎道」同時一怔，不由大感為難，兩個無名氏，不知那一個是眞，那個是假。

「龍僧」道：「兩位都穿有銅衣，不知那一位是眞的無名氏？」

第一個銅人道：「本人先來，當然是眞的！」

第二個銅人道：「本人才是眞的！無名氏參加此會，旨在奪魁，絕不會敗於綠毛幫幫主！」

第一個銅人道：「尊駕難道還高明些？」

第二個銅人道：「是否高明一試便知！」

「龍僧」「虎道」略一商量，「龍僧」宏聲道：「本公證人不便擅專作主，徵求各位意見，是否准他參加較技？」

南宮白母子正在暗自盤算，但另外與會之人，都想大開眼界，立即同聲道：「應該准其所請！」

「龍僧」宏聲道：「本公證人鄭重聲明，姑准所請，即請動手！」

第二個銅人道：「本人也想循二十招之例，看掌！」

「咚」地一聲，接了一掌，兩人各退了一步，綠毛幫幫主有恃無恐，並未使出全力，十招一過，就暗加了三成力道。

「咚咚」之聲不絕於耳，這個銅人也是奇招迭出，但却和第一個銅人的招式不同。

十五招一過，綠毛幫幫主大喝一聲，狂飈呼嘯而起，向銅人當頭壓到。

銅人一式「舉火撩天」，「咚」地一聲，竟被震入土中達兩尺之深。

接著綠毛幫主一掌比一掌雄渾，到了第十八招，銅人已退出五大步。

綠毛幫幫主獰笑一聲，最後兩招同時施出。

天昏地暗，石粉狂捲，令人無法張目，銅人畢竟又差了一籌，在第十九招上，已經退出十大步，眼見二十招山壓而至。

場中空氣有如凍結，南宮白母子，兩顆心幾欲跳出胸腔。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又是一陣「嘩啦嘩啦」之聲電馳而來。衆人悚然回頭，只見又是一個銅人直著身子走了過來。

這一下一干高手都怔住了，尤其是知道底蘊的幾位，他們以為這第一、二個銅人必是「逍遙先生」和「風雷客」，因為其餘的銅人死了一個「血手財神」，賸下的除了「南海酒客」宇文高之外，都已露面。

更吃驚的就是綠毛幫幫主了，他立即把兩個護法司馬英和「活無常」牛七叫了過來，問道：「除了被搶走的兩個銅人之外，是否仍有失落銅衣之事？」

「活無常」牛七道：「啓稟幫主，銅衣確實失落了一套！」

綠毛幫幫主一揮手，道：「你們下去！」隨即又沉聲道：「尊駕偷竊本幫的銅衣是何道理？」

第三個銅人哈哈大笑道：「這裡有三個人，你怎敢確定是本人偷的？」

綠毛幫幫主被問得說不出話來。

第三個銅人向「龍僧」宏聲道：「本人無名氏，請准予和綠毛幫幫主較技！」

「龍僧」自知大家都不會反對，宏聲道：「本證人准予所請！」

第三個銅人「嘩啦」一聲，撞到綠毛幫主面前，道：「二十招之限，未免太多，本人願意印證十招！」

此言一出，全場嘩然。

最使一干高手百思莫解的，是這落魂坡斜度極大，形同絕壁，三四流人物請他們來也無法上來，而這三個銅人，身著笨重的銅衣，竟能上得落魂坡，這是他們不敢小覷三個銅人的主要原因。

綠毛幫幫主也莫測高深，但他仍然有恃無恐，因他與第一、二個銅人過手之下，得知都差他一籌有餘，第三個銅人諒也強不到那裏去。

他冷冷一笑，道：「十招仍然多了，本幫主願改以八招為限！」

第三個銅人道：「八招之數，零零碎碎，不如改為五招如何？」

綠毛幫幫主道：「四招是雙數，今天在這盛會上，總要取個吉利，尊駕以為如何？」

第三個銅人道：「俗語說：事不過三，咱們改為三招如何？」

綠毛幫幫主不由一怔，道：「尊駕何人？竟敢如此托大？」

第三個銅人道：「本人並非托大，事實上半招就行了！不過今天來此的同道，都想大開眼界，絕不能讓他們乘興而來，敗興而去吧！」

綠毛幫幫主感覺處處都落了下風，不由大怒，只有在招式上見個高下。

他冷哼一聲：「看招——」

「招」字甫出，無數狂飈，捲地而起，立即傳來數聲慘呼，原來是幾個功力略差的人物，被罡風震下落魂坡，諒已粉身碎骨。

說時遲那時快，銅人好像措手不及，只聞「咚」一聲，竟被震退一步。

場中一陣嘩然！

「咚」！銅人又被震退兩步。

綠毛幫幫主仰天狂笑一陣，道：「這一招叫做『文星高照』，躺下吧……」

「咚」地一聲，聲震四野，整個落魂坡都捲入石粉狂飈之中，只見一蓬紫色巨傘，在石粉之中一閃而沒。

石粉紛紛落定，場中又傳來一陣驚噫之聲，原來在這剎那之間，三個銅人和綠毛幫幫主，都失去踪跡。

顯然，剛才綠毛幫幫主那最後一招，並未佔到便宜，而且那一柄紫色巨傘正和上次在綠毛幫出現的一樣，也是第三個銅人之物。

而這個紫色巨傘，一定是武林至寶「天魔傘」兵刃了，想不到果然妙用無窮，堪稱兵刃之冠。

場中之人都變成白頭翁，不由相視大笑，突然，「大悲龍隱」站起來高聲道：「孫寒香，咱們現在可以拚個死活了！」

孫寒香道：「好！」

兩人掠入場中，就要動手。

「龍僧」「虎道」同聲道：「大會到此已告中止，兩位施主，還請看在老衲面上，就此和解！」

朱芳芳厲聲道：「沒有那麼容易……」

說畢，力推一掌。孫寒香也不甘示弱，立即打在一起，這時朱麗葉看了南宮白一眼，示意要他上前勸止，南宮白沒有動，因爲他不知道她們昔年到底有何恩怨？

突然，「血嫦娥」排衆而出，正要向南宮白走來。

司馬英沉聲道：「于眞，幫主要本護法監視妳，妳到那裏去？」

「血嫦娥」冷笑道：「出了綠毛幫，本姑娘就不想回去了！你要怎樣？」

司馬英道：「我要把妳擒回去！」

「哼！恐怕沒有那麼容易……」

人隨聲至，南宮白已站在兩人之間，道：「司馬英，你還不覺悟？」

司馬英獰笑道：「覺悟甚麼？我看你才要趕快覺悟呢！」

南宮白對「血嫦娥」道：「于大姐，請到樓兩層那邊去！」

司馬英厲聲道：「于眞，妳敢！」

「血嫦娥」于眞當即挺身而出，尤其在幾個少女面前，不由心花怒放，像踏著春風俏步般的，走到樓兩層身邊。

司馬英一看當前情勢，正副幫主不在，自己方面人數雖多，却不見得能佔優勢，尤其朱麗葉已背叛綠毛幫，如果她們母女也站在南宮白一邊，就凶多吉少了。

他冷哼一聲，大聲道：「咱們走！」

南宮白冷笑一聲，道：「走？司馬英，你這猪狗都不如的東西，如果再讓你留在世上，簡直太無天理！」

司馬英「啊」地一聲，撤下龍頭軟鞭，他自知不是南宮白的敵手，大喝一聲「兄弟們一齊上！」

一干高手立即擁上，而白道這邊之人也立即迎上，立即展開了一場混戰。

司馬英當頭一鞭，呼嘯而下，左手出一式「天魔傘」第七式！

南宮白一想起「驢中腿」奇刑，就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左掌拍出一掌，右手逕向鞭梢，左手接了一掌，司馬英身形一震，退了三步，但他抓鞭不放，又彈了回來。

南宮白道：「你左手五指雖被毀去，仍能出掌爲惡，今天我要卸你一臂——」

孫寒香道：「白兒，放了他吧，再給他一個最後的自新機會！」

孫寒香又轉對司馬英道：「下次遇上你，可要酌量點，去吧！」

司馬英厲聲道：「孫寒香，妳以爲我怕妳？」

「活無常」牛七一拉他的衣襟，低聲道：「司馬護法，此刻動手對我們不利，走吧！」

司馬英狠毒地看了南宮白母子一眼，狠狠地率衆而去。

這時朱麗葉已將朱芳芳勸止，朱芳芳道：「南宮白，你過來！」

南宮白道：「有話妳就說吧，何必過來！」

朱芳芳道：「你準備把我女兒如何處置？」

孫寒香道：「我兒子不會要妳的女兒，妳快死了這條心吧！」

朱芳芳不由大怒，又向孫寒香撲去，朱麗葉立即將她拉住，道：「媽，我們暫時離開吧！我想他不會不理我的！」

說畢，聯袂離去。

此刻，「血嫦娥」于眞向南宮白走來，南宮白携著她的手，對孫寒香道：「媽，這是我的于姊姊！」

這時却惱了兩人，一個是「毒手貂蟬」柳飛燕，另一個是百里香。

百里香對百里空撒嬌道：「爹爹，你看他！」

百里空道：「香兒，咱們姓百里的可不能吃虧，過去找那小子算帳！」

百里香道：「爹爹，這……」

百里空大聲道：「妳和他名正言順，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百里香見南宮白和于眞親熱之態，不由醋火中燒，她走到南宮白面前，道：「南宮白，你……你……」

南宮白已知冤枉了百里空，自感愧對百里香，道：「香妹，小兄對不起妳，來，見過家母！」

那邊柳氏兄妹自知上一代理屈，黯然離去。

百里空對尚鳳池道：「走，我們必須把那三個銅人弄清楚！」

場中只賸下南宮白母子、于眞、百里香、「海天雙醜」和樓兩層。

「海天雙醜」也向孫寒香告辭，願隨百里空和尚鳳池一道。

孫寒香自然答應了，這時她左手拉著「血嫦娥」于眞，右手拉著百里香，看看這個，再看看那個，笑道：「白兒，你好眼力，媽媽都喜歡！」

兩人芳心大慰，都羞答答的叫了一聲「伯母」！

「龍僧」和「虎道」也不知何時離去。

孫寒香道：「走吧！我們必須在短期內找回那兩個銅人，不知剛才三個銅人那兩個是你爹爹和師父？」

南宮白道：「以孩兒猜想，可能是前兩個，至於第三個銅人，可能就是在綠毛幫現身的那個持有天魔傘至寶之人。」

五人下了落魂坡，已是三更過後，南宮白道：「綠毛幫幫主好像和『大悲龍隱』認識，他到底是誰？上次孩兒在綠毛幫中，曾看到他的眞面目，生得儀表不俗！」

孫寒香道：「此事不久便知，我只是擔心你爹爹，如果那天綠毛幫幫主施行『冬眠復元大法』後逃走的那個就是他，那就好了！」

南宮白道：「我想那一個一定是！」

孫寒香道：「目前幾個絕頂高手，以綠毛幫幫主武功最高，看情形，只有持有天魔傘兵刃之人能和他一爭短長！」

「媽，快看！」南宮白一指數十丈外一座小塔說。

孫寒香循聲望去，只見一座用屍體砌起的高塔，少說也有三丈來高，一個個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而這屍體之塔砌得非常整齊，下豐上銳，上層一個屍體直立著，胸前寫了「屍塔」兩個大字。

兩女不忍卒睹，別過頭去，樓兩層和南宮白母子走近屍塔，逐個察看，竟無一個熟人。

南宮白道：「不知是那個魔頭，手段如此毒辣，建此屍塔用意何在？」

孫寒香道：「這不過是『殺雞儆猴』的手段，我想可能是綠毛幫幫主所為，總之，有司馬英和『五花肉』那些畜牲助長兇焰，綠毛幫幫主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南宮白突然想起一事，道：「媽，上次妳被困綠毛幫，幫主曾威迫利誘於妳，他的目的何在？」

孫寒香道：「表面上是要我歸順綠毛幫，並聲言將『五花肉』降為護法，要我遞補副幫主，不過，那魔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南宮白已知孫寒香的意思，不由哼了一聲。

驀地——一陣『錚錚』、『颯颯』、『絲絲』之聲，屍塔中竟射出十道勁風，直奔南宮白母子及樓雨層的全身要害。

孫寒香喝聲『快退』！同時和南宮白推出一掌，只聞『蓬蓬』兩聲，屍塔血肉橫飛，一條人影疾掠而出，電馳而去。

孫寒香驚呼一聲：「『南海酒客』宇文高！」

四個年輕人不由一怔，眼看著一個身背酒葫蘆之人，電馳而去。

南宮白道：「快追！」

孫寒香道：「別追了，由此可見，這屍塔是綠毛幫的陰謀，專門對付我道中人，一個不小心，就要上當！」

南宮白道：「這不是『六月雪』唐飛的暗器麼？」

孫寒香道：「不錯，但唐飛絕未投靠綠毛幫，吾兒可還記得，在泰山明月嶂，搶奪天魔傘絕學之時，『武林當舖』從中挑撥，發出『六月雪』唐飛的暗器，使各派高手自相殘殺之事？」

南宮白道：「孩兒記得，當時唐飛並未承認是他所發！」

孫寒香道：「還有『子母離魂叉』偷襲周至剛夫婦，都是司馬英盜來他們的暗器，從中搗鬼！」

南宮白道：「原來是一石兩鳥之計，這綠毛幫幫主真是個天下第一惡人！」

孫寒香道：「以後我們更要小心。」

五人在伏牛山轉了一天一夜，也未見到三個銅人的影子。

孫寒香道：「我們分為兩撥，在洛陽附近再找五天，五天後中午，在洛陽城狀元樓會面，不見不散！」

兩女由孫寒香帶著，樓雨層跟著南宮白，立即分頭尋找。

＊　＊　＊

五天易過，南宮白和樓雨層一無所獲，立即趕到洛陽，來到狀元樓。

此刻午時未到，食客不多，兩人臨窗坐下，樓雨層先吃了一百個油煎包子，才停止叫餓，然後兩人慢慢飲酒。

一陣輕微的腳步聲，梯口出現兩人，竟是「大悲龍隱」和朱麗葉母女兩人，南宮白一使眼色，叫樓雨層不要回頭。

但朱麗葉早就看到了兩人，見他們故作不見，也負氣故作不識。

此刻走上一個老店伙，對「大悲龍隱」道：「請問要什麼酒菜？」

朱芳芳道：「你們有什麼好酒？」

老店伙堆下笑臉，道：「本店為洛陽第一酒家，天下各酒無所不備，喏——」

他自懷中掏出五個小瓶，瓶中裝著紅、綠、黃、白不同顏色的好酒，道：「這是『茅台』、這是『花雕』、這是『汾酒』、這是『女兒紅』、這是山東的『白干』，這是——」

朱芳芳道：「就來兩斤『茅台』好了，隨便配四個菜！」

老店伙下去一會兒，先拿來兩斤「茅台」酒，道：「兩位先喝著，菜馬上就到！」

朱芳芳斟了一杯，仰脖而下，朱麗葉則涓滴不進。

老店伙道：「姑娘，就是不會喝酒，嘗嘗也無妨的，這是天下名酒，洛陽店中只有本店才有！」

朱芳芳端起酒杯，道：「葉兒，妳嘗一口也無妨的！」

朱麗葉不善飲酒，心情不佳之下，也想借酒澆愁，立即閉着眼睛喝了一大口。

老店伙嘿嘿笑著下樓去了。

樓雨層道：「少爺，我的頭有點昏！」

南宮白以為他喝得太多，道：「不要再喝了，這『白干酒』力量太大！」

樓雨層道：「不，我老樓不但食量驚人，酒量也不含糊，『白干酒』喝上三五斤絕對無事，今天有點……奇……怪……」

怪字甫畢，竟伏在桌上寂然不動。

南宮白不由一怔，就在這時，朱麗葉也以手撫額，對朱芳芳道：「媽，我喝醉了……頭痛……得緊……」

說著，也伏在桌上，而這時的朱芳芳也發覺不對，冷哼一聲道：「好賊子，你竟敢在太歲頭上……」

說著身形搖晃，已感支持不住，正想運功把酒力逼出，但為時已晚，也伏在桌上不動。

南宮白恍然大悟，深知自己沒有中毒，可能是因為連獲奇遇之故，尤其那虬龍膽汁，據說有百毒不侵之效！他立即也伏在桌上，佯作中計。

樓梯口又出現了那老店伙，獰笑一聲道：「老夫『南海酒客』，對天下各酒如數家珍，嘿嘿，饒你們再厲害，也難逃老夫的掌握！」他連擊三掌，梯口又出現了一人，南宮白微微側頭一看，竟是司馬英。

只見他走到朱芳芳桌邊，道：「老的宰了，小的本護法另有用處！」

「南海酒客」道：「護法你的眼光不錯，這小妞確是人間絕色！」

司馬英喝了一聲，又走到南宮白身邊，獰笑道：「他是我的最大仇人之一，宇文高，你為本護法想個主意，用什麼方法整他才算是天下第一酷刑？」

「南海酒客」宇文高，充分表現出奴婢的醜態，偏頭一想，道：「對一個多情的男人，殘害他的身體，並不能算是酷刑，能傷他的心，才是刑中之刑！」

司馬英道：「天下有不傷身體的酷刑？」

「南海酒客」道：「不錯，武林中人有時視死如歸，但對一個『情』字卻無法勘破，像南宮白這種多情的年輕人，對他最大的酷刑，就是將他的幾個女人擒住，當面凌辱！」

司馬英一拍他的肩胛，道：「宇文高

，你的辦法眞絕，我會爲你設法在幫主面前美言，弄個壇主之位！」

宇文高諂笑道：「這酒家的上下人手，都被老夫制住，現在幾個做菜之人，都是本幫的廚司，待會孫寒香一到，如法泡製，你要少的，我要老的！」

南宮白陡然一震，心想：「這老賊果然覬覦自己的母親，而更可恨的是司馬英並未責怪於他！」

司馬英道：「你這藥能持續多久？」

宇文高道：「最少兩個時辰！」

「好吧！你把他們都移到樓下！」

宇文高正要動手，樓梯口已站定三人，正是孫寒香和兩女。

兩賊不由駭然暴退一步，但司馬英立即獰笑道：「光是你們三人，本少爺還不放在心上，況且──」

他掠至南宮白身邊，以掌貼在他的靈台上，道：「孫寒香，妳要兒子還是要媳婦？」

此刻「南海酒客」宇文高也掠至「大悲龍隱」身邊，兩手貼在母女靈台穴上。

孫寒香心頭大震，她知道司馬英人性已失，說不定眞會殺死南宮白。

「血嫦娥」于眞厲聲道：「狗賊，你要怎樣？」

司馬英獰笑道：「三個媳婦換一個兒子，妳肯是不肯？」

百里香冷笑道：「怎樣換法？」

司馬英道：「妳們三個跟我走，我就饒他一命！」

「血嫦娥」厲聲道：「你的話可能算數？」

司馬英道：「信不信不妨試試看！」

「血嫦娥」道：「好吧，只要你能放了南宮白，我跟你去就是了！」

孫寒香沉聲道：「眞兒且慢！這畜牲的話信不得的！」

司馬英厲聲道：「我沒有時間和你們磨牙，行不行快作決定！」

孫寒香氣得身軀微顫，她只有這個兒子，無異她的生命，然而，這兩個未來的媳婦，她也非常喜歡，要她們跟司馬英走，她也於心不忍。

百里香黯然地道：「伯母，這是命運，只要他能放掉白哥哥，香兒死也甘心！」

司馬英陰笑道：「媳婦是答應了，妳怎麼樣？」

孫寒香沉聲道：「老身不能爲了自己的兒子，而白白讓妳們犧牲，司馬英，你難道一點人性也沒有了？你不看在白兒的臉上，也該看在老身自小把你養大的份上，即使你恨老身，也該念在你爹爹──」

「住口，別說這些風涼話！」

孫寒香氣得身軀瑟索顫抖，面色慘白，淌下兩行清淚，道：「狗賊，你既無人性，你就動手吧！」

司馬英獰笑道：「這可是妳說的，我可要動手了！」

百里香和于眞疾上一步，道：「且慢！司馬英，我倆跟你走就是了，你先放了他！」

突然，樓口處「咚咚」作響，好像脚步十分沉重，整個樓房都微微顫動，衆人回頭一看，發出一聲驚呼。

這時不過午時剛過，如果是夜間，一定以爲來人是鬼。

只見此人從頭至脚，穿著一件寬大的青袍，拖到地上，連兩脚也遮蓋起來，頭臉之上戴了個黑布套子，僅露出如電雙目。

兩隻大袖，幾乎垂到地上，站在樓梯口，沙啞著嗓子道：「司馬英，死神已在向你招手，而你已經落在南宮白的手中，老夫提醒你，現在改邪歸正還來得及！」

司馬英厲聲道：「你是何人？」

來人道：「老夫『死神』，特來抓你！」

司馬英已是色厲內荏，冷笑道：「小爺死了也值得，先要抓個替死鬼！」

「死神」道：「南宮白，你還不把他拿下──」

下字未畢，南宮白出手逾電，扣住司馬英的脈門。

這突如其來的轉變，使孫寒香等人楞在當地，過度的興奮，竟使他們說不出話來。

「死神」道：「南宮白，本神希望你再給他一次自新的機會！」

南宮白道：「前輩用意至善，但此賊心地太壞，絕不能再放他走！」

「死神」道：「當然不能輕易放他走，本神自然有整他之法！」

「南海酒客」宇文高，眼珠直轉，正在設法逃走，「死神」道：「宇文高，你掛著白道的幌子，專門幹些令人髮指之事，本神要一併打發你！」

宇文高自知難逃敵手，沉聲道：「你若不放過我，朱氏母女也活不成！」

死神道：「她們母女和我有仇，你能殺死她們，倒省了我的手脚！」

宇文高不由面色大變。

「死神」出手逾電，大袖一揮，宇文高竟向他栽了過來，一下被他扣住脈門。

衆人見他這等身手，不由駭然，却不知這位「死神」是誰？

「死神」道：「南宮白，把那小子送過來！」

南宮白道：「前輩如果要放他，晚輩是萬難從命！」

「死神」道：「錯了！這種惡人殺了他未免太便宜，本神有一妙法，使他們受盡人間折磨，直到他們改邪歸正爲止！」

孫寒香道：「白兒，既然這位高人有法整他們，你就從命吧！」

南宮白拉著司馬英走到「死神」面前，「死神」立即掏出兩個紫光閃閃的手銬，「卡」地一聲，戳入「南海酒客」的琵琶骨之中。

接著，又將另一個手銬戳入司馬英的琵琶骨之中。

這手銬比普通的粗些，不知是何物鑄造，兩銬由一條極粗的紫鍊連著，長僅兩尺，光芒奪目。

南宮白道：「就憑兩個手銬和一條鐵鍊子就能鎖住他們？」

「死神」道：「不錯！此銬及鍊子，都是以五金精英混合金剛石打造，即寶刀寶劍也難動分毫，況且，本神已將他們的肩井穴鎖住，只要一用力，痛徹心脾，諒他們不敢作怪！」

南宮白母子不便反對，「死神」一拍兩

賊，道：「滾吧！這是你們最後一次機會！」

兩賊狠狽下樓而去，「死神」走到朱芳芳母女身邊，「啪啪」兩掌，朱氏母女立即醒了過來，「死神」道：「『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生孽緣已了，別再自尋煩惱了——」

話畢，「咚」地一聲，穿窗而出，一閃不見。

孫寒香和朱芳芳同時驚呼一聲：「銅人！」

但要追已是不及，兩人互視一眼，朱芳芳哼了一聲，道：「賤人，是妳在酒中作了手脚？」

南宮白沉聲道：「錯了！酒中下藥之人是司馬英和『南海酒客』宇文高，剛才那個店伙，正是宇文高喬裝。」

朱芳芳仍然不信，「血嫦娥」把剛才的詳細情形說了。

孫寒香道：「若非白兒將司馬英制住，妳們母女早就……」

朱芳芳厲聲道：「老身領妳兒子的情，可不領妳這賤婦之情！」

朱麗葉大聲道：「媽！別再鬥氣了！女兒夾在中間左右爲難！」

朱芳芳道：「怎樣就不爲難了？」

朱麗葉看了南宮白一眼，南宮白也看了她一眼。

「血嫦娥」道：「白弟，過去安慰安慰她！」

孫寒香道：「白兒，如果你不賺多，爲娘也不便攔阻！」

朱芳芳厲聲道：「我女兒和他有口頭上的盟約，多也不行！而且我女兒是元配！」

這樣一說，朱麗葉反而不好意思，伏在朱芳芳懷中，道：「媽，我不來了！」

南宮白道：「朱大千金小姐，妳如果瞧得起我南宮白，就請過來吧！」

此言一出，朱麗葉不由大怒，道：「好大的架子！你以爲天下就只有你一個男人？」

南宮白道：「當初是妳聲明斷絕來往，且十分堅決，在下不過看妳千金小姐的臉色行事！」

「血嫦娥」道：「白弟，你怎能這樣說話？」

南宮白道：「人家的眼珠子長在頭頂上，可是我南宮白也不能低三下四！」

朱芳芳不由大怒，道：「你們母子都不是好東西！我女兒就是一輩子嫁不出去，也不嫁給你這小子！」

說畢，拉著朱麗葉下樓而去。

「血嫦娥」道：「白弟，不是姊姊說你！如果你是女孩子，你也受不了這種粗言粗語！」

南宮白默默不語。

孫寒香道：「剛才那個自稱『死神』之人，正是三個銅人之一，不知他是那一個？」

南宮白道：「不錯！他行走起來咚咚有聲，可惜最初我沒有在意！」

孫寒香道：「照他對朱芳芳說的那兩句話看來，極可能是你爹爹！」

南宮白不由一震，道：「難道我爹爹眞和她有一段……」

孫寒香長嘆一聲，道：「你想想那兩句古詩就該明白了！」

其實南宮白早就想到自己的爹爹與「大悲龍隱」之間，有一段不平凡的戀情，祇不知媽媽和她有何深仇大恨？

南宮白道：「現在綠毛幫幫主也不放過那三個銅人，我們必須立刻去找！」

孫寒香道：「除了要找三個銅人之外，還要設法獲得天魔傘兵刃，吾兒有武林至寶，定能掃蕩妖氛，綠毛幫就不足爲懼了！」

孫寒香續道：「走吧！我們再分成兩撥，爲娘僅帶著香兒一人，你們三人一撥，三天後三更在洛陽橋上見！」

說畢，帶著百里香去了。

樓兩層道：「我還沒有吃飽呢！」

「血嫦娥」道：「留下銀子，下面有的是吃的東西，你自己去拿吧！而且要爲那些店家解開穴道！」

南宮白和于眞先到外面等他，不久見樓兩層提著一個大布袋，邊走邊吃，三人又進入邙山之中。

一輪明月自東山上昇起，已經是三更了，南宮白與「血嫦娥」携手同行，而「血嫦娥」却含情脈脈地望著他。

郎情似水，妾意如綿，兩人坐在地上，樓兩層也識趣，坐得遠遠的，大啃雞腿。

于眞倒在南宮白的懷中，道：「白弟，我太幸福了，好像躺在雲端裡！」

南宮白道：「我也是如此！眞姊，妳一定是一位好妻子！」

「也許是姊姊太愛你了，所以在飛熊堡中第一次看到你時，姊姊就不作第二人想！甘冒殺身之禍，叛離綠毛幫。」

「眞姊，記得那次我曾誤會了妳！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于眞道：「這件事我早就想告訴你，只是沒有機會，那是柳飛燕的使女小紅的把戲，事先柳飛燕一點也不知道。」

「噢！小紅爲什麼要這樣？」

于眞道：「還不是想成全她的小姐！妳也記得那天你上床之後，小紅端了一杯茶給你，一定要你喝下？毛病就在那杯茶之中！」

「不錯！記得我當時並不想喝，小紅說吃了許多油膩的東西，一定要喝點茶，我喝了之後，就頭昏眼花，但那時我仍然沒想到是她弄鬼！」

于眞道：「她把你迷過去之後，就跑到柳飛燕房中，當時柳飛燕大吃一驚，並責問小紅意欲何爲？小紅說了成全之意後，就掩門去了！」

南宮白道：「她……她怎樣了？」

于眞道：「我站在女人立場，很同情她，因爲我知道她也很愛你，她猶豫半天，終于下了一個決定……」

「怎樣？」

「那還用問麼？準備將一個少女最寶貴的東西獻給你！」

南宮白不由黯然，他曾受過柳飛燕之恩，覺得她也是一個好女子，不過，他認爲以那種方式搏取一個男人，畢竟不大光明。

于眞續道：「就在這時，我就在窗外沉聲道：『好一個不要臉的女人！』她立即

穿窗而出，我就自後窗穿進，把你救了出來，沒想到你竟以為我……」

南宮白把嘴唇送了上去，堵住她的小嘴，道：「快別說了，眞姊！假如你是她，妳會不會也……」

「哼！」

一聲冷哼！來自身旁，兩人悚然分開，只見周茜茜和周夫人冷冷地站在兩人身邊。

周夫人厲聲道：「南宮白，你有了新人，還要不要舊人？」

南宮白道：「人無新舊之分，但在下不能要仇人之女！」

周夫人厲聲道：「你當眞不要？」

南宮白斬釘截鐵地道：「不要就是不要！」

周茜茜熱淚盈眶，厲聲道：「南宮白，你……你？」

「啪！」

南宮白右頰被打得通紅，厲聲道：「周茜茜，妳要打就打吧！除了今晚之外，以後妳就沒有機會了！」

周夫人厲聲道：「南宮白，你可敢跟我到這山谷中見個高下？」

周茜茜道：「媽……妳不能……」

周夫人厲聲道：「妳別管！反正他不會再要妳！為娘不能放過他！」

周茜茜道：「媽，妳如果一定要害他，我就……」

周夫人厲聲道：「妳就怎樣？難道妳忘了妳爹爹是怎死的？哼！他能以那種殘酷的手段，殺死妳爹爹，他對妳還有什麼情感？」

周茜茜默然了，她雖知爹爹理屈，但南宮白的手段也太殘酷。

周夫人厲聲道：「南宮白，你敢不敢去？」

周茜茜大聲道：「媽——」

語音未畢，周夫人立即點了她的穴道，冷笑道：「如果敢去，就跟我來！」

周夫人回頭就走，挾著周茜茜向山谷中馳去。

南宮白道：「難道我眞怕妳不成！」

「血嫦娥」道：「白弟，算了！一個婦人家，讓她一步也不算丟臉之事，況且，周茜茜對你也不錯呀！」

南宮白這時才領悟于眞的善良和偉大，她非但不像一般女人動輒妬嫉，反而促他原諒對方，不由對她更加憐愛。

突然，谷中傳來周夫人的聲音，道：「南宮白，你有種就下來！」

南宮白忍無可忍，向谷心疾掠而去，于眞和樓兩層只得跟了下去。

到了谷底，南宮白不由一怔，只見四周橫七豎八地，躺著十餘具屍體，好像剛剛被人打死。

三人掠至屍體的當中，南宮白沉聲道：「這些人是妳下手打死的？」

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一具屍體面孔上，不由一震，那不是綠毛幫「八臂雷公」史不秀麼？

當他再掃視其他的屍體時，不由驚咦一聲，原來這些屍體都是綠毛幫高手，「黑燈追魂」冷清秋，「無雙刀」洪寬、「鐵掃帚」金九、「鐵板橇」胡不開等。

而「活無常」牛七和副幫主「五花肉」黃奮，竟也赫然在內。

南宮白顯然不信周夫人有此功力，那麼誰能擊斃這許多高手？除了那個持有天魔傘之人外，就是「大悲龍隱」朱芳芳和他的母親也無此能力。

就在南宮白驚疑不定之時，突然一陣怪笑來自四面八方，只見那一圈倒臥的屍體，一齊躍了起來，將他們圍在核心。

南宮白冷峻地道：「周夫人，這是妳預先安排的麼？」

周夫人獰笑道：「不錯，老身本來想息事寧人，可是你小子心地太狠，又遺棄了我女兒，告訴你吧，老身已投入綠毛幫了！」

南宮白哈哈狂笑道：「妳以為來個羣毆，就能奈何我麼？」

周夫人冷笑道：「諒你此番是逃不了的！」

此刻，「五花肉」嘎嘎怪笑一陣，道：「幫主有令，今天定要留下這小子，死活都行！」

此言一出，十餘個高手一齊撲上。

南宮白對「血嫦娥」道：「眞姊，妳可要小心了！」

「了」字未落，向「五花肉」劈出一掌，「蓬」地一聲，「五花肉」竟退出了三大步。

那邊樓兩層也好像出柙之虎，「呼呼」劈出兩掌，將兩個魔頭震出七八步之遠，于眞也不是省油的燈，除了「五花肉」和「活無常」之外，那一個也不是她的敵手。

一時之間打得土石橫飛，月色無光，周夫人挾着周茜茜，也全力施出「通天一柱香」絕學，專門襲向南宮白要害。

綠毛幫人數雖多，怎奈南宮白功力太高，他一人力敵四個，仍然有攻有守，至於樓兩層和于眞兩人，也能自保。

但南宮白看在周茜茜面上，對周夫人仍未出全力，只想將她迫退，那知周夫人恨透了南宮白，出招狠毒無比。

尤其「五花肉」和「活無常」功力深湛，全力施為，南宮白自知再不下手，可能要吃大虧。

他大喝一聲，施出魔傘絕學第八式，只見一蓬傘狀紫芒，向「五花肉」當頭罩下。「五花肉」悶哼一聲，跟蹌退了五六步，吐了一口鮮血。

南宮白回頭又推出一掌，周夫人慘叫一聲，身形飛出三丈之外，便寂然不動。

樓兩層也奮起神威，「蓬蓬」兩聲，推了兩掌，把「鐵掃帚」金九和「無雙刀」洪寬打出兩丈之外，倒地不起。

「黑燈追魂」兩手齊揚，十餘盞黑燈向南宮白當頭罩下。

于眞大聲道：「白弟小心……」

南宮白冷笑一聲，又施出魔傘絕學第八式，只聞「蓬」地一聲，十餘盞黑燈化為黑粉，紛紛洒落，「黑燈追魂」也被震出一丈多遠。

突然，一聲陰惻惻的沈喝道：「住手！」

只見綠毛幫幫主已站在三丈之外。

一干魔頭紛紛退下。

綠毛幫幫主道：「南宮白，在論劍會上，咱們一場搏殺，被三個銅人攪散，今夜月色不隱，天氣涼爽，咱們可以放手一搏了。」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盲劍客、展雲龍協助李二拐攻破毒蛇陣，將百毒神君的左腕斷掉，放他滾走，拜辭李怪仙，二人趕上日月山，遇到關洛奇乾女幽靈鬼女及智深和尚截擊，誘至青龍灘，盲劍客見到她父親金正甲，想起父親天劍被他陷害，一時氣忿，錯手將她父親殺死，幽靈鬼女痛哭死纏盲劍客，他深悔先後錯殺她的父母，遞劍願償還兩命……

新派武俠長篇

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戲妻遭諷熱嘲冷　子殺欲私無面鐵

六個黑衣漢子守在洞外往返的巡視着。晚風中，只聽關天虹道：「天劍便是關在那個大洞裏。」

鐵心寒哼了一聲道：「天劍一代高手，豈會給一塊大石難住？」

關天虹嘿嘿笑道：「妳不知道這機關精製的巧妙，自然不懂得厲害，那塊大石重逾萬斤，塞在洞口無人能夠啓開，除非將洞外的那個大八卦向左移轉八下，否則……」

他極快的收口不言，懷疑的向身後各處掃了一眼，然後輕聲的道：「這是這裏的秘密，連孤獨人和百里居都不曉得。」

鐵心寒嗯了一聲道：「這裏既然有這麼多的機關，爲什麼還要派這麼多的人守着？」

關天虹得意的道：「那半壁上居高臨下，又當日月山的中間，只要一個人站在那裏，四面八方的動靜都能看得清楚，這山中萬一有什麼事發生，那裏是最好的守望地方。」

鐵心寒對這裏似乎沒有多大興趣，淡淡的笑了笑。輕輕一扭身驅，輕飄飄的向原路行去，關天虹哈哈一笑，兩人刹時便消逝而去。

林森望了望身後道：「龍弟，我們要設法上那半壁上救我爹爹。」

展雲龍頷首道：「我們衝上去，將那六個守山的小子毀了。」

「不行——」林森凝重的道：「那上面居高臨下不易下手，只要我倆一暴露身形，對方便很快的發現了我倆，通知了關氏父子……」

他沉思半晌，道：「我們只可施計，逐個毀去……」

他和展雲龍繞着週圍的叢樹，向深谷裏緩緩行去，在達到那半壁底下時，兩人同時隱身在那嶙峋的石後。

林森輕輕地道：「我設法將他們引下來，你要以最快的手法將他們殺死，最好在不露形跡之下動手……」

他見天色已晚，濃濃的暮色罩蓋了大地，天色漸黑，曉得對方這時不易看清自己是誰，伸出半個身子向斜壁上正在行走的兩個黑衣漢子招了招手。

那兩個漢子在朦朧的暮色裏也看不清對方是誰，一見對方向自己招手，尚以爲是自己人，其中一個問道：「是少山主麼？」

林森學着關天虹的聲音道：「我有事交代你們……」

這兩個黑衣漢子一時也沒有懷疑，身形輕輕一躍飄了下來，朝着林森奔了過來，等他倆看清對方是不相識之人的時候，背後已襲來一股勁風。

兩人身形方待閃避，已經各自悶哼一聲，死穴上被人點了一指，展雲龍疾快的將兩人拖至石後，道：「大哥，趕快換他們的衣服。」

林森幾乎要笑出來，道：「這倒是一條好計……」

兩人急忙的換上這兩個漢子的黑衣，戴上黑毛毡帽子，壓在額上低低的，林森向展雲龍一施眼色，雙雙向半壁上躍去。

正在來回巡視的四個漢子一見自己同伴去而復回，戒備之心陡然一鬆，這時迎

着林森和展雲龍走來兩個漢子，同聲問道：「青蛇，旱鴨子，少山主找你倆有什麼事情？」

林森沉聲道：「沒有什麼？」

他幾乎是和展雲龍同時出手，伸指點了這兩個漢子身上的穴道，那兩個漢子一愣，頓時僵立在地上。

正在這時，孤獨人突然自峭壁後面的小道上轉出來，他陰狠的朝這裏一望，怒冲冲問道：「三號，四號，誰叫你們站在那裏？」

那兩個漢子苦於穴道受制，雖然聽得明白也答不出來，孤獨人心中疑念一生，目光突然瞥向林森和展雲龍的身上，他厲聲的道：「你倆是誰？」

林森一見形藏暴露，低喝道：「龍弟，快解決那兩個，這個老東西由我來對付……」他閃電般的掣出木劍，身形如電的拔了起來，對着孤獨人的身上，一連擊出四劍。這四劍是盲劍客家傳劍法的精髓，快得有如一道淡影，逼得孤獨人惶亂的連着退出七步！

孤獨人大叫道：「你是誰，快放信號……」

兩個漢子一見孤獨人發出放信號的命令，紛紛要奔上峭壁的山側擊錘之處，展雲龍身形一閃，揮動着金魔神將他們截了下來。

他冷漠的道：「識相的將手中兵刃丟掉，乖乖地站着別動。」

這兩個日月山的高手，都是久經訓練的門子，一見展雲龍是個年青人，頓時有些輕視對方，怯敵之念一除，兩人同時一掣長劍，揮劍衝了過來。

左側那個怒喝道：「何方小子，敢在日月山撒野……」

他倆不知死活，長劍出鞘，對準展雲龍的身上劈來，展雲龍有心要速戰速決，一揚手中金魔神，自金魔神上泛起一道金芒，那兩個漢子在一怔神之間，金魔神已如一條金蛇捲向這兩人的身上，勢快勁疾，辛辣中又透着詭異。

「呃——」這兩個漢子一聲慘叫，斗大的頭顱立時分裂爲二，其中一個雖死猶狠，脫手將手中長劍往展雲龍身上飛去。

展雲龍身形一移，那枝長劍自下而上，挾着破空之聲串直的撞向斜垂在壁上的大錘上。

「噹——」

清越的鐘聲繚繞而起，噹地一聲巨響，整個山谷都震動了，展雲龍一呆，回身向孤獨人的身上撲去。

孤獨人額上冷汗直流，被盲劍客逼得身形搖晃，身上已着了七八處創傷，這時一見展雲龍又追了過來，登時心寒胆裂，返身往壁底下躍去。

展雲龍自下猛地揮出一掌，道：「你要逃！」

孤獨人正想躍下，陡覺一股寒勁湧了過來，嚇得他連退三步，連着揮出數掌，怒叱道：「你們兩人對付我一個，不要臉。」

盲劍客乘機劈出一劍，道：「閣下去吧！」

「叭……」這一劍打得孤獨人身形一個踉蹌，噴出一口鮮血，在那廣闊的背上現出一道血痕，他凶惡的倒地一滾，回手擊出一掌，道：「我們拚了！」

展雲龍正待上前加上一掌，只聽一聲沉喝，道：「孤獨兄，你怎麼了？」

一道輕靈的身影像一朵輕飄的棉絮一樣，幽靈似的落在山壁上，展雲龍目眥欲裂，沉聲道：「百里居，又是你——」

百里居一怔，道：「小子，你竟敢闖日月山……」

他一眼看見孤獨人倒在地上寂然不動，心中頓時一寒，一股悲忿的怒氣在他臉上顯現出來，他怒吼道：「你竟敢殺死山主的使者？」

展雲龍冷漠的道：「殺死一個人算得了什麼？」

「嘿——」遙遙傳來一聲低嘿之聲，盲劍客神色一變，躍起身子朝那洞頂上的大八卦之處撲去。

百里居伸手擊出一掌，喝道：「你找死！」

盲劍客冷笑一聲道：「找死的是你——」他身形拔起，靈巧的避過背後一掌，回頭道：「龍弟，你給我擋住來人。」

展雲龍朗朗一笑道：「好！」

他奮起神威，施出金魔神擊出一招，將百里居擊得連着退後幾步，百里居冷笑一聲，揮掌拍了出去。

「住手！」空中響起一聲如雷般的大吼，震得深谷迴音不絕，嗡嗡直響，百里居不敢違命，閃身退向一邊。

而盲劍客却絲毫也不理會，他以無比的快速，將那大八卦轉了八下，只聽一聲機簧之聲隆隆響起，那封住洞口的大石突然向左側閃去。

裏面黑黝黝地，看不清一絲東西，一股混濁的惡味自裏面飄來，盲劍客一呆，叫道：「爹——」

在他背後傳來一聲低低地冷哼，道：「你爹已經死了！」

林森猛一回身，只見日月山主關洛奇冰冷無情的望着自己，他心中大駭，一股寒意立時湧上心頭，顫聲地問道：「誰說的？」

關洛奇冷冷地道：「我這生死洞機關密佈，進去的人有死無生，你爹在裏面將近一個多月，難道還會活着？」

林森憤憤地道：「如果我爹死了，我林森首先要割下你的頭來。」

關洛奇哈哈大笑道：「林森，過頭飯可以吃，過頭話可不能說，你進了我日月山就已丟了半條命，剩下半條命還要看我是不是高興。」

林森冷笑道：「很好，我們看看誰能要了誰的命。」

關洛奇冷冷地道：「你急什麼？既然來了日月山，我自然不會讓你空了手回去……」他目中寒光一湧，問道：「你是怎麼知道洞頂的大八卦，便是開啓生死洞的機鈕，我不相信你自己能夠識破這其中的機關……」

他這人一向善疑，一見洞石啓開，頓時知道有人洩露日月山的秘密，是故當時並不急欲處置展雲龍和林森，只望能找尋出洩露秘密之人。

林森冷漠的道：「自然有人告訴我日月山的秘密。」

關洛奇回頭望了身後凝立的那些高手，目光緩緩流轉了每一個人的臉上，冷哼一聲，回身問道：「是誰？」

林森故意停了一停，道：「是令郎！」

關洛奇詫的道：「是我兒子！」

他眉梢煞氣一湧，對百里居道：「將少山主帶來！」

百里居一顫，躬身退去，他去時沒有多久，和關天虹聯袂的奔了回來，關天虹滿臉悚然，顫悚的道：「爹——」

關洛奇冷冷地道：「你以後可以不必叫我了，我也不承認有你這樣一個不肖的兒子……」他長長地吸了口氣，緩緩抬頭望着碧空，問道：「天虹兒，你對得起日月山麼？」

關天虹心中大寒，道：「爹，孩子做了什麼事惹爹爹這樣大的氣？」

關洛奇緩緩揚起了手掌，輕輕落在關天虹的天靈蓋上，道：「你自己做的事難道還要爹告訴你麼？」

關天虹神色大變，一種臨死絕望的神色在臉上顯露出來，哀求的望着這個冷漠無情的爹爹……

＊　＊　＊

清冷的晚風自幽深谷底裏飄來，那歸去的幾隻烏鴉此刻已靜靜的秘藏在幽深的叢林之中，等待着夜之神的降臨……

濃濃的暮色，已經將日月山團團的罩着了。

關洛奇冷酷的望着自己的兒子，那隻手掌輕輕的按在關天虹的天靈蓋上，只要稍微的一逼內力，關天虹便會當場身死，所以，場中所有的人一見關洛奇無情的要對待自己兒子下此毒手，全都嚇得楞在地上，一時誰也不敢多說一句話，只是駭懼的望着關氏父子。

關天虹畏懼的全身直發顫，一種企求的神色自他臉上顯現出來，哀求的伸出雙手，抓住他爹爹的衣襟，顫道：「爹，你為什麼要殺我？」

關洛奇淡淡地道：「你連爹爹都出賣了，將來難免連日月山都賣給敵方，爹雖然僅有你這個兒子，可是，唉……」他深長的嘆了口氣，一絲淡淡的哀容浮現出來，雖然，他是一代魔宗之主，但當他面臨自己親手殺死他兒子的時候，一股父子之情不禁在他心裏激盪，而使他不忍驟然下手。

關天虹怔怔地道：「爹，孩子也許是死有餘辜，可是你老人家總得給孩子說得明白點，那時，孩子縱然是死去，也會做個明白鬼。」

關洛奇黯然的道：「孩子，你難道眞不明白爹爹為什麼要殺你？」

關天虹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關洛奇冷酷的斜睨了盲劍客一眼，在這眼色中，含鬱着無比的怨恨，彷如盲劍客和他有着無比的仇恨一樣，他嘿地一聲，道：「林森，我要你和我兒子對質。」

盲劍客冷冷地道：「在下沒有這個興趣，你還是少開尊口。」

關天虹更是一愣，不知道事是怎麼一回事，居然和盲劍客發生關係，他轉頭望着盲劍客，道：「林森，到底是什麼事？」

盲劍客眉頭深深一鎖，冷冷地道：「你爹會給你說明白。」

關天虹臉上殺機一湧，心中在忖思着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目光緩緩瞥向他爹的臉上，問道：「爹，你眞要兒子死得不明不白？」

關洛奇生平不知殺死多少人，但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難以下手，幾次想催動眞力，震死他兒子，可是，父子情深如海，要驟下毒手，實在不能出手。

當時，他曾因憤怒而將兒子傳來，現在，他暗自在後悔，後悔自己去追問這件事情，而要兒子死在自己的手裏。

可是，日月山的規矩不能因他的兒子而廢除，如果今日不將關天虹置於死地，他將沒有方法來約束日月山這麼多年的手下，也許整個魔道同門往後不會再對自己懾服，他熱衷名利，愛惜日月山的基業，可是，他也愛惜自己兒子的生命。

在這取捨難分的情形下，他面臨着一次親情之愛，而將唯一的愛子擊斃於掌下。

他沉吟一刻，道：「這生死洞中機關，除了爹和你知道外，連我最親近的手下都沒有告訴，現在盲劍客不但知道開啓大八卦的方法，而且……」

關天虹一聽急了，顫道：「爹，孩子沒有說。」

關洛奇臉色一沉，道：「沒有說他怎麼知道？」

這一着的是不容易答覆，關天虹愣住了，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為這件事太離奇了，爹如果沒有說出去，這件事只有自己了。

對了，他在沉思中，突然想起自己跟鐵心寒說這件秘密，於是，他開始懷疑這件事情的眞象，懷疑鐵心寒出賣了他，但是這事情又太不可能了，因為直至目前為止，鐵心寒還沒有離開他的身邊，而她決沒有機會將這秘密說給盲劍客聽，也不相信和眼前這兩個敵人相識。

關天虹企望的道：「爹，這件事情我還不能肯定回答你，請你給我一點時間，讓我去把這件事情的眞象揭露出來。」

關洛奇搖搖頭道：「我不能等待你的解釋，因為關家在日月山所處置手下的方法你是知道的，我不能因為你是我的兒子而將這沿脈相傳的山規廢掉，爹對不起你了。」

關天虹黯然的道：「爹，我不怨你，白髮人送黑髮人，兒子能死在你的手裏，絲毫沒有一句怨言，只是，我們關家香火……」

心中一狠，正待下手，關洛奇的心神突然劇烈的一顫，「白髮人送黑髮人」這幾個字在他心中有如數柄利刃戳了一下，尤其那「關家香火」四字，更是像似一道無形的陰影深深罩滿了他的心田，這確是一件嚴重的問題，關家只有關天虹這個兒子，如果眞要將關天虹一掌震死，則關家的煙火當眞要在他這一代而絕嗣。

這問題逼得關洛奇喘不過氣來，他的手掌幾乎要自關天虹的天靈蓋上撤回來，可是另一個念頭又在他心中如雷一樣的吼着。

「魔宗弟子遍及天下，你如果放鬆了洩密的人，如何向天下的魔宗弟子交

待。」這飄沓而至的念頭，在他腦海之中如電光石火一樣的旋轉着。

「關天虹是你的兒子，你便可放過他嗎？那我們這些魔宗弟子與你非親非故，假如我們也洩漏了日月山的秘密，你是否能放過我們？」他彷如看見無數的魔宗弟子在責問着他，所以他雙目之中的凶光逐漸的擴散着，在那冷寒的雙目裏，漸漸浮現出血紅色的煞光。

關天虹驚悸的道：「爹。」

關洛奇冷酷的道：「孩子，爹不能放過你。」

在他腦海中又盤旋出一幕美麗的遠景，他像是看見自己君臨天下的那種威凜，彷彿江湖各派宗主都來朝弄自己，萬人頂香膜拜，那種威凜的景象眞比一個皇朝天子還要神氣，是故他只憧憬着一個美麗的遠景，而忘了即將殺死的是自己兒子。

他的手掌往下沉，一股內勁運集於掌心之中，只要略略一吐，關天虹便會當場毀頂而死。

關天虹似乎是驚覺到什麼事要發生了，他顫聲的道：「爹！」

這聲哀求的「爹！」立時喊醒了關洛奇的美夢，那幻想的一幕，像一層煙幕似的逐漸的消逝，他的心中一冷，陡然又想道：「這是我的孩子呀，我能把自己的孩子殺了麼？這種慘酷的事實，雖然使我能一舉而震動天下，可是我將失去這唯一的孩子。」

他落寞的暗嘆了一口氣，不覺把一股怨怒發洩到盲劍客的身上，冷冷的瞪着雙目，狠狠地道：「林森，我兒子死後，你猜我首先殺的是誰？」

盲劍客林森淡淡地道：「那還用說，當然是你自己了。」

關洛奇一怔，道：「你怎麼不說你自己？」

盲劍客笑道：「理由很簡單，當你看見關天虹在地上時，你會悔恨自己的這一雙手，而恨不得將那雙爪子剁下來，所以我說你不會顧得殺我，而想殺的是你自己。」

關天虹突然說道：「爹，你讓孩子去將這個狂徒殺了，然後你再處置我，這些事情完全是他倆引出來的，假如沒有他們，我們日月山也不會鬧出這麼多的事情。」

關洛奇有心鬆下手掌，可是這樣一來，無異是承認原諒了關天虹，在日月山的山規中，門中弟子犯錯，不管在任何情形下，首先處置自己的人，尤其是出賣日月山的人，更是不能原諒，也不可拖延處置的時間。

「爹！」關天虹焦急的道：「要不然你將我殺了好了！」

關洛奇一狠心，道：「好，你不會太受痛苦。」

他索性將雙目閉起來，暗中一運力，正待運勁吐出，突然自空中飄來一聲怒叱，只聽一人叱道：「你敢動天虹一根汗毛……」

在蒼茫的暮色裏，一個身著藍衫的美艷婦人，由四個青衣小婢陪伴而來，這婦人潔白如肉，頭上髮髻微蓬，雖然年歲不小，可是依然姿色動人，有一種先天的風韻在那白晰的臉龐上顯現出來。

「夫人！」

這婦人冷哼一聲，臉上像是罩上一層寒霜，身軀美妙的一擰，輕輕落在關天虹的身邊，將他一拉，道：「孩子，你過來。」

關天虹輕輕喘了一口氣，道：「媽！」

這婦人幽怨的眸子裏閃過一絲憐愛之色，她看了看關天虹，見他沒有受絲毫損傷，長長地吁了口氣，道：「你去陪鐵姑娘，她在花園裏等你。」

展雲龍聽得心中一震，像是遭受五雷擊頂一樣的難過，雖然他不覺得自己在愛着鐵心寒，可是心裏覺得這個第一次結識的少女，在心中所留下的影子，至今還是那麼深刻，尤其她那雙會說話的眸子，永遠在他眼前浮盪。

關天虹巴不得早些離開這裏，答應一聲，道：「是……」

他正待舉步離去，背後倏地傳來關洛奇的聲音道：「站住！」

關天虹聽得心頭一顫，急忙刹住身子，駭懼的停下步來，回過身去，顫聲的問道：「爹，還有什麼事？」

關洛奇冷冰的道：「我不准你走，爹不能因爲你是我的兒子而放了你，這裏敵我雙方都有，如果傳出去，我將如何向天下人交待，況且還有一句更難聽的話，都會有人說出去。」

這美艷婦人雙眉一皺，不悅的道：「什麼話使你連兒子都要殺死？」

關洛奇冷笑道：「我不願背上怕老婆這幾個字在我身上，夫人，妳是我的妻子，有許多事不是妳所能管的……」

這婦人哼了一聲，道：「有人說，最親者莫如父母，最近者莫如夫妻，你我夫妻一場，沒想到連這點情義都沒有，孩子是我的，要處罰也得經過我的同意，你如果擺你山主的架子，我喬五娘首先不允。」

關洛奇神情一變，像是非常憤怒的樣子，他在日月山可以說是一呼百應，從沒有人敢頂撞他一句，唯有這個美麗的妻子最使他頭痛，不管在任何情形下，她都會不擇言語的喝叱自己，所以背後有人說，日月山之主最怕喬五娘，這些話在他耳中流傳甚多，有時使他覺得非常痛苦。

懼內的痛苦唯有過來人才領略的到，凡是怕老婆的人，往往在家庭裏沒有地位，而形成丈夫一種自卑與孤獨，雖然並非是每人盡皆如此，不過十之八九都是這樣，有人說「怕老婆有飯吃」，也有人說這是男人的悲哀，這箇中滋味如何，只有各位讀者去品嚐了。

關洛奇憤怒的道：「妳連我的事情要干涉？」

喬五娘冷冷地道：「老娘就是這樣，你這老不死倘如要和孩子過不去，就是和老娘過不去，有什麼事冲着老娘來好了。」

這倒教關洛奇爲難了，他天生懼內，雖然想在外人之前裝出丈夫氣慨，但當喬五娘眞正和他反目之時，他又開始猶疑不定，因爲喬五娘的性情他太了解了。

他苦笑道：「夫人，妳這是何苦？」

喬五娘冷笑道：「老娘的兒子老娘管

，誰要動他一根指頭我就跟誰拚命，老殺才，你聽到了沒有？」

關洛奇自覺臉上掛不住，眉頭深深一皺，道：「夫人，妳先回去，等會兒我再跟妳談。」

喬五娘雙手一叉腰，瞪眼道：「你敢教訓老娘？」

女人就是這樣胡鬧，往往會抓着一點芝蔴綠豆的小事，拿來當成不得了的事情，而故意在丈夫面前撒嬌，或者找些麻煩事，惹得男人哭笑不得，而自怨自艾自己娶了一個不通情理的妻子。

關洛奇黯然的嘆了口氣，道：「夫人，妳今天怎麼專和我過不去。」

喬五娘在未嫁給關洛奇之前，便是出了名的烈火般暴脾氣，自幼養成她的那般蠻勁，不但是關洛奇受不了，連日月山的人都對這個女人頭痛，可是誰也不敢在這婦人之前瞪眼或者顯示不悅，因爲她自幼承其父的絕藝，而躍登爲魔宗的第一高手，關洛奇能有今日這般成就，得力於喬五娘的助力太大，如果不是喬五娘當初看上他，誰知他姓關的至今是那方的窮小子，不要說是魔宗之王，可能他姓關的連日月山的門都摸不進來。

她嘿嘿地一聲道：「我看你鼻涕鬼流淚，愈來愈不像話了，當年不是老娘瞎了眼睛一手將你提拔起來，你現在還能鯉魚跳龍門，一步登天，惹老娘火起，我讓你這個山主做不長了。」

關洛奇怒吼一聲道：「夫人，妳再不識時務，不要怪我不客氣……」

他這是鼓足十二萬分的勇氣，才放出這句像樣的屁話，等他嘴邊話一離口，不覺又後悔起來，這個雌老虎的脾氣他可清楚的很，愈是頂撞她，那個無名的火愈大，非弄個水落石出不罷手，關洛奇知道後面的話更難聽了，於是他以一種乞憐的目光望着喬五娘，希望她乘此收兵，彼此都可乘此下臺，免得口舌落於外人之手。

可惜喬五娘是個不懂得道理的人，她一見關洛奇居然敢出口教訓她，那口沉鬱於心中的怒氣可大了，杏眼怒沖沖的一瞪，伸手劈出一掌，道：「好個殺才，你連老娘都不放在眼裏了，好，日月山可不是你一個人的，老娘不將你趕出日月山，就把喬字改爲關字……」

這不是廢話了麼？她嫁給關洛奇，本來就該隨夫姓，那知這時翻起臉來，什麼話都說出來了，連關洛奇怎麼樣得到日月山的隱密都給透露出來了，所以說一個男人要闖事業時，千萬不要依賴女子所給予本身的幫助，而要自己闖出一番事業，否則這個人在女人之前永遠沒有抬頭的一天，像關洛奇便是很好的例子，他由一個孤苦無依的窮困落魄少年，而蒙雄霸一方的日月山之女青睞，得到君臨天下的願望，並且獲得魔宗所有的武功，在事業上他獲得了適當的滿足，可是在家庭裏，他却像一個沒有靈魂的傀儡，而像幽靈似的孤獨無依，望着喬五娘母子暗自傷神。

喬五娘伸手一掌劈出，一股暗勁洶湧而至，關洛奇對於妻子的武功可比誰都要清楚，他神情瞬息的一變，身形斜飄，連退了五六步。

他向關天虹道：「孩子，你將你媽勸走吧。」

口氣間不覺軟了許多，在自己沒有力量勸解妻子離開之時，他只有求助於兒子，希望兒子能化解開這種尷尬的場面，以便於處置來犯的兩個大敵。

「媽！我們回房去。」

喬五娘忿忿地一甩肩，大聲的道：「你這孩子，老殺才都要毀了你，你還要管他，這個賤東西就是不能享福，你給他一天清閒，他就忘了自己的斤兩……」

關洛奇就是一個土做的也有三分性，他見喬五娘愈講愈不像話，不覺氣得臉色鐵青，面色很難看：「拚了吧，老子就是拚了日月山主人之尊不要，也不能受這臭婆娘的氣……」

他心中惡念陡轉，怒吼道：「夫人，我要你給我滾……」

「滾！」喬五娘哈哈大笑道：「有這麼容易，日月山是我喬家的祖業，可不是你姓關闖出來的，我沒有叫你滾，你倒趕起老娘來了，哈！我當初眞瞎了眼睛，倒了八輩子的霉運，嫁給你這個沒頭王八，你要我們母子滾也可以，先得給老娘磕頭叫祖宗……」

這一着可把關洛奇給損慘了，他再不拿出一點丈夫的尊嚴，這一輩子便算白混了，人家指着鼻子罵龜孫，他這口氣怎麼也嚥不下去，在忍無可忍之下，他氣得大吼一聲，揮掌給喬五娘一個大巴掌。

斗大的巴掌在那張白晰的臉上留下了五道紅紅的印痕，一張吹彈的臉靨上，像加上五條紅彩一樣，白中透紅，這本是很動人的俏臉，可是在此刻却是滿嘴紅牙了。

這一打不要緊，可將雌老虎的火氣給砸出來了，她先哭，二鬧，三上吊，凡是女人的看家本領，幾乎都施出來了，不信你瞧瞧她那副德性，當眞不是男人所能忍受。

喬五娘楞了楞，突然哇地一聲哭了起來，先將蓬蓬如山的髮髻一鬆，如雲的髮絲流瀉下來，拿出一條紅紅的手帕，輕輕拭着眼角上的淚水，那副勁兒可眞夠瞧的。

只聽她輕喲了一聲，揮起手帕，哭道：「好一個老不死，你居然敢打起你奶奶的奶奶了，老娘這輩子算栽了，好，好！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今天，日月山的家產我也不要了，我去找姑父去，由他老人家對付你，看你怎麼辦？」

關洛奇一聽可急了，雖然他有胆子給了妻子一巴掌，可是要他去惹那個不通情理的姑父，他可沒有這個狗種，要他做什麼都可以，就是惹不得姑父，那老頭子光會瞪眼罵人不說，還有一招專尅關家絕學的「大雄手」，此掌一出，關洛奇準得現出原形，所以關洛奇心裏一急，頓時忘了一切男子的尊嚴與山主的風度。

他慌忙道：「夫人，我們有話好說……」

「屁！喬五娘可不管是誰，惹翻了一視同仁，」女人嘴裏本來就說不出一句好話，「屁」字一出，大罵道：「賤老頭，老殺才，你奶奶人給你打了，幾句話就罷了，你等着瞧，老娘不讓你磕頭求饒，就不是喬莊的女兒，我們喬家子女那個不是天

之驕子，誰見了不奉承巴結，想當初，你是怎麼求我的。」

昔年的事情如淡淡薄霧一樣，展現在關洛奇的眼前，每當他想到那些往事，他的心裏就覺有一股酸楚湧上心頭，尤其是本身落泊失意的那段往事，至今還留有深刻的印痕。

一切都是緣份註定，若不是他遇上喬五娘，他也不可能一步登天，至今還是個窮小子，關洛奇心中酸楚悽傷，目中淚光一湧，喟嘆道：「夫人，妳不要揭我的底好麼？」

喬五娘冷叱道：「這事情你怕提麼？殺頭的賤骨頭，老娘愛說就說，誰叫你娶了我……」

她邊說邊流淚，彷如受了許許多多的委曲一樣，偸窺了場中一眼，只見每一個人各都在望着她，一股憤恨的怒氣自心底湧出，恨得在這人面前給關洛奇一頓臭打，讓關洛奇去丟人。

喬五娘揮起一掌叱道：「姓關的，老娘今天非和你拚了不可。」

關洛奇居然沒有想到她會驟然出手，「啪！」地一聲重響，身子一個踉蹌，幾乎仆倒在地上，他雙目如火樣的逼射出一股凶光，大吼道：「臭婆子，妳當我眞怕妳？」

一種男人的自尊衝昏了他的頭，居然連這個母老虎都敢惹起來，他在憤怒之時難以抑止之下，理智喪失了七八，大吼之下，舒拳擊了過去。

喬五娘見他這一拳勁風威烈，身子斜飄而起，右拳五指握緊，對着關洛奇的腋仁直搗而去。

關天虹一見這對歡喜冤家的父母，當着這麼多人的面前動起手來，只覺得喪盡關家的面子，他身形一晃，擋在兩人的中間，焦急的道：「爹娘，你倆別再鬧下去了。」

關洛奇並沒有存心動手之意，一見兒子勸解，正好借此下臺，所以飄動身子，暴退而去，寒着臉，道：「虹兒，你看你娘……」

喬五娘正待再出手，一見兒子關天虹攔在身前，只得停下身子，她披散着滿頭髮絲，對關天虹泣道：「兒呀，老娘養你這麼大，算是白養了，你娘讓人給欺負了你也不管，你如果是個孝順的兒子，現在你就給我把這個老不死的趕下山去。」

關天虹吶吶地道：「媽！他是我爹……」

喬五娘瞪眼道：「你爹又怎麼樣，老娘翻起臉來是六親不認，若我們喬家的人不是冷酷無情，當今天下也不會把日月山尊爲魔宗之主了，兒呀！你要想當未來日月山主，就得拿出狠心，六親都不認，若爲情字所牽，天下無人能服你。」

關天虹不敢答腔，只好拉着喬五娘向外走，喬五娘這時怒火也消了不少，但她還不甘心，回頭道：「千刀剮的老殺才，你今天可佔上風了，得意極了，小心，老娘今夜不給你點顏色瞧瞧，就不是喬家的女兒，有種的今天晚上不要回房間，回房我就讓你嚐嚐這種難受的滋味。」

關洛奇心中明白，今夜這一覺是不要想安安寧寧的過去，平日，喬五娘都找點事情吵吵，現在得罪她了，那個罪可有得瞧了。女人就是不甘寂寞，你平常溫溫柔柔的對待她，她總覺得不夠刺激，如果和她嘻嘻哈哈地胡鬧，她才會覺得你風情萬種，懂得女人的心理。

關洛奇是過來人，知道喬五娘餘恨未消，現在如果和她說好話，她反而會生氣，冷冷地道：「妳兇，我知道妳的厲害。」

喬五娘和關天虹的影子逐漸退去，在深濃的暮色裏消逝，夜之神張開一面情人的網絲，將大地整個的籠罩起來，日月山已是萬盞燈火耀滿山了。

生死洞口亮起了無數的火炬，熊熊的火焰在空中跳動，翻翻滾滾的黑煙緩緩上升，嬝嬝地消失。

關洛奇的臉在熊熊的火焰下，像是喝醉了酒一樣的難看，紅紅的豬肝臉上，透出了隱隱的殺機，這時他方始長長的吁了口氣，覺得身上輕鬆了不少。

冷煞的目光在黑夜中閃閃生光，他在慢慢的搜着兩個人，這兩個人是他極欲除去的兩個青年人，但當他目光瞥着場中時，他不禁怔住了。因爲洞口除了展雲龍一個外，盲劍客却已不知去向，他到那裏去？關洛奇心中突然存了無數的念頭，所以他冷笑一聲，問道：「姓展的，你的朋友呢？」

那麼多的高手這時才驚覺出事情的不對，他們剛才只知偸看這對歡喜冤家的爭鬧，而忽略了眼前這兩個青年人，現在，對方突然少了一人，連何時離去都不知道，這個罪只要山主怪罪下來，誰也担當不起，是故都同時嚇得神情大變，恐懼的望着關洛奇。

展雲龍冷漠的站立在生死洞口，目光緊緊投落在關洛奇的臉上，他暗中將全身眞力運轉一週，長吸口氣，淡淡地道：「我大哥進入你的生死洞去遊歷一番……」

關洛奇聞言心中大顫，現在生死洞機關已經撤去，以盲劍俠的身手，他只要在生死洞中走一遍，便會將生死洞中的隱密牢記心中，那個出名的機關重地便會如同廢物，再也攔不住天劍的傳人了。

他腦海之中瞬快的作了一個決定，忖道：「我必須將生死洞中的機關在瞬息間發動，把盲劍客困在裏面，留下一個展雲龍，一個就好對付了。」

但當他看清展雲龍凜凜地凝立在生死洞口的大八卦下面時，他曉得對方所要維護的正是那個大八卦，而不讓自己有發動洞中機關的機會。

他陰沉地笑了笑道：「展小子，你兄弟再也出不來了，如果你有興趣，不妨也進去一趟，看看老夫說的是否……」

展雲龍哼了一聲道：「沒那麼容易，我大哥對這個洞早就摸清楚了，你所設的機關雖然厲害，僅只能唬唬普通人，如果換了我們就不算什麼了。」

關洛奇沒有想到這個青年如此狂傲，竟然不將那名傾天下的生死洞放在眼裏，他嘿地一聲大笑，道：「好小輩，你敢再進去一步！」

展雲龍所爲的是要和這個魔宗之主多拖時間，等待大哥林森把天劍林鏗的人救出來，他胸有成竹，冷冷地道：「我大哥出來之後，我再進去見識見識你認爲銅牆

鐵壁的生死洞，到底有多厲害。」

關洛奇倒不是個笨人，他焉不懂得展雲龍的心理，當時心中意念一動，揮手一抖，伸出一指頭輕輕一點，這是日月山施發命令的信號，他望着身後的四個漢子道：「給我拿下這小子。」

這四個漢子同時拔出身上的長劍，答道：「是！」他們身形如閃電般的躍起，在空中各自揮洒出四劍，一共是一十六劍，劍劍都是令人致命的絕招，招招不離展雲龍的要害。

展雲龍驟見這四個黑衣漢子的劍招，心裏陡地做了一個明確的決定，深深體會出形勢上的不利，他忖道：「我要舉手之間，把這個東西毀去，消滅一個敵人就減少一分的威脅，為了大哥的生死，我不能讓關洛奇移動那個大八卦，而給他發動機關的機會。」

他抖手運起金魔神，疾快的向空中伸吐四次，這動作在電光石火間一舉完成，只聽四聲淒厲的長嗥，在夜空裏迴盪不絕，那四個漢子立時中劍而死。

一片血雨斜洒而出，那砸碎的天靈蓋片片飛落，落在那些站在四週的人身上，他們發出一聲驚呼，同時神情大變，沒想到來人雖然年紀輕輕，那副身手確是罕聞罕見，在舉手之間，連毀四名劍道好手，那份功力簡直是匪夷所思，幾乎都凌駕在山主之上。

關洛奇的神情一黯，心痛這四名心腹的死去，他心底中漾起一股畏懼的寒意，幾乎不相信展雲龍在短短幾日中會有這樣大的進境，他怒叱道：「小子，你死得有代價了。」

展雲龍凜然問道：「只要你不怕日月山的人通通死光，多派些這種膿包來送死，大爺雖有好生之德，有時不妨多殺幾個邪道小醜！」

「嘿！」

空中閃起一聲低嘿之聲，一個冷峻的漢子身穿灰色長衫，手中倒提着一根赤銅棍，身形輕閃而至。

他躬身的道：「山主，這小子交給我了。」

關洛奇一見是日月山的鍾管家，知道他那身詭異的功夫比起孤獨人和百里居毫不遜色，在日月山可算是一個得力的助手。

他輕嗯了一聲道：「鍾戟，這一陣只准成功不准失敗，我關洛奇沒有辦法再丟這個人，如果人家說我們日月山連個小輩都收拾不了，我姓關的也甭再混了。」

鍾戟嘿嘿一笑道：「山主，這點小事不用你費心，我鍾戟不會使你失望的！」

他向前兜跨幾步，一揚赤銅棍，大喝道：「展雲龍，你有種就動手。」

展雲龍眉頭不覺一皺，道：「你要送死，我姓展的可不會吝嗇這點家私。」

鍾戟在日月山地位甚高，關洛奇能把山上一切都交由他來經管，可見對他是如何的重用，他出身崆峒，不但那張嘴討人喜歡，那身功夫也是令人傾倒，他見展雲龍不屑的望着他，那個火氣可大了，他嘿嘿一笑道：「小子，你那點材料我都可用指頭量出來，說起來是半瓶醋，搖一搖，晃一晃，並不算是一棵葱……」

展雲龍哈哈一笑道：「相好的，你那點德性也不見得怎麼樣，夜貓子偷魚吃，只能聞腥味，我看你日落西沉，只有晚上出來。」

「嘿，這小子的嘴真他媽的不乾淨，一出口比誰都要難聽，」鍾戟心中暗自嘀咕：「可瞧不出這小子門道不小，還真有二下子，單憑那兩片嘴皮子，就不是普通人所能招架的。」他嘿嘿的大笑，道：「你是毛坑裏的石頭，又硬又臭，我能遇上你這個朋友，可真是那輩子缺了德，我們是他媽的生死之交，你不死我也不活了。」

他一揮手中的赤銅棍，圈起數道連環棍影，這小子真不含糊，出手之快得令人心寒胆裂，隨手一招「棒打無情郎」對着展雲龍的頭上砸了過來。

這可是真金遇上了烈火，一個比一個硬，展雲龍冷冷地笑了笑，那個碩大的金魔神斜斜迎了上去。

「噹！」

空中響起清脆的一縷聲音，真好比陰溝裏掉石頭，貨比貨，那個強那個贏，鍾戟身子一顫，竟像搖曳的柳梢一樣，晃晃地幾乎栽了下去。

他咧嘴一瞪眼，吼道：「你真是大老爺過堂，所有的家數都抖出來了，嘿！展朋友，這不是三餐只吃了一餐，底下有你瞧的。」

展雲龍冷冷地道：「江湖飯不好吃，我們是水缸撈魚，不抓也得抓，可是你得明白，水缸漏了水，魚不死也得傷，識趣點，還是換你們當家的上來吧，這場苦差事並不容易討好。」

鍾戟濃眉一舒，低嘿一聲，抖手擊出一銅棍，這雖不是拚命，倒也相當賣力，他心中比誰都清楚，給關家做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要看關洛奇平日待你有如心腹，你只要給他臉上抹灰，那是自找死路，不信這個邪門，你可看看關洛奇那張長長的馬臉。

關洛奇見鍾戟和對方苦戰幾回合，連個結果都沒分出來，那份氣可惹出來了，眉頭緊皺的像誰欠了他半吊錢，他雙目中像一堆火一樣的燃燒着，冷冰的聲音悶雷般的響起，那個話不怎麼好聽：「鍾戟，你這是第幾招了，是不是要我幫你一把？」

鍾戟一見當家的開了口，全身懍懍的一顫，當初是他搶着出手，現在人沒弄到，自己反而手慌脚亂，有些招架不住，那股怨氣本來就不少，一聽當家的關爺口氣不善，頓時知道自己橋頭上搶路，自找難堪。

他嚇得一顫道：「山主，這是第二十八招。」

關洛奇冷冷地道：「我們關家的規矩你比我還要清楚，和敵人動手最多也不能超過三十招，三十招一過，我就請你喝酒了！」

這個酒不是喜酒，沒有那麼好喝，而是索魂的苦杯，關爺的性格，就是這麼個狠勁，只要日月山的人，落了敗手，嘿！他奶奶，那條命不丟在別人手上，也得落在關爺的手裏，鍾戟是這個窩裏放出來的，他可不能裝作糊塗，關爺的話他明白了一半，再有兩招，自己這條命可得餵狗

了。

鍾戟頭皮生瘡，急得大聲道：「山主，我的爺，鍾戟這條命還砸不了……」

這是打腫臉充胖子，硬逞上去，不要說，這兩招都是拿手的絕招，單看那根赤銅棍在空中圈起一個大弧，就知道他王八命短，孤注一擲了。

「嘿！」藉着這聲大嘿之聲，先替自己壯壯他娘的胆子，大銅棍向下一落，掄起一手非討回個面子不可，不覺脫口道：「相好的，這點回禮你收了吧。」

展雲龍身形一飄，回手將金魔神砸出，笑道：「大老爺太客氣了，這份禮不會無因白送，我展某人實在不敢消受，你還是留給你的主人受用！」

他閃的快，出手更快，鍾戟只覺手上一輕，嘿，那個砸得像個鼻涕似的赤銅棍，在人家手上好像拉麪條似的軟的沒有一根骨頭，輕輕地這麼一捻，龜兒子眞不爭氣，居然斷他奶奶的七八截，你看洩不洩氣。

鍾戟仿如判了刑的囚犯，苦喪着他那長長的大馬臉，黯然地吐出一口喪氣，嘆道：「相好的，你這一來眞行，我的這口氣也不用再喘了！」

你還想喘口氣，奶奶的不害騷，乾脆，伸伸腿閉了氣見你的鳥老娘的陰魂去吧，這時關洛奇可開了腔了，他的嘴裏像塞滿了骨頭，沒有一句好聽，只聽他冷冷地道：「怎麼樣？鍾戟，你要我自己動手麼？」

冰冷的語聲，有如一道藍天中閃起的巨雷，將個鍾戟擊得腦中嗡嗡直響，涼了，整個身子都涼了半截：「他奶奶的死吧，誰叫我自討沒趣？」鍾戟黯然的道：「山主，我們是鷹見兔子不撒手，你這點狠勁可見了骨，我鍾戟只好自抹脖子回老家，我們是來世再見。」

嗚呼，那種吊吊兒還在死要面子，臨死尚充好漢，他嘆一聲罷了伸出自己的巴掌朝天靈蓋上砸去，但當他舉起手掌時，也不覺得面臨着死亡之前的那種畏死恐懼。

「嘿！」這小子還眞有一股狠勁，別看他剛才猶疑畏死，這刻，巴掌一舒，「拍」地一聲大響，只見那個腦袋像切下來的西瓜一樣，嘿，鮮血淋漓的掉了半邊。

一道血紅的光影洒滿了地上，先後共有五具屍體倒在地上，黑中映紅，場中的人俱是神色一黯，關洛奇無動於衷的凝立在地上，仿如這些事的發生與他毫無關係一樣。

他並不在乎這幾個人的生死，所怨怒的是自己關家養了這麼多的黑道梟雄，居然沒有一個人制服得了一個後生的小子，這個悶氣不出不行，要出也不能以魔宗之主的身份向這樣一個沒有脫去孩子氣的小子動手。

所以他的目光疾快的又看了身後羅列的高手一眼，從裏面找出一個足以代表自己的高手，那股喪氣又使他紅了眼睛，這麼大片人，居然沒有一個敢站出來自告奮勇的要求一戰，這眞令他洩氣，他以詢問的眼光徵求大家的意思，那意思是說：

「那一個給我將這小子擒下來？」

呸！眞他媽的倒運，碰上的都是些胆小鬼，長的這麼大的個子，竟沒有一個敢說話，不要看他們平時神氣的上了天，遇上眞正開火的場面，那些平日狠勁早就不知溜到那裏去了，鍾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的血至今還沒有乾涸，這種血的教訓誰也不願領教，邪門，關爺的規矩也太苛厲了，三十招一過，自己就得甩腦袋搬家，嘿，咱們可不幹這種儍事。

關洛奇怒笑一聲道：「你們都死光了麼？」

孤獨人顫聲的道：「山主，你那三十招的限制，能不能放寬點？」

關洛奇紅了眼睛可不管你是什麼人，惹翻了一條路，陰陽道上去一轉，他那銅鈴似的眼睛一瞪，道：「放寬點，你奶奶的料！我關爺在江湖上可改過一個字，要改也行，拿你狗娘養的命去改。」

孤獨人儍了眼啦，關爺這種蠻勁向來就不給自己人有喘氣的機會，聽！他那股怒勁比西北上的勁頭風還要淩厲，行了，算我孤獨人自找喪氣，多開了口，你關爺多福多壽多子孫，可別找我孤獨人的霉氣，咱們是好來好去，我算服了，孤獨人嚇得一哆嗦，就像王八閉了嘴，一個屁也放不出來。

關爺如雷般的一聲大吼，道：「給我拿下那小子，不然我可殺了你。」

爺，你這不是存心要我的命麼？孤獨人驚悸的抬起頭來，像是遇上了煞星一樣，呆呆地望着關洛奇，不信他要逼着自己向鬼門關報到，行！要死也得死的有大丈夫氣慨，鍾戟那種樣子可眞英雄，可惜自己的身子不爭氣，混身上下一個勁兒的直顫，這是那門子的邪，罷了，我就和姓展那個野雜種拚了，省得人家背後說我沒胆氣，多年的英名全像流水一樣的流光啦。

孤獨人大步上前，道：「喂，老子來會會你！」

展雲龍冷漠的笑了笑，道：「你這是蘿蔔頭上的青葉子，好看不好吃，相好的，回頭草可以吃，牆上馬可不好騎，我看你還是自己思量思量，等到和閻王對了面，你小子就是有十條命，也勾去了你九條魂。」

「嘿！」孤獨人大掌一翻，道：「你這是吊死鬼勾魂，要找個替死的。」

他那碩大的手掌一伸，渾厚的掌勁迸激而出，這股勁強的罡風是孤獨人全身勁道所發，那股勁頭可不小。

展雲龍可是識貨人，一眼就看出這小子的出手絕不含糊，他冷冷一笑，那個輕靈的身影比那棉絮還要輕飄，淡淡的空中一閃，人呢？嘿，飛到孤獨人的身後啦。

一道金影流灩閃出，對着孤獨人的背後撞來，孤獨人神情一呆，旋身抖拿，回身向擊來的金魔神抓去。

「呃！」

要命的一聲慘呃，一縷縹緲無影的幽魂脫出孤獨人的軀殼，投向那幽幽渺渺的黑夜裏，在這人世中，這小子所遺留的只是無窮的罪惡，和那快要入土的屍體。

關洛奇對於孤獨人之死，和那個倒霉的鍾戟，沒有激起內心一絲的憐憫，他所遺憾的是這些人再沒有給日月山利用的價值了。

展雲龍仿如沒事樣的收回金魔神，淡

然的道：「關當家的，似乎我們倆該對對傢伙了！」

關洛奇嘿嘿一笑道：「閣下今夜可露下了面子，我關某人闖蕩江湖至今，還沒栽過這樣大的觔斗，單憑你這種身手，我關某人如果再在窩裏睡大覺，那就太不夠朋友了。」

「嘿嘿！」他連着兩聲大笑，道：「我們是海上的船，江裏的舟，大家不翻是不行了，但是你可得放明白點，我關洛奇對朋友向來是夠交情，看在你來日月山這份胆子，我給你留個全屍。」

這可眞夠交情，展雲龍冷冷地道：「衝着關爺這句話，我展雲龍再不知好歹，那就太不懂交情了，關爺，道是大家走的，你就劃下來吧。」

關洛奇嘿地一聲道：「相好的，這七八條命我關某人有心送你，無奈手下都不答應，況且我倆雖有交情，這些人命却不好交待，還是那句老話，橋歸橋，路歸路，公私兩分，手裏見眞章！」

展雲龍眼睛斜視着，毫不含糊的道：「這不結了麼，關爺，一切照你的，套交情，講朋友，那都是廢話，你關大爺就請吧。」

關洛奇眞是陰溝裏翻了火龍船，那股狠勁全整在肚子裏，他見這展雲龍文武俱不含糊，陰沉的臉上像罩滿了冰渣子，冷的直教人發抖，他右掌在空中輕輕一圈，大笑道：「閣下留意點，我這巴掌可是鐵鑄的。」

語音一落，身形陡地躍了起來，幻化無比的一掠身，斗大的手掌如電的斜抓而來，快得令人稱絕，單憑這種輕靈勁兒，就非是初出道的小子所能比擬，瞧！他手掌五指舒伸，有若五隻利刄，飄忽地抓了過去。

嘿！展雲龍也不是省油之燈，一見對方閃電的飄來，心中只感寒氣直冒，涼了大半截的身子，他腦中意念如火星般的漾起，一下意識的本能使他手中金魔神向前一送，對着關洛奇的身上直砸。

可是憑關洛奇這份身手，就不是普通人所能消受的了，不要看展雲龍應變的迅速，可是他肚子裏却非常明白，自己這一砸只能給予對方一種威脅，要想傷着關洛奇的一點衣角，那比他奶奶登天還難。

關洛奇身子輕靈的轉了一匝，左掌陡然一翻，一股大力無形的推了出去，這種反應的靈敏，使展雲龍嚇得汗毛直豎，只覺一道無形的壓力愈來愈大。

「砰！」

要不是那個洞壁擋了一擋，展雲龍準得倒退個十七八步，「砰」地一聲後，洞口石屑濺落，洒了展雲龍滿頭滿臉，關洛奇身形急躍而上，嘿嘿一笑道：「相好的，你還是乖乖地給我姓關的躺下吧。」

舒出一指，對着展雲龍脅下點了過去。

展雲龍雖然在年青一輩的同道中，是個傑出罕見的高手，可是要和魔宗之主關洛奇動手，那就顯得小巫見他娘的大巫了，幾招沒有過去，乖乖，眞的讓這魔鬼子釘在地上了，只把個少年英雄氣得動鬍子瞪眼乾着急。

他憤憤地道：「好朋友，你給我姓展的一個痛快不是的更夠朋友麼？」

一道大石壁自洞頂的上面緩緩的落下來，那道石壁只要封死洞口，洞中的人十之八九得回娘家涼快去了。

「呀！」

黑黝黝的大洞裏，傳出呀地一聲大吼，一道劍影疾掄而來，黑烏烏的木劍，將那洞頂落下的石壁頂了上去。

只見林森和一個蓬頭散髮的老人自洞裏斜躍而出，盲劍客一抽木劍，對準關洛奇的身上劈去。

關洛奇嘿地一聲大笑，身軀斜掠飄去，將那迅捷的一劍避了過去，他心中一寒，神情在刹那間，連變數變，嚇得倒退了七八步。

天劍冷冷一聲大笑道：「關兄，這幾年你好得意呀！」

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天劍林鏗在生死洞中關了這麼久，居然還能活着走出來，除非他是銅澆鐵鑄的，不然怎會連那麼多的消息機關埋伏都困不死他呢，關洛奇的思維像那連綿不斷的雨絲，點滴的點在他腦中旋轉。

他駭異地道：「你沒有死？」

天劍冷冷大笑道：「你那連環十八關我已闖過十七關，嘿！關兄，還有沒有更好的烏龜洞，讓我這個老不死的再去遊歷一番，見識一下你這愛吹牛的小子，到底有多少奇珍異寶，看看你們這批魔鬼子還有什麼技倆。」

關洛奇冷笑道：「你這渾蛋的命眞長，我這生死洞中困死過南宮八將，東海武士，幽靈三怪，沒有一個能活着走出來，林兄，我不相信你身上毫無所傷，而能……」

天劍向前連走兩步，道：「你要不要試驗一下，我這條老命不値錢，却也有個價錢，咱倆老朋友，不妨再親親熱熱。」

關洛奇雖然雄踞魔道之主，但論眞功夫，他還不是天劍的對手，若要以掌力而論，則天劍又非關洛奇的敵手，由於雙方所習的不同，在劍掌上各有造詣，所以雙方都有些顧忌，關洛奇目中凶光一閃，嘿嘿地道：「林兄，你眞是王八伸頭，不自量力。」

天劍林鏗嘿嘿地道：「你這龜兒子只會欺善怕惡，你那老婆將你整得還不夠，是不是沒有地方出氣，看上我老不死的了。」

關洛奇臉上一紅，道：「胡說！」

天劍舒指在展雲龍身上一點，道：「小子，我們得走了！」

展雲龍全身一顫，穴道立時解開，他一揮手，道：「相好的，我們再試試！」

關洛奇冷冷地道：「你那點道行還差得太遠，要動手也得找你老子來。」

「哼！」

展雲龍重重地一聲冷哼，道：「閣下不要神氣，一年之內你必會死在我的手裏，那時閣下不但要將你那個母老虎叫來，連令郞恐怕都得幫忙。」

關洛奇臉色氣得發紫，他曉得這少年的嘴一絲也不饒人，正待含忿出手，只聞天劍一聲輕笑道：「走！關兄，我們改日再拜訪了！」

他們三人身形一晃，已自飄出三丈之

外，那些守在各處的弟子一見山主怔然的凝立在地上，俱是一愣，忍不住閃身擋在這三人的身前。

天劍輕輕地一揮手，只聞數聲慘嗥顫空而來，關洛奇心神一顫，不覺對天劍那身功力有所駭忌，忍痛的讓這三個世外高手離去。

夜涼如水，濛濛的霧氣濃重的在黑夜裏瀰散開來，清冷的星星，不知隱藏到什麼地方，那西月像個害羞的姑娘躲躲閃閃的在雲層裏悄悄地躲起來，藏得隱密。

黑夜中，天劍突然吐出一口鮮血，一陣劇烈的喘息自他胸口起伏而顫，那雙湛然有神的眸子，這時也像散了光的夜明珠，懶散的沒有一絲精神。

林森心中一急，道：「爹，你怎麼了？」

天劍重重地喘了口氣，道：「剛才真是好險，如果關洛奇看出我傷勢沉重的連抬手的力量都沒有，現在我們三個可能都遭到毒手了！」

林森和展雲龍心中俱是一寒，沒有想到以名聞天下的天劍，對魔宗之王關洛奇存了那麼多的駭懼，那麼，這一代魔頭是否會放過他們，在今夜還是件非常難以預料的事情。

林森焦急的道：「爹，我們先向那裏去？」

天劍長長吸了口氣，道：「這週圍五十里內都是關家的天下，我們恐怕還沒走出這山下一步，關洛奇便會得到信息追踪而來，爹如果沒有受傷，他或許會放我們走，現在情形可能要改變了，假如我料的不錯，我們背後已經有人跟踪了。」

盲劍客林森和展雲龍心中一愣，同時回頭向身後望了一眼，果然，在那濃密的樹影裏，有一條人影閃動，展雲龍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輕悄的道：「我們找個地方藏起來。」

三個人向前連奔數步，同時一閃身形，隱身在一道半壁之後，身後那個人突然失去追踪的目標，似乎怔了一怔，在黑夜裏仔細的搜索了一回，突然掠起身子向這裏閃掠而來，踏在一塊尖細的石筍上，向這裏瞭望。

展雲龍閃身自石壁後面躍出來，道：「朋友，你這種追踪太愚蠢了。」

這個人全身一顫，像是沒有料到對方會這樣機警，自己身形才露，對方便有所警戒，他心中一寒，道：「山主命我相送三位下山，這裏關卡無數，在黑夜中怕傷了三位，得罪了好朋友……」

他嘿地一聲道：「三位在這裏忙亂的奔闖，恐怕等天亮了也走不出日月山一步，我夢見鬼僅代表山主……」

展雲龍冷冷地道：「貴山主太夠交情了，只是這種交情令我等不敢消受，相好的，你既然叫夢見鬼，今夜在下就讓你做個鬼吧！」

這個人尚在一怔之間，展雲龍的大手已拍在他的天靈蓋上，這個找死的小子連吭出一聲，便做他奶奶的黃揚大夢去了。

正在這時，黑夜中突然閃起一盞紅紅的燈影，自那深幽的黑林中閃閃搖曳出來，這道紅紅的燈影輕輕顫動，閃耀出紅的強光，向他們搖了一搖。

這明顯的燈影向前一閃，便自隱藏在林葉中，盲劍客林森沉思了一會，凝重的道：「這個人是敵是友難分，但他在指示着我們走一條路已毫無疑問，現在我們身陷重圍，只好碰碰運氣。」

紅紅的燈影又在搖曳，三個人身形一飄閃掠奔去，那盞紅燈突然的熄滅，在那冷寒幽深的大林中，鐵心寒冰冷無情的站在那裏。

展雲龍和盲劍林森心中同時一震，幾乎要脫口喊出聲來，可是，這時幾人心中感觸不同，雖有滿腔的熱血，却不敢沸騰與表示，只得將那藏鬱於心底的愛，深深地埋進了心靈，尤其是鐵心寒，她臉上雖然淡漠像塊冰柱，內心深處又何嘗不想展雲龍親切的呼喊她一聲呢？

鐵心寒冷冷地道：「你們的處境已經很危險了，這山中一切埋伏都即將發動，如果你們像往常一樣信任我，請跟着我到山後去避一避！」

天劍雙眉一皺，道：「鐵姑娘，我姓林的先得謝謝妳，不過這種暫時躲避的方法，只能收一時之安寧，終非長久之計。」

鐵心寒搖搖頭道：「你不要太倔强了，關洛奇不是個瞎子，他已看出你受傷極重，只是在沒有確定你是否受傷之前，而避免更大的流血而已，目前各路通道都設下了弩劍手，你們只要一步踏錯，可能滿盤皆輸。」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岑少風靜待俞肇山與錦袍老者相繼離去後，躍身入洞內，巧遇錢繼原，由他引領下，找到白丹與趙嘉玲，不料錦袍老者與南荒五邪叟等人已預先埋伏在此，岑少風被暗襲栽倒……及後大禪宗與蕭斐音趕來營救，並與錦袍老者交上了手……南荒五邪叟趁機溜走找尋岑少風去，並協助打救白丹與趙嘉玲，但岑必須答允事後陪他往漠北一行……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落英塔之行　怪異佈滿途

眾人見他自負如斯，俱都露出又驚又疑的神色，錦袍老者此語端的是太過驚人，青木身掌少林一門，乃當代有數宗師之一，豈有連二掌也接不下的道理？不過對方能道出此番說話，則必有所恃，故此他們都擔心不已。

錦袍老者猛吸一口氣，全身錦袍倏然自動，呼地鼓漲起來，緊接著雙掌一揚，一道强剛無匹的掌風應手而出。

一霎之間，「嗡」「嗡」之聲大作，周遭激起一層氣團，一如他全身千萬毛孔都射出勁風似的，威勢甚是驚人。

岑少風忍不住大吼道：「金剛掌！」

那錦袍老者所修習的乃是金剛經上所載，內家第一至剛神力金剛心法，此刻他第一個照面便使出這種內家至剛神力，威力之大，可想而知，當今天下能接得住這一掌的人，怕是寥寥可數了。

青木大師神情嚴肅已極，袈袖一拂一捲右手閃電一翻，擊出一記少林「百步神拳」。

青木終身浸淫少林絕學，走的亦是剛勁路子，這一記百步神拳發出，確是全無疵議，氣勢上較之敵手那一掌，似乎遑不多讓。

雙方先後發動，一時嘶嘶之聲大作，說時遲，那時快，錦袍老者掌勢陡地一沉，那陽剛掌力直如春蠶吐絲，綿綿不絕，極盡强擊硬攻之能事，青木大師苦苦支撐之下，額上汗珠陡現。

他馬步一陣浮動，一腳踏在左面界線上，身軀搖晃欲墜，看情形只要對方掌上再多加幾分力道，定必被逼出線外無疑！

旁觀諸人只瞧得一顆心幾乎跳到腔口，為青木捏了一把冷汗。

正危急間，青木驀地仰口大喝一聲，掌心再度自袈袖中猛吐出去，錦袍老者生似未曾料到對方仍有餘力再戰，下意識縱身往後一退，自動停手，身上錦袍隨之垂落下來，恢復了通常形狀。

青木大師一足仍然踏在界線上，身軀連晃兩晃，終於站穩了下來，只差分許，便得被逼出界線以外。

錦袍老者冷冷道：「方丈武功精奧，果然不同凡響，不過你接下了第一掌，到第二掌上，依然非得認輸不可！」

青木大師胸前起伏不停，道：「施主發掌吧。」

錦袍老者微舒掌，臂連顫數顫，發出「嗚」地一聲怪響，第二掌眼看就要發出。

這當口，驀然一道清越的聲音道：「檀樾住手！」

數條人影迅速奔到，眾人舉目望去，那當前一人赫然是西域大禪宗，在他身後緊跟著老嫗和錢繼原兩人。

白丹瞧見心上人安然無恙，歡叫一聲，撲入錢繼原懷抱。

錢繼原滿露愛憐的神色，喃喃道：「丹妹，丹妹你……憔悴多了，這一陣子眞是累妳受苦了。」

白丹眼睫迸出兩行淚珠，道：「只要大哥你平安無事，我，我受此苦又算得了什麼？」

錢繼原輕輕將白丹推開，白丹這才醒覺到他們當著眾人面前頗有失態，忙收淚站在錢繼原身側。

岑少風瞧見他們這一對愛侶親暱之狀，胸臆不自覺泛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滋味，轉眼瞥見趙嘉玲雙頰微紅，正用著一種奇怪的眼色斜看著他，慌忙將目光移開，怦然心跳不已。

老嫗移身靠近趙嘉玲，低聲道：「玲兒，妳沒有事嗎？」

關切愛憐之情，溢於形表。

岑少風心中感慨萬端，暗想：到底是親生骨肉、舐犢之私，故而關懷憐愛的情狀，發自內衷。

錦袍老者皺眉道：「禪宗緣何去而復返？」

大禪宗道：「老衲退出子午峽後，適巧遇上少林方丈，因料你們兩人必然會動上手，故此趕回來瞧個究竟。」

錦袍老者怒道：「這也算是理由嗎？」

大禪宗淡淡道：「刻前老衲亦曾思之，個人成敗事小，若是見死不救，豈非有違我佛慈悲本旨，佛祖有云：『無性無靈，佛亦不眞。』……」

錦袍老者哂道：「去它的禪機玄學！你說，今日你打算如何？」

大禪宗道：「老衲要此處所有之人，隨我一道退出本島，諒施主不致反對吧。」

錦袍老者道：「禪宗，你忘了你剛才仍敗在老夫的手中嗎？」

大禪宗淡淡道：「敗則敗矣，古人不以成敗論英雄，老衲乃佛門中人，固非英雄人物，亦無法勘破塵俗私念，但仍不將成敗放在心上，而且老衲之敗，未見得就是施主之福，日後施主當可體會出此言的深義。」

岑少風見他淡淡數語，便將武林中人終日追逐的成敗大事輕淡描寫，心想到底是有道高僧，胸襟寬宏異於凡人，不禁大生敬慕之感。

錦袍老者道：「然則大師打算再與我動一次手嗎？」

大禪宗道：「施主武功固高於老衲一籌，只是非到千招之上不容易分出勝負，在這一段時間裏，岑檀樾等人大可以從容離去，你的手下人數雖多，却絕對攔之不住的，施主三思。」

錦袍老者眼色陰晴不定，默默佇立半晌，轉身便走。

他的身形瞬即消失在甬道黑暗處。

法明禪師道：「方丈，咱們還未追回失經呢。」

青木大師輕喟一聲，道：「此人既是推得一乾二淨，在未經證實經書是否被毀之前，只有尋找兪肇山兪施主問個清楚了。」

大禪宗視線瞥向五邪叟，道：「施主可是不久前，冒老衲之名四出作案的南荒五邪叟嗎？」

五邪叟毫不在意道：「實不相瞞，寶鷄及陽平附近城鎮三十六口人命，確是我的傑作，至於所以冒禪宗乃是經過兪大先生授意的。」

大禪宗道：「你已承認不諱，老衲雖是許久未開殺戒，說不得只有代無辜死者向你討個公道了。」

五邪叟擺手道：「慢慢來，姓岑的適才曾應允陪我到落英塔走一遭，禪宗斃我於此，豈不使他落個背信之臭名？」

大禪宗白眉微皺，道：「此話可眞？」

岑少風重重點一點頭，老嫗跺足道：「少風，你怎可如此糊塗？」

岑少風無奈，遂將當時自己如何被迫答應之情形敍述一遍，老嫗一聽他竟是爲了自己愛女之安危著想，也就無話可說了。

趙嘉玲偎近岑少風身側低聲道：「大哥你用心良苦，我心裏感激得緊，只是這妖人陰險多詐，要你與他同行，甚令人放心不下。」

岑少風淡淡一笑，道：「姑娘釋念，下傭深知他的底細，焉有不小心防範的道理。」

大禪宗道：「凡事莫非前定，岑施主，你既已答應於他，就陪他去吧。」

當先舉步而行，衆人跟隨在後，沿著一條秘徑出得小島，不一刻，便將子午峽遠遠拋在後面。

* * *

這時候，兪劍峯正踏上通往關外的道路，目的地是漠北落英塔。

他從京畿買馬西行，一路上餐風飲露，席不暇暖，一個月後始進入甘肅境內，這日他來到嘉峪關附近的肅州，正預備尋個客店打尖歇息，忽然前面街道上並肩走來，身穿皮領，手牽雙峯駱駝的大漢。

從他兩人的身上裝束，一望即知是來自塞外游牧部落，這肅州本爲當時東西絲路必經之地，漢、回、蒙、藏各族人民雜陳，塞外牧人在此出現本不足爲奇，兪劍峯感到奇怪的是繫在他倆身上的二隻鋼鈸。

抑有進者，對方二人長得身高體闊，舉手投足之際，粗獷挺拔，一股豪邁之氣呼之欲出，極是惹人注目。

兪劍峯暗暗忖道：「這兩人雖作牧人裝束，但隨身帶有兵刃，想必是武林中人，我要到落英塔去，正不知此路如何走法，何不上前向他們打聽一下？」

當下大步到兩名大漢面前，躬身抱拳，施了一禮道：「兩位請了。」

右首一名虬髯大漢道：「足下有何見教？」

兪劍峯道：「敢問兩位可是來自關外大漠？」

兩個大漢神色微微一動，那虬髯漢子道：「不錯，咱們兩人經常來往關內及大漠，是個經商行旅。」

兪劍峯下意識瞥了他們二人身上的兵刃一眼，心道對方分明是武林中人，不知如何却自稱行商，不覺怔了一怔。

兩名大漢敢情已瞧出兪劍峯疑惑之狀，相互打了個眼色，左邊一名生得魁梧的漢子，伸手將駱駝上馱著的大包袱拍得「砰」「砰」作響。

一面道：「通常咱們大多是將關內的絲緞茶葉等物，運到漠北換回皮革或駿馬，現在包袱內裝的正是二十大匹絲緞，咱們正要啓程出關呢。」

兪劍峯道：「兩位既是經常來往於大漠南北，則區區算是問對人了。」

語聲微歇，復道：「在下想打聽一處地方。」

那魁梧漢子道：「何處？」

俞劍峯道：「落英塔。」

那兩名漢子神色又是劇烈的變了一變，虬髯漢子輕咳一聲，道：「落英塔？咱們倒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他雖則一味否認，然而俞劍峯內心卻隱隱生出對方乃是在說謊的感覺，一時之間也不好多問了。

有頃，俞劍峯道：「然則閣下總必知曉星星峽之所在了？」

兩名漢子彼此對望一眼，右首的虬髯漢子道：「那星星峽便在馬連井子附近，從此地到星星峽路甚難走，鮮少商旅往來，你該不是要到那個地方吧？」

俞劍峯道：「區區前往之處，必須經過星星峽，足下可否賜告如何走法？」

那虬髯漢子大口一張，正待說話，他身側的魁梧漢子搶著道：「你出關後，可逕沿絲道西行，到了一處『雙塔堡』的地名，再轉向北面，常人三日的足程，便可以抵達峽道之中。」

俞劍峯道了一句「謝」字，轉身而行。

走不數步，突聞那魁梧漢子在後面道：「足下可否稍待片刻？」

俞劍峯止步回首道：「尊駕還有什麼指示？」

魁梧漢子吞吞吐吐道：「沒有……你只要照這樣走法，便不會迷失途徑了……此外沒有其他什麼指示……」

俞劍峯見他詞閃爍，方自皺起眉頭，虬髯漢子已接著說道：「咱哥兒倆有一事相託，但望足下慨然允諾。」

俞劍峯一愣，道：「怎麼？」

虬髯漢子道：「不瞞足下，咱哥兒倆原來也計劃於今晨動身到星星峽，但臨時卻有事須得趕往另一處地方。」

俞劍峯皺眉打斷道：「尊駕請逕將相託之事說出。」

虬髯漢子道：「你順道之便，能不能牽走這兩匹駱駝？」

俞劍峯呆了一呆，道：「我仍不明白你的意思，若要我帶走牲口，卻又要牽到那裏去？」

魁梧漢子道：「自然是帶到星星峽了，到達該處後，將會有人等在那裏把駱駝牽走。」

俞劍峯道：「尊駕二人未嘗親自前往，等在那邊之人又怎生知曉駱駝的主人是誰？」

魁梧漢子道：「那人縱不認得這兩隻駱駝，見到駱駝上馱著的包袱也就可以認出來了，此舉在你不過是順手之勞而已，卻幫了咱哥兒一個大忙，足下何樂而不爲？」

俞劍峯沉吟一下，視線落到駝峯上的包袱，沉道：「敢問包袱內所裝何物？」

魁梧漢子道：「在下已說過了，包袱裏裝的盡是絲緞布帛等物事，足下要不要打開來瞧一瞧？」

俞劍峯隨口應道：「不用了。」

私心裏卻是疑雲叢生，忖道：「這兩人相託之事，雖是說得極有道理，但總透著幾分古怪，若答應於他，則前路尚不知會發生什麼變故，如率然予以拒絕，在人情上又說不過去，看來我是沒有什麼好考慮的了。」

久久沉思不語，虬髯漢子見他面有難色，忙道：「足下若覺得一人照應兩匹牲口較爲不便，就請你先帶走一匹如何？另一匹駱駝咱們日後再想法自己送去。」

俞劍峯終於下定主意，道：「好，就這麼辦，在下把牲口交與那接應之人後，回來後又如何交待？」

虬髯漢子道：「五日之後，咱們在此相候。」

言罷，留下一匹駱駝，偕著他的同伴牽另一匹牲口走遠。

俞劍峯待得他們走得不見踪影，才忽然想起自己猶未請教對方二人的姓名，還有那等在星星峽接應之人，他的形狀模樣？不禁暗暗自責自己的大意疏忽。

他望著身旁那隻駱駝呆立了半晌，忖道：「我已經允諾他們將牲口送到，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踐約了。」

旋又忖道：「希望一路上不要發生任何意外，那左姓奇人早就打發人傳訊與我，要我到落英塔一行，許與父母之死有關，據說他是爹爹生前好友，或能透露給我一些秘密亦未可知。」

他心中思慮紛紛，茫然拉起韁繩，一人一駝往西方行去。

俞劍峯離開肅州鎭集不久，街道拐角處突然又走出了先前那兩名大漢，在他倆身旁的則是那一隻未被俞劍峯帶走的駱駝。

那虬髯漢子道：「大哥，你肯定他會依照你指示的路線前往嗎？」

魁梧漢子臉上掛著神秘的笑容，道：「老二你毋庸多慮了，況且他在這附近人生地疏，出關後人煙絕無僅有，想找一個問路的人也是困難，此外他有什麼理由不信賴咱們，不照我所指點的道路行走？」

虬髯漢子道：「依你所指示的途徑，那麼他是一輩子也到不了星星峽，更別想找出落英塔的所在了，是嗎？」

魁梧漢子頷首道：「不錯。」

他忽然低噫一聲，低呼道：「又有點子來啦，咱們暫且避開一邊。」

虬髯漢子點點頭，牽起駱駝隨同魁梧漢子沒入左側一條橫巷，須臾，街道末端走來了兩個風塵僕僕的旅者。

右首一個老人長得滿臉邪相，咧嘴說道：「姓岑的，你我一口氣走了三日三夜，從高台趕到肅州，也該尋個客店好生歇一歇了。」

左邊一名青年未置可否的「嗯」了一聲，道：「此地就是肅州嗎？那麼離星星峽已經不遠了，就在這裏歇息一下也好，出關後咱們路徑不熟，正該找個人問問道路如何走法？」

不用說，這兩人便是連袂同行的岑少風與南荒五邪叟了，他倆擠過街道上熙來攘往的行人登上了一家酒樓。

橫巷裏鑽出來那二名大漢，老大道：「上去。」

將駱駝繫在酒樓旁側的馬廄裏，一前一後拾級登樓，當前的虬髯漢子環目四望，只見岑少風及五邪叟正坐在臨窗的坐位，淺酌對飲。

他向身後的虬髯漢子打個眼色，二人舉步上前，衝着沈少風抱寞一禮，道：「敢問這位爺台可是來自中原，準備出關外塞外一行？」

岑少風上上下下打量了來人一番，惑道：「閣下從何猜知？」

那魁梧漢子眨眨眼，道：「難怪爺台猜疑，咱哥兒倆在肅州販賣牲口多年，來往旅人見得多了，以是只要一瞧他們模樣裝束，便可知曉他們的來地去處，這完全是長年累月積下的經驗，百無一誤。」

岑少風道：「然則閣下打算向我兜售牲口嗎？」

虬髯漢子陪著笑臉道：「在沙漠中行走，不可不無坐騎，你可想買一匹駱駝？」

岑少風歉然道：「在下無此需要，閣下還是另找旁人兜售吧。」

虬髯漢子待要再說，那南荒五邪叟忽然伸手一按對方肩胛，邪笑道：「好朋友，你先坐下來談談，說不定老夫眞要買匹駱駝。」

虬髯漢子右肩吃對方手掌按住，面色陡然變得慘白無比，斗大汗珠自兩頰淌下。

一旁的魁梧漢子覩狀大吼一聲，道：「朋友，你這是什麼意思？」

手掌疾地一翻，平平擊在桌上，「砰」地一聲巨響，杯盤橫飛，桌面登時裂為二塊。

那魁梧漢子一掌將桌面擊爲兩塊，酒樓上一衆酒客的視線登時集中於此，齊然露出又驚又駭的神色，店伙更是嚇得不敢作聲，只有立在一旁瞪眼焦急。

岑少風面色平靜不變，心中却暗暗奇怪南荒五邪叟何以故意向前來兜售牲口的兩名漢子挑隙？

南荒五邪叟一手仍按在虬髯漢子的肩胛上，邪笑說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朋友你眞是販賣駱駝的販子嗎？」

一手隱隱罩住對方肩上穴道，內力源源透出，虬髯漢子面色愈發顯得慘白，疼痛得幾乎連氣也透不過來。

他強忍痛楚，道：「你……你先放開手來……」

五邪叟相應不理，道：「好朋友，你若不從實道來，可有苦頭夠你嚐的。」

虬髯漢子呻吟道：「小的在此以販賣牲口營生，為時已久，著實不明白老先生之意。」

五邪叟道：「你倒是口硬得可以，老夫若不能使你吐出眞話，就算我心不夠狠，手不夠辣——」

口發陰笑之聲，右手五指一加勁，逼出一股強勁潛力，虬髯漢子一聲慘呼，險些昏迷過去。

他出手之狠辣，果然異於常人，岑少風暗道這五邪叟到底是邪道中人，是以行事亦不脫其凶惡本性，一時看不過眼，說道：「你出手這般重法，他都快要被你活生生折磨死了，如何問得出話？」

五邪叟凶目一翻，道：「姓岑的，老夫行事用不著你多管。」

一旁的魁梧漢子衝著五邪叟大吼道：「你再不將咱二弟放下，老子對你不再客氣了！」

五邪叟怪笑道：「少冒火氣，你那二弟在老夫掌握之中，還是安份一些的好。」

魁梧漢子勃然大怒，欺身迫到近前，左掌一揮，對準五邪叟頭顱猛力劈落，另一掌同時向對方的小腹擊去。

他這雙掌齊出，掌勁颼風震得周遭氣流「虎」「虎」有聲，岑少風瞧出他功力非同凡響，遠非在江湖上混混的二三流角色可比，不由皺皺眉頭，暗自思索這兩名自稱販賣牲口漢子的來歷。

五邪叟怔道：「朋友，你手底下倒是紮實得很。」

他似乎也料不到對方的掌力會高強如斯，一愣之下，空出的一手疾地封迎而上，詎料那魁梧漢子發掌之勢如雲如水，五邪叟一手才出，他已飛快的換了一招攻上，五邪叟被迫得只有抽身後退。

在五邪叟掌底下的虬髯漢子見機不可再，身形如閃電般一閃，便已脫出五邪叟的控制，反過身來就是一掌。

虬髯漢子掌力之重，絲毫不亞於乃兄，破空發出「嗚」地一響，五邪叟立刻陷身危境，成了腹背受敵的局面。

兩人掌力堪堪襲到，五邪叟慌忙一個旋身，自斜身裏竄將出去，倉促間立腳不穩，一連倒退了五步方始站穩。

虬髯漢子待要掄掌再攻，那魁梧漢子及時大喝道：「二弟，住手！」

虬髯漢子面露忿色道：「這老傢伙適才把我整得夠慘了，此仇豈可不報？」

魁梧漢子朝他打了個眼色，虬髯漢子悻悻地收掌回來，怒目盯住五邪叟。

南荒五邪叟緩過一口氣，道：「牲口販子會負有這等高強的武功嗎？爾等這是自露馬腳了。」

魁梧漢子冷然哼了一聲，却是一語不發。

岑少風自始至終負手在旁觀看，雖然忍住沒有出手，但目覩那兩名漢子掌力神威，內心不禁大為震動。

他霍地長身立起，發話道：「兩位是何方高人？」

二名漢子斜目望了岑少風一眼，依舊沒有回答。

岑少風並不動怒，吸了口氣再次問道：「敢問兩位怎麼稱呼？」

魁梧漢子遲疑一下，道：「尊駕既然不願意買匹駱駝，咱們沒有什麼好談的，少陪。」

拱了拱手，當先舉步朝木梯行去，虬髯漢子繼後跟上，驀地人影閃動，南荒五邪叟抽身攔在他倆面前。

魁梧漢子生似早就料到對方會這麼做，一點也不以為奇，道：「老先生尚有何見教？」

五邪叟邪笑道：「老夫拿不定要不要買隻駱駝代步，你領咱們去看牲口吧——」

魁梧漢子大喜道：「如此甚好。」

當下四人魚貫下得酒樓，來到後院的小巷裏，只見一匹高大碩壯的雙峯駱駝繫在巷角木柱上，駝背上馱著一隻白色大包袱，極是引人注目。

五邪叟打量了那駱駝一會，道：「這匹駱駝骨瘦如柴，只怕走不起長路。」

岑少風暗自不解，忖道：「那駱駝分明生成如此碩壯，五邪叟怎麼要顛倒事實，說牠骨瘦如柴呢？」

虬髯漢子苦笑道：「老先生你太過於

挑剔了，刻前有一位少年人才買了一匹駱駝去，現在就剩下這一匹了。」

岑少風心念微微一動，道：「那買了駱駝的少年，定必是要出關去的吧？你可知曉他是誰嗎？」

虬髯漢子道：「那少年一身布衣裝束，相貌清秀，不知是何方人氏，但聽說欲出關到落英塔去。」

說話間眼睛連眨，令人猜不透肚子裏到底在想些甚麼。

岑少風默默道：「去落英塔？莫非是兪老弟不成？」

五邪叟神色亦自一變，道：「也罷，這匹駱駝老夫買下了，多少銀子？」

魁梧漢子道：「七十兩。」

五邪叟與岑少風同時呆了一呆，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所聞。

岑少風道：「七十兩？這麼便宜？坊肆上一匹瘦馬就要賣到六、七十兩銀子啦，你是在做蝕本的買賣了。」

魁梧漢子道：「咱哥兒在江湖上混混，買賣牲口並不全是爲了一個利字，時而也利用機會結交幾個朋友，像兩位……」

岑少風雙目電光一掠，打斷道：「莫非閣下有求於咱？」

魁梧漢子輕咳一聲，伸手指了指駝背上馱著的白色包袱，道：「便是爲了這個包袱——」

五邪叟道：「你不可以將話說得明白一些嗎？」

虬髯漢子道：「敢問老先生與這位弟台，出關後意欲何往？」

五邪叟沉聲道：「落英塔。」

魁梧漢子和他的同伴彼此對望一眼，道：「這就是了，兩位要去落英塔，那星星峽乃是必經之地，二位順道之便，可否將包袱帶往……」

五邪叟截口道：「關外的地勢，你很熟悉嗎？」

虬髯漢子道：「咱哥兒倆經常來往關內及大漠做買賣，這裏附近每個地方無不瞭如指掌，老先生若要問路，算是問對人了。」

岑少風道：「便請賜告此去到落英塔的路如何走法？」

虬髯漢子雙眼連眨，道：「二位出得嘉峪關後，西向沿絲道而行，到達一處『雙塔堡』的所在後，再轉向北行，約莫三日的脚程便可進入星星峽，那落英塔便座落在峽口的北端附近。」

岑少風陰陰道：「你沒有說錯吧？」

虬髯漢子乾笑道：「數年來咱等出關不下十餘次之多，每次都曾經過星星峽，焉有將道路說錯的道理，弟台你是說笑了。」

五邪叟道：「方才你提到，要老夫順道把包袱帶到星星峽去，那包袱裏所裝何物？」

虬髯漢子道：「包袱內裝的乃是關中的絲帛茶葉等物，本待運到漠北換回皮革，但咱哥兒有事不克親自前往，若老先生答應幫忙，咱等自是感激不盡。」

岑少風視線下意識落到駱駝上那隆起的包袱上面，他心裏隱隱覺得事情頗透著蹊蹺，但一時也想不出其中古怪的所在。

五邪叟陰笑一聲，道：「包袱送到星星峽後，又怎麼辦？」

那魁梧漢子道：「五日之內，將會有接應之人等在星星峽那邊，把包袱接去，事情就是如此簡單，老先生……」

話猶未完，五邪叟已自接口道：「不用再解釋下去，老夫答應你吧。」

那兩名漢子面上露出喜色，岑少風暗道五邪叟平日爲人工於心計，目下卻輕易作此允諾，正覺有些不妥，突聞五邪叟高聲道：「岑少風，你我各自招呼一人，迅速將他倆拿下逼供！」

身隨聲起，刷地欺到切近，一掌暴伸往魁梧漢子腕脈拿去，出手之疾，端的是駭人聽聞。

他發動得太過突然，加之五邪叟喊出這話時，臉上表情全無變化，決計瞧不出任何發難的朕兆，是以那二名漢子可說全然未有防備，同一忽裏岑少風亦望準另一人伸手擒拿，反應亦不可不謂迅速。

對方二人一身武功本非泛泛，但在失去先機之下，不出數招，即被岑少風及五邪叟分別制住穴脈。

虬髯漢子大怒道：「你——你怎麼老來這一套？」

五邪叟陰笑連連，道：「這等小計焉能騙得過我，你說，爾等係受何人指使而來？」

說話間雙目凶光暴射，殺氣森然，虬髯漢子一抬頭，與他的視線相對，不由自主打了個寒顫。

五邪叟聽他不答，施展分筋錯骨手法，手上內力陡增，剎時那虬髯漢子痛得熱汗滾滾流了下來。

五邪叟道：「你說是不說？」

虬髯漢子咬牙道：「星星峽……那包袱送到星星峽後……」

魁梧漢子大吼道：「兄弟，你——」

才喝出這幾個字，陡聞「嗤」「嗤」連響，數道寒光自小巷拐角處破空疾襲而至，那兩名漢子但覺後體生涼，但因穴脈受制，未能閃避，立被寒光擊中，口噴鮮血雙雙倒地！

岑少風與五邪叟不虞及此，齊地呆了一呆，眼角一瞥之下，只見巷口一條黑影有若鬼魅般一閃而沒！

岑少風衝口大吼道：「殺人滅口！」

振身一掠而前，順手便是一掌推出，「嘩啦啦」一聲暴響，巷口一株樹木應掌而折，但那人早已走遠了。

當下無奈步回原地，定睛瞧見兩個漢子的後背，各自插著數支細若牛毛的金針，再看他倆身上肌膚已漸次泛黑，猜度針上必曾餵過巨毒，那下此毒手之人，不用說必是他們自己人了。

五邪叟道：「眞倒霉，這條線索又斷了。」

岑少風道：「這倒未必，咱們只要牽走駱駝，連同包袱帶到星星峽，與那接應之人聯絡上後，或可查出其中端倪。」

五邪叟點點頭，伸手從駝背上取下包袱打開一瞧，但見裏面叠裝著數十匹絲緞布帛，此外並無他物。

五邪叟皺眉道：「奇了，難道這兩個死者所言，居然字字屬實嗎？否則包袱內除了布緞外，怎麼再無其他物事？」

岑少風道：「目下咱們已沒有時間追

究這個，須要盡速出關，或趕得及在抵達星星峽前追上俞劍峯老弟。」

五邪叟怪目一翻，道：「你是說誰？」

岑少風道：「你也認得我那俞劍峯老弟嗎？適才死者曾透露出另有一個少年牽走一匹駱駝到星星峽去，依我猜想，必是俞劍峯無疑。」

五邪叟神色微變，急促地道：「那姓俞的小子，莫非也要到落英塔去嗎？」

岑少風沉聲道：「五邪叟，岑某與你同行去落英塔見左姓奇人，在我只是履行諾言而已，咱們仍是敵人而非朋友，你少用這種口氣稱呼我那俞老弟！」

五邪叟雙目凶光暴睜，似乎就要發作，俄頃忽又放軟聲音道：「你猶未回答老夫的問話呢。」

岑少風道：「俞劍峯是否要去落英塔，又與你何關？」

五邪叟絲毫不理會岑少風的反詰，怪笑道：「嘿嘿，從你的語氣便可得知此答案了，咱們立刻動身到關外。」

接著又怪笑數聲，拉起駱駝韁繩，偕同岑少風快步離開肅州鎮集，往沙塵飛揚的西方道路行去。

* * *

天色逐漸黑暗下來，蒼茫的遠方天邊籠罩著層層暮靄，這時，在山道的盡頭上，出現了兩條細小的黑影。

那兩條蠕動的黑影次漸由小變大，而清晰可見，却是一人一駝在道上慢慢獨行，正是甫出關不久的少年俞劍峯。

入黑之後，路上絕無行人，俞劍峯有心加快脚程，却因牽著一匹駱駝，行走甚為緩慢，此刻他猶未進入沙漠地區，是以有這一匹駱駝反而是個累贅。

他仰首望了望天色，心中默默忖道：「在肅州碰見的那兩個大漢，我總覺得行動顯得有些鬼祟，加之言詞閃爍，生似有滿腹不可告人之秘，為什麼當時竟答應於他，帶走這隻駱駝呢？如果半途中有意外發生，行程或要因之阻延了。」

想到這裏，不禁對自已的魯莽作此承諾甚為後悔，但他生平頗重信諾，既已應允於人，無論如何是只有將牲口及包袱送到星星峽了。

轉念一想，又忖：「若說那兩個漢子乃專衝著自己而來，那倒未必，此番我決定動身往落英塔，並未向他人言及，總不會說有人料定我早晚須得到漠北去，故此便等在星星峽，設計謀算我吧？」

他懷著一顆忐忑之心繼續趕路，不眠不休一口氣趕了兩天的路程，一路上却未發生任何意外。

但他並不因此而減少戒備之心，這日他來到一處荒僻的山野，遠遠望見前邊里許遠的山坡上，相對矗立著二座石塔，許是在陰暗天色下的緣故，那兩座灰色的石塔，看來格外顯得陰森與荒涼。

俞劍峯心念一動，喃喃自語道：「落英塔乃是在星星峽的西方，眼下我只不過走了兩日半的路程，怎會經過星星峽，怎會有石塔在望呢？」

他在亂草叢中找著一塊陳舊剝落的石碑，碑上鐫刻著的篆體，依稀可以辨認是「雙塔堡」三個字。

望著那模糊難認的「雙塔堡」三字，俞劍峯記起了在肅州鎮集所遇到那二個漢子的指示：「出關後，可逕沿絲道西行，到了一處『雙塔堡』的所在，再轉向北面，三日後便可抵達星星峽。」

俞劍峯並不十分相信那魁梧漢子指路之言，但關外道路他完全不熟，加之此處人煙稀少，想找一個人問路也是難求，只有依照那兩名漢子所指點的途徑行去。

他正欲轉向北行，忽然間一陣狂風呼嘯吹過，捲起了漫天黃沙，頭一陣沙雨順著蕩蕩的風勢來得排山倒海，沙粒刷辣辣的打在俞劍峯身上，像無數揮動的鋼鞭，使他覺得滿身疼痛。

等到風勢略為收煞了一些，俞劍峯才能重新睜開雙眼，不期瞥了左前方的斜坡一眼，猛可大吃一驚，視線再也收不回來了。

只見那一刻之前，還相對聳立在斜坡上面的兩座石塔，此刻忽然像巫師玩弄魔法一般，不見了踪影！

一時俞劍峯幾乎懷疑是自已眼花看錯了，他眨了眨眼重新望去，那二座石塔分明已不在原地了。

俞劍峯呆楞了好一會，還無法弄清這是怎麼回事？半晌過後，他才稍稍恢復了意識，忖道：「兩座建築物居然會在風沙過後，忽然消失不見，難道這就是大漠中所獨有的『海市蜃樓』景象嗎？」

遂牽著駱駝，加緊脚步往前行去，到了土丘上放眼四瞧，只見四面空蕩蕩的，什麼都沒有，更遑論石塔了。

潑墨似的黑夜已經籠罩了下來，黑暗迷濛中，俞劍峯突然在脚下亂草堆中，拾起了一樁物事。

在他手上持著的是兩張巨大的布幕，四邊用四枝木頭紮住，另一頭綁著一圈黑線，宛如風箏一般，布幕正面則用墨炭畫著二座石塔的輪廓，在黑夜下，遠遠望去竟可亂眞與眞實石塔毫無二致。

俞劍峯走向右邊，在相對位置的一株樹幹上，也找到了同樣一圈黑線，不覺恍然若有所悟。

他腦際思慮紛雜，暗忖：「敢情那兩張繪著石塔形像的巨大布幕，本來就是綁在這棵大樹的兩面，行人從小土丘下面走過，因為天色昏暗，加之距離又遠，便錯以為有兩座石塔矗立在斜坡上，誰知鬼使神差，適才起了一陣狂風將那團黑線吹斷了，布幕掉在地上，石塔才會突然間失去了踪影。」

此際他幾乎已能肯定，刻前自己站在土丘下所見的石塔，必是這兩張布幕的繪像無疑。

揣摩情形，分明有人預早在此佈置了如此一個騙局，冀圖欺騙的對象亦很可能就是俞劍峯，他徹頭徹尾的被這怪事弄糊塗了。

他繼續想道：「佈置此一騙局之人，其用意不外要我相信這個地方便是雙塔堡，那麼剛才在草叢中所見到那塊模糊難辨的石碑也是假的了，只不知此事出自何人之主謀？與肅州那兩個寄交牲口的漢子有無關連？」

正自陷入沉思之中，驀地一道陰冷的語聲在近側亮起：「小子，你已識破這一切都是一連串的詭計是嗎？」

上一拍，那塊大石竟似毫無重量，經一拍之勢自動凹陷了下去，露出了一個圓形的洞門來。

五邪叟探頭向洞裏探視一下，招手喚岑少風進去，一入洞門，即見一道天然石級直昇而上，石級盡處，一堵石砌牆壁堵立在前。

五邪叟自懷中取出了一支鐵鑽，開始鑿敲石牆，岑少風在旁瞧見他東一撬，西一鑿，用力忽重忽輕，爲之惑然不解。

他正待上前協同挖掘，爲五邪叟喝止道：「莫要妄動！你莫小覷這堵石牆，其中按埋有精巧消息機括，若敲鑽不得要領，機關立刻發動，老夫可不打算陪你送死。」

岑少風連忙縮手回來，他一心顧慮趙嘉玲安危，雖則五內如焚，却不能動手幫忙，只有在一旁乾瞪眼焦急。

五邪叟逕自埋頭挖撬，突聞「叮」地一響，鋼鑽似乎敲著一塊堅硬物體，鑽尖爆出數道星花。

五邪叟高聲喊道：「伏下，快伏下！」

岑少風反應好不快速，聞聲身軀疾地一傾，隨著五邪叟貼地往牆角急靠，「嘩啦啦」一大響，上方一大片石牆有如崩山滾石似的倒塌下來，鉅響在山腹中激盪不已，聲勢十分駭人！

岑少風及五邪叟伏在石牆內角，好半晌才爬將起來，他們的身上都罩滿了塵土石屑，宛若二尊泥人，情狀狼狽非常。

五邪叟皆牙咧嘴道：「總算讓你見識到了，適才那鋼鑽敲錯了一點部位，若非我及時出聲示警，咱們躲慢一步，定必被石牆壓死無疑。」

於是二人從斷牆橫跨過去，眼前景物一變，岑少風意識到自己又回到那間囚禁趙嘉玲的石室了。

岑少風遊目四顧，但見屏角蜷伏坐著二個身段纖細的女子，正是他朝想夜思的少主人趙嘉玲。

坐在她身旁的，則是錢繼原未過門的妻子白丹。

岑少風心中激動，低呼道：「趙姑娘，妳沒有事麼？」

趙嘉玲美目掠過一絲驚懼之色，道：「好駭人啊，剛剛那堵的石壁突然倒塌了大半，我還以為有人被壓在石牆底下了。」

岑少風見她一派震駭恐懼，楚楚可憐之態，不忍之意油然而生，上前伸手欲將她扶起，這才醒悟到她仍然被制住穴道，不能行動。

那錦袍老者點穴的手法甚是奇特，岑少風揣摩了許久，費去不少時候，方始解活了趙嘉玲及白丹的穴道。

五邪叟在旁側連聲催促，趙嘉玲望了他一眼，吃驚道：「這人……這人可是個凶魔惡人，大哥你怎會……」

岑少風唯恐趙嘉玲之言觸怒五邪叟的凶性，致令他反顏相向，忙截過話頭，低聲說道：「五邪叟現下站在咱們這一邊，幫我們逃出此地，詳情我以後再告訴你。」

趙嘉玲眼中露出迷惑之色，忍住不再多問。

白丹道：「繼原呢？他在那裏？」

岑少風猶未答話，五邪叟已自冷冷說道：「妳是說姓錢的小子麼？刻前他已和大禪宗及趙鳳豪的妻子會合一處。」

正說間，石屏後面斷斷續續傳來叱咤呼喝以及掌勁颼風聲響，五邪叟面色微微一變，急道：「聽見沒有？大禪宗與易老兒之戰，馬上就見分曉了，勝負一分，易老兒很快地會找到這裏來，咱們得快點離開。」

白丹高聲道：「我不走，繼原還在此地，我怎能一個人先走？」

趙嘉玲道：「我也很躭心家母的安危，還是留在此等她的好。」

五邪叟目露閃光，咆哮道：「岑少風，你怎麼說？若因這兩個小妮子稽延，而致誤事，老夫不管如何，先斃了她們兩人再講！」

趙嘉玲不服道：「你有這份能耐麼，若非我身遭你們詭計暗算，焉有如許容易被擒的道理？」

五邪叟暴跳如雷，急忙一掌便往趙嘉玲劈去。

剎時風聲斐然，一陣森寒凌厲之氣直襲趙嘉玲脅下，趙嘉玲嬌軀一縱一旋，飄然閃開數尺，輕盈靈巧之極。

岑少風見她一身功夫猶在，私心稍慰，朝五邪叟冷冷道：「你若敢對咱少主人無禮，岑某對你亦不客氣了。」

五邪叟氣得哇哇大叫，道：「她們兩人不願出去，姓岑的，你對老夫怎生交待？」

岑少風默默不答，半晌始轉向趙嘉玲及白丹道：「你倆留在洞內亦無濟於事，不如先設法護送妳們離開子午峽，之後下傭再回轉來，與禪宗等人會聚，而且以禪宗之能，諒他的敵手絕對無法討了好去，少主人以爲下傭此議如何？」

他顯然有意隱藏錦袍老者的實力，使二女不復有不安之念，其實岑少風自家心裏，何嘗不是憂慮忡忡。

他親身領受過錦袍老者一掌，情知其功力强絕一時，天下再難找到匹敵之人，是以對禪宗與錦袍老者之戰，竟無絲毫把握。

趙嘉玲想了一想，道：「大哥竟作此言，小妹自是唯你之言是從。」

話聲溫柔無比，岑少風情不自禁自心底浮昇起幾許溫馨的感覺。

白丹不再堅持，四人當即繞過斷牆，沿著甬道疾奔，五邪叟當先領路，岑少風斷後，兩女走在中間，約莫奔行了一盞茶工夫，甬道愈走愈是狹隘，諸人幾次擦到兩側的巉巖陀石，衣服被勾裂了數道縫口。

一道迷濛的光線自前方不遠處透射進來，四人加緊脚步行去，將近透光之處時，驀地人影一閃，一人站在甬道當口！

縱然在微弱的光線下，岑少風仍一眼認出來人正是那錦袍老者。

那錦袍老者不遲不早，適於這時出現，又正好擋身在甬道當口，似乎早就料到他們會打從這條秘道逃走，諸人無不大吃一驚，都覺得今日走脫的機會，簡直已可說是微乎其微了。

但最震駭訝異的還是岑少風，他暗暗忖道：「看來形勢極爲不妙，這錦袍老者

他驚魂未定，一股巨大無匹的掌力又已逼脊而至，兪劍峯簡直不敢相信對方會在發出一掌後，倏忽裏閃到自己的背後，向自己又偷襲了一招，變生肘腋，兪劍峯再也來不及回身封迎了。

正值生死一髮間，兪劍峯只有順手倒拍出一掌，力道却是微弱得可憐，與敵手那威力奇大的掌力相較，便顯得遜色十分，這固然是他在倉促裏無法提運到十成功力所致，同時敵人出掌時所挾帶的威猛氣勢，以及那鬼魅一般的身法，更足以使人心寒膽落，生出怯戰之意。

這一忽裏，陡聞山野老人冷冷的喝聲道：「有老夫在此，你還想偷襲得手嗎？」

場上人影交錯亂閃，一道悶哼亮起，兪劍峯驟覺胸前壓力一輕，定睛望去，一條人影在迷濛煙雨中倏忽閃沒，迅速的速度，竟似不是血肉之軀所能辦到，兪劍峯意識到那偷襲之人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兪劍峯脫口呼道：「鬼影子！鬼影子！」

立身在兪劍峯面前的山野老人乍聞此語，眼瞳忽然掠過一抹奇異的色彩，身軀也微微震了一震。

他沉下嗓子道：「小哥你是說誰？」

兪劍峯絲毫沒有注意到山野老人所露出的怪異神色，以及那急促的聲調，他不假思索地道：「若非傳說中的前輩高人鬼影子仍在人世，又有誰相信世上會有這等輕功身法？」

山野老人默然無語，半晌始道：「小哥你扯到那裏去了，方才若非老夫伸手解你之圍，豈非早成爲那人掌下之遊魂，你居然連謝都不謝一聲嗎？」

兪劍峯這才發覺自己的失態，連忙上前躬身行禮，說道：「活命之恩，不言……」

山野老人擺手道：「現在再謝業已太遲了，好歹你已欠老夫這一份情，將來必在你處取回一報，你得在心理上先自有個準備。」

兪劍峯不知應該如何說話是好，只得垂手立在一側。

山野老人冷冷道：「你爲何悶聲不響，莫非你亦是忘恩之輩，打算賴帳嗎？」

兪劍峯道：「老丈要小可如何報答大恩？」

山野老人道：「這個等到日後再說吧，反正你想賴也賴不掉的。」

他說到此地，視線觸及兪劍峯頭巾上鑲著的那片小玉石，神色微微一動，低聲喃喃道：「就是你——老夫果然沒有找錯人，就是你……」

兪劍峯愕道：「老丈，你怎麼了？」

山野老人凜然道：「春江夜飛花，星海月光寒——有人當著你面，唸過這一首詩沒有？」

兪劍峯呆了一呆，道：「有啊，先後曾有多人向我唸過這首詩，我也弄不清到底是怎麼回事，莫不成與我頭巾上鑲著的玉石有關嗎？」

山野老人道：「你甭多問，來日自然就會知曉了。」

沉吟一忽，復道：「老夫走了，你只要循著原路回頭走到叉路，再往西行，三日後便可抵達星星峽，至於能不能去落英塔，就看你的造化了。」

往前行不數步，忽若有所思，止身回過首來。

兪劍峯道：「老丈尚有何見教？」

山野老人道：「一路行來，你曾聞到一種香油的氣味嗎？」

兪劍峯道：「老丈這一提及，我便想到了，那駝背上的包袱裏曾不時透出細微的香味，小可猶以爲那是布疋的氣味，此中莫非另有蹊蹺？」

山野老人點點頭道：「這隻駱駝你最好隨身牽走，在大漠上行走，有隻牲口倒也方便一些，至於包袱，應該丟棄之時，始得把它丟棄，但又不可遲疑不決，以致惹禍上身，愼記毋忘。」

兪劍峯正自嘴嚼著最後這句話的含意，山野老人晃身踏雨而去，頃忽裏已隱沒在茫茫雨霧中。

霹靂雷雨，豪雨依然下個不停，兪劍峯楞楞立在當地好一會，方始躍上駱駝，牽轉駝首循來路回行。

曙色熹微時，雨漸漸停了，北風也不似夜來那樣的威猛，旭日從地平線上昇，照在兪劍峯全身濕透的衣裳上，冒出一絲絲的水氣。

又走了約莫一個時辰，來到昨日經過的交叉路口，校正了方向，改道往西行去。

他騎著牲口在沙漠上疾行奔走，備嘗風沙之苦，一路上經過幾個塞外部落，偶爾也碰上三三兩兩結隊而行的行商旅人，他們見兪劍峯居然隻身單騎行走於大漠之上，都紛紛投以驚駭訝異的眼光。

第五日黃昏時分，星星峽已然在望。

兪劍峯騎在駝背上，眺望茫茫的遠處，夕日餘暉平鋪在重重疊疊的山巒上，勾繪出狹長峽口的黑影來。

來到這個地方，兪劍峯心頭突然像是壓上了一塊鉛，感到沉重無比，他在寂靜裏自言自語：「前朝土木之變時，就在這道峽口曾發生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也不知有多少人的頭顱及鮮血拋洒在此地，當年那些草莽英豪在這幹下了一番轟動一時的事蹟後，現今也只落得一堆黃土罷了。」

他打從心底唏噓了一聲，心頭像是蒙上了一層陰影。

風停了，沙也靜了，這時星星峽內側突然嫋嫋昇起了一道狼煙，因爲無風的緣故，煙火一直上昇到高空始消失不見，甚是醒目。

兪劍峯心子一緊，望著那峯頭高舉的狼煙，不禁觸景生情，想起前人描繪塞外景象的名句：「大漠中，孤煙直。更吹羌笛胡邊月，總是關山別舊情。」

但他旋即將紛雜的情愁抛開，回到現實環境，他知道在那荒僻的峽道裏出現狼煙，乃是一件十分不尋常的事，他躊躇一忽，騎著牲口向前面的峽口行去，將近峽口時，忽然又聽到了羌笛聲音！

那羌笛聲音甚是落寞蒼涼，隨著嫋嫋高昇的狼煙透出峽谷，兪劍峯聽著望著，情緒不覺有些緊張起來。

他暗暗呼道：「看來峽道裏是有人的了，只不知是敵或友，可慮的是我對附近地形不熟，若埋伏在峽中的是個敵人，向

趙鳳豪夫人，承其指點有關金剛經的線索。」

錦袍老者道：「是以你們便尋到這裏來？」

法明道：「金剛經關係少林一脈盛衰，貧僧等乃是志在必得，相信施主必能與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錦袍老者嘿然冷笑數聲，沒有立即回答。

岑少風忍不住朝錦袍老者道：「岑某敢問一句……」

錦袍老者道：「問罷。」

岑少風沉道：「方才法明禪師提及在子午峽口碰上大禪宗，敢問禪宗與尊駕之戰孰勝孰敗？結果又如何？」

此時此地，場中諸人齊地露出緊張的神色，屏息等待錦袍老者的答覆。

錦袍老者冷冷道：「你要知道結果麼？禪宗的佛門降魔七曲，本可無敵宇內，奈何時運不濟，今日遇到老夫，一代宗師，終於栽了個觔斗！」

岑少風一震，脫口道：「你……你是說禪宗竟然落敗在你的手下？」

錦袍老者道：「大禪宗在千招之上，被我的金剛指將他僧袍撕裂了一小塊，他自知難以與我匹敵，遂自動罷手認敗，應允退出此谷。」

羣豪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大禪宗之敗，雖是早在他們意中所料，但至少在私心底下多少還存著一線希望，現在則連這個希望也告破滅，往後似乎只有讓錦袍老者及俞肇山一干人橫行天下，再難找出與其抗擷之人了。

而大禪宗以行將就木之齡，遠離西域潛修之地重入中原，末了仍不免栽上一個觔斗，一世英名盡付流水，更令人扼腕不已。

錦袍老者續道：「禪宗還算知機得早，否則續戰下去，他想走也走不成了！」

詞色間，隱隱露出狂態恣意，睥睨當世的氣慨。

岑少風見到對方那種狂態，內心頓生不服之感，說道：「尊駕雖然擊敗了禪宗，究其實亦只能於久戰之下，贏他一招半式而已，若說要一舉斃敵或使禪宗受傷，只怕還無此能力。」

錦袍老者眼瞳透出懾人心神的光芒，冷笑道：「你懂個什麼？老夫尚未把金剛禪練到得心應手的地步，假以時日，嘿嘿，禪宗絕對無法在老夫手底走過百招！」

他語聲沉鏗有力，使人不由不相信他的斷言。

青木大師喧了聲佛號，道：「善哉，善哉，敢情施主已練就了佛門金剛無上心法？」

錦袍老者冷冷道：「大師還預備索回那一部金剛經麼？」

青木大師仿若未聞，喃喃道：「記得青杏師兄圓寂之際，為我少林一門盛衰卜了一課，略謂少林子弟雖則人才輩出，却無人有此福份練就金剛心法，須假藉外人之手，難道這是天意？」

說到這裏，猛地抬起頭來道：「然而貧僧也曾在祖師靈前立下重誓，非將金剛經追回，重振少林一脈不可，施主看著辦吧！」

錦袍老者聲調一冷，道：「大師自問比之西域禪宗如何？」

青木大師道：「禪宗為天下推許為佛門曠代高僧，貧僧何德何能，焉可望其項脊。」

錦袍老者道：「這就是了，老夫猶未上少林尋你們晦氣，你倒先找上老夫了，嘿嘿，可莫怨我心黑手毒。」

青木大師面不改容，道：「動手之前，貧僧有一事相詢。」

錦袍老者道：「怎地？」

青木大師一字一字道：「金剛經現下可是在你的身上？」

錦袍老者仰天冷笑，却是一言不發。

青木大師道：「施主既不出聲，想來是默認了。」

錦袍老者陰笑道：「實與你說，金剛經書業已被俞大先生毀去了！」

青木大師只聽得有若巨雷轟頂，神容連變數變，良久說不出一句話，反觀法明及岑少風等人亦為之楞楞立在當地。

半晌，青木大師吶道：「施主這麼做必有道理，敢問其故？」

錦袍老者道：「老夫既已練成經書上所錄神功，還要它則甚？再說經書一毀，其他人再無練就金剛心法的機會，老夫豈非可以維持獨霸天下的地位麼？」

青木大師道：「姑不論施主所言是真是假，咱們先動手罷。」

錦袍老者冷笑一聲，駢指虛空一劃，說也奇怪，那堅逾磐石的巖地上，粉屑橫飛，竟隨著他指尖虛空所至，劃下了一道半圓形的深印，底部朝壁，深達尺許。

諸人見他輕鬆寫意的露了這一手，不約而同倒抽一口寒氣，即連少林方丈青木，亦油然產生不如之感。

錦袍老者厲聲道：「青木掌教！老夫要和你賭頂上這顆人頭，你可有這個膽氣？」

青木大師怔道：「願聞其詳。」

錦袍老者道：「老夫這就站在界線之內，貼壁而立，由大師接連發出五掌，若是我被迫越出界限一步，便算輸了，反之，五掌過後，如老夫仍屹立線內，則大師自動割下項上首級，你敢不敢試上一試？」

青木大師猶自沉吟未答，久未聞開口的五邪叟突然插口道：「此議顯有不公，這道半圓界線乃是底部朝牆，青木方丈出掌時，你後背有岩壁支撐，則他惟有迫你向左或向右移動，始能越出界線，然而正面出掌，欲迫對方左右移動，幾乎是辦不到的。」

錦袍老者狠厲地瞪了五邪叟一眼，冷笑道：「誰要你多口！須知你自身難保，待老夫解決了少林和尚，哼，哼，定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轉朝青木大師道：「大師若也認為此議不公，咱們可以調換過來，由你站在界線之內，老夫發掌。」

青木大師面色沉重，道：「貧僧當然盡力以赴，俾求接滿五掌之數。」

說著，一步跨入界線之內。

錦袍老者道：「五掌倒大可不必，由老夫發招只要兩掌就夠了，大師站穩了。」

（未完・卅三）